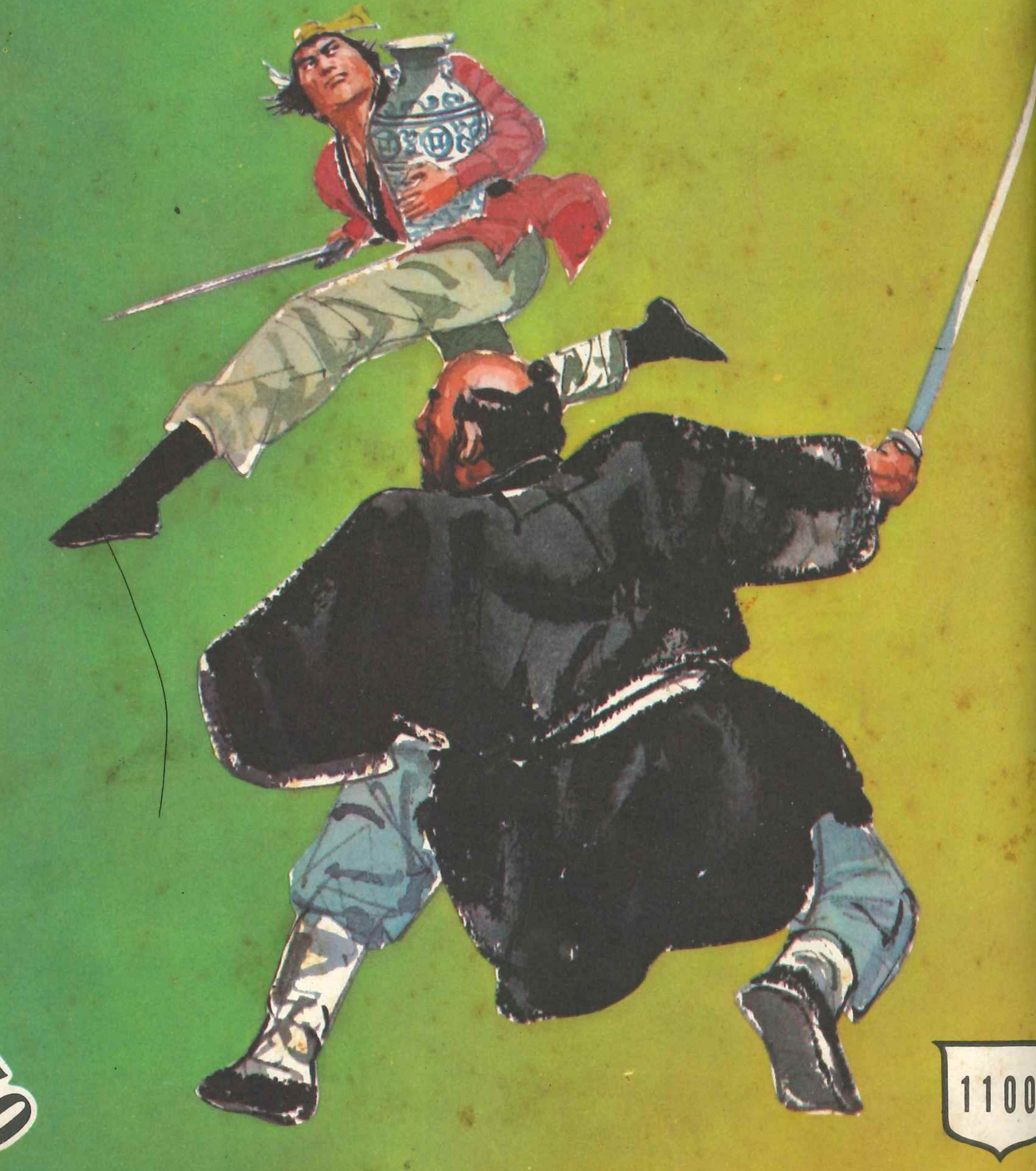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龍虎風雲 （俠情推理鬥智故事）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這部鉅著由四大名家執筆接力聯合撰著，這四位都是各據一方的盟主，忽然聚在一起，這是今年武壇盛事，每期由四位盟主輪流執筆，就看他們接力賽中見眞章……



$3.50

1100



編者話 壹仟壹佰期的本刊，精彩小說特別多。巨型小說方面，我們別開生面刋出一部由臥龍生、司馬紫烟、諸葛青雲、獨孤紅聯合執筆接力撰作的重型性巨著「龍虎風雲」。他們四位都是時下武壇極負盛譽，膾炙人口之皇牌作家，本來是各據一方的武壇盟主，今番忽然聚在一起，拚盡全力，完成是篇，誠屬難能可貴。同時，「龍虎風雲」是一篇故事題材及結構都很完整的小說，且由他們四位來輪流執筆撰述，必然精彩百出，請看他們在「龍虎」故事中見眞章吧！

＊＊　　＊＊　　＊＊

龍乘風繼「七龍傳」後今期再爲本刋添新作。「黑幕英雄」故事不簡單，描述三十年代黑社會種種風雲險惡，當時的黑道江湖人物每一個行動，都是視人命如草芥，出手狠辣，令人髮指！愛好刺激性閱讀的讀者們，敬希萬勿錯過。

＊＊　　＊＊　　＊＊

目前世界上兩個大國花了天文數字的金錢在太空競爭方面，究竟所爲何事？眞正目的何在？下期巨型太空科學幻想小說「太空大災難」將有交代。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0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四大名家武俠小說接力賽

龍虎風雲

諸葛青雲·臥龍生
司馬紫烟·獨孤紅 聯合執筆



第一章（由司馬紫烟執筆）神秘的年輕人

這是一個已有歷史的賣藝班子，那面代表班子的布旗已經經不住風霜侵蝕，不但褪了色，也看不清上面的刺繡了，但是這面旗子仍是具有它的吸引力。

二十年來，大江南北，省城大邑一個個地轉下去，每個地方只耽三天，旣不多，也不少，更不管生意好壞，每年每地只演三天，每天一場，決不更改，那怕刮風下雨，他們也是固定的演出。

就是在下着傾盆大雨的日子，他們也能賣個滿座，因爲他們演出的塲子不是在露天，有戲園子的城市，就在戲園子裏，沒戲園子的地方，他們就在當地最大的茶樓中，而且要瞧他們的玩意還眞不簡單。

起三更，趕半夜，午後未正演出，大淸早就得去排隊佔位子不算，不論大口小口，每人三錢銀子，那怕是抱在手中吃奶的孩子，也照樣算一口。

三錢銀子可實在不低，一個普通的長工，幹足一個月，也不過才賺那麽多，瞧一個下午的把式就要那麽多錢，這會有人瞧嗎？

沒人會爲這個擔心，很多人算計着他們前來演出的日子，早幾個月就開始攢錢，因爲他們的玩藝兒實在好，道地，精采，緊張，刺激，熱鬧，新鮮，玄奇。大家寧可餓上三天不吃飯，也不願意漏掉一塲表演。

二十年來，翠雲班在那兒，那個城就轟動起來了。

最絕的一件事，翠雲班在那兒，那個城收費那麽多，該只有富貴人家才會去光顧吧，其實却又不然，去參觀欣賞的大都是些小戶人家以及苦哈哈，有錢的人不是沒有却少得可憐。

這也不是有錢人家不欣賞他們的玩藝兒，而是有錢的闊佬們養尊處優，沒精神跟着大夥兒一起去擠吧了。

翠雲班就有一點硬的地方，繳了三錢銀子進塲，佔到什麽位子就是什麽位子，座位一滿還可以放進三、五十個站位，如不滿位子，那怕出再多的錢也無法通融，客滿了就停止進客，大門口有他們的班主自己把守，准出不准進，所以有人預先派人去佔了位也不行，後來的根本不准進，萬貫家財的大富翁與身無片瓦的窮小子完全同樣待遇，一切照規矩來。因此，每年到了這時候，許多苦哈哈們存心跟有錢的大老爺們別勁兒，也要趕早擠滿了位子，把那些大闊佬摒諸門外。

有沒有人逞勢强佔位子呢？早幾年是有的，有回當地縣太爺公子想在客滿後硬擠進去，把門的班主雲振天就是不賣帳，那位少爺下不了台，動手想揍人，結果反叫雲班主一巴掌打落了滿口大牙。

縣太爺自然大爲震怒，派了公差一根鍊子把雲班主鎖到縣衙，結果還不到一炷香時間，又鞠躬如也的送了出去，沒到一個月，撫台大人立刻撤了那位七品父母官。

據說雲班主在縣衙上亮了兩封信，縣太爺立刻面如土色，連聲拱手道歉却已遲了，雲班主是狠狠地訓斥了他一頓才出來的，因是大家都猜測雲班主有幾個做大官的朋友，足可吃得住地方官兒，也有人說他本身就是微服私訪的大官兒。

有人問過雲振天，他笑而不答，旣不承認，也不否認。

翠雲班仍然年復一年的穿城過縣走江湖，所不同的是他班子裏的人手，三、五年總得換一些，因爲他的班子裏全是女弟子，一個個都是年輕貌美，技藝出衆，刀槍棍棒，十八般武藝精通不說，更兼能說能唱，會吹會彈。

「女兒家大了，不宜再拋頭露面，總得找婆家求歸宿了，所以不帶他們出來了，換些小徒弟出來見見世面。」

這是雲班主對人的解釋，倒也過得去，而且他換的新手只是面目新，玩藝兒却不會遜色，臉模子身材更不會差，經常換些新面孔瞧瞧，誰都會歡迎的。

登塲獻技的固然是女孩子，但打雜的，幫腔敲鑼打鼓的却還是男的，翠雲班拉拉雜雜一共有三十來個人，二十名女弟子是足額不能少的，因爲最後的壓軸好戲，羅漢鬧觀音，必須要有二十一個人才能湊齊，二十年來扮觀音的一直是雲振天的渾家凌翠仙，善才龍女以及十八羅漢則由全體女弟子一起登塲，十八羅漢各顯神通，觀音寶相莊嚴，善才足登風火輪，龍女翩翩起舞，足踏蓮花，美妙無匹，令人目爲之迷，單看這一塲就覺得三錢銀子不寃。

每年，他們都要從每個地方撈足上千兩銀子，東止濱海的連雲港，西止秦中的酒泉郡，這是他們活動的範圍，總計有五十餘城，每個地方三天，外加一天趕路，一個圈子兜下來，總計是九個月。

可是還有三個月他們在那裏呢？每年他們賺進的銀子總在五、六萬之譜，這些錢用到那兒去了。

沒人去想這個問題，也沒人追究，因爲他們每個地方都只留三天，而且足跡太遠，綿延數萬里，誰也沒這麽長的性子與耐心去探究。

二十年過去了，少年英俊的班主雲振天已經鬚髮花白進入中年了，他的渾家凌翠仙却依然烏髮朱顏，明眸皓齒，如霜賽雪。

雲振天的人雖然老了些，他的精神却愈見矍鑠，目光更爲銳利，神態也更爲凝練了。

只是，今夜，他却顯得有點憂慮，鬱鬱寡歡。班子已經從茶園子裏表演回來了，他們住在一家大客棧裏，靠近河邊，介於江橋與楓橋之間，夜色漸濃，遠處傳來寒山寺的晚課鐘聲，益增秋意。

這是秋天的江南，姑蘇城外。

雲振天對着一壺冷酒，悶悶地獨飲着，下

酒的是一碟花生米與幾塊醬豆干，他吃得很細心，很認眞，一大口酒後，摸起一顆花生，搓掉外皮，剝掉那一粒胚芽，而後才小心地放進口中，再咬一小口豆干，仔細地咀嚼着。

有時，胚芽上多帶了一點花生仁肉，他都會再用手剝下來，放進口中。

凌翠仙與他的小女兒雲素素坐於對面，就着同一盞油燈，母親在補衣服女兒在拉鞋底。

雲素素看了父親好幾眼，見他又在剝胚芽上帶落的花生，忍不住笑道：「爹，您今天是第十四次失手了。」

雲振天苦笑一聲：「妳都記下了！」

「嗯，您剝亂一顆花生，我就拉一針，這鞋底都拉了小半圈子，您是怎麼回事?」

雲振天訕然一笑：「沒有什麼，今天的花生不好，炒得太脆了，我一推胚頭，總是要帶下一點來！」

這解釋太勉强，雲素素更是一副不輕易罷休的執着性子，所以她一搖頭：「爹，花生越炒得脆，胚頭掉下也越容易乾淨，再說在您手中，不該出現這種現象，您的內力修爲，那怕是剝一粒鐵豆，想扳下多大一塊就是多大，從不會拖泥帶水，這麼不乾不淨的，您是心不在焉！」

「我?我會心不在焉?多少年的大風大浪闖了下來，還有什麼事叫我心神不寧的。」

「有！我知道，您是爲了二姐！」

「妳二姐怎麼樣?」

「她跟那個姓方的小伙子的事，使您心中不安。」

雲振天一聲輕嘆，顯然是被幼女說中了心事，雲素素偏着頭，笑笑又說：「爹！您這是白操心，二姐跟着您出來已經四年了，她不會有問題的。」

「這我知道，我不是怕她出問題，而是我覺得那姓方的傢伙有問題，妳想想，他從連雲開始，就一直盯着我們，每一場，他都是起早排在頭裏，趕第一個進場，然後我們住進那一家客棧，他也一定跟着住進來……」

「或許他是特別欣賞我們的玩意兒！」

「再欣賞也沒有這麼個迷法的，整天無所事事，就跟着我們不放了。」

雲素素笑了一下：「他迷的是二姐，只要二姐一出場，他就像頭呆鵝似的，目不轉睛地望着，二姐一下場，他就沒了精神，對誰都懶得再看一眼。」

雲振天又灌了一大口酒：「就是這使我擔心，我就簡直摸不透他這個人。」

凌翠仙放下手中的衣服，溫柔地看了丈夫一眼：「振天，你不是已經調查過那孩子的底細了，的確是個世家子弟，再說那孩子長得也不錯，品行更好，我看了他一陣子，發現他對二丫頭的確是眞心的，除了二丫頭，他對別的女孩子連一句話都不敢說，我還故意叫蕙芳，蕙仙姐兒倆去逗他一下，他竟漲紅了臉，差點沒哭出來，那決不是裝的。」

「唉，妳們女人知道什麼！」

凌翠仙輕嘆一聲：「振天，我別的都不懂，但是我却能體會出，他看二丫頭時的那種神情，是發自內心的神情，一個女人能够得一個男人如此望一眼，這一輩子就算沒白活了！」

神情中略見幽怨，使得雲振天也有點慚愧，低下了頭：「翠仙，我知道妳怪我對妳不够關心，而且這些年來，妳跟着我也受了不少委屈，可是妳要知道，我……」

凌翠仙輕輕一嘆：「我知道，你是爲了一個遠大的理想，我也沒有埋怨，而且我們結褵已經二十年多了，彼此都有深刻的了解，我也明白了你的所肩負的責任與工作的重要，可是我們的孩子……」

雲振天搖手止住了她的話，沉聲說道：「不行！」

這兩個字斬釘截鐵，毫無商量的餘地。

凌翠仙却似還不死心：「振天，我們這一家投進去的已經夠多了，你我不說了，老大遠適京師，現在二丫頭好容易才找到一個……」

雲振天毅然抬起頭來，斷然地一揮手：「不行，我雲家的女兒決不爲情而婚嫁，她們若不情願也只好認了，誰叫她們投胎時選錯了門戶。」

凌翠仙終於不開心了，目中微有淚光盈然，雲素素更是低下了頭不敢作聲，雲振天自己也有點傷感，喝了口悶酒後，眼光轉到女兒身上：「素素！妳是否對爹的這種決定感到太冷酷而不近人情?」

「不！爹！女兒深以做您的女兒爲榮！」

雲振天這才露出了一絲苦笑，輕輕地拍拍她的頭：「孩子！妳要多忍耐，生當斯世，固然是我們的不幸，但也是我們的大幸，神仙眷屬，白首終老，似水綺情，固爲人世之樂事，但人生苦短，轉眼間青絲成雪，白骨與黃土同朽，默默無聞了，若能以英烈振我國魂，碧血染芳青史，不但更有意義，而且也不是人人都有這種機會的。」

「我明白的，爹！」

無限慈祥地拍拍女兒的頭頂：「乖女兒，妳能明白就好，妳現在還年輕，還沒有涉及愛情，爹才告訴妳一聲，將來自己要堅强一點，別使自己墮入情網，因爲妳日後的終身歸宿，必將是一個妳最討厭的男人！」

雲素素的神色微黯，但咬咬牙道：「爹！我知道。」

凌翠仙忽又抬起頭：「振天！我不明白，我們家的女兒爲什麼一定要嫁給她們最討厭的男人?」

「那是爲了大局，爲了匡復大業。」

「我知道，但是我們的同志中同樣也不乏忠貞可信的青年人，爲什麼非要在敵對中去找婚嫁的對象呢?」

「因爲她們不是嫁過去，而是潛伏在敵人的陣營裏臥底做掩護同志，破壞敵陣的工作，爲什麼我們每年都要把最美最聰明的女孩兒帶出來拋頭露面，就是因爲她們的條件佳，容易打入對方的圈子裏而展開工作。」

「但又爲什麼一定要她們最討厭憎恨的男人才能嫁呢?」

「這樣才不容易因日久生情，誤却自己的使命，進而危及全局，當初定策時，我們就把一切可能導致失敗的原因都考慮過了，也儘量地把預防的方法做得完善。」

凌翠仙輕輕一嘆：「振天，我不是說你們的策劃不周，但是你們却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哦！是什麼?」

「人心，人性！你們從事工作的人員因時而代，新起的這一代可不像你們老一輩的，本身就抱着一個崇高的理想來投身其中，可以不計任何犧牲。這些年輕人……」

「他們從小就受着薰陶，應該比我們更堅强。」

「振天，你不是一個固執的人，因此不能說這種騙自己的話，你也明白，他們雖是從小就被教育着，但未必就是他們的自願，你更明白，這批年輕人越來越不易駕馭，越來越不夠熱衷了！」

雲振天長長一嘆，低頭無語，凌翠仙又輕聲地：「我是個女人，比較細心，我覺得在祁連山中，年輕的一代已經在不安了，你應該特別小心！」

雲振天默默地點點頭，這個問題他不是沒

發現，也不是沒考慮過，但祇是放在心中而已，他也知道妻子所說的都是事實。雖然，他們所從事的目標是神聖的，但是在新生的一代心中，却缺少一股自動激發的力量去推動他們，光靠父兄長輩的教訓與驅策，那絕對不夠的。

有什麼方法能夠改變這種劣勢呢，雲振天實在不知道，他只知道必須要設法加以補救，否則就將不可收拾了。

新的闖入者，打斷了他的沉思，那是一個健美、爽朗的女孩，勁裝外罩了一件披風，顯得明艷照人，由於她的進來，那盞油燈都像是有了新生的力源，顯得明亮起來。

「爹！娘！小妹，妳們都在這兒啊，那敢情好，有件事情，我正想提出來，大家商量一下！」

她坐了下來，伸手就抓了個空杯子，從父親的壺裏倒了杯酒，一仰頸子就倒了下去。

雲振天皺皺眉頭，這個女兒是他最鍾愛的，因爲她大刀闊斧，豪情萬丈，簡直就像個男孩子，彌補了他私心中沒有兒子的缺憾。喝酒就是她平常慣的，從四、五歲開始，她就坐在雲振天的膝上，陪着他喝酒，搶花生米吃。

大了一點後，仍是坐在膝蓋上，却是搶酒喝了。雲振天心中一直希望能有個兒子，可惜的是凌翠仙只給他生了三個女兒。平時，他對這個有男子氣的次女頗爲欣賞，但今夜，他却覺得雲施施的喝相實在不太雅！

雲施施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伸伸舌頭，做了個鬼臉，露出她潔若編貝的牙齒一笑：「對不起！老爸，我急着要喝口酒解解乏，今天我跟小方幹了一架！」

這個大姑娘連說話都像男人，雲振天搖頭直嘆氣，他不知道那個小方是怎麼會對她着迷，看他那靦覥可憐的模樣，該跟素素才是一對，但雲施施的話却使他更吃驚：「怎麼，妳跟方豪打起來了。」

雲施施笑一笑，這一次笑得倒有點女人味，也很嫵媚：「是過手，不是眞的拚命，今天我跟他到虎丘上去賞月，數鐘，喝秋風！」

「慢來！慢來！你們去幹嗎?賞月，現在是初四，那來的月亮?數鐘?鐘怎麼數?喝秋風，怎麼喝法?」

雲施施開心地伸直兩條腿，把椅子用兩條後腿斜蹺起坐着，那姿勢可實在不文靜，可是她的劉海拂着前額，明眸如秋水，如星般閃光，却又美得令人心悸。

「那是小方說的，他說初三、四的新月如眉，看起來別具風韻，我們在山頂上靜坐，在劍池畔閉目冥想，發思古之幽情，默數寒山寺中晚課的鐘聲有幾響……」

雲振天微微地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女兒，這種詩情畫意的情趣，是她絕對受不了的，因此他笑問：「妳數了幾響?躭了多久?」

「沒等到月出，大概三十幾響吧！我已不耐煩了，就向他提議說下去沽壺酒來在劍池的千人石上對酌。」

雲振天又笑了，這位姑奶奶豪情不減，雲家的女兒，畢竟是不同凡響的。

雲素素輕輕地搖搖頭，看看二姐，像是看着頭怪物，她實在想不透，斯時斯景下，二姐怎麼俗得想喝酒的。

只有凌翠仙臉色平靜，問道：「他去買了沒有?」

雲施施一嘆，雙手一攤：「沒有，所以我只喝了秋風，灌了一肚子氣，你們知道他爲什麼不去沽酒，因爲他沒錢了，身邊連一個錢都沒有了！」

這倒是誰都想不出的原因，連雲方家富甲海內，是武林中最有錢的一家，方五少爺居然連一文錢都沒有！

雲施施又從父親的壺中倒了杯酒，這次喝得較慢，却抓起塊豆干，整個塞進了嘴，嚼了而下，大概僅僅碎成了七、八小塊，就用另一口酒吞了下去。

就是男孩子，吃豆腐干也沒這麼兇法。

「他那天只是隨便出門，身上只帶了十幾兩碎銀子，然後一路跟着我們，銀子早就花光了，他就開始賣身邊的零碎，腰帶上的玉墜啊，手上的摺扇啊，一直花到這兒，他已經典盡當光，一文不名，幸好店錢是預付了，所以還能住。他跟我打商量，明天能不能招待他白看一場，他付不出三錢銀子了！」

雲振天一笑：「妳怎麼回答他的?」

「我當然說不行，這個例子不能開，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在翠雲班看霸王戲！」

雲振天點點頭，才要露出微笑，雲施施却又說：「不過我說可以借給他幾兩銀子，給他回家去！」

雲振天更高興了，女兒這樣說，可見對方豪並沒有生情，有時下場後，結伴出去玩玩，只是普通的友情，否則怎會攆他回去的?

凌翠仙却關心地問道：「他接受沒有?你們怎麼又會打起來的?妳把人家孩子打傷了沒有?」

「他不要，說他還不想回去，我們演一場，他就不肯放過一場，一定要看到底。」

凌翠仙嘆口氣，似乎在爲小伙子癡心而嘆息，雲素素却眼中閃出了亮光。雲振天笑道：「妳有沒告訴他，我們的歸程還遠呢，一路演下去，要到年底才封箱，而且已遙在秦中，且不管他如何回來，就是這一路上，他又如何渡過，總不成攔路打刼去！」

「我說了，他也彷徨無計，可是他立刻想出了辦法，要求加入我們的班子。」

「什麼，他要求加入我們的班子，他難道不知道我們是清一色的女班子，沒有男角兒登場的。」

「我說了，他却說他不登場，他也不會獻技，只要求加入我們的班子裏打雜。」

「他要打雜，他知道我們的雜工幹些什麼嗎?」

「知道，掃地、清理場地、搬運道具，一切的粗工都幹，他吃得了這個苦嗎?」

「他說他不怕吃苦，我又告訴他說在我們班子裏做雜工，必須要有兩下子，至少要接下了我三十六手霹靂拳、十八式旋風斬月刀、九九八十一顆曳月彈！」

雲素素叫了起來道：「二姐，妳在開玩笑，妳的那三種絕學任何一樣出手都能要了他的命！」

雲施施嘆了口氣：「我本來只是開開玩笑，想叫他知難而退，我雖然不討厭他跟在後面，但是覺得一個大男人不幹正經，跟在個雜耍班子後面，實在不是回事，正好藉機會難他一下，趕他回去算了，那知道他還眞行，居然全接了下去。」

屋中三個人都啊了一聲，表情各有不同，雲振天是愕然難以相信，雲素素是驚喜萬狀，凌翠仙則神秘難測。

雲振天問道：「施施，妳有全力施展了沒有?」

他知道女兒的能耐，不說獨步宇內，但是至少也可以排名在一流高手之列，那個小夥子居然能比她更高明。

雲施施噘起了嘴，這時她才眞正像個女孩子：「前五招我倒是留了幾分，但他從容化解，我也打出了眞火，結果到我施完最後一手暗器手法火樹銀花，他竟毛髮未損，所以只好把他帶回來了！」

「啊！妳已經答應他了！」

「我可不敢擅專，要等您決定，可是我也沒辦法再找藉口推辭他了！」

「妳不會說我們不缺人手。」

「沒用，爹，他知道，我們在連雲時有十四個人工，先後走了九個，現在只剩下五個人，根本忙不過來，他也知道我們的人工是僱來的，流動性很大。」

「他對我們倒是打聽得很清楚。」

「爹！您別忘了，從雲連港後，他就一路跟着我們，有時還自動帮我們架場子，對我們的情形很清楚！」

雲振天的臉色很沉重，想了半天才問道：「施施，我們這個班子的目的，不是在賺錢，也不爲獻藝！」

「我知道，我們還受了朝廷的暗中委托，刺探各地的民情官隱，密報大內，大姐夫在軍機處走動，專司此職。」

「那也只是一種掩護，蔽人耳目，我們眞正的目的却是在匡復神州、光我華夏。」

「爹！我知道，您放心，我的口很穩，決不會洩漏半個字的。」

「這點我相信，施施，妳是個很聰明的孩子，妳看看方豪接近我們，是否另有目的。」

雲施施也陷入了深思，良久才輕嘆搖頭：「我不知道，我用很多方法觀察他，甚至試探過他，可是他却不露一點聲色！」

「二姐，也許人家是眞心爲了妳呢？」

雲施施苦笑一聲：「我也作過這個推想，所以有時單獨約他出去走走，或者藉故到他的屋子坐坐，有時故意暗示一點對他好感，那知他──他竟跟我裝木頭！」

雲振天的臉色更加凝重了，急聲問道：「是這樣嗎？」

「在我的感覺上是如此的，爹！您知道我的脾氣和性情，實在不會什麼表示柔情那一套，也許我的暗示不夠明確，他還不明白。」

雲素素笑道：「二姐，妳當衆牽着他的手走來走去，要說他不明白，他就眞是一塊木頭了。」

雲施施翻翻她美麗的大眼睛道：「拉拉手有什麼關係，我們江湖兒女，那有這些忌諱，我一年不知拉過多少個男人的手，難道都是喜歡了！」

雲素素笑了一笑：「二姐，這個我不知道，一樣是拉手，却有幾種不同的感情，我說不上妳拉他的手時是什麼樣子，但我却能感覺到與衆不同。」

雲施施居然也會紅了臉，頓了一頓才道：「我承認是有點喜歡他，但是這個傢伙，居然毫無感覺，在你們面前，他好像是對我一往情深，但我們兩個相處時，他却像是有意在躲我，這傢伙簡直是個大混帳！」

凌翠仙也顯出了凝重，道：「妳爲什麼不早說！」

「我！這又不是什麼有面子的事，我好意思逢人就說？」

凌翠仙嘆了口氣：「振天，照這樣子看，方豪倒是眞的有問題了，我看還是要把他撇開些的好。」

雲振天沉思片刻，才凝重地道：「不！我們僱用他，施施，妳去告訴他，明天起上工，以後跟我們共起居行止，管膳宿，每天工資一兩，做到今年年底，我另外再送他一百兩回程盤纏！」

「這……太高了吧，那有這麼高的工錢的。」

「假如他能接下你的拳、刀、彈子，這價錢就不高！」

雲施施想了一下才道：「留下他也好，我倒想看看這傢伙究竟是懷着什麼鬼胎！」

× × ×

「小方！小方！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爹已經答應僱用你了。」

雲施施的聲音隔着兩重院子都聽得清清楚楚。

雲振天嘆了口氣：「這孩子，那像個女兒家！」

有點遺憾，卻有更多的憐愛。

然後他們又聽見咚的一聲，想是雲施施等不及開門，一腳踢開了門。

然後他們又聽見了雲施施的一聲驚呼！

第二章（由司馬紫烟執筆）

從天而降的救星

雲施施不是一個輕易受驚的女孩，她發聲驚叫必然意味着事情的不尋常。

雲振天與凌翠仙同吃一驚，用最快的身法掠向後院，却聽見雲施施大發嬌嗔的聲音：「小方，你要作死了，不聲不响的躲在門後，還跟我開什麼玩笑。」

看來情況並不嚴重，因爲雲施施並沒有生氣的樣子。雲振天倒是有點不好意思，怕被人發現了難爲情，連忙退走了，但是雲素素却一直衝了過去，正趕上一場熱鬧的下半截，一個年輕漢子正狼狽不堪的束上腰帶，而雲施施却三把兩手地從她的頭上褪下一床棉被，扔回炕上去。

大概是雲施施進門時，方豪躲在門後，把棉被罩在她的頭上，乍然其來，無怪雲施施要嚇得驚叫了。

雲素素笑了一下道：「方哥哥，原來是你在跟姐姐開玩笑，倒把我嚇了一大跳。」

方豪在這個小姑娘面前是最自然的，雖然小姑娘已經十八歲，也不算小，但是跟高頭大馬、雄健婀娜的姐姐一比，她的確小得可憐。

方豪把衣襟匆匆地扣上，然後苦笑道：「小素，我可不是故意嚇她，實在是不得已！」

雲施施本來沒有生氣，她自己也經常捉狹地捉弄別人，但聽了方豪的話，她可有點火了：「什麼，這還是不得已，難道屋裏還有人拿刀逼着你向我搗鬼？」

方豪苦笑道：「二小姐，我可不知道妳會連招呼都不打，就直接破門而入的！」

「胡說，我叫那麼大的聲音，這不算打招呼，我跑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却給我兜頭一被子，你說這是什麼意思，還說是不得已，你今天非給我一個道理來不可。」

方豪的臉又漲紅了，他很秀氣，這一臉紅，倒像個大姑娘似的，雙手連拱道：「二小姐，是我不好，我向你陪罪了，好不好？」

「不行！你給我說出個道理來，什麼叫不得已？」

雲素素笑了笑說：「方哥哥，你這個不得已倒是叫人納悶，這是怎麼回事兒呢？」

「因爲我沒想到她會踢開門的，那時……我……實在是不方便見她，只好用被子把她蒙住了。」

雲素素聽他說到不方便，臉也紅了，自是不便問爲什麼不方便，但是雲施施却不服氣：「胡說，我在窗紙上的影子看到你坐在桌子前低着頭看書，那有什麼不方便的，莫非你看的是那些不正經的書，見不得人！」

她說到這兒，眼睛立刻在桌上以及方豪的身上溜着、搜索着，她倒不是怕他看那些不三不四的書，雖然一般少年人都有偷偷地在坊間買些淫書春畫兒，躲在屋裏偷偷的瞧，但方豪却顯然不是那種人；再者，年輕人既是興這個調調兒，他就是在瞧這些玩意兒也沒關係，雲

施施自己就瞧過，而且還不是偷偷地瞧，當着人她也敢瞧！

她是忽然想起不久前跟父親的談話，對這小伙子正在猜疑中，他莫不是正在瞧什麼秘密的函件紙條，怕被自己發現了才急於掩藏！

雲素素也是一樣心思，只是她比較細心，由桌上搜索到地下，看見了一些破布、剪刀、針綫，才恍然而悟道：「方哥哥，你是在做針綫。」

雲施施也是一怔：「什麼！你在做針綫！你會做針綫？所以才怕我看見笑你……哈哈……你這人眞有意思！」

她一高興就笑得前仰後合，方豪却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我根本也不太會，只是胡亂縫着，這倒不怕人笑話，沒人替我縫，只有自己縫了，也沒什麼丢人的……」

「那你爲什麼怕我看見呢？」

「我不是怕妳看見我縫衣服，而是我正在縫褲腿，妳就闖了進來，我……」

他手忙脚亂，舌頭打結，但總算說出來了，而且他身上也可證明，那條褲子一邊褲脚短在膝蓋下，另一條則長得掩蓋脚面，拖在地上，十分滑稽。

這必定是臨時套上去的，雲施施進來時，他正光着屁股，坐在桌子前裁縫褲腿，難怪他要用被子蒙住雲施施的頭了，因爲那樣子的確不宜見人，尤其是見大姑娘！

不管雲施施的脾氣豪爽大方，這時也禁不住臉紅了，自己實在是太魯莽了，要不是方豪情急生智，那又將是怎麼個尷尬的局面呢？

雲施施每當自感理屈時，總是會設詞强辯的，因此她紅着臉道：「誰會想到一個大男人會關着門在屋裏補褲子？」

方豪道：「褲子破了，我不能穿破的出門，只有一條褲子，我既不能穿在身上補，又不能開着門來補吧，小姐，妳怪人總得講點道理！」

這下子雲施施沒話可說了，改變了話題道：「你怎麼只有一條褲子，難道不洗的？」

「我從家裏出來，並沒有想到會有遠行，自然不會帶行李衣裳，這條褲子我祗有夜裏上床前洗，第二天起床後穿上！」

雲素素哦了一聲：「晾上一夜能乾嗎？」

「用點力氣絞脫水後，再披在椅背上，一夜之後，已經是半乾了，穿在身上暖一會兒就乾了！」

雲施施道：「也虧你受的，方少爺，你這不是自己在找罪受嗎，這是何苦來呢？」

方豪低下了頭道：「我喜歡這樣子，倒不覺得苦！」

雲施施只是哼了一聲：「自甘下流，沒出息。」

方豪道：「這話我不承認，我做我喜歡做的事，不會妨礙人，更沒有傷害到人。什麼又叫有出息呢，難道做官發財又算是上流了？」

「雖不一定要你去做官發財，但你不能學點正經的？」

「什麼是正經的，四書五經，八索九丘，我都已經背得滾瓜爛熟了，眞要我去應試，三元及第如探囊取物！」

「哼！吹得比唱得還好聽！」

雲素素道：「二姐，方哥哥倒不是吹，他是有名的神童，聽說十歲就已讀遍羣經。」

方豪笑道：「那時只是讀過一遍而已，還不能算通，但現在我倒是不怕人考了，隨便抽一本、抽一段，我倒着都能背，十二能詩、十三能文，現在武功練得也還過得去，文武兩途都不必再求上進了。」

「你以爲自己很了不起了。」

「那不敢，我祗是說以後若求長進，不必在書本上用功了，萬卷書已讀破，我現在是行萬里路。」

雲施施究竟不好意思說對方是爲了自己緊追不捨的，因爲方豪只是在她表演時癡癡的望着她，以及無人時，癡癡的張望着她，當了面可沒表示什麼。她也不能自作多情硬把事情往頭上扯。所以她只好說：「行萬里路是好事，但跟着我們却學不到什麼的。」

「不！學得很多，我可以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幹什麼也無法看到這麼多的人的。」

「看人就能長進學問了嗎？」

「是的！所謂學問智識，也就是如何處世做人而已，多接觸一些人，仔細觀察比較，自有心得！」

什麼心得他沒說，雲家姊妹也沒探究，她們的書沒對方讀得多，口才也不如他好。詰問下去是問不出名堂的，雲素素忽然發現了另外的一件事：「方哥哥，你身上的袍子呢，怎麼換了些短衿了。」

方豪原來穿的是一件英雄氅的武士裝，質料是上好的蘇緞，穿着也很神氣，可是此刻換了件做粗工的短裝。

方豪笑笑：「當了，換了五兩銀子，然後又化了一錢銀子，向當舖裏買了這套粗衣褲來，原來的主人又高又胖，衣服倒沒什麼，褲子太長了，非改不可。」

「幹嘛要把衣服當了呢？」

「我要錢呀，今天妳提議要喝酒，我却身無分文，那是我這輩子最難過、最窩囊的一件事，所以一回來，我就決定把衣服去當了，施施，明天妳要是還有興趣的話，我可以請妳喝酒了！」

雲施施多少有點感動的：「你爲了請我喝酒而當衣服？」

「是的！不過我已經要求在班子裏做工，穿着那身衣服也不像樣子，所以我換掉了。」

「你倒是很有把握，知道我爹一定會答應的。」

「是啊，第一是妳答應了，就等於有了一大半的希望，雲二小姐言出如金，班主想必也不會使妳成一個輕信寡諾的人，第二是班子裏本就缺人手。」

雲施施恨得牙癢癢的，她倒不是不肯雇用方豪，但是這樣像是被人吃定了，她實在不甘心，因此冷哼一聲道：「我只說回去問問，可沒一定答應你。」

「是！是！班主不答應也沒什麼，我把衣服當了五兩銀子，又有錢了，又可以天天瞧把式了。」

「你眞是這麼喜歡把式嗎？」

「是的，我覺得很有意思，可以遊遍天下，既有錢賺，又有人喝采，走到那兒都能帶給人歡樂，這種生活太有意思了。」

「你自己也可以去練把式呀，你的功夫很不錯！」

「不行，我的武功不適合表演，沒有什麼引人之處，而且人們喜歡看花花綠綠、俏俏麗麗的女孩兒家，男人要把式沒有美感。妳看街頭那些賣藝的落魄江湖人，還不如耍狗熊、玩猴戲的受人歡迎呢！」

說他老實，他却辨才若瀉，說出來的理由使人無法駁倒，雲施施只有嘆了口氣：「小方，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不是心裏的話，我爹已經答應用你了，每天一兩銀子，管吃管住，到了年底，還給你一百兩銀子回家旅費。」

「啊！這太好了，有錢賺，還能免費看戲呢。」

雲施施望了他一眼道：「小方！翠雲班獻藝二十年了，一直都是老老實實賺辛苦錢，規規矩矩做生意，我們不惹事、不害人，但也不

受人欺侮。」

「這我知道，現在我也是班子裏的人，誰要是敢對班子有不利之心，我第一個就不依，找他拚命去！」

「這倒用不着，翠雲班中沒一個是好欺侮，有人敢惹到我們頭上，我們自有應付之策，好了，話都告訴你了，明兒一早，你就向我爹去報到，看派你些什麼活兒，我們出的代價不低，可不是養閒人，你可得用心地幹。」

「這個不勞吩咐，不過，施施，我有句聲明，我只是雇工，可不是下人奴才，該我份內的工作，再苦我也幹了，但要把我當奴才一樣的使喚，我可不受氣。」

雲施施笑了，道：「翠雲班子裏沒有上下，你也看到了，從我爹開始到任何一個雜工，都是互相尊重、互相愛護照顧，像兄弟手足一樣。」

「是！我祇是說明我的立場而已，我只賣力氣，却不是賣身投靠，更不能賣掉尊嚴和志氣！」

最後的一段話使兩個女孩子對他投了驚異的一眼，她們感覺到這個看來文弱、俊美的青年人，有其莊嚴不可輕侮的一面，她們對他更感到不可捉摸了。

第二天早上，雲振天在屋子裏接見了方豪，重複了一遍待遇以及對他的要求，沒有說別的話，叫他聽管事焦大的吩咐幹活！

焦大是雲班主的把兄弟，五十上下，骨瘦如柴，身高逾丈，站起來像根竹竿，從來不苟言笑。

方豪跟着雲施施喊他焦大叔，他只冷冷的答應一聲，立刻就派他擦兵器，要他把兵器架上的玩意兒擦得雪亮，因爲他們是雜耍賣藝的班子，傢伙不但要管用，還得耀眼生花，舞起來才好看。

原先有兩個人專幹這個工作，可沒多久，兩人都不幹了，這些重兵器都有點銹了，大刀的銅桿上也長了綠，做起來很不簡單，可是方豪幹來很俐落，沒到一個時辰，他把二十幾件傢伙擦得雪亮不說，還把架子洗得乾淨；甚至於把長矛上的鬚子都換了新的。

以雇工而言，他實在很稱職，雲振天來看了一下，對他的工作十分滿意，誇了兩句，方豪也很正經地回答：「班主！這是我應盡的本份，你花了很高的工資雇用我，我也要表現出值這個價錢！」

口氣不卑不亢，應對恰到好處，但是雲振天却皺着眉頭離開了。

連雲方家不僅武功傳世，而且世代在海外經商，家中有上百條大海船，富可敵國。

他們家的子弟該是養尊處優的，但方豪却情願來做長工，表現得不但稱職，看樣子還很快樂。

他到底是爲了什麼呢？難道眞是爲了雲施施嗎？

昨夜，他又折了回去，聽女兒與方豪的談話，使得雲振天翻騰了一夜沒好睡，闖蕩江湖二十年，歷經過多少風浪，有不少狡猾的大內鷹犬密探想滲入進來，但都未能漏過他的眼睛，唯獨這個小伙子，使人莫測高深。

中午，方豪駕着車子送一批女孩子上茶園去獻技，車子走得極穩，那頭騾子脾氣很倔，除了焦大，別人都制不了，就是焦大趕着牠，也是淘個幾同氣，有時慢吞吞地踩碎步，有時却又拉着車子飛跑。

焦大似乎故意整整方豪，把這輛騾車交給他，可是這小子像有魔法似的，把倔騾安撫得服服貼貼，不但沒鬧脾氣，而且還聽話得很，方豪連繮繩、鞭子都不用，跨在車轅上，不時拍拍牠的後股，有時還小聲地叮嚀吩咐兩句，畜牲居然像聽懂他的話，拐彎時自動折向，車子到了茶園子門口，雲振天守着門口，焦大向他看了一眼，居然豎起了一根大拇指。

那是對方豪的誇獎，多少年來，能得焦大豎大拇指的人還不多見，不過雲振天却更爲發愁了。

雲施施在獻藝時，方豪仍是癡癡地望着，只不過不是坐在前排的位子上，而是站在搭起的台子下。

雲施施像煞了水滸傳裏的一丈青，身高手長腿長，她表演的兵器也是長的，丈八長矛，青龍偃月大關刀。從頭到尾非銅卽鋼，重量也在七、八十斤之譜，並不遜於關夫子的威風，但關公的大刀在馬上逞雄，她却是在兩枝竹對扣的一根繩子上獻技。

刀舞得虎虎生威，雲素素在底下帮手，把西瓜、葫蘆、茄子、紅薯一個個地拋上去，雲施施在繩子上使刀劈下來，刀過處，瓜果菜蔬都是一分兩片，到後來拋上去的已是栗子，居然也是一分兩半。

這是力、技、藝的精華所萃。底下的人看得如癡如狂，三錢銀子一個位子雖貴，却是值得的。

雲施施今天是賣弄精神，她好像在向方豪示威，像刀劈栗子等絕活兒都搬了出來。

但是方豪只呆呆地望着而已，沒有一點表示，以前他還拍拍手，叫兩聲好，今兒竟成了木頭了。

戲散了，這是在蘇州的最後一場，所以還要拆掉台子，收回各種繩索道具等，翠雲班在這種地方倒是一律平等，活兒大家一起幹，卽使是班主的女兒，班主裏的台柱雲施施也不例外，雲施施在理着繩子，方豪在掃地上的碎瓜殘果，雲施施忍不住問他：「小方，今天的玩意如何？」

「好！每一件都是齊中而分，不多不少，這可見妳平時練得很勤快、很專心。」

「你好像不太欣賞，也沒爲我鼓掌。」

「以前我是觀賞的客人，看到精采處自然要鼓掌，現在我是班子裏的一員，總不能替自已鼓掌捧場吧！」

話是不錯，但雲施施聽來却不是滋味，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再也不去理他。

回到客棧，大家都要整理行裝，明天一早上車趕路。

雲振天跟焦大照例先行一步，到下一站去接洽演出的地點、投宿的旅館等等，照說每年不變，而且還有個總管伍先生已經先下去連絡部署了，但他們不放心，總要去看一下才放心。因爲行程很緊湊，明天一到，立刻就要趕上首場上演，如有不周之處，就要躭誤。

翠雲班經已創下了鐵招牌，不失場、不誤時，這個人可丟不起，所以他們仍然要先走一步。

蘇州城裏這一批人倒是空下來了，有的還上街去買點土產、花粉、綢緞之類，這都是很有名的，那些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們，畢竟還是愛美喜歡打扮的。

方豪到後屋裏去約雲施施喝酒，以竟昨夜之約，那知雲施施賭氣，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只有雲素素在屋裏，方豪像是很掃興，回頭要走，被雲素素叫住了，遞給他一個包包，紅着臉低聲道：「方哥哥，這是我找到了你當東西的那家當舖，替你把衣服贖回來了，裏面還有兩隻襪子、兩套小褂褲，都是新的，我原是替爹做的，他還多着，你拿去先穿吧，還有一套短衣服，也是我給爹縫的，他近來胖了，大概穿不下了，你拿去穿吧，別穿這身怪衣服了，把好好的一個人弄得滿身晦氣！」

她把包包塞在方豪手裏，轉身跑了，方豪

連拒絕的機會都沒有了，他發了一陣呆，才回到自己屋裏！

吃晚飯時，沒見雲施施。方豪很沒興子，一個人買了兩瓶酒，回到屋裏，關了門獨酌。

雲素素倒是很關心他，曾經悄悄地去看了他一下，只見他扒在桌子睡着了，沒敢去驚動他。

第二次又去看他，却沒有了他的影子，不知他到那兒去了，大概是出去找姐姐了吧。

雲素素很安慰，因爲方豪脫去了破衣，穿上另一套衣服，也換下了一套舊的小褂褲與襪子。

雲素素把髒衣服抱了去洗，準備乾了再送去給方豪，這個小女孩的關心是無邪的、是奉獻的，她很喜歡方哥哥，她也不相信方哥哥是爲了不利他們而來，她也覺得能爲万哥哥做點事就很快樂了！

× × ×

雲施施並沒有因爲賭氣而不理方豪。此刻，她沒有工夫來爲那些小事生閒氣，她有着更重要的任務。

她正單身一人，坐在觀前街的一家小茶舖子裏，茶舖子的生意不太好，只有四、五桌客人，零零落落的。

她要了一壺茶，坐在個陰暗的角落裏，倒了四盅茶，却沒有喝，而且還拿瓜子在桌上擺花樣玩。

她的頭上戴了頂風帽，身上披了件風衣，加上她高挑的身材，若不是仔細看，瞧不出是個女人來！

足足坐了有半個時辰，若是告訴人，誰也不會相信，雲二小姐是有名的急性子，除了睡覺，從沒有安靜下來的時候，她那美麗的身體裏，似乎有無限的精力。

然而，今天她居然能在一個小茶館的角落裏，一個人靜坐半個時辰，那豈非是太陽打西邊出了。

在她略有些不耐煩的時候，終於有個人過來了，是一個黑衣的中年漢子，他一逕坐在雲施施的横頭，在横排四杯茶中端起了尾上的一杯喝了，又把那三杯重新排成個品字形，再把雲施施苦心用瓜子排成的一條長龍的尾巴給搗亂了，雲施施毫無生氣的樣子，低聲問道：「是無尾龍戴四爺，姪女雲施施問候！」

「不敢當！雲姑娘，戴玉麟問候龍頭大哥好！」

「家父幸托粗安，四爺，怎麼換了地方了，我找了半天，看見門口的記號找進來的。」

「這幾天風聲很緊，鷹爪們好像得了風聲，居然都聚結到蘇州來了，原先約定的地方已在監視中，所以才臨時換了地方，我已派人在原處等候轉告的，因爲不知道是雲姑娘來，那人只注意大爺了！」

「家父也是如此，怕爲鷹爪所偵悉，所以跟焦大叔兩人先走，引開他們注意，叫姪女來此接洽！」

戴玉麟輕輕一嘆：「近來工作越來越難做，吸收的人員一多，就難以把握住機密，恐怕已有狗腿子滲了進來，所以才洩了消息，但是人家慷慨激昂，矢志加入，我又不能拒絕。」

雲施施輕輕一嘆：「是的，光復華夏，人人都有權，的確是無法拒絕的，只有儘量小心了，這兒是一千五百兩的票子，是我們在蘇州的收入，您請點收一下。」

戴玉麟將票子收進懷中低聲道：「今年的會員比去年多出一倍，我正愁經費不够用，那知你們的收入也增加了！」

「場子就那麼大。來看的客人雖多，收入却不會增加太多，這是家父另外設法籌來的，他知道這兒的工作推展很快，江浙蘇杭兩地讀書人多，國家民族的思想也較爲清楚，春秋大義分明，所以儘量設法多籌備一點！」

戴玉麟正準備說什麼，忽然那幾張座上的客人都站了起來，而且向這邊包圍上來。

戴玉麟變色道：「不好，是鷹爪子，快撤！」雲施施倒是很鎭靜：「四爺，您是地方上的負責人，不能落入鷹爪手中，您先走，姪女斷後。」

戴玉麟倒是不客氣，雙足一縱，居然破頂而出，兩個漢子立刻欺身也要追出去，雲施施單手突揚，一連串的銀光追曳而出，正是她拿手的曳月彈。

兩名漢子的功夫很了得，橫過刀來，拍落了一連串的銀彈，但身形經此一阻，已不及屋頂，落了下來。

屋上發出了兩聲慘叫，抛下了兩段殘屍，却是兩個人的上半身，想是戴玉麟已經殺死了埋伏的人脫身而走了。

屋中一共六名漢子，都是使用大砍刀，這等於他們的身份證明，一望而知是來自大內的帶刀侍衞。是朝廷特地訓練的密探，而且個個都是好手。

六把刀圍上了雲施施，一個人喝道：「大膽叛逆，居然敢持械抗捕，殺死官差，快束手就擒，饒汝不死。」

雲施施根本不答話，雙手在風衣下掣出了雙刀，把披風解開一丟，運刀急殺上去。

她的刀勢凌厲，一上來就砍倒兩人，可是對方並不是弱者，另外的四柄尤其難纏。他們圍住了雲施施，密如鐵桶般，要活活擠死她。

雲施施很着急，她的雙刀勁道很沉，但對方也不差，一一都封架開了，大內精選的帶刀侍衞，究竟不是一般的江湖庸流可比，他們的功夫很實在，以一敵一，雲施施可以小勝，以一敵四，她是輸定了。

但她實在是輸不得，只有咬牙苦撑，忽而一刀劈進，把她頭上的風帽劈落了，露出了臉和滿頭長髮，雖是店中的燈光昏暗，也可以看見了。

「啊！原來還是個雌兒，哈！原來就是翠雲班中那個耍大刀的雌兒，這下子可好了，咱們可刨到根子！」

雲施施心直往下沉，漏子出得大了，這下子卽使突圍也沒有用了，他們會追到班子裏去，多年心血，毀於一旦不說，而且還要牽連到無數人的身家性命！

這一刹那間，她恨不得能一個焦雷打下來，把自己震成碎粉，毀了所有的證據。

但焦雷不會平空而降，只降落了一條人影，舞着長劍，若蛇、若電，只轉了幾下子，四名帶刀侍衞全部都倒了下來，喉頭汩汩地漂出鮮血。

這從天而降的救星竟是方豪，他一拉雲施施：「快跑！這下子可出人命了，慢了可脫不了身，妳跟我嘔氣，也不能亂跑出來找別人出氣呀，這些江湖人最壞了，妳一個單身女孩子，還有不受欺負？再加上妳的性子，唉！」

「眞是活見他的大頭鬼，他還當是普通江湖打架呢？」雲施施口中不說話，心中還是感激的，她想：好在他還不知道，我得編個理由搪過去。

第三章 大變忽然來（由臥龍生執筆）

「方豪，我在這裏等……。」

「不行，這不是說話的地方，妳不走，我可要走了，這是出人命的現場，抓到官府去，準得打一頓板子。」

方豪放開了雲施施，跑了出去。

雲施施追出去時，已經不見方豪了。

× × ×

客棧很平靜，一向豪爽的雲施施，似乎是突然成熟了。

方豪救了她，但却在她心裏打了一個結。

她沒有把經過的事情告訴素素，也沒有告訴母親，她回來時，兜了一個大圈子，還特別選購了一些上好胭脂、花粉。

她忽然感覺到自己該好好的打扮一下，打扮得更像女孩子。

雲施施很留心自己的行動，沒有發覺有跟踪的人。

蘇州也許還有很多大內精選派來的高手，但發現她的那一批人，似乎是沒有留下活口。

這一夜，雲施施根本沒有睡覺，一直在客棧四周巡視，她幾次經過了方豪住的房間，也很想進去和方豪談談，但方豪似是睡得很熟，鼾聲隱隱傳出戶外，雲施施每次都在門外停一會，又悄然而去。

如照雲二小姐今天以前的脾氣，早就一脚踹開了房門衝進去，叫起方豪，說個明白，但現在，她却有着近門情怯的感覺。

直到五更時分，雲施施才完全放心了，也確定了翠雲班的隱密沒有洩漏出去。

今天，翠雲班就要離開這個地方。

精神已鬆懈下來，雲施施忽然有着疲倦的感覺，看看天色，還可以小睡一會。

房門是虛掩着的，雲施施一脚踏入門內，立刻警覺，退步、身子貼牆而立，沉聲叱道：

「誰？」

「施施，妳一直沒有睡過？」

「是娘！」

「嗯！施施，是不是出了事？」

雲施施緩步行入房中，凌翠仙衣着整齊的坐在床上。

「娘……妳也沒有睡？」

「我睡了一會，妳爹不在，我不能不小心一些，施施，妳一直沒有睡過。」

「我睡不着。」

凌翠仙神色凝重的，道：「施施，妳一直沒有這樣的小心過，告訴娘，出了什麼事？」

雲施施道：「我和戴四爺見面，遇上了埋伏。」

「什麼埋伏？」凌翠仙也有些緊張起來。

「大內的帶刀侍衛，已經有不少追到了蘇州……」

一向穩重的凌翠仙忽然間臉色大變。

這消息太震動了。

沉吟了很久，凌翠仙才輕輕吁一口氣，道：「施施，戴四爺好吧？」

雲施施點點頭，道：「戴四爺先走，我斷後……」

「翠雲班的隱密洩漏了？」

「這就是我一直沒有睡覺的原因，這一夜沒有動靜，應該沒有發覺我們，發現我的人，都被殺死在現場。」

凌翠仙又再輕輕吁一口氣，道：「都是妳殺的。」

「不是，大內帶刀侍衛，都是高手，一對一，我可能勝過他們，但他們以多爲勝……」

凌翠仙神情緊張的接道：「那是……」

「是方豪解了我的圍。」

凌翠仙神情訝異的道：「方豪……」

雲施施點點頭，道：「是！他劍法凌厲，女兒從沒有見過那樣的快劍，只有幾個照面，幾個大內帶刀侍衛，全都躺了下去。」

凌翠仙道：「方豪是不是已經知道我們的身份了？」

雲施施搖搖頭，道：「他好像不知道，娘，對方豪這個人，我忽然覺着好陌生……」

凌翠仙緩緩站起身子，道：「施施，睡一會吧！明天，咱們一早就離開蘇州，翠雲班的秘密，是否洩漏，明天，就該有個分曉了。」

雲施施道：「娘，要不要派人去通知爹一聲。」

凌翠仙搖搖頭，道：「暫時不用了，現在，最重要的是方豪……。」

雲施施道：「娘的意思是……。」

凌翠仙接道：「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他對我們似乎沒有惡意，就算是別有用心，也不會立刻有什麼行動，對付方豪，我們還有時間，見了你爹時，和他商量商量。」

連雲方家，在武林中，很有名氣，但方家的武功，在江湖上却流傳不多。

這個家族的財雄勢大，和官府也建立了很好關係，江湖上的朋友，有什麼事找上方家，只要師出有名，索求不太過份，他們總是不會讓人失望。

雲施施一覺醒來之時，翠雲班早已整裝待發。

凌翠仙知道她一夜未睡，所以一直沒有叫她，讓她能多睡一會。

雲施施被叫醒的時間，翠雲班十輛篷車，都已經停在客棧門外。

表演的器具、人、物，都已上了車，只要雲施施一上車，立刻可以啓程。

凌翠仙一直很注意方豪。

方豪和平常完全一樣，只是換了一套新的衣服。

那是素素給他的。

暗中注意方豪的，除了凌翠仙之外，還有一個素素。

兩個人，都很注意方豪，但心情却是完全的不同。

方豪似是大而化之的人，他知道身上穿的一套新衣服不是他的，但衣服放在了他的房裏，他也取來穿上了，連問也不問一下。

叫醒雲施施的是素素，現在，兩個人正要登上第三輛篷車。

太陽剛剛升起，東方天際，幻起一片絢爛的彩霞。

這時，十幾個穿着捕快衣服的大漢，急急的趕了過來，一字排開，擋在了篷車前面。

當先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佩着一把腰刀，神情十分冷厲的說道：「請雲班主說話。」

車簾啓動，凌翠仙緩緩由第一輛篷車中行下來，躬身說道：「我是雲夫人，振天他不在，大爺是——」

「雲夫人，在下蘇州府副總捕頭何通。」

凌翠仙道：「原來是何爺，帶人攔住咱們去路，不知有什麼指教？」

何通歎口氣，道：「翠雲班在江湖上走動了將近二十年，對貴班在江湖上的名氣，我也久聞了。」

凌翠仙道：「是啊！咱們來蘇州也不只十趟八趟了。」

何通一笑道：「我知道，貴班在京裏有熟人，很有點勢力，所以，貴班在蘇州演出，咱們從來沒有來打擾過，這一點，雲夫人很清楚了。」

凌翠仙道：「外面的事，一向由拙夫交涉，賤妾只是管理內部的瑣務雜事。」

何通道：「雲夫人，雲班主到下一站安排去啦，這個我也知道，那就只好委屈夫人和貴班的人，暫時留下來……。」

凌翠仙呆了一呆，道：「留下來，何副總捕頭是玩笑話吧，翠雲班在江湖上走動，一年要演出兩百餘場，行程數千里，不論刮風下雨，可是從來沒有誤過演出的時間，……」

何通臉色一沉，接道：「這個我知道，但這是公事，我是官身不由主，何某人奉命留下諸位，夫人要是不答應，何某如何向知府大人和咱們總捕頭交差。」

這時，雲施施、雲素素也緩步行了過來。

兩個人一左一右的站在了凌翠仙的身邊。

兩個美女，美得像朵鮮花似的，引得十幾個捕頭，三十多道眼光，直在施施和素素身上打量。

素素有些羞意，雙頰泛紅，低下了頭，施施却是大方得很，兩道秋波，反向何通等身上打量。

凌翠仙道：「只留下我一個人……。」

何通接道：「不，是貴班所有的人。」

雲施施突然接口，道：「爲什麼？這蘇州府是有王法的地方……。」

何通道：「所以，何某人才依法辦事，知府大人手諭要留下翠雲班。」

凌翠仙回顧了施施、素素一眼，道：「妳們上車去，這裏由娘作主，用不着妳們多管閒事。」

雲素素稟性溫柔，立刻轉身上車，施施却退了幾步又停下來，站在母親身後。

何通看看雲夫人，一直沉吟不語，似乎沒有就範的意思，心中暗暗吃驚，雲家班的技藝精湛，他心中很明白，要是眞的翻開臉，自己帶這十幾個捕頭，可是很難留得住這批嬌娃，立刻輕輕咳了一聲，道：「雲夫人，路有千條，事有緩急，這也許只是一場誤會，說不定夫人見了咱們知府大人，三言兩語就解釋清楚了呢。……」

凌翠仙漫應道：「哦……」

何通道：「要是夫人不肯應命，在下就爲難了，一旦鬧出事情，貴班背上了一個拒捕官府的罪名，那就麻煩大了。」

凌翠仙確是很爲難，翠雲班對外事務，一向都是雲振天作主，偏巧這一會雲振天竟然不在。

她也明白，一進了知府衙門，很可能會被收入牢中，一旦把實力分散了，加上刑具，翠雲班這股實力，很可能立刻癱瘓。

但如不就範，就會造成違法拒捕的局面。

「如是我一個去見知府大人，我可以答應，要留下整個雲家班，我只怕作不了主。何爺，你是官身不自由，但拙夫不在，我一個婦道人家，也不敢隨便僭越。」

何通皺皺眉頭，道：「夫人，這樣吧！妳和施施姑娘，跟我到衙門去一趟，其他人可以不去衙門，但要留下來，回到客棧去……。」

凌翠仙道：「那不是躭誤了我們下一場的演出時間，二十年來，雲家班從來都沒有誤過場。」

何通道：「這一次，情形特殊，雲夫人只好能勉爲其難了，午時之前，事情解決了，你們趕快一點，還可以趕上下場演出。」

凌翠仙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我們先回客棧去，交代他們幾句話，再跟你們到衙門去。」

何通道：「一句話，我在客棧外面等。」

雲家班的人，都下了車，但東西仍然留在車上，篷車就停在客棧外面。

翠雲班的姑娘們，都知道出了事，但她們却沒有一個露出畏懼、愁苦的樣子，只有雲夫人、雲施施愁鎖着眉頭。

也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事情的嚴重性，蘇州知府決不敢找翠雲班的麻煩，這件事情，說不定是京裏派的人在主持。

凌翠仙在客棧中召開了一個會議，參加的人只有四個。

雲施施，雲素素，加上一個方豪。

方豪靜靜的坐在一側，臉上神情很平靜。

凌翠仙先開口，第一句，就問方豪，道：「方少爺，你看這件事該怎麼辦？」

一個人問話，却有六隻眼睛盯住她看。

方豪笑一笑，道：「什麼事啊？」

雲施施冷笑一聲，道：「方豪，你是眞不知道啊！還是裝糊塗。」

方豪道：「我知道蘇州府的衙門裏派了人來，想留下咱們，但我却不知道雲伯母問些什麼？」

凌翠仙道：「蘇州府的何副總捕頭，要我到衙門裏去一趟。」

方豪道：「那就去一趟吧！」

雲素素道：「方大哥，娘要是被收押起來，那該怎麼辦呢？」

方豪道：「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雲素素焦急道：「方大哥，你這算什麼主意？」

方豪道：「這是以不變應萬變。」

雲施施道：「方豪，你知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方豪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伯母也不知道……」

雲施施道：「你，你是不是在裝瘋賣傻……方豪，這時刻，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方豪道：「施施，我說的是眞話……。」

雲施施接道：「娘，不用商量了，我跟妳一起去。」

方豪道：「施施，伯母可以去，但妳絕對不能去。」

雲施施訝問道：「爲什麼？這件事應該我去，……。」

凌翠仙道：「施施，方少爺說的不錯，這件事，娘能去，妳不能去。」

雲施施道：「妳聽他的，他在胡說。」

凌翠仙笑道：「他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娘本來什麼都不知道。」

雲施施怔了一怔，恍然大悟，悄悄看了方豪一眼，不再說話。

凌翠仙可以舉出許多的人證，除了表演之外，她本就沒有離開客棧一步。

既然沒有離開客棧，蘇州城中，不論發生了什麼事，都和她無關了。

這麼簡單的事，雲施施竟然一時間，沒有想明白。

凌翠仙緩緩站起身子：道：「就這麼決定了，施施、素素，不論娘發生了什麼事，妳們都不許有所行動，妳爹沒有回來之前，一切都聽方少爺的。」

雲施施道：「娘，他們要是出手抓人，我們該怎麼應付？」

凌翠仙沉吟了一陣，道：「走到了那一步，你們也得聽方少爺的決定。」

方豪道：「伯母，我只是一個在這裏打雜的人，我不能決定任何事情。」

凌翠仙道：「你告訴施施、素素，要她們下令行動，這件事，可能是一個很有計劃的行動，老實說，我也亂了方寸。」

雲施施道：「咱們日落之前趕不到，爹一定會連夜趕回來。」

凌翠仙道：「但願如此……。」

雲施施心頭一震，道：「娘，妳……。」

凌翠仙接道：「施施，我們完全無法瞭解事情會有些什麼樣的變化，妳爹如若在明天天亮之前，還不能趕回來，那就可能出了事，這裏的行動，都要靠妳們兩姊妹，和方少爺決定了。」

雲施施咬咬牙，道：「我知道了，娘，眞要有行動，我們會先去找妳。」

凌翠仙笑一笑，道：「那倒不用，我自己

照顧自己，大概還可以應付得來，方少爺，一切拜托了。」

方豪欠欠身，道：「伯母好走！」

雲施施送走了母親回來，方豪還在坐着。只見他閉着雙目，不停的晃動着椅子，神態似是很悠閒。

雲施施歎口氣，道：「方豪，你能不能正經點？我想和你徹底的談談。」

在人前，方豪對雲施施似乎很入迷，但只有兩個人相處的時候，方豪却是十分冷漠。

雲施施也明白了方豪，並不是很迷戀她，對她表演技藝時入迷神情，只是一個藉口，掩人耳目的方法，藉機混入翠雲班來。

方豪睜開眼睛笑一笑，道：「二小姐，有什麼事？」

雲施施道：「你是不是很瞭解我們？」

方豪道：「妳說的那一方面？」

雲施施道：「我父、我母和我，我們一家人？」

方豪笑一笑，道：「施施，我只是看到妳表演的技藝，跟踪南下……。」

雲施施接道：「方豪，那只是你一個藉口，我知道你不是眞的喜歡我，我自你出手救了我，我才發覺你的武功强我，何止十倍！你智慧過人，却故意裝作一副木然的樣子，方豪，你混入翠雲班來，究竟是有什麼目的？可以說了，你如果是別有用心……」

方豪接道：「施施，我如若別有用心，就不會出手救妳了。」

雲施施呆了一呆，道：「那是說，昨天圍攻我的大內帶刀侍衛，有了漏網之魚。」

方豪道：「不可能，他們有七個人，兩個埋伏在茶館外面，先被砍倒，幾個圍攻妳的人，也全數死在那裏。」

雲施施道：「那茶館的店東、伙計……」

「他們都被戴四爺接走了，不會走漏出什麼風聲？」

雲施施道：「何通帶人攔住了我，總非無因吧？」

方豪歎口氣，道：「當然是有原因，就是妳在那家小茶館裏，等候戴四爺，也是件很機密的事情，但它也洩漏了出去。」

雲施施道：「不錯，這風聲怎麼會洩漏出去呢？」

方豪道：「我正在想……」

雲施施道：「想出了一點眉目沒有？」

方豪道：「有，只可惜，沒有證據……」

雲施施道：「什麼證據？」

方豪道：「內奸……」

雲施施吃了一驚，道：「這不太可能吧，打雜的男工，都是爹千挑百選的人，除了你之外，爹對他們的底細都很清楚。」

方豪道：「這個，我也很留心，除了焦大之外，還有五個男工，我仔細的觀察過，他們不會有問題。」

雲施施道：「焦大叔更不可能，他是爹的多年好友，也是爹最得力的一個助手。」

方豪道：「除了焦大之外，毛病就出在十八個女孩子的身上了。」

雲施施沉吟了一陣，道：「方豪，照說，這也不太可能，她們都是經嚴格挑選之後，很小送過來的，經過了八年以上的訓練，才出來走動……」

「施施，那些訓練，只是她們在武功、技藝上，有所成就，但却不能保證她們不作內奸啊。」

雲施施道：「她們沒有機會和外面接觸，我們的演出一直緊密而繁忙。」

方豪道：「我跟着看了很久，你們每一個地方演出之後，到下一個地方時，總會有半天的空閒，她們可以自由的出入，購買些喜歡的脂粉、飾物……」

雲施施道：「那段時間不長，而且，每一次的地方都不同。」

方豪道：「那已經夠了，她們要想把什麼消息傳出去，不用化去太多的時間。」

雲施施沉吟了一陣，道：「方豪，你說的也有道理，但那個人會是誰呢？」

方豪道：「妳應該想想，妳、素素之外，還有十八位姑娘，她們之中，那幾個在外面走得最久，年齡最長？」

雲施施想了良久，道：「這批姊妹，大都是前年換的新人，在江湖上走動不足兩年的時間，只有三個，是上一次留下來的，和我同時出道……」

方豪道：「她們演出幾年了？」

雲施施道：「四年。」

方豪點點頭，道：「她們叫什麼名字？」

雲施施道：「她們以明字排號，是明字輩年紀最輕的三個人，叫明蘭、明月、明秀，是翠雲班第五代的弟子。」

方豪點點頭，道：「就是演三環套月的三個人？」

雲施施道：「對，三個人的技藝，以明蘭最好，明月最差，明秀介於兩者之間。」

方豪道：「施施，仔細的想想看，她們三個人中，那一個最可疑？」

雲施施認眞的想了一陣，道：「我想不出，她們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她們三個人之中，以明月的性格最外向。」

方豪站起身子，道：「咱們留心她們三個人的舉動，不要打草驚蛇，施施，如若我的推斷不錯，雲班主回來的成份是不會太大了。」

雲施施心中一震，道：「怎麼、怎麼？你說爹出了事？」

方豪道：「雲班主一向很細心，而且，他的一身武功，也非同凡響，蘇州府既然敢派出人來，攔住翠雲班，必然早已想好了對付雲班主的辦法。」

雲施施道：「難道他們早已經……」

方豪道：「施施，這是預謀，蘇州府的總捕頭韓威，是江南很有名氣的捕頭，這一次，他竟然沒有露面，只派了何通來……」

雲施施急道：「他是不是去抓爹去了？」

方豪歎口氣，道：「很可能，不論他能否如願，雲班主只怕不會很快的趕回來了。」

雲施施道：「方豪，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方豪道：「還不知道，施施，妳必須鎮靜，鎮靜才能應變，我去了，不要動不動就找我來，我只是打雜工人的身份。」

雲施施點點頭，道：「我明白，方豪，但我不能應付的時候，必須要問你。」

方豪道：「我想到了什麼事，會告訴妳，施施，有事情，不妨多和素素商量……」

雲施施接道：「她只有十六歲。」

方豪道：「素素表面柔弱，實在是外和內剛，平常瞧不出來，但眞遇上了大變故，她會帮妳。」

一閃身出屋而去。

第四章 計暴內奸（由臥龍生執筆）

雲施施沒有攔阻他，她知道方豪留這裏太久，會引起別人的疑心。

但雲施施最不服氣的是，方豪要她和素素商量。

她和素素是姊妹，一起長大，難道還沒有

方豪瞭解。

雲施施的記憶中，素素是個很柔順的人，武功上的成就，也不太好，這兩年到處表演的風光，全被施施搶先了，素素一直沒有很出色技藝，單獨表演出來。

她只是羅漢鬧觀音中的十八個羅漢之一，天女散花中的一個天女。

素素不觸目，也不耀眼，只是翠雲班中一個稱職、平凡的技藝表演的人。

她在翠雲班技藝表演上的成就，不及施施，也不如明蘭和明秀。

也正因如此，她很容易和翠雲班的姊妹們處的很好。

雲施施自己想了好一陣，覺着在人緣方面，素素都確是比她好。

天到了中午時候。

凌翠仙還沒有回來。

雲振天也沒有回來。

雲振天和凌翠仙不在，這個千斤重担，很自然就落在了雲施施的身上。

事情越來越明顯了，官府有計劃在抓人，先抓了雲振天和凌翠仙。

由早晨到中午這兩個時辰，雲施施還能忍得住，但中午已過，雲施施忽然感覺到一種强大的壓力，幾乎使她透不過氣。

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味道，實在不好忍受。方豪沒有再來看過她。

素素也沒有來過。

翠雲班的姊妹們，個個如花似玉，年輕活潑，休息時吱吱喳喳，好不熱鬧，她們住在那裏，就會替那裏帶來了一片青春的氣息。

但現在，他們好像是都變的沉默了。

雲施施忍了一個上午，再也捺不住胸中的氣悶，緩步向素素房裏走去。

她心中很火，別人不再看她，也就是了，但素素怎麼也不來看她。

她們究竟是親生姊妹啊！

素素的房門關着，雲施施吁口氣，忍下心中的怒火，道：「素素、素素。」

兩扇門緩緩打開，素素當門而立，道：「二姐，妳來的正好，我們正好去向妳請示。」

雲施施哦了一聲，緩步行入了室中。

素素的房間不大，現在却坐滿了人，明蘭、明月、明秀之外，還有蕙字帮的蕙芳，蕙仙，都在那裏。

這五個人，加上雲施施，是翠雲班中的精萃。

雲施施緩緩坐下，道：「素素，想和我說什麼？」

素素道：「娘還沒有回來，大伙兒，心裏都很急，但却不知該如何？」

雲施施道：「你們，商量出了一個辦法沒有？」

明蘭突然接了口，道：「我和明月、明秀商量出了一個辦法，但素素不贊成。」

雲素素道：「爹沒回來，娘也被帶入官府，二姐責無旁貸，自然的成了我們的領導人，所以，我覺着不論什麼事，都應該先要二姐同意。」

雲施施本來是一頭火，但雲素素一番婉轉的話，使她消了不少。

她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柔順、平凡的妹妹，竟能如此的把握分寸，如此會說話。

難道方豪對她的瞭解，比一個作姐姐的，還要深刻一些。

明月本是她心中懷疑的對象，雲施施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

只見她白裙綠衫，明眸皓齒，具有一股很特殊的柔媚神態。

「明蘭，你們都說些什麼？能不能說給我聽聽？」

雲施施盡量使自己的聲音，變的很溫和。

方豪救了她的命，也殺了她驕狂之氣，她是聰明人，也體會出了方豪勸她的話。

担當大任的人，第一要冷靜，遭遇的困難越大時，越要冷靜。

明蘭道：「班主沒有回來，師娘又被抓入了官府，我們總不能坐以待斃。」

雲施施點點頭，道：「說的也是。」

明蘭道：「明月和明秀，都覺着我們應該到蘇州府衙門裏去……。」

雲施施接道：「去幹什麼？」

雲素素道：「她們想把娘救出來再說。」

雲施施道：「刦獄？」

雲素素道：「是！」

明蘭道：「我們坐這裏等結果，總不是辦法！」

明秀道：「二小姐也許還不知道，咱們住的這座客棧，已經被包圍起來。」

雲施施確不知道，她聽了方豪的勸告，一上午，就沒有出去過一次。

「什麼人包圍了我們？」

明秀道：「我也說不出，他們都穿着便裝，暗中帶着兵刄。」

雲施施點點頭，道：「那敢情是由蘇州府中派出來追踪我們的捕快了。」

明蘭道：「二小姐，蕙芳、蕙仙，已和姊妹們商量過了，大伙兒都準備拚了，只要二小姐肯下令，咱們立刻動手。」

雲施施回顧了妹妹一眼，道：「素素，妳的意思呢？」

雲素素道：「我不贊成，二姐，所以，我一直勸明蘭姐姐，不要太激動，動手拚命，是最後的辦法，能不用最好不用。」

明月一直靜靜的坐着，靜靜的聽着，這和她平常有着很大的不同，她性格外向，平常很愛說話。

「明月，妳有什麼看法？」雲施施理一下鬢邊的散髮，輕聲的問着。

明月道：「我贊成明蘭的決定，等下去，不如行動。」

雲素素道：「二姐，我不是主張束手就縛，我是覺着，再等等看，我想，今夜，咱們應該會得到一點消息。」

明月開了一次口，似乎是話也多了起來。吁口氣，道：「素素，咱們等誰的消息？」

雲素素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爹是個很細心的人，他一定會有各種的安排。」

明蘭道：「多等一天也好，今夜，如果沒有什麼消息，明天，咱們就動手，二小姐，這要妳來裁決了。」

雲施施點點頭，道：「明天，爹和娘還不回來，咱們也無法等下去了。」

「二小姐，攘外必先安內，咱們沒有行動之前，先要把內部整好，也免得消息外洩，措手不及。」

說話的是明月。

雲施施道：「明月，你說說看，咱們內部有什麼問題？」

明月神情一整，緩緩說道：「二小姐，我說了，妳不會生氣吧？」

「不會，妳說吧！」

「那個姓方的小子，很可疑，他追着咱們走，一走幾千里，由一個觀衆，變成了班子裏的雜工，他一進來，就出了事情。」

「明月，讓他進入班子裏打工，是班主決定的。」

明月笑一笑道：「我知是班主的決定，但大家都知道，他是爲了二小姐跟下來的，而且，二小姐，也和他處得不錯……」

雲施施突然覺着一股怒火冒了上來。

雲素素却突然開了口，道：「二姐，明月姐說的也有道理，二姐，應該多聽明月的意思。」這幾句話曲折有緻，像一盆冷水兜頭澆了下去，澆熄了雲施施升起來的怒火。

她不能說出來方豪救她的事，只好點點頭，道：「對！明月說下去，咱們應該如何處理這件事。」

對雲施施的反應，明月似是有很意外的感覺，怔了一怔，笑道：「二小姐，也覺着那姓方的很可疑麼？」

雲施施道：「明月，我倒沒有這種感覺，不過，妳一提，我覺着很有道理，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

明月道：「我沒有接近過他，自然沒有法子找到證據，只要二小姐，也覺着他很可疑，那就夠了，我們就可以處置了他。」

雲素素接道：「明月姐，妳覺着應該如何處置他呢？」

明月道：「最好的辦法，應該殺了他，那是一勞永逸的作法？」

雲素素道：「沒有一點憑據，就把人家殺了，好像是太嚴厲了一點。」

雲施施道：「素素說的對！明月，咱們要處置他，也要讓他心服口服。」

明月道：「那……那……那就先把他囚禁起來，等查出證據再說。」

一直沒有說話的蕙仙，突然插口道：「明月姐，這是客棧，咱們要如何囚禁他呢？」

明月道：「那很容易，咱們把他綑起來，藏在房裏就行了。」

蕙仙道：「不行，咱們都是女孩子，怎麼能把一個大男人藏在房裏？」

雲素素道：「明月姐，這件事，不用爭執了，交給二姐去辦，她目前，應該挑起這個担子，叫她去想辦法。」

雲施施道：「這件事，我會處置，給妳們一個交代，明月，妳還有什麼意見？」

明月道：「我想，明蘭和明秀的想法很對，這件事來的雖然很突然，但我們心裏有數，不能等人家準備好了，把咱們一網打盡，先下手爲强，所以，咱們應該先行動才對。」

雲素素道：「明月姐，二姐不是已經決定了麼？明天，如果還沒有什麼消息，咱們再決定行動不遲，眼下先解決姓方的事。」

明月道：「就這麼辦，我去把姓方的抓來，交給二小姐處置。」

雲施施道：「明月，這件事，我來辦，方豪也會點武功，一個處置不好，咱們自己窩裏反，先打了起來，那不是正好授人以可乘之機麼？」

明月道：「二小姐，要如何對付她？」

雲施施道：「暗算，我先把他請來，出其不意的點了他的穴道。」

明月道：「好！就這麼辦了，二小姐，我們先避開，妳收拾了那姓方的之後，我們再來商討一下如何行動，明蘭，明秀，我們躲一下吧！」

蕙芳，蕙仙，也跟着退了出去。

室中只餘下了施施、素素兩姊妹。

素素向外瞧瞧，掩上了房門，道：「二姐，妳準備怎麼辦？」

雲施施道：「妳呢？有什麼意見？」

雲素素道：「二姐，方大哥，不會是壞人吧？」

雲施施道：「不但不是壞人，而且，眞正帮助我們的人。」

雲素素道：「二姐，妳告訴他我們的底細了……」

雲施施道：「沒有，不過，他可能早知道了我們的底細，他救了我，也救了妳，和翠雲班。」

雲素素道：「什麼時候的事？」

「昨天。」

雲施施詳細的說明了經過。

雲素素歎息一聲，道：「大內派出了帶刀侍衞來追踪我們，這件事，已經是十分嚴重的了。」

雲施施道：「所以，娘被帶到蘇州府去，這是一件有計劃的行動。」

素素道：「二姐，我覺得最可怕的，還是我們內部的問題……」

雲施施接道：「你是說明月？」

素素道：「對！表面明蘭是他們三個人中的頭子，但骨子裏，我看都是明月暗中操縱！她一口氣咬定方大哥可疑，我看，一定有什麼作用？」

雲施施道：「去！找方豪來一趟。」

素素找來了方豪，施施說明了剛才的會談情形。

方豪表面上很平靜，但他內心中却很震動，長長吐了一口氣，才緩緩道：「施施、素素，這是個很大的疏漏，現在，必須要把它補起來。」

雲施施道：「怎麼一個補法，她們有心，我們無意，沒有明確的證據之前，我不能處置明月，那會引起一塲混亂。」

雲素素道：「二姐，十幾個姊妹中，至少有一半，都在她們控制中，蕙芳、蕙仙，雖然和我很好，但她也受了明月的影响很大，這件事，必須要釜底抽薪，先暴出明月的陰謀，才能使局面轉變。」

方豪點點頭，道：「素素說的對，不讓明月有藉口，但明蘭和明秀是否可靠呢？」

雲素素道：「據我的觀察，明蘭、明秀，只是受了明月的蠱惑，她們對爹、娘和這個組合，還很忠誠。」

方豪道：「那就好辦了，咱們……」

雲施施依計施爲，立刻召集了明蘭、明月、明秀、和蕙芳、蕙仙到來。

仍在素素住的房間中。

方豪被點了穴道，躺在屋角的地方。

雲施施已胸有成竹，指指方豪，道：「明月，幸未辱命，我已制服了他。」

明月兩道清澈的目光，一道盯在方豪的身上，打量了很久，突然對方豪行了過去。

素素很担心，但她却自忍下，站着未動。

明月踢了方豪兩脚。

雲施施看的很清楚，這兩脚，都是踢向方豪的穴道上。

就算方豪沒有被點上穴道，這兩脚，也把豪方的穴道點上了。

雲施施暗中提氣戒備，只要明月再有進一步的行動，立刻出手解救。

但明月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她是個相當謹愼的人，親自點了方豪的穴道之後，才笑一笑，道：「二小姐，妳這麼大公無私，小妹很佩服。」

雲施施道：「明月，姓方的已經制住了，咱們下一步，應該如何？」

明月微微一笑，道：「二小姐，我覺着咱們應該去官府自首。」

雲施施呆了一呆，望着明月道：「自首，爲什麼？」

明月道：「施施，我很敬佩班主的爲人，任俠尚義，心懷大明故主，但我却不喜歡他的做事方法。」

狐狸，終於露出了尾巴。

雲施施心理上，早已有準備，所以，沒有太多的驚愕，只淡淡一笑，道：「明月，妳能

不能說的更清楚一些？」

明月道：「班主的做法，對我們都沒有好處？」

雲施施漫應道：「至少，也沒有什麼壞處吧？」

明月道：「壞處很多，我看過了過去的師姐們，不是爲班主犧牲了，就是嫁給了她最不喜歡的人，明字輩的，就有兩位年長的師姐，爲了抗議不幸的婚姻，自絕而死，施施，這件事，你也知道。」

雲施施道：「爹不是爲了他自己，而是爲了整個的漢人……」

明月接道：「別人，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用不着爲了別人，付出這麼大的犧牲。」

素素道：「明月姐，爹把妳們撫養長大，教妳們武功，就是要妳們獻身這個組合，爲光復漢家的天下，犧牲、奮鬥，這一點，我們都知道。」

明月笑一笑，道：「素素，對這一點，我很感激，沒有班主，也許沒有明月這個人，我可能生活的很苦，但我會很自由，至少，我能嫁給我喜歡的人。」

雲素素道：「還有一點，不知道明月姐想過沒有？班主很公正，對我們都一視同仁，他自己的親生女兒，也一樣不能嫁給她所喜歡的人。」

明月道：「那不同，妳們是他的女兒，應該爲他犧牲，但我們不是……」

素素接道：「明月姐，班主對妳們和他自己的女兒一樣看待……」

明月格格一笑，攔阻了素素的話，接道：「素素，你認爲班主是眞的很喜愛我們麼？」

素素道：「是眞的，要不然，他爲什麼會對你們投注這麼大的心血。」

明月道：「你錯了，素素，班主選我們，把我們養大，一開始，就是存心利用我們，作他的工具，我們被選上，也因爲我們有很高的條件。」

雲施施道：「哦！妳倒說說看。」

明月道：「第一個條件，我們要長的很美，還要有很好的練武稟賦，才能入選。」

雲素素暗中觀察明蘭、明秀、蕙芳，蕙仙的反應。

看她們一個個目瞪口呆，神情之間，十分驚愕。

顯然，他們對明月的舉動，亦有着意外的感覺。

那說明了，他們事先沒有經過商量。

雲施施笑一笑，道：「明月，你不願爲這個組合，付出太多的犧牲，也沒有錯，這一點，其實可以和班主商量，何況，妳還有別的選擇。」

明月道：「什麼選擇，不嫁人是吧？」

雲施施道：「這難道還不夠？」

明月道：「當然不夠，施施，我們感激班主的培育，但却不願犧牲了我們的一生。」

雲施施淡淡一笑，道：「明月，打開天窗說亮話，妳究竟想怎麼樣？」

明月道：「投降……」

雲施施道：「投降誰？」

明月道：「投降朝廷，我可以保證你們不會被判罪，讓你們自由自在的生活着。」

雲施施道：「明月，是不是妳已出賣了我們？」

明月道：「別說的那麼難聽，施施，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決定。」

雲施施道：「還有誰？」

明月道：「明蘭和明秀。」

雲施施目光轉注到明蘭的身上，道：「明蘭，是不是眞的？」

明蘭急急的說道：「明月，咱們不是這樣說的。」

明秀道：「對，你說過，咱們只是要脅班主要他把我們遣散，離開翠雲班。」

明月道：「你們想想，這個可能嗎？雲班主，會眞的放了咱們？」

明蘭道：「明月，平常我們都聽妳的，你不應該騙我們。」

明月道：「我騙了你們什麼？」

明蘭道：「你出賣了翠雲班，也出賣了班主。」

明月道：「不要執迷不悟，明蘭，妳們都參與了這件事，班主會放過你們麼？」

雲施施緩緩吁一口氣，道：「明月，原來是你在搗鬼？」

明月冷冷說道：「雲施施，班主不會回來了，他和妳娘一樣，都已被關在大牢中，現在，我們住的客棧也已被大軍包圍，我可以告訴你們，包圍我們的，不但是蘇州府的捕快，也有大內的帶刀侍衞。」

雲施施道：「明月，想不到，你竟然是這麼一個卑劣的人。」

明月突然厲聲喝道：「明蘭、明秀，妳們聽着，只要我一聲叱喝，包圍我們的人，立刻會衝進來，現在，妳們要決定，是不是跟着我走。」

雲施施、雲素素，轉頭望着明蘭、明秀。

這時，倒臥在屋角的方豪，突然站起來。

第五章（由獨孤紅執筆）

方豪的身份

方豪的這一站，說得幾個人都爲之一怔。

雲素素驚喜道：「方哥哥，你——」

方豪淡然一笑道：「明月踢了我六脚，脚脚指穴道，認穴之準，令人嘆服，可惜她不知道，我這個人跟一般人不同，穴道的部位都偏了——」

在塲可以說無不是武學行家，所謂穴道部位跟一般人不同之說，那是無稽之談，沒那回事。很明顯的，明月該制住方豪的穴道，而沒能制住方豪的穴道，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方豪的修爲，已經到了能使穴道移位的境界。

方豪的修爲似乎博大精深，浩瀚無垠，每到一個時期，就顯露一部份，他究竟有多麼高深的武學造詣，似乎讓人猜不出，也摸不透。

雲施施跟雲素素對方豪以往的深藏不露，有着莫大的震驚，也有幾分喜，兩雙明眸望着方豪，却瞪圓了。

明月却是臉色大變，霍地轉望雲家姐妹：「原來妳們——好啊，雲二姑娘竟拿我明月當傻子，我原打算給你們一條自新之路，沒想到，你們却非往斷頭台上爬不可，那就怪不得我了。」

話落，她玉手一翻，就要把一隻竹哨往鮮紅的小嘴兒上放。

雲施施冷喝出手，玉手五指如鈎，閃電般抓向明月。

但是雲二姑娘不及方豪快，方豪後發先至，一隻右掌已然扣住了明月的腕脈，明月玉手提的竹哨掉了下來，方豪伸左手接了過去。

明月驚怒嬌叱：「姓方的，你——」

方豪道：「明月，現在妳在我掌握之中，佔優勢的已經不是妳了。」

明月冷笑道：「姓方的，你要放明白，落在你掌握之中的，只是我明月一個，而落在我明月掌握之中的，却是她們整個翠雲班。」

方豪道：「是麼？我認爲只能掌握你，就等於掌握了客棧外你們所有的人手，再加上一

個蘇州府，咱們兩下裏扯平了。」

明月道：「你在高抬我明月了，我明月不過是個通風報信的小角色——」

「我不這麼想，看妳的氣勢，儼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一軍之帥，素素，過來幫個忙啊。」

素素應聲上前：「方哥哥，你吩咐。」

「別跟我客氣，我不過翠雲班一個傭工，勞動妳的玉手，解開她的衣裳，看看她左臂近肩處，是不是有一朵刺花！」

明月臉色大變。

雲素素微一怔，剛要答應………

雲施施已跨步欺前，伸手「嘶——」地一聲，從明月的領口，扯破了明月的衣襟，甚至連明月一隻左袖都扯了下來。剎那，一大片酥胸，一隻嫩藕般粉臂，立時呈現在幾個人的眼前。

方豪連忙別過臉去，甚至連素素、明蘭、明秀幾個女兒家都紅了粉頰低下了頭，怪的是明月却了無羞澀之態。有的只是滿臉的驚駭之色。

只聽雲施施叫道：「方豪，有，確有一朵刺花。」

素素忍不住抬眼，方豪也轉過了臉，幾個人都看見了，明月那欺雪賽霜，滑若凝脂的玉臂近肩處，刺着一朵小指頭大小，連梗帶葉的小花——一朵玲瓏小巧的玫瑰，綠的翠綠，紅的鮮紅，宛若眞花，嬌艷欲滴，顯示刺花人的手藝精明而高絕。

方豪一笑道：「既是大內『十二玫瑰』中的嬌娃，裸裎都習以為常，當然不會在乎把一部份玉體暴露在衆目睽睽之下了。」

雲施施道：「方哥哥，什麼叫大內『十二玫瑰』？」

方豪道：「素素，妳們跟着令尊跑遍天下，為匡復竭盡心力，積多年之與他們爭鬥之經驗歷練，連大內『十二玫瑰』都不知道嗎？」

雲素素愧然搖頭：「不知道，聽也沒聽說過。」

雲施施道：「要是知道，還用問你麼？」

方豪道：「大內『十二玫瑰』，是大內秘密訓練的十二女嬌娃，不但個個美艷嬌媚，而且個個武功高絕，別具異能。玫瑰多刺，也表示她們個個心狠手辣，毒如蛇蠍，她們專幹秘密偵緝暗殺，職位猶高於御前帶刀侍衛，跟你們『翠雲班』確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翠雲班』裏都是聖潔善良的好姑娘，而大內『十二玫瑰』却是十二個毒如蛇蠍，毫無人性的蕩婦淫娃，她們的存在眞是極端機密的，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沒人知道，難怪你們連聽都沒聽說過。」

方豪的這番話，聽得施施跟素素驚心動魄，並不是因為鷹犬中有秘密的「十二玫瑰」存在，而是因為方豪的多知多懂，連清廷大內這種極度的機密，他都知道。

雲施施忍不住想問。

但是明月替她問了，明月的嬌靨已沒了血色，一雙美目充滿了驚恐之色，道：「方豪，你怎麼知道——」

方豪淡然一笑道：「說出來嚇破妳的膽，我知道的還不只這些呢。說吧，你們這一次對『翠雲班』的行動，由誰帶領？」

明月道：「你們都看見了，負責行動的是『蘇州府』的正副兩個捕頭——」

「現在還把我當三歲孩童，妳未免不配列名『十二玫瑰』中，『蘇州府』連指揮大內侍衛都不够格，還能够派得動妳們大內『十二玫瑰』麼？」

明月道：「我說的全都是實話，信不信在你。」

方豪道：「我當然不信——」

話還沒說完，兩眼寒光電閃，左掌疾探，拇食二指捏着明月的兩邊粉腮一扣一扯，已把明月圓滿好看的下巴卸了下來，然後兩指往明月小嘴兒裏一探，套出了一顆只有半顆豆大的白色藥丸。

明月神色淒厲，怒目而視。

方豪不知道怎麼回事，突然間變得風趣多了，笑笑道：「在我面前，想尋死都不容易，再說，『十二玫瑰』何等威風，何等神氣，也享盡了人間的極榮華，極富貴，就這麼牙關一咬，落得個柔腸寸斷，七竅流血而亡，豈不可惜？」

明月嬌軀倏然顫抖，一顆烏雲螓首也垂了下去。

方豪抬手閉了她的穴道，往椅上一放道：「『十二玫瑰』的一切都是極端的機密，一旦落入人手，就是死路一條，她們拼死也不敢洩露，我看從她嘴裏是問不出什麼來了。」

雲素素道：「咱們雖然制住了她，可是外頭還有那麼多鷹犬難退，怎麼辦啊？」

方豪道：「施施、素素，『翠雲班』爾後再想以雜耍班為掩護，從事秘密工作，已經不可能了，為今之計，只有先保全班子裏的這些人，再作打算。」

雲素素道：「情勢所迫，我想爹娘不會反對。」

雲施施道：「話是不錯，可是怎麼退客棧外這些鷹犬，從蘇州府救回爹娘來呢？」

方豪道：「妳們留在客棧裏，不要有任何行動，退鷹犬以及救班主夫婦的事，交給我來辦。」

「方哥哥，你有什麼辦法？」

方豪搖頭道：「素素，現在別問，我一定能救出令尊、令堂，保全班子裏的這些人就是了。」

轉眼望明蘭、明秀，道：「明月的原形已經畢露了，兩位現在怎麼說？」

明蘭、明秀羞愧低頭，明蘭道：「受班主栽培這麼多年，視我們如己出，待我們如兒女，我們竟還意志薄弱，受人利用，實在愧對班主跟夫人。」

方豪道：「兩位也不必過於自責，大內訓練的這批人，原就是無孔不入的，只要有一點疏忽，就會被他們利用，受她們控制，只要兩位能明白，大家就還是一家人。如今內憂已除，我要全心全力對付外患去了。」

說完了話，他要走。

雲施施道：「方豪，你等等。」

方豪道：「二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雲施施道：「我要弄清楚，為什麼對他們，你也知道得那麼多？」

方豪微一笑道：「二姑娘，現在不是談這些的時候，恕我不便回答，將來有一天，妳會明白的。」

說完了話，他走了。

雲施施凝目外望，嬌靨上的表情實在難以言喻。

雲素素道：「二姐，如今爹娘不在，不管咱們之中誰有多麼精明能幹，畢竟都是女孩子，唯一可信賴的，只有方哥哥，他救過妳，不是麼？」

雲施施沒有說話。

× × ×

官府的人圍住了客棧，已經是傳遍蘇州城了，這家客棧上上下下自然不會不知道，百姓們已經是够怕官的了，那還受得了這種緝捕抓人的陣仗。

所以，客棧的掌櫃跟夥計，只有縮在櫃房裏，混身哆嗦，牙關交戰的份兒，却是誰也不

敢去上板兒關門。

當然，這一陣子，客棧是不會有生意了，別說沒人進門，就連街上也空蕩寂靜，沒了行人，有的是隔不遠一個個的府衙捕快，再不就是些穿便服的漢子，有的站在空蕩蕩的大街上，有的則站立對街廊簷下。

突然，一條人影，疾如鷹隼，從客棧後院竄起，半空中輕輕飄下，落在了後大街的街心，是方豪。

「站住。」

暴喝聲中，兩名持刀的捕快撲了過來。遠近的便裝漢子們，馬上也有了行動。

方豪笑嘻嘻的，一聲：「跟我來吧。」竄身又起，直上對街屋脊，腳一沾瓦面，再度騰起，往遠處掠去。

不知道是誰喊了一聲：「去兩個。別中他的調虎離山計！」

其他的人收住了追勢，兩個便裝漢子直追下去，身手矯捷，顯然一流好手。

方豪沒往別處跑，他竄過兩排屋脊，就落身在一條小胡同裏。

兩個便裝漢子緊追而至，從胡同兩頭包抄過來，兩個人手裏已多了一把軟劍。

軟劍不是普通的練家子能使的，蘇州府衙的捕快們玩不了這個。

九成九，這倆是來自大內的高手。

方豪負手站定，一動沒動，兩個便裝漢子騰躍撲到，各人手中軟劍靈蛇般遞出，一指方豪頸項耳後，一指方豪的腰上肋間，兩把軟劍筆直。

這兩處都是人身的要害。

左邊便裝漢子冰冷道：「跟我們走。」

方豪有一份出奇的鎮定，也有一份讓人心折的瀟洒，淡然道：「誰說我不是要跟你們走，我把你們引到這兒來就是要你們給我帶路，你們是司徒奇班裏的，還是溫天中班裏的？」

司徒奇、溫天中是大內侍衛的兩個大班領，統率所有的大內侍衛。

兩個便裝漢子當然一怔，右邊一個道：「你——」

方豪的右手從身後翻出，直直的伸在面前，掌心裏托着一樣東西，顏色雪白，連一個黑點都沒有，形狀却既像玉珮，又像令牌：「京裏沒人不知道我，大內侍衛更加沒人沒見過這個。」

兩個便裝漢子先是一怔，繼而瞪圓着眼，臉色大變，立即一扔軟劍，打下千去：「貝勒爺——」

方豪翻腕收起那個東西，一聲輕喝：「住口。」

兩個便裝漢子連忙住口。

方豪淡然道：「京裏是誰來了？」

左邊便裝漢子道：「回您，是曾大人。」

「曾大人，那個曾大人？」

右邊便裝漢子道：「軍機處的曾素秋。」

方豪一怔，神情也震動了一下：「雲家的大姑爺。」

「是的。」

方豪兩眼寒芒電閃：「他能指揮『十二玫瑰』？」

「曾大人請了密旨。」

方豪臉色一變，旋即笑了：「這眞讓人想不到啊，他人呢？」

「現在蘇州府衙。」

方豪微點頭：「我要去見見他，給我帶路，一個去吩咐客棧外頭的，沒有我的話，任何人不許輕舉妄動，誰要是敢不聽，我要他的腦袋。」

恭應聲中，兩個便裝漢子站了起來，一名躬身垂手，一名騰身掠去。

方豪道：「走。」

「是。」

那名便裝漢子一聲恭應。轉身帶話而去。

× × ×

片刻之後，方豪在那名大內侍衛帶領下，瀟瀟洒洒的進了蘇州府衙。

有大內侍衛帶領，當然是一路通行無阻，那名大內侍衛領帶着方豪，直奔知府大人的書房。

書房門口站着兩名大內侍衛，院子裏倒空蕩寂靜，帶路的大內侍衛一進書院，搶步疾走。似乎要走進去禀報。

方豪道：「站住，外頭候着！」

那名便裝漢子連忙收步，彎腰垂手恭應。

兩名站門的大內侍衛弄不清楚是甚麼回事，硬是沒敢攔，沒敢問。

書房裏傳出了一聲朗喝：「什麼事？」

方豪沒答理，邁步進了書房。

書房裏兩個人，一個四品頂戴，服飾整齊，五十來歲的官兒，一看就知道是掌理蘇州的知府大人。

另一個四十上下年紀，頎長的身材，穿一件海青長袍，外罩團花黑馬褂，長眉細目，相當英挺，唇上還蓄着兩撇帶點威武的小鬍子。

方豪一進門，書房裏兩個人的四道目光，一起盯在了他臉上，一見是個面生的江湖人，知府大人頭一個臉上變了色：「你是什麼人？大膽——」

方豪抬手封住了他的話鋒：「不要這樣發官威，我找這位曾大人說話。」

那位威武小鬍子，當然就是曾大人，曾大人江湖出身，見過世面，够鎮定、够平靜，抬手攔住了知府大人即將再度出口的官腔，兩道銳利目光緊盯在方豪臉上：「你認識我？」

方豪道：「福薄緣慳，不過仰名已久！」

「呃，知道我的人不多，談論我的人更不多——」

方豪道：「只一個翠雲班，談論曾大人的就不少！」

威武小鬍子雙眉微聳：「你究竟是——」

方豪道：「方豪，曾大人既御命來緝捕翠雲班，對這兩個字，應該不會陌生。」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兩眼寒芒電閃：「翠雲班的傭工，連雲方家的子弟，你的胆子不少，他們奉命圍困客棧，居然還是讓翠雲班的人殺出來一個，我會給他們適當的懲罰。」

方豪淡然一笑道：「曾大人對翠雲班可以說是瞭若指掌，所以對我知道得不多，曾大人要是知道我另外一個身份，也許就不會怪我膽大了。」

「你另外一個身份，你另外還有一個什麼身份？」

方豪又亮出了那個既像令牌，又像玉珮的東西。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微一怔：「這是——」

方豪道：「曾慕秋，你在『軍機處』行走，即使你沒有見過這種東西，也應該聽過，接過去看看。」

他微一振腕，那塊東西離掌飛起，直向威武小鬍子投去。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不愧是江湖出身，輕捷靈巧，抬手一把抓住，攤手一看，一怔色變：「威武神勇玉貝勒——」

隨着猛抬眼，接道：「你是貝勒爺的什麼人？」

方豪淡然一笑：「玉貝勒就是連雲方家的方豪，連雲方家的方豪就是玉貝勒。」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臉上有了笑意，是冷笑：「不可能！貝勒爺不可能是連雲方家的方豪。方家的方豪，也不可能是貝勒爺，來人！」

兩名大內侍衞閃身進來，是剛才站門的那兩個。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銳利目光緊盯着方豪道：「你是束手就縛，還是要我親自動手？」

方豪笑笑道：「曾慕秋，膽大的應該是你，我看還是你自己動手吧！」

威武小鬍子冷然一笑，把那塊東西往桌上一扔，回手探掌抓向方豪，抓勢不快，但是一個手掌似乎籠罩了整個方豪，以及方豪站立的方圓一丈之地。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威武小鬍子這一伸手，就知道他是個大行家，是個內外雙修的一流高手。

方豪站着沒動，目光緊盯着襲來的手掌，容得威武小鬍子那隻手掌近身，他突然飛起一指，緩慢異常的點向威武小鬍子的掌心，那根在伸向前的食指，竟還帶着輕微的顫抖。

威武小鬍子如遭蛇噬，臉色大變，機伶一顫，急忙沉腕收掌，脫口叫道：「神力僧王的雷霆降魔杵！」

方豪收手笑道：「你既然知道神力僧王，就應該知道神力僧王徒弟不多，只收了一個，那就是神勇威武玉貝勒，是不是？」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瞪大了兩眼：『你，你眞是——』

「要不我爲什麼讓你自己動手！」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霎時間面色如土，上前一步打下千去：「卑職見過貝勒爺！」

他這一打千，也跪下了那位蘇州知府。

方豪微一笑：「你自稱卑職，倒也說得過去，因爲京畿鐵衞，大內侍衞，一直由我統領，曾幾何時，你也帶起大內侍衞來了。」

曾慕秋忙道：「貝勒爺明鑒，卑職是奉了密旨。」

「密旨是皇上頒的，還是你去請來的。」

「不敢瞞貝勒爺，是卑職請的密旨。」

「是皇上糊塗，那不怪你！」

普天之下，有幾個敢說皇上糊塗的，只有一個神勇威武玉貝勒。

他說皇上糊塗，皇上雖不至於大發雷霆，可也不會愛聽，但是，皇上不會拿他怎麼樣，因爲連皇上都要讓神勇威武玉貝勒三分。

皇上爲什麼會也讓玉貝勒三分，因爲玉貝勒神勇、威武，年紀雖輕，但人品、文才、武功都是第一。幾位皇上以來，到現在普天之下也就這麼一個，也因爲玉貝勒統領京畿鐵衞，外帶大內侍衞，威震天下，從沒有那個大膽的武林高手江湖客，敢去京畿一帶鬧事，從沒有那個皇族親貴、王公大臣，敢對皇上有半點不忠，甚至於半點不敬。

只聽曾慕秋道：「謝貝勒爺恩典。」

方豪擺擺手：「起來，都起來。」

再謝恩典之後，曾慕秋跟蘇州知府都起來了，那位四品黃堂哈着腰，連頭都不敢抬。

方豪道：「曾慕秋，是不是可以把我的東西還給我了？」

曾慕秋機伶一顫：「卑職該死。」

忙轉身，雙手捧起了那塊東西，高舉過頂，誠惶誠恐地遞了過來。

方豪伸手接過，往腰裏一塞，邁步走動：「知道我爲什麼說皇上糊塗嗎？」

曾慕秋、蘇州知府硬沒敢吭氣兒，誰敢回這句話？

方豪自己說了：「因爲對付這帮叛逆的計劃，是我擬的，我請准過皇上，所以早在三年前，我就到了連雲方家，成了方家的兒子方豪，所以翠雲班這趟西去，我從連雲一直跟到如今，所以我寧願降尊紆貴，成了翠雲班的傭工，可惜的是，剛到蘇州，我整個的計劃，就讓你這位軍機處行走的曾大人給壞了——」

曾慕秋機伶暴顫，頭低下去三分：「您明鑒，您開恩，卑職愚昧，卑職一直不知道。」

「你不知道，皇上知道，所以我說皇上糊塗，所以我說不怪你。」

「謝貝勒爺恩典！」

「不是我的恩典，是你救了你自己。不是因爲你棄暗投明，以雲家大姑爺的身份，秘密投效朝廷，壞我的事，我早就應該摘下你的腦袋了。」

曾慕秋又是機伶一顫。

「你媳婦兒，那位雲家的大姑娘呢？」

「回貝勒爺的話，她還在京裏。」

「你投效了朝廷，她知道嗎。」

「不知道。」

「這麼說，她還是你的媳婦兒？」

曾慕秋抬眼道：「您吩咐，卑職可以馬上把她交給——」

「不，你還是你的雲家大姑爺，做人不能做得太狠太絕！」

曾慕秋忙低頭：「是！」

「你這個雲家的大姑爺，軍機處行走的曾大人，沒有來過蘇州，我方豪仍然是方豪，也沒有到蘇州府來見過你，懂嗎？」

「卑職懂。」

「雲班主跟姓焦的呢？」

「現在大牢。」

「放了他們，撤回客棧外所有的人手。」

曾慕秋猶豫了一下：「稟貝勒爺，皇上的密旨——」

「你覆旨的時候，稟奏一聲，就說在蘇州碰見了我。」

「謝貝勒爺，可是——」

「可是什麼？」

「卑職斗膽……這麼一來……叛逆豈不漏網——」

「暫時是漏網了，但是，他們會再化整爲零，分別活動，到那時候引出來的更多，是不是？」

「是，您高明！」

「放人吧，我這就回客棧去，回到客棧，我不願意再看見一些你派出去的人，但是我願意看見雲班主跟姓焦的，路上我會走慢點兒，你明白了沒有？」

說完了話，方豪兩手往後一背，轉身出去了。

第六章（由獨孤紅執筆）

翠雲班的解散

方豪往客棧走，散步閑逛似的，走得眞不快，等他走到了客棧前的大街，眞的，看不見一個了，那些蘇州府的捕快，穿便服的大內侍衞都不見了。

曾慕秋是個很聽話，很會辦事個官兒。

方豪從客棧前門，從從容容，瀟瀟洒洒地進了客棧，掌櫃的跟夥計看見方豪，都一怔，急忙迎了上來：「官府的人撤了。」

方豪沒跟他們多說什麼，只笑着「呃」了一聲，又往後去了。

翠雲班的上上下下，都待在後院裏，二姑娘雲施施不讓他們到處走動，這時候到處亂闖，落不到什麼好處。

除了傭工們在院子裏閑待着之外，姑娘都在屋子裏，本來也是，這時候誰還有心情幹什麼別的。

方豪走的時候，知道的人不多，至少這些傭工們絕不知道，如今方豪從前頭進來，誰也沒想到他曾經出去過，都跑了一趟府衙回來了，所以也沒引起任何一個的興趣。

也由於眼前這種景象，是證明雲班主跟焦大還沒回來。

這恐怕不能怪曾慕秋辦事不力，怎麼說也得有個先後次序，就算方豪走得慢了些，來得及急忙傳令撤人，雲振天跟焦大，也來不及趕在方豪前頭回來。

「方哥哥。」

倒是在屋裏的三姑娘雲素素眼尖，一眼就看見了方豪，嬌呼聲中，她跟二姐施施、明蘭、明秀都跑出來了。

方豪招手攔住了姑娘們卽將出口的話，擺擺手，示意進屋裏說話。

進了屋，二姑娘雲施施頭一個搶着問：「怎麼樣？」

方豪還沒來得及回答，外頭院子裏突然暴起了歡呼：「班主班主夫人跟焦爺回來了。」

姑娘們一擁又跑了出去。

可不，傭工們正圍着雲振天，凌翠仙夫婦跟焦大。

姑娘們喜壞了，尤其施施跟素素，兩隻乳燕似的掠了過去。

而雲振天夫婦跟焦大，臉色凝重，什麼都沒說，帶着姑娘們走進了方豪站在門口的這間屋。傭工們都圍在門口。

方豪也是傭工，可是他這個傭工跟別的傭工不同，他人在屋子裏。

雲振天，凌翠仙還有焦大，進屋一眼就看見了被制住的明月，忙問原委。

二姑娘雲施施把經過說了一遍，包括方豪出去奔走了一趟。

焦大頭一個臉上變色，鬚髮微動：「吃裏扒外，變身投靠的東西。」

他揚掌就劈向昏迷中的明月。

方豪伸手一格，硬把焦大震退了兩步，焦大瞪圓了眼，驚懼地望方豪。

方豪不慌不忙地說了話：「不能殺明月，不是因爲咱們掌握了明月，他們不會撤人，班主夫婦跟焦老也回不來，要是咱們殺了明月，誰也走不了。」

焦大一怔住手。

雲振天道：「你去跟他們談了？」

方豪道：「要不然，班主以爲方豪仗恃什麼讓他們放人，撤人。」

焦大道：「這個丫頭，對他們竟然這麼重要？」

方豪道：「焦老剛聽二姑娘說了，明月實際上是大內的『十二玫瑰』中人，『十二玫瑰』的職位，遠高過大內侍衞，這次行動完全由她指揮，要是咱們拚個玉石俱焚，殺了明月，這個差錯，大內侍衞們任何一個也担待不起，所以他們只有乖乖的放人，撤人了。」

雲振天點頭道：「原來如此。」

凌翠仙深深地看了方豪兩眼，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咱們從事匡復這麼多年，反不如方少爺對滿虜了解得多。」

方豪淡然一笑道：「夫人誇獎，其實說穿了不值一文錢，『連雲』方家在京裏認識的人不少。」

這是一定的，富商巨賈，多半跟達官顯貴有來往，而且來往得還相當密切。

雲振天道：「既然方少爺跟他們談的是這種條件，那咱們只好也放人了。」

方豪道：「不忙，咱們要謀定而後動！」

凌翠仙道：「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謀定而後動的。」

方豪道：「當然有，譬如『翠雲班』今後的動向——」

雲振天道：「翠雲班不能再做下去了，從今天起，我要解散班子——」

方豪道：「翠雲班可以解散，但是匡復的神聖使命不能更改。」

雲施施道：「那當然，匡復的神聖使命是絕不能更改的，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不到神州匡復，絕不罷休，而且要比以前更積極，更活躍，卽或我們不能成功，可是大漢族的子子孫孫，永繼不絕。」

方豪道：「這就對了，班主即使要解散班子，也不能現在在這家客棧裏解散，應該把大家帶到一個安全處所後，再鄭重宣佈。」

雲振天道：「方少爺說的有道理，那麼現在放明月，咱們馬上走。」

方豪道：「明月必須釋放，但不能現在放，得有一個人留在這兒，等大家遠離蘇州後，再放明月。」

焦大道：「誰留下。」

方豪道：「我！」

「不行、不行。」雲振天道：「這是我雲家的事——」

方豪道：「班主見外了，方豪已經是班子裏的人了，班主也錯了，匡復大計，不是某個人，某一家的事，而是整個漢族世胄，先朝遺民的事。」

三姑娘雲素素一直沒開口，這時候突然道：「我留下來陪方哥哥。」

「不行。」二姑娘雲施施道：「妳留下來沒什麼用，還是我留下來吧。」

方豪道：「多謝兩位的好意，誰都別留下來，等我放了明月之後，我自會趕去跟班主會合。」

雲振天道：「班子馬上就要解散了，方少爺也不必再趕我們了。」

「不，班主，我既是班子裏的成員，班主鄭重宣佈解散，我不能不在場，再說班主只是解散『翠雲班』，並不是放棄匡復使命了。」

雲振天還待再說。

凌翠仙道：「振天，方少爺說得對，咱們宣佈解散『翠雲班』，班子裏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在場，至於每個人以後怎麼樣，也應該到時候再說，也應該看每個人自己的意思。」

凌翠仙是想吸收這麼一個難尋難求的大臂助，更重要的，她還是爲她的女兒着想。

事實上，方豪加入「翠雲班」的日子雖短，但是他爲「翠雲班」出的力、做的事，却不比班子裏的任何一個爲少。

雲振天只好點頭答應。

雲素素關切地道：「方哥哥，你……你一個人——」

「素素，妳放心，」方豪含笑道：「我一個人反倒好辦，怎麼說都行，不會分心，不會顧此失彼。」

話鋒一頓，轉望雲振天：「班主，『蘇州府』不是善地，越早離開越好，還是帶着班子快走吧。」

雲振天即刻下令，好在班子裏的東西早就裝妥了車，人也都準備好了，說聲「走」，幾輛馬車馬上馳了出去。

車輪甫動，雲素素還依依不捨，探頭車窗外，揮動着絲巾直叮嚀：「方哥哥，你要儘快趕來啊。」

看起來，這位三姑娘素素，比二姑娘施施跟方豪要投緣得多。

外人沒發覺，班子裏的人不知是否知道，在雲素素揮動絲巾，方豪揚手作別的當兒，一個小紙團從絲巾中飛出，投進了方豪的手裏。

等車馬走遠了，方豪打開了手裏的小紙團，皺皺的小紙條上，寫着兩行絹秀的小字：「方哥哥，娘讓我告訴你，我們在鄧尉之旁，太湖之畔等你，盼速來，素素。」

方豪有着一剎那間的激動，這陣激動來得快，去得快，一剎那間，他又恢復了平靜，撕

碎了那張皺皺的小紙條，轉身進入客棧。

回到那間屋裏，掩上門，拍開了明月的穴道，明月一驚欲起，方豪立即伸手按住了她：「先告訴妳，妳用不着尋死了，我馬上就放妳走。」

說完了話，隨手托上了明月的下巴。

明月一雙妙目瞪着方豪，滿眼都是狠毒之色：「他們人呢？」

「走了，都走了，連雲振天夫婦跟焦大，也在從府衙平安回來之後走了。」

明月猛地站起，陰笑道：「我不信 」

方豪道：「事實上他們的確已經走了，不信妳可以找找看，看看這家客棧裏，是不是還有『翠雲班』的人。」

明月道：「你不怕我跑？」

「推開窗戶看看就知道了，只不出這間屋，妳是跑不掉的，其實，就算妳已經回到了京裏，我要抓妳，妳還是跑不掉！」

這是不折不扣的實話，神勇威武玉貝勒要抓的人，尤其是官家的人，那一個跑得掉？

明月沒動，妙目緊盯着方豪：「他們是怎麼走的？」

「大大方方的坐着馬車走的。」

「不可能，你不要把我當三歲孩童。」

「軍機處行走的曾慕秋，下令放人撤人，妳猜他們是不是能大大方方的走？」

明月一怔：「你知道京裏來的是——」

「當然，足證我並沒有騙妳。」

明月陰笑道：「你說謊的本領太低劣了，曾大人奉有密旨，雲振天有再大的能耐，也不可能讓曾大人放了他們。」

「雲振天是沒那個能耐，可是『翠雲班』裏有那個能耐的人。」

「誰？」

「我！」

「你，姓方的？」

明月突然格格嬌笑，笑得像花枝亂顫、半露的酥胸抖動着，要多誘人就有多誘人。

可惜，方豪像塊木頭似的，一點反應都沒有。

明月笑得突然，停得也突然，突然間，她停住了笑，一雙妙目瞪圓了，緊緊地盯在方豪手上。

方豪手上，拿着既像令牌又像玉珮的那一塊東西。

只聽明月驚聲道：「你，你是——」

方豪淡然道：「既是大內『十二玫瑰』中人，妳不應該不認得這個，就算是沒見過，也應該有人告訴妳們。」

明月失聲道：「神勇威武玉貝勒，你是貝勒爺的——」

方豪道：「我就是『玉琪』！」

「怎麼說，你，您就是玉——」

方豪道：「曾慕秋應該還在府衙，妳可以去問問他。」

「可是您明明是——」

「我不是『連雲』方家的方豪，妳也不是『翠雲班』的明月麼？」

明月嬌軀一矮，跪了下去：「卑職不知是貝勒爺鸞駕在此——」

「沒有人怪妳。」方豪翻腕收起那代表身份、極具權威的東西：「告訴我，妳是『十二玫瑰』裏的那一個？」

「回貝勒爺，卑職紫茵。」

「『十二玫瑰』有幾個出京來了？」

明月道：「回貝勒爺，『十二玫瑰』都出京來了。」

方豪微一怔：「呃，這倒很出我意料之外，把『十二玫瑰』都派出了京，這是誰人的主意？」

「近年來，叛逆活動加劇，地方官府窮於應付——」

「我知道，要不然我也不會跑一趟『連雲』方家，借他兒子的姓名，到江湖上來，我只問派你們出京，是誰的主意。」

「回貝勒爺的話，是領侍衛內大臣富大人請的旨。」

「原來是富琦的主意，妳進了『翠雲班』，其他的人呢？」

「都在江南，不難召喚，而且卑職在『翠雲班』裏，她們也不會離『翠雲班』太遠，以便隨時支援。」

方豪不徐不疾道：「好，妳給我召集她們，今夜初更，『鄧尉』『司徒廟』後，梅林之中見我。」

「卑職遵命。」

「從現在起，妳們『十二玫瑰』，還有在京外的大內侍衛，沒有我的令諭，任何人不許輕舉妄動。」

明月道：「卑職遵命，並立即傳達貝勒爺的令諭。」

「我走了，妳也趕快去辦妳的事吧，別忘了去找件衣裳換上。」

談完了話，方豪開門走了。

明月嬌軀緩起，站了起來，香額上一片冷汗，水洗也似的——。

× × ×

紅日啣山，霞光萬道。

方豪趕到了「鄧尉」山下。

「鄧尉」山以漢鄧尉統此而得名，對着太湖，風景佳絕，山上楓葉有名，梅花更有名，有「鄧尉探梅」勝境。

雲素素告訴他「鄧尉之旁」、「太湖之畔」，雖然太湖廣三萬六千頃，襟帶蘇、常、湖三郡，但是這「鄧尉之旁」、「太湖之畔」仍嫌廣了些，要是沒有留人在此相候，叫方豪那裏去找，何處去尋？

霞光漸歛，暮色初重，遠望太湖三萬六千頃碧波之上，漁舟唱晚，歸帆點點，但是在這鄧尉山與太湖之間的荒路上，却空蕩、寂靜，除了方豪一襲青衫隨風飄拂外，再難看到別的人影。

好在荒路上留有輪痕馬跡，方豪就順着這猶新的痕印，一路往前找尋。

那知，轉眼工夫之後，輪痕馬跡進入道旁一片密林，等到方豪循跡進入密林，却只見空車不見人，便連馬匹也不見了。

再看地上，滿是枯枝敗葉，是有半尺來厚，無論人走馬行，絕難再留下痕跡。

顯然，這是有意的安排，目的在擺脫別人跟踪。

可是對方豪來說，既然輪痕蹄印到此為止，鄧尉山與太湖之間地方這麼大，一時間也讓他沒有辦法再找下去。

方豪正負手林中，頻皺劍眉。

突然，一縷簫聲隨風飄送過來。

方豪略一細聽，立即聽出簫聲是從林旁鄧尉山上隨風飄下。

這時候誰在鄧尉山上吹簫，恐怕是——

方豪精神微振，提一口氣，從林中撲向山邊，就藉着山上的林木騰掠直上，往簫聲傳來處撲去。

轉眼工夫之後，方豪掠上山頂，簫聲也就在這時候倏然而止。

抬眼看，停身處是一片柳林之中，面前幾十丈外，柳林邊緣上，露着幾角紅牆綠瓦，想必不是住家，便是鄧尉山上的禪林古刹。

也就在簫聲停住的同時，紅牆綠瓦方向，手持一管洞簫，飛掠騰躍奔來一位姑娘，不是雲素素是誰？

人還沒到，就聽雲素素嬌聲道：「方哥哥，我就知道，一聽見簫聲你就一定會往這兒找來——」

一陣香風，雲素素停在眼前，乍驚還喜，嬌靨上還帶着三分激動：「方哥哥，叫你快來，怎麼這麼久才趕到？」

方豪含笑道：「素素，大白天的，我憑兩條腿，妳讓我怎麼走法？」

雲素素微一怔，跟着也笑了：「走，爹、娘跟大夥兒都在等你呢！」

雲素素喜孜孜的轉身，方豪含笑抬眼，兩個人同時都一怔，不遠處站着二姑娘雲施施，她那英氣迫人的臉上，神色有點異樣。

雲素素一怔之後，顯得有點不安：「二姐，方哥哥到了！」

方豪忙稱呼：「二姑娘！」

雲施施淡然道：「大家等了你不少時候了，快來吧。」

她轉身當先行去。

雲素素跟在身後，方豪走在最後，誰都再沒說一句話！顯得好沉悶，沉悶得令人不安。

轉過一道紅牆，進入一座寺院，却是一座久絕香火的空廟。

院子裏站的有人，坐的也有人。

雲振天跟焦大，併肩站在大殿的石階上，雲夫人凌翠仙跟姑娘們坐在地上行李上，僱工們則席地而坐。

這麼多人，靜悄悄的，沒一個人說話，一見兩位姑娘帶着方豪進來，坐着的人都站了起來。

方豪上前一步，跟雲振天夫婦、焦大打了招呼。

雲振天夫婦跟焦大微微點頭示意，誰也沒說什麼，只有凌翠仙唇邊微帶些笑意，然後，她轉望雲振天：「振天，方少爺趕到了，咱們『翠雲班』的人也到齊了，有什麼話，你就說吧。」

雲振天神色凝重，目光環視了一匝，然後以沉重的語氣發話道：「我不打算多說什麼，事情的經過，大家都知道，也用不着我多說，『翠雲班』不能再做下去了，從今之後，江湖上也不能再有『翠雲班』，但是——」

他吸了一口氣，又緩緩接道：「『翠雲班』的每一個人還存在這江湖上，而且是分散到每一個角落，我的話，相信大家都懂，現在——翠仙！」

雲夫人凌翠仙緩步上前，把一個包袱打開在地上，包袱裏，是一錠錠的銀子，約莫有幾十錠。

雲振天道：「班子裏現有的銀兩，只有這些，為數不多，大家分一分，當不了什麼大用，但是維持一段時日還可以，以後，大家就要靠自己了，還望大家為往後各盡心力，稍待一段時日之後，自有人會跟諸位連絡——」

雲振天的話，似乎就說到這兒了。

但是大家夥沒有一個動，每一個人微低着頭，表情十分沉重。

雲振天道：「大家不必有什麼不捨，咱們人雖分散了，心還是連在一起，就像一個大家族，子弟們到各處去謀生，但他們永遠血肉相連。永遠是這個大家族的人，到了該相聚的時候，還是會相聚的。」

雲振天話說完了，還是沒人動。

焦大雙眉一聳，沉聲道：「這是幹什麼，又不是生離死別，即使是，咱們是幹什麼的，作什麼這樣惹人討厭的兒女態，我先拿，我先走。」

他大步走下石階，俯身拿起一錠銀子，大步走了出去，連頭都沒回。

這麼一來，有人跟着動了，先是僱工們，後是姑娘們，轉眼工夫都走了，地上包袱裏的銀錠，還剩下兩個。

凌翠仙兩眼淚光閃動着，就是沒讓它掉下來。

雲振天道：「翠仙——」

凌翠仙唇邊浮起了一絲笑意，那笑，比哭還讓人心酸：「跟帶兒女似的，都帶大了，一旦分離，各自西東，難免不好受，這也是人情之常。」

雲素素何嘗不是，淚水也在眼睛裏打轉。

只有雲施施，跟乃父一樣，除了臉色稍嫌沉重外，別的却看不出什麼來。

雲振天轉眼過去道：「方少爺——」

眼前的「外人」，只剩一個方豪了。

方豪道：「班主，我能不能不走。」

雲施施、雲素素霍地轉臉望方豪。

凌翠仙似乎在意料中，她只平靜地望着方豪。

雲振天道：「方少爺，班子散了，雲家不需僱工了，你也無錢可掙了。」

「班主應該知道，打當初，方豪就意不在掙錢，要是為掙錢，方豪也就不會到班子裏來了。」

「那麼，方少爺，你究竟是為什麼？」

「到現在班主還問方豪是為什麼嗎？」

雲振天道：「方少爺，富家子生不重簪，你不適台。」

「班主，匡復工作，是每一個漢族世冑，先朝遺民的義務，也是權利，我不認為班生有權拒絕或阻止任何一人，再說，我已經參與了，方豪兩個字，已經登錄在他們的黑名單上，就是現在收手，往後的日子也不好過。」

雲振天要說話。

方豪接着又道：「班主恐怕沒想到，以方豪的家世，以及家產，做起這種事來，應該更方便。」

凌翠仙道：「這倒是。」

做娘的一段話，三姑娘雲素素馬上道：「爹，方哥哥是個求都求不到的好帮手，就……就讓——」

雲振天叱道：「小孩子別多嘴。」

雲施施該說話，可是她偏沒開口，也沒有要說話的意思。

雲振天凝目望方豪：「方少爺，你說得對，我無權拒絕，或是阻攔任何人，但是我極有權拒絕你跟我雲家人在一起——」

雲素素叫道：「爹，這是為什麼？」

雲振天沉聲道：「什麼時候妳學得不聽爹的話了。」

雲素素欲言又止，旋即低下頭去。

雲施施面無表情，但她仍然沒有要說話的意思。

方豪望了望雲素素，又望了望施施，微點頭道：「好吧，我走。」

雲素素猛抬頭。

方豪避開了素素的目光，道：「謝謝班主、夫人、以及兩位姑娘多日來的照顧！」

他轉身要走。

雲振天道：「方少爺，兩錠銀子之中，有你一錠。」

方豪連頭也沒有回：「方豪不為錢，也不要錢。」

邁步行去，很快地出了寺門。

雲施施臉上閃過一絲抽搐。

雲素素低下了頭，兩串晶瑩的淚珠，無聲地掉落在地上。

凌翠仙道：「振天，相信你這麼做，有你的理由。」

雲振天臉色肅穆而凝重：「當然，我有理由。」

第七章（由諸葛青雲執筆）

是人？是鬼？



雲振天的理由，本不肯說．

但在素素的柔情珠淚、施施的冷酷眼神、和凌翠仙的緊緊逼問下，他還是說了．

雲振天說：「倘若方豪是人？我要他再受磨礪，變成聖人；倘若方豪是鬼？我要他現出原形，變成惡鬼！」

聽了雲振天的話，凌翠仙母女三人，有了不同的反應．

凌翠仙沒說話，只幽幽一嘆，對丈夫深深看了一眼，那眼神中含有三成了解，三成憐憫，另外四成，却是敬佩！

雲素素說了話，但她的話兒，似乎沒有她的淚兒來得多，她無法控制，淚落如泉，只說了寥寥的：「爹，太多餘了，他……他一定是人……」

「一定是人——」的下面，似乎還有話，但雲素素說不出來了，她語不成聲，把話兒變成了無聲的語言——那就是代表關切方豪，代表懷念方豪的連串淚珠！

雲施施神態還是那麼冷漠倔强，她口中沒說話，心中却說了話．

她心中的話，比雲素素口中的話，還要簡單，雲施施心中在說：「當然，方豪是人，但我却寧願他是鬼！」

在不同的反應後，是不同的沉默……

雲振天是皺眉沉默．

凌翠仙是搖頭沉默．

雲施施是咬牙沉默．

雲素素是以兩隻充滿淚水的絕美大眼，遙望夜空，表現出一種最淒凉的悵惘沉默．

破壞沉默的，是甚麼呢？是寺院中立意想敲醒世人，勸他們跳出名利，擺脫枷鎖，勘破情網，而往往收不到多大效果的暮鼓昏鐘，和專門在黑暗中活動，極討人厭的大羣蝙蝠！

沉默，一片沉默！

沉默又被打破！

這次打破沉默的，不是鐘鼓，不是蝙蝠，是人聲——是一個相當嬌脆，似乎充滿某種魅力的年輕女子人聲．

「曾大人，他到底是人？是鬼？」

女人語聲，並不陌生，正是在「翠雲班」中，叫做「明月」，在「十二玫瑰」中，叫做「紫茵」的清廷大內爪牙．

那被稱爲「曾大人」的，自然是那位在軍機處行走，奉密旨出京，而又具有雲家大姑爺身份的曾慕秋了．

人，只有兩個，地點則是「鄧尉山」下的一片小林之內．

曾慕秋背着手，皺着眉，在林中不住的踱着圈子，似乎對紫茵「是人？是鬼？」的問話，無法答覆．

紫茵螓首微抬，一看天光，神情焦急地，道：「初更快要到了，曾大人能不能帮我下個判斷？方豪是鬼？則『十二金釵』拚着再大傷損，也要在『司徒廟』後的梅林之中，擒此惡鬼！否則，『神勇威武玉貝勒』可是皇上前大紅特紅的人兒，不論是你是我，都絕對惹不起呢！」

曾慕秋被逼無奈，苦笑說道：「天潢貴冑，錦衣玉食，在京中一跺脚能震塌半邊天的玉貝勒，會跑到連雲方家，一待兩三年，更進入『翠雲班』中，充任打雜雇工，委實令人難以相信……」

紫茵接道：「曾大人認爲方豪是鬼，是個西貝貝勒？」

曾慕秋不敢下判斷，趕快搖頭道：「人，可以冒充，甚至於連那塊玉牌，也可以仿製，但功夫却冒充不得，仿製不來，我在蘇州府衙，出手伸量他時，他可用代表『神力僧王』獨門秘傳，絕無分號的『雷霆降魔杵』呢……」

紫茵皺眉道：「曾大人別忘了，方豪在茶館中，援救雲施施時，殺了不少御前帶刀侍衞呢！」

曾慕秋苦笑道：「只要他是眞的神勇威武玉貝勒，慢說只殺了幾名帶刀侍衞，便是把我和你們『十二玫瑰』一齊殺光，還不像踩死了一羣螞蟻，皇上也不會見怪降罪．」

紫茵急得搓手道：「那……那可怎麼辦呢？他要我召集『十二玫瑰』，於今夜初更，在鄧尉司徒廟後的梅林之中見他，聽他分派，我們……」

曾慕秋目光一閃，譎笑道：「紫茵姑娘，我貢獻你一字妙訣，拖，只要拖它三天兩天，便可眞相大白……」

紫茵此時恍然大悟道：「曾大人巳遣信鴿回京……」

曾慕秋獰笑道：「對，玉貝勒近年來確未在京中露面，據說正於府中苦參神力僧王所傳的絕世神功，我巳遣信鴿回京，請我們身後那兩位主兒，在神力僧王面前，探上一探？只消信鴿一回，方豪是人是鬼，豈不眞相大白？」

紫茵皺眉道：「那兩位主兒，雖有力量，恐怕也惹不起神力僧王……」

曾慕秋譎笑接道：「他們或許惹不起，但寶珠郡主却惹得起，有道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嘛……」

說至此處，換了副曖昧神色，目注紫茵，賊忒嘻嘻笑道：「紫茵姑娘，你們『十二玫瑰』的威名不小，個個都可獨當一面，想不到第一次聯手出京，便遇見這大難題，我曾慕秋若能略效棉薄，你……你拿甚麼謝我？」

紫茵是慾海嬌娃，風流健將，自然巳從曾慕秋一雙色眼之內，看出他一片色心，不禁嬌「啐」一聲，媚笑道：「你是雲振天的大姑爺，曾夫人雲翩翩落雁沉魚，人間絕色，怎麼還有胃口，動我這庸脂俗粉腦筋？」

曾慕秋搖頭道：「雲翩翩白天見個美女，晚上是塊木頭！」

紫茵「哦」了一聲道：「原來你嫌她風情不夠——」

曾慕秋咬牙道：「豈單風情不夠，她在酒後夢中，曾經兩度吐露眞言，原來嫁我是別有用心，同床異夢，我遂也鐵起心腸，將計就計，打算拿她父母曁姊妹的項間鮮血，染紅我的頂戴！」

說話至此，遠村已傳更鼓．

紫茵神色一驚道：「初更，我要走了，曾大人能帮我把這趟差事，好好應付下來，紫茵願侍枕蓆，讓你嚐嚐我自詡頗有心得的『素女偷元』，是何滋味？……」

她是邊走邊說，話完，人已出林，只賸下曾慕秋獨在林中，目內閃爍厲光，臉上浮現淫笑．

× × ×

鄧尉山上有座司徒廟，有片地勢頗不小的梅林．

梅林中央，有片曠地，曠地中央，有個風神比梅花還秀，氣宇比梅花還傲的人．

別的花兒，大多形容女性，但梅高菊傲，却是男女通用，梅林中央的人，是男的，他是方豪．

方豪在看天，天色業巳初更，山下的遠村之中，也隱隱傳來了起更梆鼓．

方豪有點不高興了，他那兩道入鬢長眉，剛剛一挑，突又目光電閃，冷冷說道：「紫茵，你在弄甚麼玄虛？人既然來了，怎不出面見我？」

嬌笑聲中，梅林之內突閃出了十二條嬌嬈人影．

十二人排作兩列，由第一列最右面的紫茵發話，向方豪抱拳恭身道：「卑職紫茵，率姊妹們參見貝勒爺……」

嬌柔甜脆的語音，被方豪擺手截斷．

「不要卑職，不要貝勒爺，官腔客套全免，叫我方爺．」

這份威嚴，這份神氣，眞還鎭得伺候過不少王公大臣，甚至於當今聖上的紫茵，不敢絲毫執拗地，恭恭敬敬說道：「回方爺，姊妹們業巳遵囑報到，聽候方爺差遣！」

方豪道：「知不知道我爲甚麼放過雲振天夫妻父女，不立即處置這些心懷前明的江湖叛逆？」

紫茵怔了一怔，緩緩答道：「貝……方爺神機，紫茵難以蠡測，可能是想暫時寬放他們，欲擒故縱，以期引出更多逆黨，暨他們身後的更高層人物！」

方豪大笑道：「紫茵，你夠聰明，難怪你能率領『十二玫瑰』！」

這是秋天，秋天的江南，不十分冷，梅花更以耐寒著稱，但方豪的笑聲，却冷厲得能叫梅花發抖！

不是所有的梅花，都在發抖，只有一枝梅，不，形容得確實一點，應該是一段梅．

那是株百年老梅，枝幹虬結，姿態絕佳，但離開方豪頗遠，位於極爲隱秘的暗影中，老梅上有段粗枝，聽得方豪的笑聲，和笑聲後的話兒後，突然無風自動，微微一抖！

梅林中的梅樹太多，梅樹上的梅枝更多，誰會注意到這段梅枝，曾發抖呢？

方豪的笑聲不絕，他還在繼續發話：「雲振天的身份，充其量是這帮叛逆的龍頭大哥，暫時把他放過，根本無關緊要，我不惜大下功夫，混入江湖，目的不在雲家，我認爲雲家的身後，極可能便是『太陽庵』，要能消滅掉『太陽庵主』，和得她眞傳的三大弟子，才算最大收穫……」

剛才發抖的那段梅枝，又是倏然一顫！

紫茵聽得似乎對方豪佩服巳極，所投射向他的目光中，有點異樣彷彿流露出某種誘惑！

方豪不單對雲施施曾加冷淡，連對紫茵的似水眼波，也不領情，倏然高聲問道：「紫茵，你在『翠雲班』中，混過一段時間，你認爲他們之中，誰最扎手？」

紫茵未有深作攷慮地，應聲答道：「班名既叫『翠雲』，自然是以雲振天和他的渾家凌翠仙……」

話方至此，方豪便「哼」了一聲，哂然叱道：「紫茵，你走眼了，難爲你借用了『明月』之名，在『翠雲班』中，是怎麼混的？」

紫茵一愕，失聲道：「方……方爺竟看出『翠雲班』中，有比雲振天、凌翠仙更高明的人物？」

方豪冷笑道：「至少有兩個，班中管事焦大，練過『枯竹功』和『百變鬼影身法』，他在硬功、輕功方面，恐怕要比雲氏夫婦，高出兩成。」

紫茵略一回想，頷首道：「方爺高明，焦大的那雙眼睛，時有異彩外爍，皮膚也是特別青色，如今想來，果不簡單，但另外一位高人，又是誰呢？」

方豪神色一凜道：「那人更爲可怕，又比焦大高明不少，是個女的！」

紫茵驚道：「女的？難道是雲施施？但我有意無意地暗中試過，雲施施那身功夫，雖然練得不錯，倘若抓破臉皮，放手硬幹，她未必勝得了我？」

方豪搖頭道：「不是雲施施，這人深藏不露，但我看得出，她練過『太陽十三劍』『太陰神功』，甚至於還練會了極上乘的『日月劍烎』，這類武功，便是本朝心腹大患，『太陽庵主』的親傳路數！」

紫茵道：「這……這會是誰？……」

又是梅花在抖，但這株梅樹，距離方豪更遠，是在兩度發抖的百年老樹之後，發抖的程度，也極度輕微，不過一顫即止。

方豪未答紫茵問話，沒有說出那位最可怕的高手是誰，却負手向前走了幾步。目光如電一掃，突然伸手連指，揚眉叫道：「前排起的第五個，後排中央兩個，出列脫衣。」

紫茵怔了，她弄不懂這位看來不太易爲女色所感的玉貝勒，竟有興趣在這梅林曠地之上

，開場一男三女的無遮大會？……

方豪冷哼一聲，目光斜睨紫茵道：「你不要錯會了意，我叫她們脫衣，是要看看她們肩頭上有沒有『十二玫瑰』的特殊刺記？」

紫茵面色大變，雙膝一軟，跪了下去，道：「紫茵該死，方爺恕罪！」

方豪負手卓立，臉色如冰道：「說，說個原因我聽，否則，這片梅林之中，至少要凋謝一朵玫瑰！」

紫茵無可奈何，只得硬着頭皮答道：「第五號紫筠妹子，大概因公遠出，現時不在蘇州左近……」

話猶未了，方豪便冷然接道：「你不知道，我倒知道，紫筠並未因公遠出，不在蘇州左近，而是在閶門蘇州府邸之中，和蘇州府的獨子鬼混——」

紫茵好不驚心，暗忖自己找不着紫筠，才覓人頂替，想不到竟被方豪一眼看了出來，並對紫筠行踪，瞭如指掌，這位「神勇威武」的貝勒爺，怎麼精明得如此厲害？

方豪冷然又道：「貪淫誤公，其罪難容，明天，仍是此時，仍在此地，我要三件東西，一件是紫筠的頭，一件是蘇州府獨子的兩條大腿，一件是叛黨蘇州地段負責人戴玉麟的右眼眼珠！」

紫茵全身一顫，方豪又道：「起來回話，第九號和第十號是誰？爲甚麼又用人頂替，難道她們也不在蘇州府麼？」

紫茵仍然跪在地下，不敢起來，低聲道：「九號是紫薔，十號是紫薇……」

她剛剛一報芳名，方豪便點頭道：「嗯，薔薇多刺，她們是『十二玫瑰』中，特別精於暗器的兩把好手……」

紫茵陪笑着：「因對方十分狡猾，貝……方爺又是千金之軀，紫茵生恐萬一有變，才故意命人頂替，而叫眞正的紫薔，紫薇妹子，埋伏梅林，用她們的拿手暗器保護方爺大駕。」

方豪一笑：「你不是保護我吧，你是對我身份仍有懷疑，才留了這一手，準備在發現我是西貝貨色時，由她們施展『大內十三紅』出其不意地，把我變成刺蝟！」

紫茵臉紅了，霜葉紅於二月花，但那怕是最有名的白下棲霞紅葉，也不會比得上紫茵的臉兒，如今這般紅艷！

方豪笑了，笑得相當溫和：「紫茵起來，不要怕，這種作法不錯，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江湖太險詐了，多一分提防，便少一分危險，我不會責怪你的！」

紫茵帶着一頭冷汗，此時才慢慢站了起來，心想：「喜怒無常，天威難測，這位貝勒爺，太難伺候了，他身上居然頗有幾分萬歲爺的威嚴殺氣！」

方豪目光往左一飄，揚眉高聲叫道：「由我正面數起，左邊第三、和第七株梅樹枝椏間的紫薔紫薇姑娘，可以出來了，你們手上的『大內十三紅』，也請收起，那東西可不是鬧着玩的，只要在身上沾上一點，便等於在鬼門關中掛號！」

兩聲嬌喏，帶着兩條人影，疾射當場，但腳才點地，一式「金鯉穿雙波」，雙雙平縱而出，玉手倏揚，寒芒如電，十來條極細極細的紅絲，一齊飛釘在那株有段梅枝，抖過兩次的百年老梅之上。

方豪笑道：「老幹橫枝，暗香疏影，鐵心玉色，雪骨冰魂，這株古梅，挨了『大內十三紅』中的一把『紅煞斷魂絲』，雖然不會化爲血水，也必從此枯槁，薔姑娘與薇姑娘何必如此殺風景呢？」

紫薔，紫薇是兩個貌相尙稱姣好，但雙眉間陰煞氣味稍濃的二十來歲女郎，因所發「紅煞斷魂絲」，徒勞無功，不禁略帶詫異地，又向梅林深處，盯了兩眼，由在「十二玫瑰」中，排行第九的紫薔，對方豪躬身答道：「回方爺，紫薔姊妹剛才彷彿瞥見這株古梅上有段梅枝，曾頗爲奇怪的無風自動……」

話猶未了，紫茵接口笑道：「九妹，十妹，想是看花眼了，方爺何等耳力，連你們藏在那株梅樹上，都瞭如指掌，倘若……」

方豪一笑，擺手截斷了紫茵話頭道：「紫茵，你才錯了，她們看得不錯，那株老梅之上，確曾有過響動！」

紫茵一驚，方豪又向紫薔笑道：「不過你却浪費了十七根『紅煞斷魂絲』，因爲在老梅枝幹間，剛才發出響動的，只不過是一隻松鼠而已……」

天下事，奇巧無倫，方豪話方至此，便有一隻松鼠，從挨了「紅煞斷魂絲」那株老梅之後的另一梅樹上，吱吱喳喳的順樹爬下。

方豪向紫薔紫薇二女，打量兩眼，忽以一種神秘笑容說道：「你姊妹相當細心，應該有賞！」

「神勇威武玉貝勒」的大方，和揮金如土，一向名震京師，這句「應該有賞」，聽得紫薇紫薔雙雙受寵若驚，連聲稱謝！

方豪笑道：「你們是九格格的弟子？」

紫薔紫薇一齊肅立點頭，方豪微看天光，又從臉上浮現神秘笑容道：「你們隨我去寓所領賞，我久聞九格格除了暗器功夫，高人一等外，更精『赤龍三吸水，九轉渡黃河』之術，客中寂寞，不妨在你姊妹身上，領略領略這種極高段的床幃妙趣！」

這段話兒，比剛才「有賞」之語，更使紫薔紫薇高興萬分，立刻春生雙頰，侍立在方豪左右。

「十二玫瑰」的帶班人紫茵，有點吃醋了，心想男人們畢竟仍過不了這一關，但玉貝勒怎麼只知道九格格的弟子精於「赤龍三吸水，九轉渡黃河」，却不知道自己所精的「素女偸元」，一樣能令人浹骨淪心，欲仙欲死！

這是她心裏的話，沒機會讓她表露出來，因爲方豪又在對她有所指示。

方豪看了紫茵一眼道：「我明天要的紫筠人頭，蘇州府獨子雙腿，你應該極爲容易辦到，不會有甚麼問題，但另一樣蘇州地段叛逆負責人戴玉麟的那隻右眼，你可知道要去那裏弄麼？」

紫茵恭身道：「敬請方爺指點！」

方豪道：「好，我告訴你，明天的未申之交，戴玉麟會在蘇州城南的「滄浪亭」出現，你若不能挖他一隻右眼帶來，我就要你一隻左眼！」

話完，縱聲狂笑，異常佻撻地，一手摟住紫薔，一手摟住紫薇，便自走出梅林。紫茵呆了一呆，銀牙微咬下唇，一揮手，和她帶來的七眞三假「十二玫瑰」各自散去。

×　×　×

雲振天遣散了半生心血所組的「翠雲班」，但他自己和妻女等人，却未離開那座久絕香火的廢寺。

遣散時，是黃昏，如今，二更天了。

凌翠仙有點困乏，進入大殿之中休息。

雲振天則似心事重重，睡不着覺，進了殿，又出來，坐在院中的階石上，一大口，一大口，噴雲吐霧地逛抽旱菸。

兩位姑娘，情況不同、較溫馴，較柔弱的雲素素，未見影踪，想是在殿中陪着媽媽凌翠仙，較潑辣、較剛強的雲施施，則在院中，倚着一株大樹，默然無語地，和她爹爹作伴。

很遠很遠的更，鼓敲過二更，雲施施忍不住地，開了口：「爹，焦大叔走了，方豪走了，大夥兒都散了，我們走不走，離不離開這蘇州府呢？」

雲振天眉頭皺得很緊，抬頭望望天光，不曾答話。

「爹，我知道你在等人，大概要等到天光大亮，才可以決定行止。」

「丫頭，別胡猜，我在等誰？」

「焦大叔！」

「胡說，焦大叔不是領着頭兒走了？」

「爹，別瞞我，焦大叔和爹是過命交情，你縱砍他的頭，他也決不肯離開我們，我敢斷定焦大叔一出廟門，便會藏了起來，然後再悄悄綴在方豪身後，探探他究竟是個甚麼東西變的？」

雲振天望了雲施施一眼，搖頭嘆道：「施施，女孩子太聰明了，未必是福。」

雲施施毫不在乎地，露齒一笑道：「我根本就沒有福，也不會活得太長，因爲福壽綿長的女孩子，不單不應該太聰明，也不應該太剛强，而敏銳、剛强，偏偏就是我天生性格，也是接受了您的稟賦。」

雲振天微喟愛女，低低嘆了一聲。

雲施施挑眉道：「爹，您放心，我不會辱沒這個『雲』字，我叫『施施』，『施施』比受，來得偉大，我的『情』施給社會，我的『命』，施給民族，我一定作你的好女兒，我會用我的血，灌漑出民族復興的美麗花朵！」

雲振天詫道：「你要把情施給社會？你對方豪難道……」

雲施施笑了，望着雲振天道：「爹，您是由於這次打擊太重，有點對兒女小事，不甚在意？還是故意裝糊塗呢？方豪不過以我爲進身之階而已，他眞正所關心愛護之人，會是我麼？」雲振天當然看得出，在與方豪的情愛方面，是雲素素後來居上，佔了優勢，但因不便挿口，遂岔開話頭道：「施施，方豪太過神秘，武功極高，對蘇州府，甚至奉旨辦案的京中爪牙，都有强大影響力量，你的看法如何？你希望他是人還是鬼？」

雲施施毫不掩飾地，率然答道：「他不單是利用我，並且有點傷害到我的自尊，故而，起初我希望他是鬼，好和他放開手兒，鬥上一鬥……」

雲振天聽出她語意未了，遂一面猛抽旱菸，一面靜等雲施施再說下去。

雲施施妙目之中，神光微閃笑道：「但經過在院中陪爹爹坐了半夜，吹吹晚風，看看星月，想通了我『施施』之名所蘊妙諦，心頭突然清涼下來，如今，我希望方豪是人！」

雲振天道：「說個理由我聽！」

雲施施道：「有兩大理由，一個爲公，一個爲私，方豪倘若是人，必是個頂天立地之人，多了他，對於民族復興的大業有益！」

雲振天點頭道：「好，爲公的理由，冠冕堂皇，爲私的呢？」

雲施施揚眉道：「因爲雲施施是强者，即令愛海興波，情天生障，她只會移情報國，不會飲恨殉情！但素素不然，她太多愁、太善感、太柔弱、太痴迷，我恐怕她萬一發現方豪是鬼，是個殘惡無比的大厲鬼時，會……會受不住這等打擊！」

雲振天聽得一面暗挑拇指，一面却低低嘆了口氣！

挑拇指之故，是讚許雲施施雖然太嫌剛强，但却磊落光明，重人輕己，一心愛護妹子，不愧是個作姊姊的風範。

嘆氣之故，則是嘆惜雲施施由於剛强太甚，有欠精細，竟對自己的同胞小妹，了解得仍嫌不夠透澈。

雲施施瞟了她爹爹一眼道：「爹，您嘆氣則甚？夜風寒重，要不要喝口……」

她這「要不要喝口酒兒」一語，尙未說完，已妙目凝光，與雲振天同把四道眼神，投注廟門方向。

雲施施當然是有所聽聞，她遂不單看，並且叫：「廟外是誰？是焦大叔麼……」

廟門外，一聲低沉冷笑，有人發話答道：「不是焦大，我是焦二！」

雲振天一聽是生人語音，立刻皺眉起立。

廟門外，有人走進，只有一個人，却把雲施施看得怔了？

因爲這個人簡直不像焦大，也是那麼高，也是那麼瘦，連眉眼口鼻位置，配合的都差不多，但細看之下，仍有分別，焦大平時不苟言笑，只是比較深沉，這焦二却不是「深沉」而是「陰沉」，陰惻惻地，寒着一張馬臉，白袍飄拂，長髮披肩，絕似從陰曹地府中，逃出來的一名白無常鬼。

雲施施是因對方太像焦大，看得有點奇，但雲振天却臉色立變，顯得有點驚！

他搶前兩步，向焦二一抱雙拳，發話問道：「『活無常』焦二？昔年名列『陰山三煞』，如今已官居紫禁城供奉，御前行走的『大內三凶』之一？」

焦二一陣懾人心魂的陰森厲笑起處，把目中碧瑩瑩的凶芒，盯着雲振天，點頭說道：「雲班主，高明！你不愧經南闖北，久走江湖，居然看得既多，聽得也廣！」

雲振天道：「焦朋友不在大內享受富貴榮華，遠來姑蘇何事？」

焦二獰笑道：「翠雲班逆謀已顯，皇上派『十二玫瑰』，曁曾慕秋出京辦案……」

「十二玫瑰」之名還好，但「曾慕秋」三字，却使雲振天聽得心中一緊！

他當然知道曾慕秋是自己大女兒雲翩翩的夫婿，也知道曾慕秋不是正人君子，是個名利之徒！他心中一緊之故，是因雲翩翩以身事敵，犧牲自己，爲的便是刺探機密，作些有利於光復大業的策反工作。

雲翩翩策反不了，感化不了曾慕秋，並不意外，意外的是她對曾慕秋的行踪任務，決不致一無所知，這次曾慕秋奉旨出京，對付「翠雲班」，雲翩翩爲何毫無密報？會不會她已失去自由？甚或業已……

第八章（由諸葛青雲執筆）

不是猛龍不過江

常言道：「骨肉連心」，雲振天心中突生大女兒的不吉之兆，怎會不形於神色？

焦二繼續說道：「皇上深知雲班主是名門之後，大有將才，生怕『十二玫瑰』和曾慕秋難奏事功，才要我走趟江南，密爲接應！如今，『翠雲班』雖已解散，雲班主夫妻父女，却是欽命要犯，必需隨我進京，面聖交差！你是乖乖束手就縛？還是……」

一語未畢，人影電閃！

雲施施出手了，挺身進步，一拳猛劈天靈，用的是她所精練的「霹靂拳」中的凌厲絕學「天鼓當空」！

焦二哂然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華。」

一來雲施施功力相當深厚，「霹靂拳」是極爲剛猛路數，她居然已能斂刄藏鋒，發招時，並沒有甚麼雷霆霹靂聲息。

二來焦二昔年「陰山三煞」的威名極大，如今身爲內廷供奉，被稱爲「大內三凶」之一，地位甚高，他只注意神態穩健的雲振天，並沒有把像朶花兒般的年輕女娃雲施施一起看在

眼內。

故而一面冷笑，一面不屑閃避的隨手翻起右掌接架，只用了約莫七成功力。

兩掌相交之際，陡然霹靂微鳴！

當然，雲施施練的是「霹靂拳」，用的招術是「天鼓當空」，威力自極剛猛，不過事先藏斂，這霹靂之聲，是及時爆發而已。

她性格剛强，嫉惡如仇，加上從爹爹語氣中，聽出這像極了焦大叔的「活無常」焦二，不太好鬥，一上手便用了全力。

十二成力，鬥七成勁，自是雲施施略佔便宜，霹靂一聲，白袍微晃，焦二居然被震得退了半步。

這半步之退，退起了雲施施的無邊勇氣，百丈豪情，她揚眉嬌叱：「甚麼『陰山三煞』，甚麼『大內三凶』？你這徒負虛名的臭殭屍，且吃我一頓『霹靂拳』，幾式『旋風折月刀』，或『九九流雲曳月彈』大概便知道雲家父女不是好吃的菓子，可以從『活殭屍』變成『死殭屍』了！」

話聲中，「千峯震雨」「北斗驅魁」「斜鞭紫電」三絕招環迴併發，掌嘯如雷，掌風如海，掌形如幻，掌影如山，硬把「活殭屍」焦二罩在無邊威勢之下！

這回，雲施施絲毫未再收斂，用的全是她「霹靂拳」中的精粹殺手絕學。

雲施施在揚眉發威，雲振天在皺眉怙惙？

他認為焦二既被延聘為內廷供奉，決不會徒負虛名，常言道得好：「不是猛龍不過江，不是惡虎不下崗」，焦二敢獨來江南……

念方至此，雲振天幾乎已因現場情況，改變了他的想法。

因為雲施施這迴環三招，攻得太妙，攻得太猛，也攻然太快，逼得焦二似乎閃不及閃，避不及避，竟接連挨了三拳，兩拳挨在前胸，一拳挨在後背。

哈哈……哈哈……有人在笑。

率率……率率……有人在抖。

笑的是挨打的「活僵屍」焦二。

抖的是打人的二小姐雲施施。

雲施施臉色灰敗，雙目中的逼人神光，也突告黯淡。

焦二卻臉色越來越靑，目光越來越綠，一隻鷹爪般的左手，也在緩緩抬起。

雲振天沉不住氣，要出手了！

他久闖江湖，聽人說過，焦二最厲害的，便是那隻左手，練有「九毒陰風爪」，容他一發，雲施施那有倖理！

但雲振天欲動未動之際，有人先動。

「焦二，且慢！……」

人隨聲到，從寺門外飄進一條黑影，擋在焦二與雲施施之間。也是同樣的高，也是同樣的瘦，來人正是焦大。

焦大目注焦二，冷然說道：「來，焦二，把你威震江湖的『九毒陰風爪』，向我焦大的胸膛上招呼，不要老不識羞，欺凌後輩！」

焦二目內碧芒微斂，把剛剛抬起的青黑左掌，收了回去，哈哈一笑道：「大哥，你我雖然同父異母，總是兄弟，看在你的份上，我不要這女娃兒的命了。」

原來焦大與焦二，竟是同父異母兄弟，怪不得身材相貌極相像。

焦大向焦二略為盯了兩眼，點頭改了稱呼道：「老二，你既然還承認我是你的哥哥，便把解藥拿來。」

焦二佯作不解道：「甚麼解藥？」

焦大指着雲施施道：「我這二侄女難道不是急於求功，未曾注意到你白袍之內，穿有『毒蝟金簑』，以致受了暗算，中了奇毒！」

經焦大這一叫破，雲振天才知愛女業已受傷。

但性格倔强的雲施施好似既怕老父憂心，又想顧全面子的緊握雙拳，不令鮮血下流，並暗暗凝功，想把所中奇毒，從傷口逼出。

焦二聽得焦大向他索討解藥，不禁面有難色。

焦大冷笑道：「老二，不要為難，江湖中，好修行，又道是：『但得一步地，何處不留人』？放了我大哥大嫂，和兩位姪女，由我陪你回京交差，大概還不至於影响了你的榮華富貴！」

焦二默然片刻，突然長嘆一聲道：「富貴草頭露，功名瓦上霜，何須分敵友，全是漢家郎！大哥，你拿去吧，解藥在此。」

說完，從懷中摸出個小小紙包，便向焦大遞去。

焦大見兄弟焦二，居然被自己勸得深明大義，自然高興萬分，伸手去接。

雲振天更軒眉狂笑道：「好個『何須分敵友，全是漢家郎』，焦二兄，你眞是血性漢子，肯不肯折節下交？雲振天願與你一盟……」

「一盟在地」的「在地」二字，尚未說出，雲振天便傻了眼！

因為焦大伸手去接焦二左手中所拈的解藥紙包時，焦二竟未放下解藥，反而用尾指銳甲，在焦大的掌心上，劃了一下！

焦大被焦二裝得逼眞的言語所惑，毫未提防，又在分心聽雲振天狂笑發話，以致掌心中立告血似泉湧！

他狂吼一聲，瞠目叱道：「焦二，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竟如此卑鄙地，用『九毒陰風爪』傷我？」

好厲害的毒力，焦大一言甫畢，人已不支，「咕咚」暈倒在地！

焦二桀桀厲笑：「道義能值幾文一兩？親情又能賣幾錢一斤？為了功名，為了富貴，慢說你是我同父異母兄弟，就是我同胞骨肉，親生爹娘，焦二也……」

雲振天再也聽不下這種無法無天、無情無義之言，怒叱一聲，揮動旱菸袋撲上，一出手便是極凌厲的絕招，攻向焦二周身要害大穴。

焦二雙臂一抖，全身骨節「格格格格」的不住連响，竟絲毫不懼地，穿入雲振天旱菸袋所化的漫天光影之中，伸出兩隻青黑鬼爪，搶攻逆襲！

才僅十來招，雲振天便告不支，被逼得連連後退。

焦二收手狂笑道：「雲大班主，開過眼界了吧，這就是我焦二傲視當世，得以進身內廷的『陰山絕學』！」

一條人影，飄墜當場，向焦二推出一掌。

這人影，也是來自廟外，但身法太輕太妙，就像一朶白雲般，冉冉飄了進來，那向焦二所推出的一掌，也軟綿綿地，不似含有任何勁力。但焦二是大行家，他識貨，驚呼一聲：「好傢伙，這是『太陰神功』！」

應付「太陰神功」，他不敢像應付雲施施「霹靂拳」那等大意，他左掌揚處，凝有十一成的「九毒陰風爪」力，飛迎而上。

陰柔遇陰柔，沒有霹靂，未生震嚮，但焦二却足下站不穩樁，「騰騰」連退兩步！

來人，是雲素素，是雲振天和凌翠仙最柔、最美、也最孝順的小女兒，但此時，她那美得憐人的臉龐兒上，却帶有極為深刻，難以形容的一種幽怨。

雲素素眼望着蹌踉後退兩步，才勉強站穩了椿的焦二，嘴角微披，說了聲：「陰山絕學，不過如是？」

語音很柔，毫不森厲，但却使焦二那張靑慘慘的臉上生紅，並紅中帶紫。

焦大如今已然躺在地上，面如金紙，人事不知。

雲施施的「毒蝟金簑」傷勢，去比焦大的「九毒陰風爪」傷勢略輕，也已不能說話，但她還有知覺，目光凝望雲素素，神色愕然，弄不懂平素以為比自己柔弱多多的小妹，何來這高功力？

雲振天是知曉底細之人，他不驚異，他只奇怪雲素素是在大殿中陪她母親凌翠仙睡覺，怎會從廟外走入？……

焦二臉紅之後，勉强獰笑道：「你是雲素素麼？想不到雲振天還有個能把『太陰神功』，練到七八成的女兒？但……」

雲素素道：「但些甚麼？你以為我的『太陰神功』，勝不了你的『陰山絕學』？還是我的『太陽十三劍』，砍不斷你左手所練的『九毒陰風爪』呢？」

「太陽十三劍？……」

焦二失聲叫道：「你……你是『太陽庵主』門下？……」

雲素素冷笑道：「你既知道這椿秘密，也該知道我不會讓你這滿廷鷹犬，活着走出這座荒寺的了！」

一面說話，一面從袖中取出一柄長才尺許，朱紅色的小劍。

焦二獰笑道：「未必，你縱得了『太陽庵主』眞傳，焦二仍脫身有能，何況『陰山絕毒』，別無解藥，至少，焦大和雲施施，會是我棺材內的墊背之物！」

「你也未必？」

聲隨人至——不對，是聲隨光至。

跟着這句「你也未必」而來的，是極不起眼的一點豆大紅光。這點豆大紅光，來勢絕快，飛打焦二左脇！

焦二左手練有極上乘的「九毒陰風爪」，除前古神物外，對一般刀劍暗器，均無所懼，自然對這點豆大紅光，他亦不甚在意地，隨手一擋！

怪事來了，一觸之下，那點豆大紅光，並不爆炸，也未被焦二震落，竟像有極强黏性般，黏在他手背之上。

靑烟騰處，焦二失魂似的怪叫一聲：「那來這多怪事，這是『大內十三紅』中的『紅豆相思火』嘛？……」

焦二夠狠、夠辣，竟在驚呼聲中，取出一柄匕首，把多年功力所聚的那隻左手，硬生生給齊腕砍掉！

「哼，毒蛇嚙手，壯士斷腕，處置到是夠快，可惜京師九格格的『大內十三紅』暗器，太毒太狠，一絲見血，必赴黃泉，沒有這粒『再生丸』，你不會活得過頓飯光陰的了！」

話，是個黑衣蒙面人說的。

這人身法太快，不知何來，聽語音有點怪異，但顯然是個男子，比起長身玉立的方豪來，至少要矮上一個頭左右！

他站在距離焦二的三尺以外，手中托着一粒墨綠色的丹藥。

焦二成名半世，應該是個英雄！

但急難之下，他居然怕死，把英雄變成狗熊模樣，向那黑衣蒙面人，乞憐叫道：「快，快，我願付任何的代價，把九格格的『再生丸』給我！」

黑衣蒙面人說道：『成，你先給「毒蝟金簑」，和『九毒陰風爪』的解藥，等雲二姑娘與焦大先生安然無恙，我才會給你這粒『再生丸』！」

焦二無可奈何，擲過一黃一白兩個小包道：「黃色解『九毒陰風爪』，白色解『毒蝟金簑』，他們定可無恙，你快把『再生丸』拋過來吧，我已覺毒力攻心，遲了怕來不及！」

黑衣蒙面人冷笑道：「對不起，再等一等，你是不講道義，不念骨肉的無恥之輩，我對你信不過！」

語音略頓，側顧雲素素道：「雲三姑娘，你快把解藥給你姊姊，和焦大先生服下。」

雲素素深含詫異地，向這黑衣蒙面人，看了一眼，如言喂給雲施施和焦大服下解藥。

果然，儘管焦二無情無義，無法無天，但他却沒種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所給解藥是眞，雲施施與焦大服下後，立告醒轉無事。

焦二又在急得叫了：「我的解藥，已然有效，你的解藥，快……快點，給我……」

黑衣蒙面人陰森森的「哼」了一聲，那粒墨綠色的「再生丸」，在他兩指之間，逐漸化為碎粉，洒落地面。

焦大一驚，雲振天和雲施施同樣也都吃了一驚！

雲素素更是驚得全身一震，她秀眉緊蹙，目光盯着蒙面黑衣人，似乎不相信他竟會有這等毀去解藥舉指。

「再生丸」一毀，焦二斷了生機，他好像斬刑犯業已插了草標，到了法場似的，精神立即潰散，全身軟了下來。

他身子在抖，舌頭也在抖，勉强抖出了一句話。

這話，乃是向黑衣蒙面人說的：「你……你……你究竟是……是誰？怎……怎麼這……這樣狠法？……」

蒙面黑衣人冷然未答，其實他縱然答話，也對焦二毫無價值。

因為焦二聽不見了，他已作了糊塗鬼，耳鼻眼口中，全流黑血，全身並在劇烈痙攣收縮，那副死相，委實太以慘酷！

雲素素說話了，她居然責備那蒙面黑衣人，「焦二該死，但你不該這樣騙他，先解了他的毒，再正大光明的憑功夫殺他，豈不讓他死得心服口服！」

黑衣蒙面人苦笑道：「三小姐，我是不得已……」

一語未畢，雲素素便沉着臉兒道：「不得已三字怎講？」

黑衣蒙面人道：「九格格向來只傳暗器，不傳解藥，她人在大內，抃未離京。我那有神通弄得到『再生丸』？這粒墨綠色的丹丸，根本就是假貨！」

雲素素大感意外，為之一怔！

黑衣蒙面人又道：「三小姐的神功絕藝，或許能殺得了焦二，但未必能及時逼得他獻出眞正解藥，我不忍心見二小姐玉殞香消，也不忍見焦大先生被他喪盡天良的兄弟害死，只得利用剛到手的一粒『紅豆相思火』，使焦二上個惡當，遭了報應，是不是不得已呢？」

剛剛責問人的雲素素，竟被對方反問得無話可答。

黑衣蒙面人一嘆又道：「朝廷已對雲班主夫婦特別注意，尤其下了密旨，最好能把兩位小姐，活解京師，絕世高手，不斷南來，最可怕的便是『血冠羽士』、『九格格』，和『神勇威武玉貝勒』等三人，故而，姑蘇絕非善地，雲班主應該找個隱秘所在，略為避避鋒頭，好在灌輸民族志節，是長遠大計，成功或許在百年之後，眼前還是保存根苗，最為要緊。」

話完，人閃，抓走了焦二遺屍，在廟門外失去踪跡。雲振天目送他背影杳後，失聲嘆道：「高，武功高，見識高，議論更高，他是誰呢？是不是方豪？」

雲施施接口道：「不是，他不夠高，方豪至少要比他高出一個頭呢！」

焦大也搖頭道：「不是，他不是方豪，他是人，方豪是鬼，方豪就是他適才所說京師，

高手中，最可怕的『神勇威武玉貝勒』！」

雲素素有點迷惑地，陷入沉思，半晌後，方苦笑道：「我不敢說他不是方豪，因以方豪那身修為，用『縮骨功』，使身軀矮上一尺，並非難事，但也不敢說他定是方豪，因為方豪如今應該正左擁右抱，沉迷於慾海之中，不可能趕來此地！」

× × ×

雲素素委實是方豪的知音，她說方豪如今應該在左擁右抱之中，果然半絲不錯。不過，下面一句「沉迷慾海」，卻又半點不對。

因為方豪左擁右抱的，不是「十二玫瑰」中，老九紫薔、老十紫薇，觸手柔荑的溫香胴體，他所擁抱之物，奇冷如冰，自然竟無風流意味！

他右手抱的，確是紫薔，左手抱的，確是紫薇，但這九格格苦心調教出來的兩名凶惡蕩女，卻都少了一口活人所必須有的氣兒。

× × ×

面前，掘好了一個大坑，坑中業已先有了一具屍體。

那屍體正是死在「紅豆相思火」下的「活殭屍」焦二。

方豪真狠，對焦二屍體，都不輕饒，他又剝下焦二貼身所穿，曾使雲施施吃了大苦的「毒蛸金簍」。

方豪真絕，他像剝豬玀般，脫去焦二的衣服，使他死後赤身露體，居然還有相當理由？

他一面剝衣，一面喃喃自語：「焦二，你是死在九格格的『紅豆相思火』之下，我若能夠設法，使九格格死在這件『毒蛸金簍』之下，豈不是等於為你報仇雪恨嗎？你可以九泉瞑目……」

可憐，焦二的兩隻三角眼，幾乎因死得太痛苦，瞪得宛如雞蛋，那裏還能瞑目？

方豪又善解人意了，看着焦二赤裸上身的屍體笑道：「你大概赤裸上身，有點怕冷，我可以給你一點溫暖！」

於是，他左手抱起紫薇，右手抱起紫薔，一齊擲入坑中，拍拍手兒笑道：「焦二，這是九格格的得意弟子，床笫之術，名聞大內，你外號『活殭屍』，倘若真能殭屍復活，還有福份，嚐嚐她們的『赤龍三吸水，九轉渡黃河』的滋味呢！」

一片飛土，在方豪自言自語後，迅即填了屍坑。

但一片冷笑聲息，也在方豪身後的數丈以外，響了起來。

（未完待續）

黃飛鴻的十毒手

麥海雲

洪拳的名手當中，最為省港澳居民所熟識的一個教頭就是黃飛鴻，黃飛鴻最擅長的就是虎鶴雙形，除此之外，仍有許多個特殊的招式能够挫敗强敵，練武之人，應該有所認識，就算不學洪拳，仍要懂得這些招式的變化，作為參考。

照黃飛鴻的門徒所述，他最喜歡施展的有十個招式，閒來無事，把它寫下來，作為茶餘酒後之談。

黃飛鴻擅長的招式共有十個，叫做「十毒手」，分別解釋，那是：撲地虎尾脚，月影手法，鐵門閂，千斤墜，鐵拐脚，左右還魂掌，雙單黑虎爪，掃地勾彈腿，低莊撲翼手，以及八分戰拳。

這十個招式俱是很毒辣的，除非有深仇大恨，或者到了生死之間，不能打敗，然後施展出來，至於那十個毒辣招式，分別解釋，從頭說起。第一招就是撲地虎尾脚，本來虎尾脚係側身取勝，一脚向後踢出，踢時仍然用眼尾吊住，免得那一脚落空，而且踢出虎尾脚之際，不必雙手撲地，故此，撲地虎尾脚跟普通的虎尾脚略有不同，換言之，這一招，是看準了然後踢出的，務求一招踢中敵人，就使他無法再鬥。

照黃飛鴻稱述，這一招是敗中求勝的招式之一，同時係誘敵發招，兩人搏鬥之際，或者自問鬥不過對方，佈局踢出這一招，又或給對方追擊，兩人奔走多時，非常接近，預防被他追上，故此施展撲地虎尾脚，即是在奔走當中突然仆倒，由於向前仆下，故此，左右兩手撲在地上，雙手剛剛壓地，能够發力，就把後脚作為支持的一點，用前脚向後踢出，那一脚必須快而準，預計敵人剛剛追近，憑着這一脚就可以踢中他的下體或小腹，踢歪一點，也踢中他的膝蓋骨，因為撲地虎尾脚不能搖頭擺腦向後偷窺，故此，一定要計算得十分準確，距離太遠，那一脚落空，或者兩人追到貼近，踢出去的一脚，沒有踢中對方，已經給對方標馬上前，一搥打落，故此，這一脚除了平時苦練後踢的脚力，還要很精細的計算對方脚步奔走姿勢，然後將這一脚踢出來。

這一招雖然是向後踢出，仍有變化，假定一脚落空，不能再踢第二脚了，應該在地上打滾，一滾即踢，由於自己的身體滾了一滾，並非臉孔向地，而是臉孔朝天，故此，踢出來的一脚就是穿心脚，假定敵人正在背後追趕，那一脚踢不中他，他就有機可乘，突然撲來，殊不料你剛剛轉身倒地打滾，而且看也不看就向上踢出一條穿心腿來，這一脚可能把他踢中，那時他正在撲前，胸膛中了一脚，相當厲害，真的會慘叫一聲，倒地打滾。這一招叫做鯉魚打挺，練習撲地虎尾脚，應該兼練習它。

第二招叫做月影手法，也是毒招之一，兩人相鬥，剛剛貼近發招，不宜施展它，因為對方一定傾全力防範，中上門保護得十分嚴密，就算踢出一條腿來，也難把他踢中，但在相鬥不久，彼此分心，互相撲攻之際，突然施展月影手法，便有機會取勝。

這一招雖然稱做手法，實際上却是以脚取勝的，換言之，右手向上以單掌姿勢出擊，誘他注意，隨即把右脚同時踢起，因為那一掌打到靠近他的胸前，便即向上挑起，使他的一雙眼迫於注意你的手掌，無法兼顧下邊踢出來的撩陰腿，可能吃了這一脚，就算你並非踢中他的要害，那一脚踢在小腹上面，仍有殺傷力，故此，月影手法，亦係毒招之一。最重要的是這一點，那一掌必須從中路打出，靠近胸前，

然後向上挑起，實際上它只是虛招，靠它擾亂對方的視綫，跟着起脚。

第三個毒招叫做鐵門閂，表示自己的一雙手有如鐵門，可以閂住對方打來的直拳，把他打出的手臂折斷，使他手踭的骨臼拆開，鐵門閂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就是把自己雙手分別向中路截擊，如果左手在前，右手在後，一齊向中路推進，剛剛把對方打出來的直拳夾在當中，便會使他的手臂折斷，另外一招也是鐵門閂，但却雙手分上下襲擊，如果右手由上壓下來，左手就由下邊托高，對方的一隻手臂夾在中間，手踭受到上下兩種壓力，亦有可能折斷。

施展鐵門閂並不困難，成問題的就是抓住對方打來的手腕，向前一拉，然後發招，他就無法擺脫，如果沒有機會抓住他的手腕，便即發招，他的身形一變，就會擺脫你施展的鐵門閂了，故此施展鐵門閂，必須學習虎爪或擒拿手，有資格捉住對方的手腕，才有希望把他的臂閘斷。

第四招叫做千斤墜，暗指雙脚發力，壓在地上，有如千斤那麼沉重，換言之，馬步堅實，對方想乘虛而入，用脚絆倒你的前鋒馬，非常困難，他剛剛發力，你就飛脚踢出，他很難躲避。能够隨時踢起一條腿的人，多數是身手靈活的，馬步未必穩如鐵塔，假定練武之人，馬步極穩，雙脚壓地，有如千斤，幾個大漢也無法把他推動，那就佔盡上風，另一方面，把對方擊倒或者踢倒，只用一條腿壓在他的背上，他就不能動彈，那種脚力也是運用千斤墜的，能够把渾身氣力，放在一條腿上面，然後向他的脊骨踏下，倘若使勁一踏，他的脊骨打斷，無法施救，故此，千斤墜必要時可以看做殺人的絕招。

第五個毒招稱做鐵拐脚，即是把左右脚向對方小腿掃去，如果向較高之處掃出，那是掃腰腿，反之，壓地掃出，就變成掃堂腿，至於鐵拐脚，只是在對方小腿離地半尺掃出，由於它並非掃得太高，也不是貼地掃出，很難抵擋，兼且練習過鐵拐脚的人，憑着一掃之力，重達千斤，就算他能够支持得住，小腿的照面骨一掃，就會裂開，痛澈心肺，登時倒地，無法再戰，故此，鐵拐脚係毒招之一。

第六個毒招叫做左右還魂掌，暗示這種掌法係連環打出，而且分左右兩邊進攻，普通的手掌，多數是當胸打出，這種掌法並非如此，先行向小門跳出，繞道走到對方側面，然後施展出來，到時左右兩掌，把他夾在中間，一齊發招，他的前心和後心同時中掌，受傷很重，等閒之輩，立刻倒地吐血，就算武林高手中了這一掌，也會挫敗，因為他中掌之後，發招軟弱無力。

在胸前一掌打出，敵人就算受到這一掌，身體自動向後退縮少許，便使掌勁打了一個折扣，反之，他的身體夾在兩個手掌當中，同時前後受擊，那就無法躲閃，故此，傷勢十分嚴重。話雖這樣說，有機會施展左右還魂掌的，殊不多見，除非繞道走到他的身邊，而且站在非常有利的位置，然後出擊，才可以打得準確，因此之故，施展這一招，先要將他發出的拳掌挑起，跟着進馬發招，還要把自己的前鋒馬壓住他的一雙脚，使他無法起脚踢來，然後可以打得更加出色，假如你的雙掌不能打得那麼高，向下打出，左右掌打在他的小腹上面，左掌打正他的脊骨，他也是無法擺脫的，確是具有高度殺傷力的毒招，不容輕視。

第七招係雙單黑虎爪，那是虎鶴雙形拳的主要招式，搏鬥之際，當然不是整整一套拳打出的，只是抽出一兩招出擊，故此「虎爪」最為實用，五指伸開，向敵人的臉孔抓去，這一招突然出擊，對方不能够及時躲閃，五指向他的臉孔撲攻，不管抓中眼睛或鼻，他必然產生劇痛，無力再鬥，假若你的五指向他迎臉抓下，他用手擋格，你另外一隻手出擊，仍是虎爪之形，那就是「雙虎爪」了，你的一雙手即抓即攻，並且在攻勢當中含有守勢在內，打到十分貼身，便即五指抓喉，他更難抵擋，故此雙單黑虎爪也是毒招之一。

第八招叫做勾魂腿，先行俯伏在地，以掃堂腿的姿勢出現，如果你發覺掃不中他或者掃不倒他，立刻收腿，使用單脚支持自己的體重，用另外一隻腿踢出，包括勾腿以及彈腿在內，變化極快，如果這兩種脚法含有撩陰腿的成份，他可能受踢就重傷倒下來。

第九招是低莊撲翼手，所謂撲翼手，恍如雄鷄展翼，它是由下邊打上去的，握拳搶攻，專打對方的手踭以及下頷，自己的一雙手有如車輪似的急攻，如果對方喜歡用直拳打出的話，連打幾搥俱是向你的中上門的出擊，你用撲翼手去抵擋，剛剛他尅制。

這一招是由下邊打上去，故此應該坐低馬步，稱為低莊撲翼手，名符其實。

第十招叫做八分戰拳，暗指那一拳只是打七八分，不能打到盡。拳只是打出一半，故此它不能看做短拳，稱做戰拳，表示氣力沉雄，如果發拳無力，或者拳頭不够硬，根本不能施展這一招，由於它是硬碰硬的招式，必須貼身打出，發拳之際，身形微作搖幌之形，擾亂對方的視綫，受攻的部位不是肋骨就是胸骨最低的一處，不管前後或左右兩側，均是在胸骨肋骨對下之處受擊。便即氣若游絲，呼吸困難，無法再鬥，中國功夫有許多細穴道，屬於橫隔膜的穴道相當多，它是氣門，傷了就暫時發生呼吸艱澀的症狀，甚至蹲伏在地，八分戰拳往往跟「獨劈華山」這一招配合，發覺敵人唔够氣，自動蹲下來，一拳兜頭打落，要是打中他的「頂門」大穴，他就失去知覺，反之，那一拳不能够打在他的頭頂，只是打中左右兩邊肩膊的琵琶筋或者肩井穴上，他的一雙手暫時痲痹，即使發拳，軟弱無力，非輸不可。

黃飛鴻的十毒手如果招招打到盡，攻勢極為凌厲，對方招架不來，可能發生致命的傷害，故此他發招只用七八分的力度，而且不會向死穴出擊，他能够壓倒羣雄多次打贏惡霸，多數靠這些招式，因為他熟極生巧，運用各招，異常靈活，變化極速，如果不是練習多年而又十分純熟，搏鬥之際，未必佔上風了，故此黃飛鴻師傅教落，十毒手雖有可勝之道，仍是不能够保證一招打贏。

——完——

精選一期完短篇俠情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孤獨客

比翼如飛燕

風在林間打旋，落葉舖滿了林中小徑，一個遊子踏着滿地腐葉，步履輕緩地順着小徑走來。

他穿着墨綠色的罩衫，戴着一頂竹笠，足蹬薄底快靴，從罩衫上的塵土看來，他已趕了不少路。

驀地，從林間閃出了四個大漢，攔住了他的去路。

爲首一人，生的面白唇紅，倒有幾分俊相，惜乎眉宇間透現出一股邪惡之色，稍有江湖閱歷之人在一見之下，就可發現他不是一個坦蕩君子。

他雙手撩開腥紅大氅，叉在腰際，似是有意露出腰間佩劍，炫耀武力，然後沉聲問道：「朋友！你要上那兒去？」

來人抬起了頭，玉面星目，相當俊美，楞了一楞，才反問道：「你是誰？」

「嘿嘿！」一聲冷笑，接着厲聲道：「東廠二檔頭查子玉。」

那正是明朝熹宗年間，閹臣魏忠賢獨攬大權，控制東廠，橫行不可一世之際，善良百姓們一聽到「東廠」二字，尤勝見到閻王般畏懼。

這個少年遊子却還十分鎮定，冷靜地問道：「尊駕因何阻道？」

「因爲你身佩利劍，所以就要盤　盤問。」

「身佩利劍，也算犯法麼？」

「聽說有人要謀刺魏公公，所以……」

查子玉似有顧忌地停住，突地稜目一翻：

從此不孤獨

「朋友，識相點，自動報出你的來龍去脈吧！」

「在下……」他只說了兩個字，又將口閉住了。

「怎麼？朋友的寶號有不能亮出來的苦衷嗎？」

「二檔頭！」一個大漢湊在查子玉的耳邊道：「這小子絕不是什麼好來路，先給他點顏色瞧瞧……」

他這裏一語未了，突聽嗖地一響，那少年遊子已然躍上了一棵偉岸的針松。查子玉冷哼一聲，緊隨着長身而起，不愧是東廠的二檔頭，脚在樹梢，劍已出鞘，振腕一抖，那遊子頭上的竹笠如斷綫紙鳶般凌空飛去。

查子玉在出手得利的情況下，一連攻出三劍，對方被一輪猛攻迫落地面，頭上的一蓬青絲也垂了下來。

「嘿嘿！」查子玉在冷聲中落在對方的面前。「原來是位姑娘。」

「你想怎麼樣？」姑娘雖自知不敵，態度却非常强硬。

查子玉滿臉邪笑，拱一拱手，道：「想請教姑娘芳名？」

「姑娘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任名飛燕……」

「哦！是一心堡堡主任天儀的掌上明珠。」

「姑娘可以走了麼？」

「走？嘿嘿！」查子玉冷笑着將長劍

回入鞘中，緩緩向任飛燕走近。

「方才查某人一劍本可削下姑娘的頭顱，却只挑飛了姑娘頭上的竹笠，妳難道不該謝謝查某人麼？」

「你……」任飛燕飛快地把手搭在劍柄。

查子玉比她更快，右腕疾翻，已將她的右腕扣住，陰惻惻地笑道：「姑娘想找查某人打架，別在這兒，陪妳查爺到床上去。」

「哈哈哈！」另外三個大漢也狂聲大笑。

「對啊！到床上來場妖精打架……」

驀地，狂笑聲變成了慘呼聲，那三個大漢在一眨眼之間已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每個人的胸前都留下了×形的血痕。

查子玉在猝變之下，甩脫了任飛燕，突地回身，瞥見一個面色蒼白，神情冷峻的青衫少年站在他的面前。正以極爲緩慢的動作將長劍回入鞘中。

「哦！」查子玉低呼一聲，本想拔劍的手却僵住了。

「你是孤獨客。」

其實，他這一句話是多問的，江湖上對孤獨客已經傳揚許久，劍法奇特而快速，被殺者都是在胸前留下了×形血痕，看上去只是傷了一點表皮，而內腑却已被凌厲的劍氣所摧毀了。

那青衫少年並未回答查子玉的話，只是冷冷地反問道：「你是東廠二檔頭查子玉？」

「不錯。」查子玉雖然對孤獨客其人有所畏怯，其表現却還不見怯懦。

「你可以走了。」

查子玉原本料定將與對方有一場狠拚，却想不到近月來在江湖上聲名遠播的孤獨客，竟會輕易地放過他。如此一來，反倒楞住了，既未拔腿開溜，也說不出一句話。

「留着你的狗命，好教你向大檔頭白淚傳話。」青衫少年冷冷道：「奉勸他最好及早回頭，否則，他的死期不遠。」

「這句話在下一定傳到。」查子玉至此已確定自己已無殺身之危，故而在臨去時還丟下了一句狠話：「好！咱們後會有期。」

查子玉在瞬眼間走得無影無踪，那青衫少年也待轉身離去。任飛燕突地一閃身子攔住他的去路，福了一福，道：「多謝壯士搭救之恩。」

青衫少年以極爲冷峻的神色對她投以一瞥，未曾回答一字半語，身形一閃，穿入了林間。

任飛燕咬牙蹙額，凝視着青衫少年消失身影之處。

突地，另一個身着勁裝的少年自林間閃了出來。

任飛燕聞聲一驚，電旋身形，玉手飛快地搭上劍柄。當她看清來人時，驚色消失，嗔怪道：「司馬羽！原來是你，方才你上那兒去了？」

「咦！飛燕！妳不是教我登高瞭望路徑麼？」司馬羽說到這兒，故作神秘地壓低了嗓門：「當那姓查的扣住妳的手腕時，我本來要衝出來搶救，却發現那青衫少年衝了出來。飛燕！以妳看，他可是咱們

正要找的東方啓？」

任飛燕喃喃道：「恐怕是他！」

「不是我怪妳，既然是他就不該放他走。」司馬羽埋怨地道：「令尊正邀集江湖中的俠義之士，爲當年被魏閹臣害死的大學士東方明復仇，他披戴父仇以孤獨客自居嘯遨江湖，這算是什麼話？」

任飛燕似乎對這位看上去丰采還算不惡的少年並無好感，冷哼了一聲，道：「司馬羽，你是說，我方才應該將爹的主意源源本本地告訴他？」

「是啊！」

「萬一他不是東方明之子東方啓呢？豈不是洩漏了機密消息？」

「這……」司馬羽一時感到語塞。

任飛燕冷笑道：「我看你還是回到一心堡去吧！眞不知道爹怎會敎你陪我出來的。」

「飛燕！」司馬羽的聲音似乎有些委屈。

儘管如此，任飛燕仍然沒有理他。逕自掉頭離去。

司馬羽面上浮現了惱怒之色。僅只在一瞬間，那股慍色就散了。喟嘆着搖搖頭，跟了下去。

×　×　×

紅燈高挑，將偌大一座廳堂照得熠亮，正中虎皮椅上坐着一個半百老人。右眼皮有一道刀疤，眼眶則是一個大窟窿，獨一無二的左眼却發出一股陰寒無比的光芒。他的右手揑着一根粗若兒臂的籐條，不時的在地上戳着，每每點戳一下，青石板鋪砌的地面就會出現一個明顯的凹痕。

兩旁站立了不少勁裝大漢，一個個虎背熊腰，身軀魁梧，這時却如見了貓兒的鼠子，各自呈現畏懼之色。

「半個月了！」那半百老人咆哮着從虎皮椅上站了起來。籐條虛空一甩，發出尖銳的嘯聲。

「我敎你們分頭查訪孤獨客的行踪，你們却連人家的屁也沒有聞着。這敎我白浪如何向魏公公交代？」

原來他是東廠大檔頭白浪，經他這一咆哮，那羣勁裝漢更是啞口無言了。

「劉赤！」白浪一個箭步衝到一個光頭大漢的面前，手中籐條差一點戳到對方的鼻尖上。

「平時你最愛喳喳呼呼，今天怎麼變成啞巴了？」

名叫劉赤的光頭大漢手裏拿着一具獨角銅人，那大概就是他的兵器。估重量，怕有百十來斤。如此說來，他該是個虎狠漢子，然而他此刻的話聲却是軟弱無比。

「大檔頭！俺早就想跟他會會了。無奈那小子是個沒種的鼠子，專會打地洞，地面上根本就沒法找到他的影兒。」

「放屁！」白浪的吼聲更大了。

正當劉赤面紅脖子粗，無以答對之際，查子玉在這個當口神色倉皇地搶步而進。白浪迫不急待地問道：「怎麼回事？」

「屬下遇上了孤獨客。」查子玉訥訥道：「眨眼之間，屬下所帶的三個人都死在他的劍下。」

白浪雙眉一挑，冷聲道：「你在旁邊看着？」

「屬下本想和他決一死戰，然而他却要屬下向大檔頭傳一句話。」

「他說什麼？」

「他說……」查子玉囁嚅地道：「他說，大檔頭如不及早回頭，死期不遠。」

「放屁！」白浪獨目圓睜，氣咻咻地道：「你是爲魏公公效命，還是爲那混帳小子跑腿？」

查子玉恭敬地說道：「屬下有下情回稟。」

「說！」白浪手中的籐條揮舞得呼呼作響。

「屬下本想和他一拚，不過，力拚的結果，屬下一定難逃一死。」

「嘿！原來是怕死！」

「並非屬下怕死，而是……」

「而是什麼？」白浪的言語、神情，咄咄逼人。

「到目前爲止，只有屬下一人見過孤獨客的眞面目，屬下留着這條命，無非是便於來日加以指認。」

白浪面上的慍怒之色緩和了許多，獨自向在場之人一掄，冷冷道：「魏公公已連下八道密令，限期捉拿孤獨客，你們趕緊給我查訪追緝，還不趕快給我退下。」

「是！」衆口一聲，然後如喪家之犬般疾步退去。

白浪緊鎖眉頭，在偌大的廳堂中負手蹀踱。突然，進門處響起環珮叮噹之聲，一個花枝招展濃裝艷抹的女人走了進來。

「喲！」尖聲尖氣，嬌媚萬狀。

「大檔頭又在爲那孤獨客犯愁了。要不要我花雨娘陪您喝兩盅？」

白浪唉聲嘆氣地道：「雨娘！我那有那份心情？」

「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嘛！」花雨娘大模大樣地在虎皮椅上坐了下來。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管他孤獨客的劍法有多麼厲害，也只有一個人，一條命。哼！我花雨娘包管敎他喝我的洗脚水。」

「雨娘！妳有什麼妙計？」

「只要你的那些飯桶手下能够找到孤獨客，我就有辦法敎他躺下。」

「哼！」白浪冷笑了一聲說，別轉頭去。

「我知道，又是彈指迷魂烟。」

「咦！你好像有點瞧不起我那點小玩藝兒，彈指迷魂烟放倒了不少英雄好漢却是事實啊！」

「雨娘！妳可別小看了孤獨客。」

「我一點也沒有低估小看他。」花雨娘收斂了笑容，一本正經的樣子。

「他劍利招快，我不同他動硬的。伸手不打笑臉人，我花雨娘不找他的碴兒，他也絕不會一見面就給我來上一招白進紅出。等他到我面前。哼！只要指頭那麼一彈，……」

白浪突地疾聲喝道：「誰在外面？」

喝聲中，人已縱到門邊，叭地一聲，手中籐條挑開了門扉。

「爹！是我呀！」驚慌的聲音，俏麗的身影。原來是白浪的女兒。

「如烟，妳躲在門外幹什麼？」

「爹！」白如烟怯生生地道：「我聽說孤獨客今天又幹了咱們三個，所以想來問問爹，剛走到這兒……」

白浪皺着眉頭，揮動着手裏的籐條，道：「回房去吧！這事不要妳管。」

「爹！」白如烟低着頭，久久，才鼓足了勇氣說道：「我要去察訪孤獨客的行踪。」

「胡說！妳簡直活得不耐煩了。」

白如烟逞强地道：「他有什麼了不起，還不是只有一條命。」

「白姑娘！」花雨娘自虎皮椅上站了起來，神情不屑地笑道：「妳還是躭在閨樓裏綉綉花吧！將來公婆才會稱讚妳的好針綫！」

「哼！」白如烟投以鄙視的一瞥，忿然轉身離去。

「唉！」白浪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

「大檔頭！」花雨娘語氣尖刻地說道：「據說那孤獨客就是大學士東方明的兒子，東方明死於獄中之際，你就該趕盡殺絕。但是你却留下了一條禍根。」

白浪喃喃道：「不是我不肯趕盡殺絕，只可惜……」

「怎麼？被他逃走了？」

白浪搖搖頭，道：「不，當我追殺之際，那小傢伙却被一個高人救走了。」

「哦！原來如此，這雖是當年的失着，悔之無益。」花雨娘走到白浪的身邊，壓低了聲音接道：「看來有人謀刺魏公公的傳說不假，萬一魏公公有個三長兩短，咱們也就沒得混了，這事得加緊點。」

白浪點了點頭，咬緊了牙根，一句話也沒有說。

×　×　×

回到閨樓中的白如烟並沒有依照花雨娘所說的去綉什麼花樣，而是換穿了一身勁裝，佩帶了長劍，似乎要遠行的樣子。

不錯，她正是要遠行，爲的是追尋那位神秘的孤獨客，她拿起筆，在一張素箋上寫道：『爹！請恕女兒不告而別，若未搜尋到孤獨客的下落，女兒誓不返還。

女如烟。』

將素箋壓在硯池之下，熄了燈，掩掩閃閃地潛至馬房牽了一匹馬，輕輕地走遠了，才上馬抖韁而去。

星星在閃着精靈的眼睛，官道上除了她之外，再沒有一個鬼影。白如烟一口氣奔馳了四十來里，此行可說漫無目的，孤獨客目下存身何處，連一點影兒也沒有。她只有一個意念——盡快走遠些，免得她父親派人追回。

在星光下，她看到了一幅酒帘，那是一家野店，茅屋幾間，燈光如豆，白如烟來到近前，發現屋前一棵柳樹上拴了一匹未卸鞍的馬。

她下馬進了野店，只見一個年輕壯士正在據案打尖，在對方抬頭的那一瞬間，白如烟發現那小伙子有兩道慓悍逼人的眼光。

老店家迎了上來，笑呵呵地問道：「姑娘是要投店……？」

「不！」白如烟一甩頭，在一副座頭上落座。

「給我來一壺涼茶，喝了就走。」

「是！」老店家彎着腰退走了。

時已深夜，一個大姑娘家，身着勁裝疾服，腰繫長劍，在外面挽韁疾馳，該是一件稀罕事。任何人都免不了要多瞧她幾眼。但是那個據案打尖的小伙子却是例外中的例外，只有在白如烟進門時抬頭投以一瞥，以後就沒有再去多看她一眼。

白如烟喝着涼茶，却在不停地打量着他，二十三、四的年紀，身佩長劍，滿身風塵，最惹人注目的，是他那一股逼人的慓悍勁兒。莫非他是……

白如烟心頭一動，話也就不由自主地打從嘴邊溜了出來：「馬未下鞍，這位大哥莫非還要連夜趕路？」

「唔！」那小伙子好像應了一聲，連頭也沒有抬。

「不知大哥連夜要趕往何處？」

「姑娘因何要打聽在下的行踪？」那小伙子終於抬起頭來了。兩道目光像利刄，聲音却冷得像是從冰窖子裏蹦出來的。

「大哥會錯意了。」白如烟心頭雖是有些火，臉上却浮着笑容。

「黑夜趕路，心頭有些寒嗖嗖的，若是同路，也好有個伴。」

「怕摸黑路，就該留在娘的懷裏，」慓悍小伙子冷笑着站了起來，抓起桌上的長劍，一回頭：「店家，多少銀子？」

「嘿嘿！」老店家哈着腰湊過來。

「粗菜淡酒，您隨便賞。」

這店家可也是個老江湖，就憑他這一句客氣話，那小伙子摸了一塊銀子放在桌上，怕有一兩多，可以辦一桌不太壞的酒席了。

白如烟過慣了養尊處優的日子，除了喜歡說話尖刻的花雨娘有時在言語中刺她兩句之外，其餘的人連她老子白浪在內都得讓她幾分。那裏能受得了這年輕小伙子的悶氣，冷笑一聲，掏出幾個銅子往案上一扔，也跟出了野店。

兩騎，八蹄，一先一後地馳離了野店，官道上揚起了一片塵霧，夜色更形迷濛了。

驀地一陣希律律的馬嘶，那年輕小伙子硬挽韁轡，將馬兜轉，若非白如烟騎術絕佳，沉腕勒馬勢必要撞一個八蹄朝天。一陣悶雷般的聲音從那小伙子的口中爆了出來：「姑娘因何要跟踪我？」

白如烟正好找到了發洩心中不快的大好良機，冷笑了一聲：「哼！這話可眞問得稀罕，陽關大道任何人都可以行得。」

「姑娘如不想自討沒趣，最好慢行一時半刻。」

「爲什麼？」

「我不喜歡有人跟着。」

「憑什麼？」

「憑……」他口中的「劍」字尚未出口，長劍業已出鞘，出劍之勢猶如霹靂閃電。

以白如烟的閱歷來說，她從未見過如此凌厲的劍法。兩腿夾住馬肚，身子迅速後仰，同時探手抽劍。

對方的利劍一發即收，嗖地一聲，劍光頓失，韁轡兜轉，官道上響起一陣悶雷般的蹄聲。白如烟只不過楞了一楞，那一人、一騎已去了一箭之地。

白如烟感到胸口有些涼寒之意，低頭一看，不禁大驚。羅衫被對方的利劍劃了一個「×」形的裂痕，想必是對方手下留情，倒未傷及一絲肌膚。

「孤獨客!」她不禁失聲呼叫。

蹄聲漸遠，終於消失。白如烟心頭的滋味實在難以描述。許久，許久，她才一咬牙根，猛抖韁轡，驅馬前行。

× × ×

晨曦照在荒山曠野，任飛燕一個人在踽踽獨行。這一天一夜，她和司馬羽一東、一西地搜尋東方啓的下落，可是連影子也沒有見到。

她拖着疲憊的肢體，心裏暗忖：回到一心堡如何向她父親任天儀稟告呢?唯一的希望只有期待司馬羽的發現了。

她抬起頭，發現山崗上冒出一個人影。接着是兩個、三個。任飛燕心存戒心打算閃入林中避一避，却依然慢了一步。

「嗨!那位大妹子給俺站住。」一聲吆喝，人已到了面前，正是白浪的手下——劉赤。

任飛燕手搭劍柄，佔住了一個有利的位置，冷聲問道：「你想幹什麼?」

「姑娘別裝蒜了!」另外兩個大漢齊聲道：「昨天和咱們二檔頭動手的可不就是妳麼?咱們奉二檔頭之命到一座山崗子上去搜查，踞高臨下，看得可眞切哩!」

「是又怎麼樣?」任飛燕力持鎭定。

劉赤叱喝道：「大妹子!俺是粗人，說話不愛拐彎，昨天妳親眼見到，咱們二檔頭帶領的三個手下被人宰了。」

任飛燕冷笑道：「你二位踞高臨下，看得必定清楚，宰人的不是我。」

「俺知道殺人的是孤獨客。」

「那麼，你就該去找他。」

「俺正要找他，姑娘想必知道孤獨客的落脚處。」

任飛燕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那可好辦，」劉赤陰惻惻地笑道：「請姑娘跟俺走一趟，孤獨客昨天救了你，必不甘心妳落在咱們手裏，只要他胆敢上門來，嘿嘿……」

任飛燕怒叱道：「你想將我作餌。」

「不錯，」劉赤揮動手中的獨角銅人，一副耀武揚威的神態。

「俺看妳還是乖乖地跟咱們走。」

「憑什麼?」任飛燕緩緩後退，長劍抽出了一半。

「憑俺手中的獨角銅人。」劉赤信手一揮，一株碗口粗的柏楊一折兩斷。「俺不信妳姑娘的頸子能够捱得起這一擊。」

嬌叱聲中，任飛燕手中的長劍宛如一道銀虹般向劉赤胸前捲去，她先發制人，倒有幾分威勢。

劉赤的獨角銅人全力一揮，鏘地一聲，火星亂濺，任飛燕手中的長劍竟然脫手而飛。

「他媽的，敬酒不吃，吃罰酒!」另外兩個大漢同聲喝罵，像有默契似地一左一右，探掌抓向任飛燕的肩頭。

林間突地射出一道黑影，緊隨着一道晶亮的光芒，那兩個大漢的身子，像遇到强大阻力般，一連退後數步，砰然摔倒在地，各人的胸口都出現了一道「×」形的血痕。

劉赤正揮動獨角銅人，突覺胸口一涼。低頭一看，只是衣衫割裂，却未傷及肌膚。面前站着一個神情冷漠的小子，正以極爲緩慢的動作將手中長劍回入鞘中，同時冷聲道：「留你狗命回去向大檔頭白浪傳話，孤獨客恭候他的大駕。」

劉赤面現驚色，倉皇而逃。

任飛燕有些迷惑，因爲她在前後兩天之內，見到了兩個劍法相同，容貌絕不一樣的「孤獨客」。

當那小伙子正要轉身離去時，任飛燕鼓足了勇氣問道：「你也是孤獨客?」

對方沒有回答她的話，却尖刻地說道：「憑姑娘的身手，還是早些回到一心堡去吧，遊蕩在外，早晚難免殺身之禍。」

「可否請……請壯士一同到敝堡一行呢?」

那小伙子沒有回答，也沒有回頭，就這樣走了。顯得絕情已極，氣得任飛燕差一點咬碎了銀牙。小伙子一定聽到了任飛燕的跺脚聲，但是他的背影筆直，似乎連回頭看一下的興緻都沒有。穿過一遍叢林，來到他的拴馬之處。

他跨上雕鞍，正要策馬而行，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叫喚：「仇天侄慢走一步。」

他回頭望去，只見一個頭髮斑白的老者向他跑來，他連忙翻身下馬，拱一拱手道：「原來是吳伯父!」

「天侄!」老者走到他的面前，撫摸着他的肩頭。

「我吳皓當年和你父親有金蘭之誼，有幾句話不吐不快，賢侄萬萬別見怪。」

這個名叫仇天的小伙子，雖然有一股桀傲不馴的慓悍勁兒，在這老者面前倒還十分恭順，又是一拱手，道：「請吳伯父當面教訓。」

「天侄!以你的身手，大可以在江湖中揚名立萬，又何必打着孤獨客的旗號，這教老朽好生不解。」

仇天目視天際，喃喃道：「吳伯父!你可知孤獨客是誰?」

吳皓搖搖頭，道：「老朽已有多年不涉江湖，那會知道?」

「他就是大學士東方明的兒子東方啓了。」

「哦——」吳皓似是不勝驚異。

「天侄!你……?」

仇天搶着說道：「吳伯父當不致健忘，先父是如何死的!」

「令尊搶刦府庫官銀被拿問斬……」

「當時處決先父的人正是大學士東方明。」

「父仇不共戴天，理應償報，不過……」吳皓頓了一頓才又接着說道：「令尊刦取官銀，有違法典，東方大學士官職在身，依法處決，這事可要細加斟酌，何況，東方大學士已被閹臣魏忠賢所害……」

仇天口氣惡毒地道：「可是，他的兒子東方啓還沒有死。」

吳皓神色大變，道：「天侄!你……你……?」

仇天沉聲道：「吳伯父!先父與你義結金蘭，你如今身在江湖之外，無法替他老人家索仇，難道還要阻止小侄爲父討還血債麼?」

吳皓楞神良久，方緩緩點頭，道：「賢侄孝心可嘉，老朽佩服，只不過……」

「不過怎樣?」仇天恭順的態度業已消失，面上浮現濃郁的暴戾神采。

「即使理該爲父報仇，也該面對面地

去找東方啓作一了斷，不該假借他的名號濫殺無辜。」

「這也正是小侄藉以引出東方啓的方法。」

「這……老朽就不明白了。」

「東方啓藝成出道之後，即放出了風聲，他先要殺盡東廠的廠衞，然後再取魏忠賢的六陽魁首。時僅數月，廠衞死在他手下已不計其數，但是小侄却始終找不到他的踪跡，因而小侄只得出此下策，用濫殺無辜的手段去破壞他的名聲，他自會前來找小侄質問，那時……。」

「那時又怎樣?」

「有我無他，有他無我。」

吳皓吁嘆了一聲，道：「如今閹臣當道，東廠横行，善良百姓遭彼等荼毒者何止萬千，天侄，你何不靜待東方啓除去奸人之後，再……」

「小侄心中只想到父仇二字，其它一概不管。」

「天侄!令尊在世之日，雖然厠身黑道，却有幾分俠義之風，你如此作，令尊在天之靈，豈能安心?」

仇天這一瞬間，目射怒火，情緒激動，似乎難以忍受吳皓的嚴厲教訓，所幸最後還是忍了下來，冷冷地拱一拱手，道：「多謝吳伯父教訓，小侄會時刻記在心中。」說完之後，翻身上馬而去。

吳皓惋惜地嘆道：「唉!倒是一個剛强漢子，可惜被仇恨的意念蒙住了心。」

吳皓離去後，一棵老松的頂端躍下一個輕巧的身影，她正是昨夜在野店中和仇天有過一面之緣的白如烟。

× × ×

傍晚了，青河鎭上「聚賢居酒樓」業已上了燈，店堂中也已開始上座，酒菜的香味在四處飄散着。

仇天佔住了一個僻靜的座頭，面牆而飲。忽然，背後傳來一聲溫和的叫喚：「天侄!」

他轉過頭去，發現來人是吳皓，不待他開口，吳皓已搶先說道：「天侄切勿誤會，老朽無意來此，却發現賢侄在這兒……」言下似有畏懼之意。

仇天連忙截口道：「吳伯父可別如此說，小侄晨間言語多有冒犯，正好藉機陪罪……」

突然，一個爆竹般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店家，快給大爺們拿酒菜來，吃完了還要辦事。」

店家像小鬼見了閻王似地連聲應是不迭。

吳皓壓低了聲音道：「天侄!小心點，東廠的鷹犬來了。」

仇天微一側頭，用眼角餘光向進來的人掃了一眼，低聲道：「那個手拿獨角銅人的粗漢子小侄晨間會過，吳老伯，那個娘們是什麼來路?」

「黑道中的第一淫婦，如今是大檔頭的禁臠，名叫花雨娘，專使彈指迷魂烟，天侄，你可得小心點!」

「哼!」仇天冷笑了一聲。「一簍筐臭魚爛蝦。」

「天侄!」吳皓伸手按住了他的肩頭，生怕仇天逞强而動。

仇天竟也按捺住了，端起酒杯來猛喝了一口。

鷹犬們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尤其是花雨娘，更是淫聲浪語，不堪入耳，有吳皓在座，仇天也只得低頭喝悶酒，發作不得。

突然，門外又進來兩個人，一男一女，正是聯袂察訪東方啓行踪的司馬羽和任飛燕。

若是任飛燕走前面，一發現有劉赤等人在座，必然會縮步不進，偏偏是五官不惡的司馬羽先亮相，花雨娘一個箭步來到門邊，眉開眼笑地問道：「這位壯士貴姓大名?」

司馬羽雖有些迷惑，却又不禁回道：「在下司馬羽，姑娘因何動問?」

「哈哈!」花雨娘一聲浪笑。

「俊人必有俊名，過來陪你花大姊喝幾盅。」

劉赤是人粗眼尖，已然看見了司馬羽身後的任飛燕，一個箭步向前，嘿嘿連聲地獰笑道：「任姑娘，江湖路窄，咱們又碰面了，劉某人請妳先賞光過來喝一杯，該不會拒絕吧!」

任飛燕頓感進退維谷，動武必然不敵，要走只怕也走不掉，眉頭一皺，不禁暗動心機。

司馬羽却不知厲害，冷笑了一聲：「嘿嘿，原來這位就是艷名四噪的花雨娘，可惜司馬大爺不解風情，閃開，否則當心利劍割破妳那張漂亮的臉蛋。」

「他媽的!」劉赤掄起了獨角銅人。「俺看你這小子是壽星佬佬吞砒霜，存心找死。」

「劉赤退下!」花雨娘嬌叱一聲，回轉頭又是一副笑臉：「司馬公子……何必生氣。」話聲中，她欵步向前，忽地屈指一彈。

一縷淡淡的青烟像騰空遊走的靈蛇般直撲司馬羽的面前，他竟然還神情微楞地不知應變，待一股異香入鼻，猛然警覺時，手足已滯，頭腦昏沉，砰地摔倒塵埃，四平八穩地躺下了。

「哈哈!」花雨娘發出一陣狂笑。

任飛燕雖然對司馬羽無甚好感，總歸是同行結伴之人，雖明知眼前局勢對她不利，却依然拔出了長劍，一連向花雨娘攻出三招，將花雨娘逼退數步，護住了昏迷不醒的司馬羽。

「劉赤!」花雨娘回到座間坐下，喝了一大口酒。

「這個小娘們交給你了，你如能拿下她，今晚包管有你樂的。」

「嘿嘿!」劉赤獰笑着直向任飛燕逼近。

「小姑娘!乖乖地放下劍來，陪俺喝幾盅，睡一宿，明天放妳走，不然……」

「唰!唰!唰!」任飛燕粉面發赤，一咬銀牙，一連刺出三劍。

「他媽的!」劉赤被任飛燕的攻勢逼得連退三步，不免暴跳如雷，手中的獨角銅人揮舞得霍霍生風，怒吼道：「待俺宰了妳這小賤貨。」

這傢伙力大無窮，獨角銅人又是沉重無比，一連數招，就將任飛燕逼至屋角，動彈不得。

坐在僻靜角落裏的仇天再也按捺不住

，霍地長身而起，長劍嗖然出鞘，發出一聲厲叱：「狂徒住手！」

吳皓驚呼道：「仇天……」

他也許想阻止仇天惹事，而仇天却不願此時此刻暴露眞實姓名，吳皓方一張口，他就回手一劍。

正如吳皓所言，仇天已被仇恨昏了心智，性情反常已極，劍尖指向吳皓的心窩，去勢迅速，似乎毫無餘地。

吳皓面色慘白，身體僵直。

就在長劍將要洞穿吳皓胸膛的那一刹那間，一絲殘留的良知突地喚醒了仇天，長劍向外一偏，打從吳皓脅下滑過，以劍柄處的護鈎點封了吳皓的昏穴。

這只是一刹那間的變化，然而劉赤已然看清了他的面目，大呼大叫道：「別讓他跑了，他就是孤獨客！」

花雨娘也看出仇天不是易與之輩，經劉赤一叫，不禁恍然大悟，霍地站起將手腕輕輕一揮。衆鷹犬立刻刀劍出鞘，將仇天團團圍住。

仇天手中的長劍下垂，目光望着地，沉聲道：「我看你還是走吧！免得血染店堂，敎店家辛苦洗刷。」

「上！」劉赤揮動着獨角銅人，嘶聲狂叫。

衆鷹犬刀劍齊揮，仇天長劍橫劍平胸，飛快地一個旋轉，眨眼之間衆鷹紛紛倒地死亡，胸口均出現一個「×」形血痕！

待劉赤大驚失色、準備逃走時，仇天的長劍已指向他的咽喉，沉聲道：「你見過白浪了嗎？」

「還……還沒有。」

「那麼，我仍然留下你的活命，好為我傳話。」

「好凌厲的劍法，好英俊的人兒！」這話從花雨娘的口中說出來，分外動聽。

「孤獨客，咱們來喝幾盅，好生長談吧！」

仇天回過身，緩緩向花雨娘走過去。

任飛燕禁不住叫道：「當心她的彈指迷魂烟。」

仇天似乎沒有聽到她的警告，依然直趨花雨娘的面前，冷聲說道：「妳是花雨娘？」

花雨娘眉開眼笑道：「正是奴家。」

「哼！白浪的情婦，武林中第一號淫娃。」

「喲——」花雨娘尖叫了一聲，嬌笑道：「是那個嚼舌根的糟踏奴家……」

雪亮的劍尖抵上了她那脹鼓鼓的胸部，仇天道：「花雨娘！你的彈指迷魂烟只能對付那些笨蛋，對付不了我，趕快帶着妳那股狐騷氣滾得遠遠的，不然小爺的長劍要在妳的身上戳一百另八個窟窿。」

花雨娘面色由紅轉白，目光由溫轉冷，冷哼了一聲，道：「劉赤！咱我走！」

一對狗男女落荒而逃。

仇天回劍入鞘，冷冷地瞥了任飛燕一眼，走到昏迷不醒的吳皓面前，頻頻搖頭，低低吁嘆。

任飛燕悄然走到他身邊，輕聲問道：「你姓仇？」

「妳怎麼知道？」仇天的語氣極為平靜，然而面部的肌肉却抽搐了一下。

「這位老人家只說了一個仇字，你就拔劍擊昏了他，你大概不願別人知道你姓仇？」

「姑娘眞聰明。」

「那麼，你是姓仇了。」

「不是。」

「可是……」

仇天驀地旋側身子，如冷電的目光投注在她的臉上，沉聲道：「姑娘最好不要自作聰明，這位老人家所要說的是——『仇恨不共戴天，切不可輕舉妄動』……」

「哦！」任飛燕將信將疑地望着他。

「你和那夥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唔！」一聲漫應。

「冒問一聲，你可是東方公子？」

仇天冷聲道：「姑娘問得太多了。」

任飛燕忍住氣，吁嘆了一聲，道：「家父一心堡堡主任天儀，雖然在江湖中無籍籍之名，却有一股俠義雄心。對魏閹臣挾東廠武力殘害忠良，荼毒百姓的暴行早已恨之入骨，因而邀集天下義士，準備殲滅魏忠賢，只等昔年被魏閹臣殺害的東方大學士之遺孤東方公子出面就共同舉事。所以，我想請你到一心堡去一趟……。」

「姑娘怎知道我就是妳要找的東方公子？」

「你的劍法，以及……」

仇天冷冷截口道：「任姑娘，我已救過妳兩次性命了。」

「我很感激。」

「我不會救妳第三次。」

「你？……」

仇天一揮手，道：「回到一心堡去，不要再在外面闖蕩，不然，我會找妳麻煩的。」

說完，扛起昏迷的吳皓向店外走去。走到門口，又回過身來道：「姑娘還是早些揹負妳的同伴離此為妙，鷹犬一旦復回，妳必不是對手。彈指迷魂烟用毒不烈，這位朋友一個時辰後就會復甦了。」

任飛燕楞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她心中暗道：「這個人絕不可能是東方大學士的遺孤東方啓，因為他缺乏那種高雅的氣質，但是他的劍法又怎會……？」

繼而又想：「第一次所遇見的那個年輕人應該是眞的東方啓了，但是這幾天却又沒有見到他的影兒，這……？」

她想來想去，並未想出一個所以然來。頓了頓足，一咬銀牙，抱起司馬羽扛在肩上，奔出了店門。

青河鎭上的夜色已闌……

× × ×

白浪負手蹀躞，突地掄起手中的籐條凌空一擊，噓地一聲，尖銳呼嘯險些震破衆鷹犬的耳鼓。他停下步履，目光瞪着劉赤，沉聲逼問道：「孤獨客眞是那麼厲害嗎？」

「大檔頭！」劉赤哭喪着臉回道：「小的一向沒怕過誰，但見了那小子連一點轍兒也沒有了，這回非得你親自出馬不可了。」

「哼！」白浪一轉身，喝問道：「二檔頭那邊可有消息傳來？」

一個鷹犬回道：「查爺帶人去了葉子集，恐怕要到明天才能回轉。」

白浪又問道：「花雨娘呢？」

「在後面沐浴更衣。」

「告訴你們，」白浪氣咻咻地道：「今天初九，魏公子十二要親自前來，剩下的工夫只有三天……」

劉赤截口說道：「大檔頭！你最好還是擋一擋，孤獨客那小子實在很厲害，萬一……」

「胡說！魏公公的大駕誰能擋得了？他老人家在朝廷中誰也不怕，豈會怕一個草寇小賊？他老人家聽說孤獨客要圖謀刺殺他，所以才要趕來顯顯威風，咱們最好能在三天之內能將孤獨客擒獲。」

「是！是！」

「這附近地方只有三條孔道，傳令下去，二檔頭查子玉就帶人駐紮葉子集嚴密監視，所有人員一律卸去勁裝，改穿便服，化整為零，平時不准露出兵器，遇事也不得輕舉妄動。」

「是！」鷹犬中有人回答。

「你！」白浪手中的籐條向着劉赤一指。「帶人駐紮青河鎭，也是一樣地改穿便服，嚴密監視面生之人。」

「是！」

「花雨娘帶人駐紮龍盤口。這三條孔道被咱們扼住，以靜制動，孤獨客的行踪必然會落在咱們眼裏。」

劉赤阿諛地道：「大檔頭好計謀！」

「孤獨客是人不是神，他也要吃飯，也要投店，你們暗中和青河鎭、葉子集、龍盤口三地茶樓，酒肆，棧房取得聯繫，凡是有佩劍的年輕人路過，不管他是不是咱們要緝拿的孤獨客，一律在飲食中滲以『入喉倒』，待昏迷後加以緝拿，解來此處，由我親自審問。店家服從者，重賞，不服者，格殺！」

「是！」羣體答應，聲如洪雷。

「我不時在三地巡查，如有擅違命令，任性遊蕩，或無故惹事生非者，老夫要他的狗頭。」

「是！」

「去吧！快些各守崗位。」

× × ×

疏星、冷月、夜風颼颼！涼意侵人。

草地上躺着好幾具屍體，他們的胸前都有一個「×」形血痕，看穿着，就知他們都是東廠的廠衛。在那些屍首的中間，站着一個筆直的身影，他正以極為緩慢的動作將一柄雪亮的長劍回入鞘中，同時仰首望天，喃喃道：「爹！孩兒為您老人家復仇雪恥的日子為期不遠了。」

敢情他就是東方大學士的遺孤——東方啓？

就在他喃喃自語之際，一個人影自樹梢躍落在他的身後。那人的身法極為輕巧，如一片落葉墜地，無聲無息。他却依然有所察覺，身子未動，顯示他已心生戒備，只是冷冷地問道：「是那一位？」

「你是孤獨客？」這人是個女的。

「姑娘是……？」他緩緩轉過身來。看到了一張清秀的臉龐和兩道溫暖如十月艷陽的目光。

她笑笑道：「別問我是誰，請告訴我，你是不是孤獨客？」

「是又怎樣？」語氣之中已顯露了不悅。

「如果是，我想問問你，為何濫殺無辜？」

「東廠廠衛橫行霸道，殺之為民除害，怎能說是濫殺無辜？」

「據我知道，孤獨客除了對付東廠廠衛之外，還殺害了許多善良無辜之人。」

「我知道此事，但是那人不是我。」

「唔！你是東方公子？」

「在下東方啓。」

「大學士東方明的令郎，失敬！」

「姑娘是……？」

她截口道：「我姓白，你可稱我為白姑娘！」

原來她是白如烟。

東方啓拱拱手，說道：「白姑娘！幸會！」

「我找你很久了。」

「不知有何見敎？」

「想告訴你一件事，有人冒你『孤獨客』之名，近月來橫衝直闖，濫殺無辜。因此民間對你視如厲鬼，聞名喪胆，這可不是一件好事。」

「白姑娘可知那人是誰？」

「名叫仇天。」

「仇天！」東方啓喃喃自語，似乎毫無印象。

「據說，他的父親是一名江洋大盜，被令尊判處斬刑，所以他要找你復仇。」

「原來如此！但是，他為什麼不來找我呢？」

「他找不到你，所以冒你之名，習你劍法，其用意在激你出面。」

東方啓默然良久，沉重地吁嘆了一聲：「唉！此人所用劍法與我一般無二，可見他武功底子不弱，悟性極佳，却不知他為何會使用這種笨法子。」

「大概仇恨薰昏了他的心智。」

東方啓緩緩頷首，道：「不錯！仇恨薰昏了他的心智。」

「你呢？」

「我？」東方啓瞪目結舌，滿面孔茫然之色。

「你不是也被仇恨的意念薰昏了心智麼？」

「姑娘這話……？」

「聽說你要謀刺魏公公？」白如烟搶着問。

「不錯。」

「是因為他曾陷害了你父？」

「那只是其中一半原因。」

「另一半原因呢？」

「為民除害。」

「正大堂皇！」白如烟聳肩輕笑。像是讚美，也像是譏諷。

「你以為你作得到麼？」

「義無反顧，其它一切不管。」

白如烟緩緩道：「魏公公掌理東廠，廠衛中高手如雲，謀臣如雨，鬪智，鬪力，你都落了下風。而且風聲外傳，他們早作了嚴密戒備。再加上仇天從中插上一腳，你的計劃只怕是失敗的成份居大。」

東方啓默然良久，方道：「多謝姑娘的金玉良言，以姑娘的看法，應該……」

白如烟截口道：「不如暫時息隱，容後日再圖舉事，古人云：欲速不達，你不妨三思。」

白如烟倒算是一個心機靈巧之人，竟然使出了一着不露痕迹的退兵之計。

東方啓毫不思索地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魏忠賢天良喪盡，我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

「你這樣恨他？」

「凡是有良知之人，都會恨他。」

「如果你眞有機會下手，你將如何對付他？」

「利劍穿心，碎屍萬段，還要……」

白如烟冷冷截口道：「已够殘忍了，你還要怎麼樣？江湖中人傳說你冷酷無情，果然不差。」

「唉！」東方啓吁嘆了一聲。

「姑娘不會了解我的心情。今晚可有些怪，多少年來，我還不會說過這樣多的話。」

「這大概是我們有緣吧！」

「唔！」東方啓有些靦覥地仰首冷月疏星。

白如烟自言自語地道：「魏忠賢壞事的確作了不少，你這樣對他，倒還不算過份。……」

語氣一頓，突地笑着問道：「如果我是你的仇人，你打算如何對付我？」

東方啓大大地一楞，良久，才期期艾艾地道：「姑娘！妳……？」

白如烟笑道：「只不過作一個比方罷了。」

東方啓沉吟了一陣，道：「如果姑娘是我的仇人，我最少要讓妳三劍。」

「爲什麼？」

「因爲妳是女人。」

「你看不起女人？」

「絕無此意。不過……」東方啓似乎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措辭，頓了一頓，才接道：「男女天賦有別，在練武的途徑上，女人總是要差一些。」

白如烟緩緩頷首，道：「很有道理。我雖然不是你的仇人，但是我却要求你讓我三招。」

嗖地一聲，長劍出鞘，開戶亮式，一些也不含糊。

東方啓身子微微一退，振聲道：「我不明白姑娘的用意何在？」

白如烟一個字一個字有力地說道：「我要殺你。」

「爲什麼？」

「只是因爲你的作爲威脅着家父的生命。」

「令尊是……。」

「東廠大檔頭魔鞭白浪。」

在這一瞬間，東方啓頗有啼笑皆非的感覺，楞了許久，才冷冷道：「我的仇敵是魏閹臣，與令尊何干？」

「家父身爲東廠大檔頭，有保護魏公公之責。」

「眞可惜！他竟然甘心爲虎作倀。」東方啓雙手向左右一攤。

「我說話從不反悔的，姑娘，請動劍吧！」

白如烟反倒猶豫了。她和東方啓是無冤無仇的，離家出走，無非是由於好勝心所使然。及至見面晤談之後，她突然發現這個年輕人大有可親之處；但是這個年輕人身佩的長劍早晚有一天會洞穿她父親的胸膛。這……這該怎麼辦呢？

一陣亂意，使她那靈巧的心機喪失了作用。咬牙，閉眼，胡亂地刺出一劍。毫無疑問，這一劍是白白地浪費了。

只聽東方啓在她身後說道：「白姑娘！妳不該平白蹧踏大好良機啊！」

對方的話，挑起了她的好勝之心，暗中循聲辨位，電轉身形，一劍向東方啓的心窩刺去，絲毫未留餘地。

東方啓空手搏白刃，只有閃避一途，虎腰一擰，身形飄開五尺有餘。

白如烟早已料到對方的閃避方向，倏地沉腕壓劍，改刺爲削，身軀猛地兜轉，長劍橫切，掃向東方啓的腰際。

東方啓似乎沒有料到白如烟的變招會有如此快速而沉穩，急切中，只有來一招「懶驢打滾」，就地滾出了丈餘開外。

避得雖快，白如烟的劍尖依然挑破了他肩頭處的衣衫，在他的肩頭留下一道淺淺的血痕。

白如烟眼見三招已過，不得不作亡命之拚的打算。嬌叱一聲，全力向東方啓的心窩刺去。

在倒地急滾中，東方啓的長劍業已出鞘，只聽鏘地一響，白如烟手中之劍脫手而飛，刺進了一棵樹幹。他自地上一彈而起，手中之劍已閃電般回入了鞘中。

白如烟沉叱道：「你爲何不殺我？」

東方啓搖搖頭道：「我不忍殺妳。」

「因爲我是女人，所以可憐我？」

「因爲妳是孝女，妳冒險拚命無非是爲了保護妳父的生命安全。這和我的動機相同。」說到此處，東方啓長身而起，拔下了插進樹幹的長劍，落回原地，將劍遞給白如烟，接着道：「妳一片孝心頗使我感動，我答應妳，非不得已，我絕不取妳父之命，妳去吧！」說完後，掉頭走去。

白如烟忽然十分激動地叫道：「你等一等。」

東方啓冷冷道：「我再等一會，說不定心情又變了，那時……」話聲未落，人已去遠。

依舊是冷月疏星，夜風颼颼。只見草枝上多了一些渾圓的小珠，那不是晨露，而是白如烟落下的熱淚。

× × ×

好熱鬧的龍盤口！

時正晌午，差不多每一家酒樓的座頭都滿了。

萬味香酒樓！這該是龍盤口的第一塊金字招牌了。小二們穿戴整齊潔淨，面上浮現和善親切的笑容。客人一進門就會感到無比的舒暢。

一個店小二帶了一個錦衣大漢來到櫃前，向櫃枱內一個鬍鬚花白的老先生說道：「金掌櫃！這位大爺要訂席。」生意上門，自是熱誠接待，那位老先生連忙笑問道：「請明示，是要多少銀子一席的？總共多少席？……」

那錦衣大漢截口道：「可不是三席兩桌，這外面吵得慌，有靜點的地方嗎？」

「請裏面！請裏面！」金掌櫃連連擺手。

將豪客迎進內間的小廳，金掌櫃忙着奉茶，敬上水烟袋。豪客一一謝絕了，冷冷落座，掏出一塊紅漆的木牌往茶案上一放。

紅漆木牌上烙着一個「魏」字的火印

，那金掌櫃心頭頓時一涼，臉色也是大大一變，哆哆嗦嗦地問道：「請問大爺有何吩咐？」

「晨間花娘子召集各酒樓的掌櫃密商大計，金掌櫃去了吧！」

「小的去了，小的去了。」

「花娘子的吩咐，金掌櫃想必不會忘記。」

「花娘子的吩咐就是魏公公的諭令，小的那敢不遵。大爺請……」

錦衣大漢壓低了嗓門截口道：「方才可有一個佩劍的小子進入了二樓的『天』字號雅座？」

「有……有的。」

錦衣大漢掏出一個紙包和一錠十兩重的銀子放在茶案上，沉聲道：「將紙包中的藥粉滲入酒中，送到『天』字號的雅座去，要你親自辦，免得送酒的小二露出了神色。」

「是！是！這銀子……？」

「魏公公賞的。他老人家一向賞罰分明，事情辦砸了，可就要你的腦袋。」

× × ×

「客官！你要的酒來啦！」店小二恭恭敬敬地將一個四兩小壺放在東方啓的面前。

東方啓抬頭望了那店小二一眼，和顏悅色地道：「方才你好像已經送酒來到了門口。突然有人將你叫了回去，是怎麼回事？」

店小二陪笑道：「不瞞你說，咱們這兒的狀元紅有三年出窖的，也有五年出窖的，更有存放十年以上的，酒是愈陳愈香，方才打雜的店小二一時疏忽，爲客官裝的酒不够陳，所以金掌櫃趕忙叫小的拿去換。你品嚐品嚐！這可是存放十多年的陳酒哩！」

一股清澈香冽的酒汁從酒壺嘴裏流出，盛了一個滿杯。

東方啓揮揮手，道：「你去吧！只要是好酒，等會兒多多賞你。」

「先謝啦！」店小二必恭必敬地退了出去。

東方啓雖然心中略有所疑，却看不出一絲端倪。殊不知「入喉倒」的配方出自大內，是一種無色無味的迷藥，絕不像江湖中一般迷藥，一旦滲入酒中，酒汁就顯得混濛不清。

那股沁人的香冽，也的確引人垂涎，因此東方啓丟開心中疑念，舉杯就唇……

驀然，一抹黑影自窗外直射而入。東方啓眼尖手快，飛快地接在手中，展眼一看，那是一塊碎瓦片，上面用劍尖刻了六個字：「酒內滲有迷藥」。

窗外是一片竹林，東方啓轉首望去，只見一個綠衫麗人匆促閃入林中。雖只驚鴻一瞥，他却認出了那人是白如烟。

在這一瞬間，東方啓不禁有了一股惆悵的情緒。如果眞有人在酒中滲入迷藥，那必定是東廠的一夥，但是告以機密的却是東廠大檔頭白浪的女兒，這……？

大概由於心情煩燥而使他舉止失常，他竟然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酒，同時又將壺嘴含進口中，將壺中酒吸乾。只不過眨眼間，他就伏在桌上了，那一把四兩小壺也傾倒在桌上，圓圓的壺蓋落在地上，的溜溜地滾出了簾外。

「宇」字雅座聞聲走出了一個大漢，像是酒力不勝，以致步履踉蹌，他歪歪斜斜地走着，無意撞開了「天」字號雅座的門簾。

當他看到東方啓伏在桌上時，目光突地一亮。連忙又回到「宇」字號雅座。

那裏坐着四個人，桌上雖然放滿了酒菜，却沒有人舉杯動箸。

方才和金掌櫃打交道的錦衣大漢也在其中，他沉聲問道：「怎麼樣！」

「倒啦！」

「當心那小子弄詭。」

「我察看過地上，沒有半點酒汁，迷藥一定下了肚，咱們動手吧！」

「好！」錦衣大漢發出命令。

「小心點！」

五個人進入「天」字號雅座，在錦衣大漢的指示下，另外四個人一齊刀劍出鞘，採取了包圍的陣勢。錦衣大漢這才走過去一把抓住東方啓的後領，提起了他的身形。

突然，一股香冽的酒汁如水箭般自東方啓的口中噴出，直射那錦衣大漢的面部。由於勁道十足，他連喊叫之聲都未發出，就已昏迷過去，臉上五官模糊，血肉狼藉。原來東方啓將喝下去的四兩狀元紅以深厚的內力控制住了。

另外四個人出於本能的反應，各自揮刀攻上，東方啓連座椅都沒有離開，那四個人就躺下了，如出前轍，每人的胸前出現了一個「×」形的血痕。

× × ×

出龍盤口往葉子集的官道旁遍植柏楊，蔥鬱流翠，倒能一滌遊子之心，可惜東方啓的心情糾結太甚，多麼美好的景色也無法使他感到輕鬆。

他走得很快，步履却異常沉重。

突然，他聽到一陣嘶喊之聲。他停步傾聽，那聲音是從一道崗陵之後傳來。辨明方向之後，他立刻長身而起，幾個提縱，就已上了崗巒。

崗巒後面是一條小徑，在不及一丈方圓的一遍空地上橫七豎八地躺了十幾具屍首，一個年輕人靜靜地站在那兒，似乎在欣賞他的傑作。

陽光明亮，東方啓居高臨下，看得非常眞切，死者的胸口都有一個「×」形的血痕。

東方啓心中一動，立刻飄身下落。原來站在那兒的年輕人，立刻回過身來，他正是仇天。

東方啓落地站定，冷冷問道：「這些被殺之人是誰？因何被殺？」

仇天沉聲道：「我可懶得過問他們是何等人物，他們被殺的原因只是因爲他們該死。」

「你大概就是仇天。」

仇天驀地一怔，疾聲反問道：「你是誰？」

「我是你冒充的人。」

「東方啓？」

「不錯。」

「嘿嘿！」仇天一聲獰笑。「你終於來了。」

「聽說令尊是被先父處決的。」

「不錯。」

「所以你要找我報仇。」

「你既已全盤清楚，倒省了我一番口舌。」

「仇天！」東方啓沉聲道：「你不但該死，而且死後還該打入十八層地獄。因爲你爲了一點私仇，竟然濫殺了許多無辜之人。」

「別裝君子，你也殺了不少人。」

「我是爲了公仇。」

「公仇？」

「當然。魏忠賢天良喪盡，人人得而誅之，爲公衆之敵，這道理你難道不懂？而且我所殺之人都是東廠的鷹犬，與你的作爲大不相同。」

「如果我不明白這個道理，此刻不會和你平心靜氣地講話。」

東方啓道：「倒有些出人意料。」

仇天轉過身去，喃喃道：「我承認過去一直被仇恨的意念薰昏了心智，可是昨夜先父的一位舊友提醒了我。使我分清了公仇、私仇之別。東方啓，我暫時不找你，待你解決了魏閹臣我再來找你了斷。」

東方啓拱拱手，道：「感激不盡。不過我對你的話却不敢全信。」

「我從不作虛言假語。」

「既然你的父執輩在昨夜點醒了你的迷夢，今天爲什麼濫殺無辜？」

仇天冷笑道：「你以爲這些傢伙不該死？」

「他們不是東廠的鷹犬。」

「不錯，他們不是鷹犬，而是一批俠義之士。一心堡堡主發起殲魏之舉，他們也參加了。」

東方啓神色微變，厲聲道：「那就更不應該殺他們了。」

「他們參加了義舉，却又中途變節。準備前往東廠告密，在這裏鬼頭鬼腦地商議之際，被我聽到了。」仇天霍地轉過身來，目光如火炬般瞪視着東方啓：「你說他們該不該死？」

「這？……」東方啓一時感到語塞。

「任堡主發起殲魏義舉，最大的原因還是由於令尊東方大學士被害使他們痛心之故。」仇天發出一聲悽涼的冷笑，又道：「東方啓，你的運氣比我好，因爲你有一個受萬人敬重的老子。任堡主的女兒任飛燕四處找你，幾次三番險些落入東廠鷹犬之手，你最好還是去一趟一心堡。最後再打一聲招呼，請留着你的命，咱們還有一段樑子。」

說完後，仇天回身走了，身影筆直，步履快速，他似乎不願意再和東方啓多說一句話。

一個俏麗的人影自樹叢間閃出，輕聲道：「請問你是東方公子麼？」

她就是任飛燕，東方啓在查子玉的戲弄下救過她，自然認得出來。不過他却不知道她的底細，因而遲疑地問道：「姑娘是？……」

「我是任飛燕。」

「哦！」東方啓拱了拱手。

「失敬！失敬！」

「東方公子！」任飛燕委婉地道：「仇天雖然性情冷酷，却還通情達理，他說得不錯，你是應該到敝堡一行，否則，參與義舉之人難以安心。」

東方啓皺皺眉頭，道：「此去貴堡，路途遠麼？」

「此刻動身，子夜就到了。」

「好！我隨姑娘去一趟吧！……」東方啓的話聲未落，突見對面樹林之中有一道綠影一閃。

任飛燕也瞥見了，疾聲道：「不妙！有人偷聽，快追！」

東方啓搖搖手，道：「姑娘請先回，煩轉稟令尊，今日初九，十二那日，魏閹臣將來此間巡視，我最遲在明天趕到貴堡，共商殲魏之計……」話聲未落，人已向對面樹林縱去。

「東方公子……」任飛燕似乎還有什麼未盡之言，但是東方啓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正在這時，另一個人來到了任飛燕的身邊，他是司馬羽，小心翼翼地道：「任姑娘！有一句話，我不知當講不當講。」

「說吧！」任飛燕一副氣咻咻的樣子道。

「東方啓去追的那個人是個女人。」

「怎麼樣？」她的語氣輕淡，實際上却是極欲知道內情。

「像東方啓這種人，自幼遭受變故，心情自與常人不同，他又自以爲劍法超羣，狂傲已極，姑娘若在他身上用情，豈不是白費心機……」

「見你的大頭鬼！」

「我是一片肺腑之言，妳切莫怪。」

任飛燕連連揮手道：「少說廢話！你趕快回堡去，告訴我爹！就說東方啓最遲明天要去見他。」

「妳呢？不一起回去嗎？」

「你管不着。」

「那怎麼行？我說什麼也不放心妳一個人在外啊！」

任飛燕冷笑道：「得了吧！你以爲你能保護我嗎？花雨娘彈彈指頭你就躺下了。再告訴你，往後別纏着我，別以爲爹器重你，就會有什麼想頭。說一句實話，我一輩子也不會喜歡你。」

司馬羽的臉色紅得像天空中的太陽。

× × ×

白如烟如果存心不和東方啓照面，她大可以走得無踪無影，但她却讓東方啓趕上了，可見她是有意放慢了脚步。

當兩個人只差二十餘步之際，東方啓叫道：「白姑娘請留步。」

白如烟停了下來，却未轉過身子，冷冷道：「有何見教？」

東方啓也就站在她的身後，道：「有一句話要當面說明白，午間在萬味香酒樓承妳提醒酒中滲有迷藥，照理說，我該感激不盡。但是我却不領妳這份情，因爲我還是喝下了那壺酒。」

「我無意要你感激。」白如烟的語氣極爲平靜。但是會聽話的人就能聽出那種平靜之語是強裝出來的。

「那麼，我沒有欠妳什麼？」

「我也不會說過你欠我什麼。」

「那就好了。」東方啓語氣突地一沉：「妳是白浪之女，而他却是和我作對之人。打從現在起，我不許妳跟着我。」

白如烟霍地轉過身來，目光中流露出

激烈的怒火。忿然道：「如果我一定要跟着你呢？」

「我要殺妳！」東方啓說這四個字時，其神情彷彿是一個厲鬼！

「再見妳，我絕不會有昨夜那樣好的心情，千萬別心存僥倖。」

掉頭走了，東方啓的言行是那樣絕情。在這一瞬間，白如烟幾乎柔腸寸斷，她凝視他的背影，恨不得拔出長劍向他投擲過去，但是她的手足無力，挪動一寸、一分的力量都沒有。

東方啓恐怕已走出好幾里了，白如烟還是那樣癡呆地站着。直到一個目含怒火，眉蘊殺機的女人來到她面前時，她才從迷惘中醒了過來。

這個女人是任飛燕，長劍提在手中，冷聲道：「拔劍吧！」

白如烟如同澆了滿頭霧水，如在往常，她會毫不猶豫地拔劍，然而她此刻的心情却又不同。因而笑問道：「姑娘要幹什麼？」

任飛燕咬牙切齒地說道：「我要宰了妳。」

「我們無冤無仇啊！」

「那可說不定。」

「姑娘認識我嗎？」

「我認識妳那身綠衣服就行了。」

白如烟緩緩搖頭，道：「對不住！我不能奉陪，亡命一搏，總該有個原因。」

「因爲我恨妳！」話聲中，任飛燕已然一劍刺了出去。

白如烟輕巧地閃開，疾聲問道：「妳爲什麼要恨我？爲什麼？」

「因爲孤獨客喜歡妳。」任飛燕又刺出一劍。

白如烟仍然騰身閃開，同時失聲笑道：「我明白了，妳喜歡孤獨客，所以怕我搶走了他，對嗎？告訴妳，他不但不喜歡我，反而恨我。咱們不必打架了，收起妳的劍吧！」

「我不信，他若不喜歡妳，怎會拋下我不管，急急忙忙地趕來和妳說話？」

「妳想知道他匆忙趕來是爲了對我說一句什麼話嗎？」白如烟笑容滿面地問。

「我不想知道，反正妳也不會說眞話的。」

「我不會騙妳的，他敎我從今以後不要再跟着他，不然他就要殺我。妳可知道爲了什麼？因爲我是白浪的女兒，東廠大檔頭魔鞭白浪，妳總該聽說過吧！」

任飛燕楞住了，目光盯在白如烟的臉上，好像對方的臉上畫得有好看的花兒。

突然，嗖嗖連聲，從樹林間縱出了四個粗壯大漢。內中一個眼尖，看見了白如烟，連忙行禮道：「白姑娘也在此，這位是……？」原來又是一夥東廠鷹犬。

「哦！是一個舊識，」白如烟連忙走過去拍拍任飛燕的肩頭，笑道：「妳走吧！咱們後會有期，我正有事忙着，也不能接待妳了！」

任飛燕投以感激的目光，連忙離去。

白如烟吁出一口長氣，漫不經意地問道：「你們到這兒來幹什麼？」

「那邊發現了十幾具屍首，又是孤獨客幹的，所以花娘子命咱們前來追尋。」那大漢說到此處，嗓門一壓，低聲說道：

「白姑娘！自妳不告而別後，大檔頭可想壞了，妳還是回去一趟吧！」

「見着大檔頭爲我轉告一聲，就說我平安無事，待孤獨客的事了斷之後，我有重賞。」

「謝啦！」

白如烟生怕花雨娘相繼跟來，匆促回身離去。

× × ×

夕陽已墜，暮靄四合。

一座荒涼的古廟中透視出微弱的燈光，廟門口有一個人影在來回走動，似乎是在那兒守護。

驀地蹄聲響起，一匹健馬疾馳如飛般在廟門口停下，四蹄甫住，馬上人已身手矯捷地翻身下馬。

原來在廟門口逡巡的大漢立刻迎了上去，悄聲道：「辛苦！」

來人說道：「魏公公密令，大檔頭可在？」

「前往龍盤口巡視，要子夜才回。」

「那怎麼辦？……」

突地一道黑影從天而降，原先守護廟門的大漢，翻身倒地，另一個傳令大漢，也被一把鋒利的長劍抵住了咽喉。

宛如冰雹的聲音從那突襲者的口中發出：「密令拿來。」

他這裏才一出聲，離他不遠處立刻亮起了一支火炬，接着，二支，三支……連續出現了十數支之多，將這不速之客圍住了。

一個手執籐條的半百老人從廟內踱了出來，站在台階上，嘿嘿冷笑，他正是東廠的大檔頭魔鞭白浪。

「東方公子！」白浪陰惻惻地笑道：「咱們久違了啊！」

不錯，來人正是東方啓，在層層包圍之下，他發覺情勢對他非常不利，爲了復仇大計，只得委屈求全，因而冷冷道：「尊駕認錯人了吧！」

「老夫絕不會認錯人！」白浪冷笑着從台階上緩步而下。「方才你表現的閃電一劍，倒有幾分功力，老夫很想領敎，領敎！」

東方啓向四週掃了一眼，冷笑道：「看樣子你想以多勝少。」

「是麼？哈哈！有老夫在，恐怕還沒有別人動手的份兒。」

「那又何必擺出這許多的人。」

「人倒是不少，明火執刀圍着你的人不算，另外還有數十名弓弩手潛伏暗中，那只是爲了防你逃逸。老夫年紀大了，自認脚下功夫沒有你快。」

「難道手上功夫就會比我高？」

「何妨試試。」白浪口說身動，飛快欺身上前，手中籐條兜頭打下。

東方啓早已聽說過白浪手中那根籐條威猛絕倫，但是那畢竟不是鋼鑄銅澆，怎擋利劍？因而存下了輕敵之心，長劍上削，直迎擊下的籐條。

波地一聲，對方的籐條非但未被利劍削斷，反而發出了強大的震力，使東方啓握劍的虎口感到微微一麻。

東方啓雖冷漠却不狂傲，在這一瞬間他已發現白浪是他平生所遭遇到的最大勁敵，當即身形電旋，回劍反刺；他這一招

旋身回手劍巳使無數東廠鷹犬喪失性命！

此刻他並不冀望這一劍能够傷及白浪，只打算暫時逼退對方，使他能有瞬息的時間去思索對敵之策。

又是波地一聲，白浪的籐條竟然硬生生接了他一劍。

二人各自一個回旋，又恢復了原來相對的姿勢。

白浪冷笑道：「孤獨客！你的劍法也不過如此，還是快些棄劍降服，老夫保你留個全屍。」

在白浪狂語之際，東方啓巳思索好了對策，對付白浪這種功力深厚，臨陣閱歷豐富的老江湖，如果慢打細攻，絕難討好，不如展開一輪猛攻，使對方無暇研判劍招的變化，也許還能奏功。

心念既決，立刻揮劍而上。

只見一道銀虹在白浪的前後左右飛騰纏繞，波波之聲，不絕於耳。

只不過眨眼之間，東方啓巳攻出了二十餘劍，若在平時，地上巳然多了二十餘具屍首。

但此刻對敵之人却是魔鞭白浪，一個使俠道義士聞名心寒的邪惡人物。

因此東方啓一時間還無法搶到上風。

這種打法，跡近亡命。只要有一方不想活，雙方必定同歸於盡。

偏巧東方啓不願在這個時候死，父仇未雪，魏奸未除，他說什麼也捨不得慷慨赴死。

因而，東方啓在相搏之際有了顧忌；所施展的劍法也就不能達到精銳巔毫，相反地白浪却窺見了東方啓的弱點，每一招都硬打硬接。

東方啓的一輪猛攻逐漸式微，而那根籐條的威力却大大地增加了。

「丟劍！」白浪突發一聲厲叱，籐條猛地掃向東方啓的右腕。

面對此一狠招，東方啓旣無迴旋餘地，只有橫劍相迎，這次却是發出「篤」地一響，劍鋒竟然砍進了籐條之中。

東方啓正大感意外之際，白浪忽然一擰手腕，身形半蹲，將籐條壓向地面，硬生生地將東方啓的長劍卡住了。

劍鋒有一半嵌入籐條之中，東方啓雖用力抽劍，却苦苦無法抽出。

唰地一響，東方啓突覺背上一辣，抬頭看，白浪的左手竟然多了一根細長的皮鞭。

東方啓這才恍然大悟，「魔鞭」之號的由來，並非指那根籐條而言，可見這根皮鞭的威勢要更加厲害了。

白浪冷笑道：「還不丟劍麼？」話聲中揚鞭又抽。

東方啓巳嚐了一記熱辣辣的滋味，連忙鬆手後避，那柄長劍終於脫手了。

白浪手中的皮鞭如騰龍般凌空旋舞，時而東，時而西，飄忽無常，東方啓全神貫注那鞭影的方向，時間一久，不免眼花撩亂起來。

唰！白浪終於施展了煞手絕招，皮鞭如蟒蛇般纏上了東方啓的頸項。

東方啓心頭大駭，連忙用雙手緊抓皮鞭，不使對方抽緊，突然卡察一響，皮鞭上竟然出現了無數根芒刺，東方啓只覺一股劇痛鑽心，兩隻手掌心和頸項間巳是鮮血淋漓了。

儘管如此，東方啓仍是不敢鬆手。不然，在頃刻之間就會被白浪的皮鞭勒斃。他咬住牙，喘吁着，立定了脚跟，準備和死神僵持到最後的一刻、一分。

「哈哈！」白浪放聲狂笑。

「乳臭小子！你嚐到了老夫魔鞭的滋味了吧！」

逞强之心消失了，東方啓沒有答話，即使說一個字，也會浪費他不少精力。他明白，若想保護生命，就得保存精力。

「哼！」白浪陰森可怖的笑容在火炬的照射下宛如地獄的厲鬼。

「東方啓，你還不鬆手降服麼？」

「爹！」暗處突地發出一聲驚叫。是白如烟狂奔了過來。

「哦！如烟！」白浪又驚、又喜。

白如烟拉着父親白浪的胳臂，哀求道：「爹！放了他。」

「甚麼？」白浪兩道濃眉挑了起來。「妳敎爲父放了謀刺魏公公的歹徒。」

「爹！他不是東方啓。」

「妳怎麼知道？」

「孤獨客有兩個，另一個才是眞正的東方啓。」

「不管他是不是東方啓，他妄想刼掠魏公公密令，必定也是謀反之人，絕不可輕恕。」

「爹……」

「閃開！」白浪猛地一抽皮鞭。

驀然，四週慘呼之聲迭起，火炬一支支地熄滅。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情勢頓形混亂。

只聽白浪嘶聲吼道：「何方狂徒敢來搗亂？」

一個沉悶的聲音道：「孤獨客是也，看劍！」就在這一瞬間，東方啓頸項上的皮鞭倏然鬆脫，當情勢甫變之際，他就有了心理準備，此刻頸項上的皮鞭一鬆，他立刻一撲向前，拾回了自己的長劍。雖然掌心疼痛，但覺內力未損，他又存下了和白浪一拚之念頭。

突然，一匹健馬衝向他的身旁，一個急促的聲音道：「快些上馬。」

東方啓還有些猶豫，然而對方的手腕却巳抄到他的脅下，那匹健馬並未停蹄，東方啓也就身不由主地上了馬背，這時他巳發覺救他的人竟是仇天。

白浪大聲呼喊放箭，一陣疾矢射來，俱被仇天揮劍掃落。

一口氣奔馳了二十餘里，仇天才勒住韁繩，跳下了馬背。

東方啓心中感慨眞是難以形容，他木然地坐在雕鞍上冷冷道：「感謝搭救。」

「不必言謝，我救你，只是爲了要你死在我的劍下。」仇天的語氣異常冷漠。頓了頓，接道：「你的傷勢如何？」

「皮肉之傷而巳。」

「白浪號稱『魔鞭』，未可輕視，你最好連夜趕去一心堡，任堡主之武功雖不過人，療傷的手法却很高明。再則，你還要帶一個信給他，衆議舉事之密巳被魏忠賢所悉，需要提防。」仇天話聲一落，人巳竄入暗影之中。

東方啓吁嘆了一聲，正待抖韁催馬，忽然聽到一陣急劇的蹄聲，同時還傳來一

聲聲呼叫：「東方公子！東方公子……」

東方啓聽出，呼叫的人是白如烟。他稍一猶豫，白如烟的馬兒巳到了他面前。

「幸好被我追上了，」白如烟喘吁吁地道：「你傷得怎麼樣？」

東方啓冷冷道：「白姑娘！我曾驚告過妳，不許妳跟着我……」

白如烟截口道：「別再和我鬥氣了，我是趕來送藥的，我爹那根皮鞭上的芒刺俱都淬過劇毒。」

「眞的。」東方啓心頭大駭。

白如烟幽怨地道：「當時我眞想助你一臂之力，但是我又不能助你對付我爹，我……我眞是爲難死了。」

東方啓的心情又鎭定下來，冷冷道：「不要說這些了，藥呢？」

「找個僻靜地方讓我爲你療治……」

「用不着，藥拿來！」

「你不懂如何用啊！」

「別以爲除了姓白的之外，再沒有人懂得療傷，藥拿來。」

「唉！你這個人眞倔强，拿去吧！」她將馬兒兜近，遞過去一個葫蘆小瓶。

東方啓伸手去接，白如烟却閃電般地拍擊了他的昏穴。當他身體傾斜要倒下的時候，她以溫暖的懷抱迎向了他。

×　×　×

一座天然洞窟，地上燃着一堆旺火。

東方啓渾身濕淋漓，但他却感到無比的舒暢。

他仰起頭，看到白如烟焦灼中帶着憐惜的面容，東方啓在感激中突又昇起了一股厭惡的念頭，他最痛恨別人對他憐憫。

白如烟關切地問：「好些了麼？」

東方啓巳然試過內力，完缺無損，看看手掌，摸摸頸項，無半點傷痕，他知道傷勢巳完全好了。

「沒事了。」他淡淡地道：「現在什麼時刻？」

「卯正光景，洞外想必天亮了。」

「傷勢好得眞快。」他緩緩坐起來。

「一方面是因爲療傷之藥具有神效；另一方面則是因爲你的內力深厚……」

東方啓打斷了她的話：「白姑娘！妳可以走了。」說完後，走出了山洞。

旭日將昇，東方一片紅霞，晨風撲面，使人清爽。然而東方啓却被一種複雜的情緒困擾着。

白如烟跟在他身後，幽幽道：「你就這樣趕我走嗎？你……眞是太冷酷了。」

「難道你還要我向妳跪地拜謝救命之恩？」

「你……」白如烟氣得面色鐵青，在朝霞輝映下變成了紫色。但她却又忍住了，幽聲道：「你的心情不好，我不怪你，可是……」

東方啓却沒有聽他的話，揚長走去。

「等一等！」白如烟一面呼叫，一面跟上去。

東方啓停了下來，沉聲道：「白如烟，這是我說最後一次，不要跟着我。」

一股怨氣往上衝，白如烟忿然道：「東方啓！我跟定你了。」

東方啓轉過身來，厲聲道：「那麼，我要殺妳。」

白如烟挺起了胸，瘋狂般叫道：「殺吧！反正你早巳殺死了我的心，乾脆連我這副臭皮囊也解決掉。」

東方啓的眉宇之間突然浮現殺機，在紅日照射下，晶光乍現，嘶地一聲，白如烟的前胸出現了一道裂口，雪白的胸脯上也出現了一道血痕。

東方啓的手腕翻轉，正待揮下第二劍時，他的手臂突然在半空中僵住。

嘴唇蠕動，面上的肌肉抽搐，顯示他內心正被莫大的苦痛煎熬着。

白如烟緊閉着雙眼，神色顯得異常地平靜。東方啓的手臂垂了下來，吁嘆了一聲：「唉！白姑娘！妳這是何苦哩！」

白如烟睜開了眼睛，凄慘地一笑，道：「我不能阻你爲父報仇，也不能勸我父親違背職守，除了一死之外，還有什麼路走？東方啓，殺我吧！死在你的劍下，我絕不會感到遺憾。」

白如烟似乎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委屈，猛地撲進東方啓的懷裏，嗚咽地哭起來。東方啓輕撫着她的秀髮，內心感到無比的軟弱，他突然產生一種奇妙的想法：能够和這樣一個多情而又善良的女人渡此一生，夫復何求？

突然，他的理智又抬起頭來，使他毫不考慮地揚起手點封了白如烟的昏穴，將她抱進了洞中。

當東方啓咬牙離去後，另一個人進了洞口，她是任飛燕。

她蹲在白如烟的身旁，默默凝視，良久，她突然解開了白如烟的昏穴。

白如烟翻身坐起，茫然地問道：「東方啓呢？」

「走了。」

「妳……。」

「白姑娘！」任飛燕截住她的話：「我非常敬重妳，昨天我不愼失言，還請白姑娘多多原諒。」

「姑娘貴姓？」

「我叫任飛燕。」

「哦！一心堡堡主的掌上千金。」

「不敢。」

白如烟解下了項間的一串珠鍊，遞到任飛燕手裏，苦笑道：「任姑娘！請妳將這串珠鍊帶給東方公子。」

「白姑娘！難道不想和他再見了？」

「是的。」白如烟鎭靜地點點頭。

「請他原諒我，因爲我不能够幫他什麼……」

「白姑娘！妳……？」

晚了！白如烟嘴角沁出一滴鮮血，頭向後仰，面上浮現凄慘的笑容。

×　×　×

一遍大火，烈燄昇起數十丈高，趕程走進一心谷的東方啓不禁心頭大駭。

他辛辛苦苦趕了一天路，難道來得太晚了麼？

他順着那條乾涸拔足狂奔，轉瞬就來到了一心堡前那座廣場，腥風撲鼻，屍體狼藉，看來一場血戰巳經到了尾聲。

以白浪爲首的東廠衆鷹犬圍着一個執劍的年輕人，東方啓看得分明，那人正是仇天。

東方啓嗖地拔出長劍，沉叱道：「白浪！東方啓在此，不要錯殺無辜。」

「咦！」白浪停住了攻擊，冷笑道：

「怪了，究竟誰是東方啓？難道爭着做東方明的兒子，也是件榮耀事嗎？」

「我是東方啓，」東方啓騰身而起，躍入包圍圈中：「來吧！咱們倆總會有一個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仇天高聲叫道：「東方啓，你那條命可是我的，小心點！」

「嘿嘿！」白浪一聲獠笑。

「原來你是眞的東方啓，今晚就讓你和你老子在陰間團聚吧！」

說着，揮鞭猛掃。他的鞭勢不但凌厲，似乎還暗藏指揮密令，原來的包圍圈竟然一分爲二，白浪獨鬥東方啓。

花雨娘、劉赤、查子玉等人則合力圍攻仇天。

仇天一面奮戰，一面叫道：「東方啓，當心那老小子的皮鞭，待我解決了這帮鷹犬再來助你。」話聲未落，慘呼突起，劉赤首先被利劍穿心。

手中獨角銅人一陣亂揮，竟又打死了兩個自己人。

東方啓在這邊和白浪對敵，採取的是消耗戰術，對方長鞭纏人的，使他近身不得。因此他以靈巧的身法閃避騰挪，等到對方力竭之後，再圖反攻。

轉瞬之間，白浪已揮出了數十鞭之多，却未傷到東方啓一根毫毛。

那邊又傳來一聲尖叫，原來是花雨娘中了仇天的利劍。

她一倒地不起，查子玉難免心胆皆寒，正想脫身擺脫戰團，仇天的長劍已隨後趕到。從他的背後刺進，前胸穿出。

主將一死，鷹犬自然慌亂，眨眼之間，十數人俱死於仇天的劍下。

現在，只剩下白浪一個人了。

他喘吁着，眼眶裏射出了獰色，皮鞭猶在空中揮舞得噓噓作響。

東方啓退後一步，朗聲道：「白浪！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只要你答應離開東廠，不再爲虎作倀，我願放你一馬。」

仇天連忙叫道：「東方啓，你簡直是與虎謀皮，吃慣了血腥的野狼豈願學狗一樣去吃屎？」

「仇兄！請給予他一個自新的機會。」東方啓又轉頭向白浪道：「怎麼樣，面對兩個孤獨客的利劍你休要心存僥倖。」

白浪揮舞的皮鞭停了下來，冷冷道：「老夫縱使此刻答應，你又焉知我事後不會反悔？」

「只要你是存心自投死路，反悔又何妨？」

「好！」白浪點着頭，緩緩將皮鞭圈攏。「我答應從此離開東廠，事實上，我不離開也不行。廠衞精英喪盡，魏公公絕不會饒我。」

東方啓回劍入鞘，和聲道：「白浪！你有一個孝順的好女兒，爲了她，你也該好自爲之。山河壯麗，大地遼闊，何處不可安身立命，魏閹臣絕對拿不到你。」

「多謝指點，請受一拜。」白浪一步向前，必恭必敬地屈膝一拜。

東方啓忙彎腰一扶，道：「不敢！」

仇天大叫道：「東方啓小心有詐！」

就在他的喊聲中，白浪的右手中已然多了一把雪亮的七首，閃電般刺向東方啓的心房，兩人貼身太近，使他無法閃避。

仇天一面告警，一面挺劍飛撲過來。

白浪奮力打出一鞭，因此他身體的重心略有偏差，右手的七首也就稍稍傾斜偏移，自東方啓的脅下穿過，左肋被劃破了一道血口。

東方啓在變起倉猝中，已然萌生一拚兩亡的打算，是以並未閃避，只是以極爲快速的動作拔劍刺出。

當白浪的七首自他左肋處擦過時，他的利劍已在對方的胸口上劃了一個「×」形血痕了。白浪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呼，向後倒下，東方啓不禁吁了一口長氣。

當他一旋身形，側首望去時，渾身像遭受雷殛般猛地一顫。

原來仇天也已倒在地上，白浪的皮鞭緊緊地纏在他的頸上。東方啓也不管皮鞭上的芒刺可能會使他中毒，迫不及待地將圍繞在仇天頸項間的皮鞭鬆解下來。

當他看到仇天項間的傷勢時，心頭不禁一涼。幾乎勒斷了他的頸項，絲絲熱氣自項間冒出，傷者的喉管顯然已經斷了。

他抱起仇天的上半身，奮力叫道：「仇兄！仇兄！你怎麼樣了？」

仇天睜開了眼睛，吃力地問道：「那老小子怎麼樣了？」

「死了。」

「哦！」仇天面上流露出慘淡笑容。

「東……方啓！我眞有些不……不甘心……因爲你檢的便宜……太大了。」

仇天嚥了氣，死在仇家的懷裏。

東方啓木然，頃刻間，一切的悲憤竟然消失了，他變得木然已極，只是楞楞地望着那熊熊烈火。

一陣馬蹄聲來到近前，一個惶急的聲音在東方啓的耳邊響起：「東方公子，這……怎麼了？」

東方啓從聲音中就聽出了來人是任飛燕，他連頭都沒有抬，低廻地說道：「任姑娘！請節哀，令尊可能已遇難了。」

照情理說，任飛燕該搶天呼天的大哭大叫，但情形却正巧相反，她表現得出奇的鎭靜。良久，才喃喃道：「他老人家早就存下了殺身赴義的決心，他是死得其所，我不但不哭，反而會更加堅强，我要親自斬下魏奸的頭顱。」

東方啓默然無語。

任飛燕悄聲道：「東方公子，盼你也要節哀，白姑娘斷舌自盡了。」

「哦！」是一聲驚惶、凄惻的低呼。

「這是她教我轉交給你的一串珠鍊。」任飛燕取出珠鍊，掛在東方啓頸子上。

東方啓撫摸着圓潤的珠鍊默然無聲。

良久，任飛燕才緩緩道：「東方公子，讓我們共同將一些忠骨埋葬吧！魏奸未除，我們的責任還重大得很，得在天明前離開此地才行！」

「是的。」東方啓站了起來。

「魏閹臣未死之前，我們肩負的責任還大得很哩！」

× × ×

在晨光曦微中，東方啓偕同任飛燕離去。

儘管他的心情沉重已極，而他却已不再孤獨。他的身旁有活着的任飛燕，心中有死去的仇天和白如烟，他永遠也不會感到孤獨了。

（全文完）

兩期完新派俠情故事

馬騰·文
盧令·圖

情劫（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侯遠、楚蘋蘋安葬了力羣，兩人仍在嘉慶繼續查訪那發射銀針暗殺厲天都的人。他們向一些武林中人探問那枚銀針的出處，但可惜毫無頭緒。他們在嘉慶查訪了兩天，因無結果，兩人商量之後，便決定放棄這條綫索，轉回玉螺鎭去，就近追查最近有無受了傷的武林人。在這玉螺鎭，終於被他們查探到一個最近受了傷的武林人。那人名叫秦相，就落脚在鎭東頭的一個土娼家裏。這人既然新近才受了傷，就值得懷疑，於是兩人便決定去查問這個叫秦相的黑道人物……

引刀成一快　隨魂心上人

是一個有雨，却只有微風，天色黑沉沉的夜晚。

這樣的天氣，最宜於掩蔽行藏，暗查行動。

夏侯遠，楚蘋蘋兩人，一身勁裝，乘黑摸近了一座院屋。

這座院屋，就是秦相的落脚點。

輕輕躍進院牆，伏地竄近牆脚窗下，蹲下靜聽了一會，屋內突然無聲，不見一絲燈光透出，夏侯遠猜想，屋內的人一定是睡了。

微風雨夜，又那一樣好得過摟着個女人睡覺？

輕輕彎起腰，屏息着，夏侯遠用手指戳破了窗紙，從破洞中往內窺看：屋內黑沉沉一片，目難視物，根本就看不清屋內的情形。

無辦法，夏侯遠決定進屋看一下。

與楚蘋蘋商量了一下，決定楚蘋蘋留在窗外，隨時準備接應，而夏侯遠一人摸入屋內。

輕輕撬開一扇紙窗，夏侯遠身形如狸貓般溜竄進內，輕輕放下窗扇，站在窗壁前，凝目打量着屋內。

立身處可能是一間外間，依稀可見幾件簡陋的傢俱擺放在牆邊屋角，傾耳靜聽，聲息全無。

這可令夏侯遠奇怪了，人若睡了，怎會聲息全無呢？除非屋內沒有人，或屋內的人死了，才會無聲無息，想到這點，夏侯遠心頭一動，身形一閃，閃到左邊靠窗的一個門戶邊。

站在門邊，探首往內窺看，隱約可見屋內床上，有兩個人形的物體在床上，只不知是人還是被。

不再猶疑，夏侯遠一步竄到床前，早已抽出的長劍，迅快無比地橫擱在兩顆突出被外的腦袋上——這時，夏侯遠已能清楚地看出是兩顆腦袋。

劍一擱在兩顆腦袋上面，夏侯遠已知道不妥，因爲，被裏的兩個人，一點反應也沒有，而且，有一種血腥味觸鼻。

夏侯遠從懷中掏出摺火子，幌亮了，在火光下，看到兩顆歪垂的腦袋，臉上一絲生氣也沒有，是一男一女，樣子就像睡熟了般。

由於脖子被被頭蓋掩着，所以看不到兩人是否被人殺死，不過却可以肯定兩人已死，——兩個男女一點氣息也沒有。

用劍尖挑開兩人的被頭，赫然發現兩男女赤裸着上身，就着火光，可以看到男女兩人頸脖咽喉上，各有一個指尖大小的血洞，一小灘從血洞中流淌到床上，經已凝結，由此可知兩人已死了有一段時間。

夏侯遠還發現那個男的左手臂上，纏扎着白布，白布上有血漬，由此，他斷定這個男人，就是他今晚要找的秦相。

可是，却遲來一步，被人捷足先登，下手將秦相殺了，還殺了他的姘頭。

放下被頭，夏侯遠望着床上兩個死人，有點呆了。

床上的兩個死人，很顯然是在睡夢中被人不聲不響殺死的，從咽喉上那兩個血洞，可以測知，兇手出手很快，而且準確，殺人的手法很純熟，兇手很顯然是知道了他和楚蘋蘋今夜會來找秦相，故此先下手，殺人滅口。

從秦相的被殺，他亦肯定了秦相是有份參與圍殺年書儒的兇手之一，否則，秦相斷不會無端端被殺。

夏侯遠腦中意念飛閃，當想到兇手竟能先他一步，殺了秦相，心內不由慄然震驚，兇手對他和楚蘋蘋的行動瞭如指掌。

綫索又一次中斷了，夏侯遠不禁在心內暗暗起誓，任何再狡猾兇狠，也非要將你揪出不可。

仍然由窗口中鑽出，才一現身，在窗外牆下早已等得暗暗心焦的楚蘋蘋，早已追上前，未問已先知地問：「屋內可是無人，或被殺了？」

夏侯遠咬牙道：「死了，是在睡夢中被人一劍穿喉而死的，死去的男人，肯定是秦相。」

楚蘋蘋有點氣餒地說：「又斷了一條綫索。」

夏侯遠憤然道：「我終會查出眞相，找出兇手的！」

楚蘋蘋有點担憂地說：「兇手棋先一着，下手殺了秦相滅口，顯見兇手一直在暗中監視咱們的行踪。」

「無錯，這一點我剛才也想到了，這對咱們今後的追查很不利，要想個辦法才行。」夏侯遠深有同感地說：「不過，兇手既然監視着咱們，爲何不向咱們下手，那才是最根本的辦法。」

「或者，他有他的原因，也未可料。」楚蘋蘋仰望微雨紛飛的夜空，吁了口氣，「年大哥，你若英靈不泯，保佑小妹與夏侯哥哥能早日追查出兇手！」

「蘋蘋，走吧，此地不可久留，天又下着雨，咱們回客棧再談。」夏侯遠舉手抹了一下滿是雨水的臉。

× × ×

鎮上的人，在這雨夜天，早巳關門安歇了，鎮上連人影也不見一個，就連平日最愛吠影的狗兒，也躲在門簷屋後，避雨去了，故此，鎮上靜得「滴嗒」簷雨聲，清晰可聞。

夏侯遠與楚蘋蘋，冒着微雨，奔行在鎮上橫街短巷中，往客棧馳去。

轉過一個街角，就是客棧的後院，兩人由於剛才是從客棧後院越牆而出的，故此，亦從後院越牆而入。

轉過街角，客棧後院就在前面，兩人不由加快了速度。

快要接近院牆時，倏的兩人身形同時窒步停頓，戒備地望着驀然間從牆角暗影中冒現的黑影。

黑色的人影很快接近了兩人，在兩人丈多處停下來。由於這個突然出現的黑影全身裹在一件寬大的黑色斗篷中，頭上戴着一頂竹笠，直壓眉心，將大半個臉遮住，加上又在黑夜中，兩人都無法看出這個人的面相。

身裹黑色斗篷的人，在微雨紛飛中靜立着，既不開聲，也不移動，但夏侯遠與楚蘋蘋兩人，都感覺到那人兩道炯炯目光，透過壓至眉心的竹笠，直射向他們。

兩人望着這個突然從牆角冒現出的神秘人，亦不言不動，任由那雨絲飄落在頭上，臉上，身上。

靜立了好一會，終於還是那個頭戴竹笠的神秘人忍不住先開了口：「好沉着的兩個年青人！」

從這人嘶啞的語聲，兩人知道眼前這個神秘人，是故意將聲音改變了的。

「你是誰？」夏侯遠明知是多此一問，眼前這神秘人不會回答他這個問題，但他還是問了。

「你何必問，我也不會回答你！」戴竹笠的神秘人說：「你兩個都見過了秦相的屍體了吧？」

「秦相是你所殺？」夏侯遠衝口問。同時不由踏前了一步。

楚蘋蘋連忙伸手握住了夏侯遠一只手，示意他不可衝動。

「你以爲是就是吧，我不會答復你。」神秘人仍然不動，「奉勸兩位，不要再追查下去了，那只會令兩位失望，間接也會令到更多人死亡，我實在不想殺人。」

「你的意思是說，咱們凡查到一個與年書儒被圍攻的人，那個人就會被你殺死？」楚蘋蘋尖銳地問。

「不錯，不論你兩人查到什麼綫索，我都會搶先一步，將綫索切斷，亦即是說，殺人！」神秘人陰森地說。

「那好，你這樣做，正好帮了咱們！」楚蘋蘋冷笑一聲。

「帮了你們？」神秘人詫聲問：「你以爲是？」

「當然是！」楚蘋蘋激聲道：「你每切斷一條綫索，就將你暴露一次，最後，當一切綫索被你切斷後，你就會完全暴露出來！」

神秘人身形抖動了一下，抖落一身雨水，也不是因了楚蘋蘋的話而感到震動，還是故意借抖動雨水來加以掩飾，雨水抖落後，沉默了有好一會，才開聲道：「你永遠也追查不出結果的，兩位，若不聽我勸告再追查下去，莫怪我對兩位不利！」

「那爲何你不現在動手？」夏侯遠右手搭在腰間劍柄上。

「因爲我不不想與你動手，非到必要時，我決不會傷害你們，除非你們逼我作

最後的抉擇，那時，我會殺了你們！」神秘人深沉地說，「因此，我奉勸兩位，就此罷手，不要再追查下去！」

「不能，決不能！」我一定要追查下去！」夏侯遠決然道：「我現在就逼你動手，揭開你的竹笠，看清你的面目！」

邊說，邊「嗆」然抽出長劍，劍光在雨夜中，如駭電乍閃，閃挑向神秘人的頭上竹笠。

「我說過現在不會和你們動手，任何人也不能逼我出手！」神秘人在說完這句話的刹那，身形已箭般倒退幾近二丈。

夏侯遠緊追不捨，人劍追挑神秘人頭上竹笠。

楚蘋蘋恐防夏侯遠有失，長劍出鞘，彈身躍起，人如金虹跨海般，身形在空中一閃，躍射至神秘人頭頂，一劍自空向下削去。

神秘人若被她長劍削中，竹笠必會一分爲二，再也遮掩不了他的面目。

神秘人在兩人的夾攻下，身形再退，同時將裹在身上的黑色斗篷抖揚起，直如羅傘般向四外張揚，阻拒了夏侯遠的追擊，頭側，腰一傾，閃過楚蘋蘋臨空一劍。

「嗤」然裂帛聲中，神秘人雖然阻拒了夏侯遠的追擊，鼓揚起的斗篷，還是被夏侯遠一劍刺了個洞，劍鋒向下一劃，割開尺長的一道口子。

神秘人身形三退，倏的沉喝一聲：「夏侯遠！別逼人太甚！夏侯世家還不放在我眼內！」

夏侯遠見一劍割破了神秘人的斗篷，精神一振，持劍繼續追擊，倏聞神秘人一喝，不由一呆——驚詫神秘人知道他的姓名來歷，身形一慢，那神秘人已乘機一歛鼓揚起的斗篷，足尖一挑，挑起大蓬泥沙，洩射向夏侯遠與剛落地的楚蘋蘋，整個順着那一挑之勢，向後一個倒縱，一縱足有三丈，身形一轉一躍，飛馳在黯黑的雨夜中，只一眨眼，人已沒入黑暗中，消失了。

夏侯遠與楚蘋蘋被神秘人挑擊起的那蓬泥沙逼得掩臉閃避，待兩人放下手臂瞧看，已不見了神秘人的影踪。

怒喝一聲，夏侯遠身形一動，就要向前追趕——他實不甘心就這樣被神秘人走了，却被楚蘋蘋一手拉住：「算了吧，今次讓他走脫，下次再遇上他，就沒那樣容易了。」

夏侯遠心有不甘地說：「就這樣讓他逃了，眞不服氣！」

「追下去，不一定追到他，且說不定中他的詭計。」楚蘋蘋一手挑掠開垂落在額前的水濕秀髮。「瞧咱們渾身上下差點濕透了，快回棧換衣服吧。」

虛空劈了一劍，夏侯遠才不情願地與楚蘋蘋一同縱身躍入牆內。

× × ×

「夏侯哥哥，你估那人因何不與咱們交手，昨晚，他若要殺咱們，應該有很多機會。」楚蘋蘋一臉困惑地望着負手站在窗前的夏侯遠。

「蘋蘋，我也在想着這個問題，這個神秘人到底是何方神聖，他既然欲阻止咱們追查下去，爲何不動手殺咱們，雖然他未必殺得了我們，但我從他昨晚的動手情形推測，此人身手不在我之下，且還可能高我一點，但他雖或殺不了我倆，若想殺我倆，大可以用圍攻年大哥的法子，我就是不明白他，又要阻止咱們追查，又不與咱們動手，眞不知他葫蘆賣的什麼藥。」夏侯遠轉身倚在窗旁。

「還有一點，此人竟能一口道出你的姓名來歷，一定是你見過，或認識的人。或是你不認識他，他却是見過你的人，否則，怎認出你是夏侯家的人。」楚蘋蘋用手掠了一下秀髮。

「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人呢，他了解並認識咱們，咱們却對他一無所知，他若對咱們不利，那眞是太容易了！」夏侯遠有點不安，「敵暗我明，且一舉一動受到監視，咱們的處境不大妙。」

「尚幸此人昨晚曾說，不到最後，他不會和咱們動手，也不會傷害咱們，咱們大可趁這時機，放開來幹，他雖然暗中監視着咱們，百密總有一疏，就不相信他能防範得那樣周到。」楚蘋蘋滿懷信心地望着夏侯遠。

「終有一天，我要揭開他的眞面目。」夏侯遠握拳作勢。

「你揭開他眞面目的一天，只怕就是眞相，兇手大白的一日！」楚蘋蘋一手支桌，托着香腮。

「妳懷疑此人是圍攻年大哥的主謀人？」夏侯遠也想到了這一點。

「不錯，此人很可能就是主謀人，」楚蘋蘋忽然從桌上站起身，忽然改變了話題：「不說這些了，說也說不出一個結果，夏侯哥哥，咱們何不到外面走走。」

夏侯遠當然答應，相偕楚蘋蘋出了客棧。

× × ×

夏侯心婷自百花灘知悉年書儒傷心離去後，一直鬱鬱不樂，終日思念着往日與年書儒兩情相悅，互通訴曲的快樂情景，終至神思恍惚，懨懨欲病起來。

她的夫婿司空青，見她懨懨欲病，容顏憔悴，關心地要她多加休息，呵護備至，令到夏侯心婷既不安，又內愧。

其實，司空青無論在相貌才藝各方面，都差不了年書儒多少，年紀比年書儒輕，家世比年書儒好，是個翩翩佳公子，很多懷春少女的夢中情人，夏侯心婷嫁了她，也不算委屈了她，況且，婚後司空青一直對她很好，很體貼。但這說來很難解釋，無論司空青怎樣小心體貼，就是很難令夏侯心婷忘却年書儒，照說，一個女人，無論她婚前對一個人怎樣痴心，當她一旦嫁了丈夫，就會逐漸淡忘了以前的那個人的，可是，夏侯心婷却相反，不但不因嫁了司空青後，對年書儒的思念稍減，而且越來越熾烈，終至刻骨難忘。令到她自婚後，一直落落寡歡，與司空青貌合神離。

司空青一直對她的一切容忍，盡量遷就她，討好她，却難得她對他一笑。

司空青由於太愛夏侯心婷，所以儘管心內不快，也沒有表露出來，唯恐引起夏侯心婷的不快。

如今，夏侯心婷終於因懨成病，而司空青可急壞了，延醫爲她診治，且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親侍湯藥，令到夏侯心婷眞想對他將心事直說，求他原諒。

但是，夏侯心婷始終沒有決心說出來，她想保有這美好而又甜蜜的回憶，她不想褻瀆了年書儒。亦不想引起司空青的誤會，及嫉妒。

所謂心病還需心藥醫，夏侯心婷這一病，不但不見起色，反而日漸沉重，消瘦憔悴。

這一來，可急壞了司空青，眼見夏侯心婷日漸消瘦，藥石無效，他整個人也像瘋了一樣。

× × ×

夏侯遠與楚蘋蘋在玉螺鎮，一晃已有六七日，連一點綫索也找不到，任兩人不分晝夜明查暗訪，就是徒勞無功，白費精神，連那個神秘人，自那夜現身之後，就沒有再出現過，令到兩人暗暗焦急不已。

這天，兩個人在鎮外一處樹林子前閑逛，狀甚悠閑。

對於追查的事，絕口不提，兩人說笑着，一雙眼，卻不時偷偷溜瞥向樹林中。

他兩人一直懷疑有人在暗中跟蹤，卻始終發現不了跟蹤的人，兩個人曾經試了很多種法子，却就是逼不出跟蹤的人現身，後來，兩人乾脆放棄了。

今天，他們又想到了一個很簡單的辦法，他們想試一下，既然用巧妙的方法引不出跟蹤的人現身，試一下用最簡單直接的辦法，看能不能將這個精靈如鬼的跟蹤者逼出原形。

兩個人自晌午時分，一直在林子的前邊逗留了足有兩個時辰，夏侯遠才突然轉對着林內，揚聲叫道：「朋友，別鬼鬼祟祟躲在林內了，咱們早已知道你一直躲在林內！」

這個林子不大，且林木疏落，是夏侯遠與楚蘋蘋早給選中了的「陷阱」。

林內一點反應也沒有，那位「朋友」既沒有應聲作答，也沒有走動。夏侯遠在林外很有耐性地等了好一會，才再揚聲說道：「朋友，別裝聾扮啞了，我的耐性有限，再不出來，咱可要放火燒了。」

這確是夏侯遠與楚蘋蘋想出來的最簡單辦法——火燒。

這確是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因爲，用火一燒，林木盡毀，那人若不出來，就只有被燒死，被燒死的滋味可不好受，相信很少有人肯嚐試的，包括那個跟蹤者。

火燒——這個最簡捷的辦法，果然生效，就在夏侯遠說完不到半袋烟工夫，林內響起了一陣細微的碎響聲，顯然，藏匿在林內的跟蹤者，不想變成燒豬，因此在偷偷溜遁了。

早已在一旁準備着的楚蘋蘋，見到夏侯遠打出的手勢立時縱身躍上林邊一棵樹頂，在樹頂提氣縱身，踏葉而行，一邊透過枝葉縫隙往下窺察。

而夏侯遠，則遁聲縱入林內，在林內穿閃而行，直往聲響的方向奔去。

本來，那個藏匿在林中的跟蹤者，如若他靜伏不動，楚蘋蘋在樹頂踏葉窺察，是很難發現那人的，但他一動，那就不同了，從一棵樹閃到另一棵，在兩棵樹之間，就會暴露了身形，楚蘋蘋在樹頂居高臨下，自然不難發現。

一發現那人的踪跡，楚蘋蘋立時抖手向那人閃行處打出一顆預早帶在身上的石子，石子擊在樹身上，當然發出響聲，這一來，不但令那人感受驚嚇，同時亦指示了那人的藏身處，夏侯遠只要循聲追去，那就成了。

那人受了驚嚇，又發現夏侯遠毫不用辨別就逕直向自己藏身處尋來，唯恐被夏侯遠追尋到，只好加快了閃行，這一來，大大方便了在樹頂踏葉而行的楚蘋蘋，使到楚蘋蘋跟踪輕易就發現了他的行踪，不斷打出石子，擊向那人的藏身處，指示夏侯遠方向，夏侯遠亦很輕易追近了那人。

那個跟踪者見已藏不住身，乾脆現出身形，放開脚步，往林外飛遁。

在林內不能直綫穿行——因林內樹木阻擋，奔行的速度自然慢一些，反之，在樹頂踏葉而行的楚蘋蘋，却毫無阻擋，如飛一般奔行在樹頂上，先一步搶在那人先頭，縱落地上，擋住了那人的去路。

那人想回身進入林內，背後退路又被剛追出林的夏侯遠所阻，前進退後皆不能，只好站在當地不動。

兩人打量着這個精靈如鬼，用火攻這一招才逼現原形的跟踪者。

這個跟踪者，身材中等，穿一身褐黃衣衫，面目尖削，一雙靈活的眼睛，不時左溜右轉，看來，此人在打着主意，仍想溜遁。

「朋友，咱們的捉迷藏遊戲也該玩完了！」夏侯遠在那人背後，嘲笑地說：「你雖然精靈，但仍被咱們的最簡捷辦法給逼了出來。」

追踪者沉默着，沒有作聲。

「朋友既現了形，大概也不會不肯將姓名見告吧。」夏侯遠向前踏出一步。

那人對於夏侯遠的話恍如不聞，對他的踏前一步，却感受到威脅，足下往橫移出一步，想與夏侯遠保持適當的距離。

「朋友，我剛才已說過，耐性有限，若再不答我所問，休怪我不客氣了！」夏侯遠語聲沉凝。

那人想是被夏侯遠的話震住了，終於開聲道：「我叫『沒影兒』丁一閃。」

「丁一閃，『沒影兒』，果然人如其名，若不是咱們出到火燒這一招，眞的很難見到你的影兒。」夏侯遠冷冷一笑，「丁一閃，是誰指使你跟踪監視我倆的？」

「這！這……」丁一閃囁嚅着，沒有「這」下去。

「說！到底是誰？」楚蘋蘋「嗆」一聲，拔劍出鞘。

渾身抖了抖，嚇得腿也軟了，矮着身軀，抖聲急道：「我……我……說。」

咽了口唾沫，惶亂地看了兩人一眼。

「是……是……」

正當兩人凝神傾聽他「是」字的下文時，冷不防他却往側傾身一伏一竄，打橫裏竄出足有二丈過外，一頭就往林內衝了進去。

可惜，他一腳才踏入林邊一步，身前已出現了一把寒森森的長劍，劍尖離他胸前不足三寸。

一窒步，身形向下一蹲，跟着往斜刺一竄，仍想從夏侯遠身邊竄入林內。

就像變戲法一樣，一把鋒利的長劍劍鋒，攔在他身前，劍鋒離他的鼻尖不到二分，只要他稍微衝前少許，他的鼻子就會

被削掉半個。

丁一閃嚇得臉色青白不定，返身一竄，企圖衝出兩人的包圍。

但是，無論他往哪一方衝突，都會突如其來的有一把長劍橫攔在他身前，令到他就像一只被困在籠中的老鼠那樣，左竄右鑽，仍然脫不了籠牢。

最後，他自知就算他兩腿跑折，也逃不出夏侯遠與楚蘋蘋的掌握，才長長喘了口氣，停下來。

「你再不說，一劍削下你的鼻子，讓你這個『沒影兒』變作『沒鼻兒』！」夏侯遠一劍斜橫在丁一閃的鼻子上，寒森森的劍鋒觸在他的鼻尖上，一股寒氣立時傳遍了他身體，令到他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白着一張臉，喘聲道：「我說，我說。」

「那就快說，別囉嗦！」夏侯遠不耐煩地催促。

「是一個叫江天黑的朋友，請我跟踪監視你兩人的。」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丁一閃終於不得不說。

「江天黑是什麼人？」夏侯遠由於少在江湖走動，雖是出身武林世家，却不清楚武林中的人事，故此，對於江天黑這個武林中有名人物，一無所知。

「江天黑就是江心堡的堡主。」丁一閃奇怪地望着夏侯遠，心裏暗自奇怪這個年青人會連江心堡的堡主也不認識。

「江心堡在哪裏？」夏侯遠沒有放下斜擱在丁一閃鼻子上的長劍。

「在玉螺鎮東南十八里的一條河邊。」丁一閃說得清清楚楚。

一句也是說，兩句也是說，既然說開了頭，何不乾脆說下去，這是丁一閃的想法，因此，他將一切說了出來。

「若有半句不實，小心你的鼻子！」夏侯遠將長劍自丁一閃鼻子上收回。

哭喪着臉，丁一閃道：「我現在不是小心鼻子，而是小心我的一條命！」

夏侯遠道：「那你快逃命去吧！」

丁一閃大喜：「兩位眞的放我走。」

「當然是眞，你既已說了眞話，殺你則甚？」夏侯遠回劍入鞘，表示眞的不殺他，讓他放心走。

說眞的，丁一閃眞怕夏侯遠在他轉身離去時，在背後給他一劍，他是老江湖，江湖上什麼卑劣陰險的手法他沒見過，如今見夏侯遠收起長劍才放心地轉身離去。

他這一放心離去，却讓他永遠也能「離去」了，就在他剛轉身的一刹那，樹林子內，一點寒光如星飛電閃般向他頸側射到，他轉過身，那點寒光剛好射在他咽喉上。丁一閃只悶叫了半聲，就咽氣倒在地上。

夏侯遠與楚蘋蘋驟見一點寒光自林內射出，心頭一懍，剛想出聲示警，無奈那點寒光速度太快，只一閃就射在丁一閃咽喉上，兩人張嘴眼睜睜看着丁一閃死在暗器之下，神情呆了一呆。

叱喝一聲，夏侯遠疾衝向暗器發出處，人疾衝，劍已出鞘。

「我說過，凡你追查到一條綫索，我必會將他切斷！你相信了吧！」林中傳出一個人暗啞的話聲，「吧」字傳出，語聲已很細弱，顯然，發出暗器的人，已於發話時，已向林子的另一面遁去。

待到夏侯遠衝入林中，已語寂聲沉。

楚蘋蘋於夏侯遠衝向林子的同時，人亦騰拔而起，在空中美妙的轉了個身，人如飛鳥投林般輕捷地落在樹頂枝葉上，踏葉向前縱行，一晃間，已縱躍到林子另一邊，一眼就看見一個身披斗篷，頭戴竹笠的人，在林子外十多二十丈處，飛奔縱而去。

看這人的一身裝扮，與雨夜中，在客棧後牆出現的人一模一樣。

——正是那個警告他們不要繼續追查下去的神秘人。

楚蘋蘋急忙提氣一縱，從樹頂躍落，足才沾地，接連幾個縱躍，緊追在那人後面不捨。

——若能將前面那人追上，並將他擒下，相信，事情會有眞相大白，不用費神勞力追查下去——這是楚蘋蘋當時心中的想法，因此她才窮追不捨。

可惜，由於距離太遠，任她盡展身形，將速度提到極限，仍追不上前面那人，且距離越來越遠，最後一閃，身形隱沒在一角破牆後，不見了。

這一追，原來已追到鎮邊。

楚蘋蘋見那人已沒入鎮沿的房屋後，知道追不上那人，只好煞住脚步，望着那人閃沒的牆角，怔了好一會。

「蘋蘋，給他逃了？」夏侯遠在楚蘋蘋身旁停下。「那人很像雨夜中，在客棧後院牆外出現的人。」

楚蘋蘋默然點頭，長吁了口氣。

「他逃得二次，逃不了三次，總有一次，咱們會抓住他！」夏侯遠安慰說。「咱們回去看看丁一閃，唉……又死了一個人！」

楚蘋蘋擰頭朝他一笑，說：「夏侯哥哥，那就快去看看吧，或許丁一閃命大，死不了。」

回到丁一閃被暗襲的現場，細察躺在地上的丁一閃，赫然發現一枚銀針射撣入丁一閃咽喉上，與厲天都太陽穴上的那根針一模一樣。

丁一閃早已喪命。

從丁一閃咽喉上拔出銀針，抹乾血漬，夏侯遠將銀針收入懷中。

挖了個土坑，將丁一閃的屍體埋葬了，兩人才離去。

× × ×

江心堡很容易就被兩人找到。

說它是堡，簡直是誇大了。那只不過是傍河建造的兩進宅院，不知爲何，却稱爲江心堡。大概，主人江天黑喜歡吧！

夏侯遠與楚蘋蘋由於秦相被人先他們一步被殺，接受了那次教訓，而江心堡離玉螺鎮不遠，於是，葬了丁一閃後，立即趕來江心堡，希望不會像上次一樣，遲來一步。

好可惜，他們仍是遲了一步。

他們找到江心堡，發現只是一座空宅，人影全無。

從宅院中仍有很多傢俱擺放這一點推斷，江天黑一定是臨時匆匆執拾遁走的。且走的時間不會太久，因爲，屋內各物，井井有條，沒有蒙上灰塵。

所幸的是，沒有見到屍橫遍地的血腥

場面。

兩人在屋內細細搜尋了一會，人既發現不到一個，什麼也搜尋不到，只好離開江心堡。

「蘋蘋，看起來，咱們總是被人棋先一着。」走在路上，夏侯遠對身旁仍男裝打扮的楚蘋蘋說。「好不容易逼得丁一閃現身，查問到江天黑這條綫索，可惜，又斷了。」

「江天黑只要不死，總可以找到他的。」楚蘋蘋滿有信心地說。「走，咱們回棧休息一下。」

抬眼望天，夕陽西下，滿天虹彩，映得楚蘋蘋整個人如沐金光。

「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夏侯遠忽然感到有點肚餓。

「那就快走吧！」說完，楚蘋蘋當先向前躍奔。同時回眸露齒一笑。

夏侯遠被楚蘋蘋明媚的一笑，引逗得情意勃發，清嘯一聲，緊追在楚蘋蘋身後。一路上，笑聲揚溢。

× × ×

星稀月黯，萬籟無聲，江心堡前，出現了兩條人影。

兩條人影隱身在一棵樹後，打量着黑沉沉的江心堡。

「蘋蘋，妳以為江天黑真會返回江心堡？」兩條人影，正是夏侯遠與楚蘋蘋。

「應該會。」楚蘋蘋輕聲說：「白天咱們在屋搜查，屋內不是各物皆井井有條，纖塵不染嗎？」

夏侯遠目光注定江心堡，不語點頭。

「由此可知，江天黑是匆忙遁逃的，一定帶不了很多東西，他一定會再回來拿取。」楚蘋蘋肯定地說。

「為何要在今晚，他不可以過幾天來取嗎？」夏侯遠不以為然。

「因為，今晚是最安全的一晚，你試想想，最安全的地方，是不是敵人搜查過的地方？咱們今天來搜查過江心堡，一無所獲，他肯定咱們不會再來，這不是最安全嗎？」楚蘋蘋移動了一下身體，「所以，我選了他認為咱們不會再來的安全時刻，再來找他。」

夏侯遠聽了楚蘋蘋的一番話，不能不贊同她說的有道理，同時暗暗讚佩她的思考細密。

兩個人耐心等候着，果然，終於讓他們等到了。

黑沉沉的江心堡，驀然有微弱的燈光透出。

兩個人却與奮得緊緊互握着手。

「看不到人影在宅院前出現，他是怎樣進去的？」夏侯遠覺得有點不大明白。

「莫忘了宅院後是河。他可以從水上潛入宅內。」楚蘋蘋悄聲說：「走，咱們現在可以進去了。」

兩個人捷如狸貓般潛躍入宅院，悄沒聲地逼近了有燈光透出的窗下。

蹲下身貼在牆上，傾耳靜聽，隱隱聽到屋內傳來一陣响動聲。

兩人確定了屋內確實有人後，互打手勢，分繞向兩邊。

「嘭」然大响聲中，繞到門前的夏侯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抬脚踹開了緊閉的屋門。

門開處，立見一人在晃動的燈光下，手拿一樣物件，欲向後面跑去。

但，他跑得快，退回也快，一雙眼睜得如銅鈴般大，駭然驚視着離自己身前不到半寸的森寒劍尖。

人隨劍現，楚蘋蘋手持長劍，冷笑着，逼向那人。

那人手中拿着一個極精緻的紫檀木匣，一步步退到牆邊，直到背脊碰在牆壁上，才猝然頓住。

楚蘋蘋的劍尖始終離他胸前不到半寸，只要長劍往前一送，就會貫胸將那人釘死在牆上。

煞白着一張臉，驚駭的目光死死盯在劍尖上，那人面對死亡，怎不魂飛魄散！

夏侯遠站在那人側後，長劍在手，隨時準備攔截那人的竄逃。保持沉默。

沉默與恐懼，令到那人更形惶亂，忍不住，顫聲道：「兩位朋友，別誤會，我只是個小偷，求兩位千萬別殺我。」

「小偷──？」楚蘋蘋尖銳地說：「你以為我們會相信你是小偷？」

那人用手遞送出手上的紫檀木匣。「兩位，這匣內有很多珠寶，送給兩位，但求饒我一命。」

「既然你是小偷，這匣珠寶自然不是你的，你怎『送』我。從這一點，足證你不是小偷，小偷對於偷來的東西，不會說『送』，而是說『還』！」

那人被楚蘋蘋一下揭穿了他的謊，臉上陣青陣白，一時作聲不得，一雙眼，却亂轉個不停。

楚蘋蘋不容這人轉念頭，緊逼道：「我們已知你必會回來，故此早已在此附近等待，這很出你意料之外吧？」

那人眨了眨眼，忍不住說：「你怎會料到我還會回來？」

這一句話，無異承認了他是江心堡的人。

楚蘋蘋打蛇隨棍上：「江天黑，你精明，咱們不笨，你以為咱們白天來過，見你逃了，就不再注意這裏，並放棄再來搜索這裏，本來應該是的，但你做錯了一件事，你不應該不將屋內的各物翻倒攪亂，從屋內各物擺設井井有條，纖塵不染，可知你一定走得很匆忙，走得匆忙，必定拿的東西很少，有很多東西遺漏，沒有帶，故此我才斷定你一定會回來拿取！」

「你怎知我會在晚上來拿取？」這無異承認了他是江天黑。

站在一旁靜聽的夏侯遠，見楚蘋蘋不用逼問，三言兩語就套出了這人的眞正身份姓名，對楚蘋蘋的才智暗暗讚佩不已。

楚蘋蘋目的已達，冷冷笑道：「因為被人搜查過的地方，搜查的人不會再回來搜一次，而晚上，有黑暗掩蔽，對於一些人來說，是最適合行動的時候，而你，為了不被人發現你，黑夜是最好的掩護，故此，我猜你一定會在晚上回來拿取白天遺下的東西，在此等你。」

江天黑被楚蘋蘋的一頓話，說得目定口呆，又敬又佩地望着楚蘋蘋作聲不得。

「江天黑，長話短說，你巳知道咱們來找你的來意，識相的快爽快說出來，不然……」夏侯遠沒有說下去，讓江大黑去意會。

江天黑是什麼人，當然意會到，想到那可怕的結果，不由機伶伶顫抖了一下。

「到底說是不說？」夏侯遠不容他多作考慮，緊逼一句。

「說……說！」江天黑不想死，趕緊作出表示。

「那就快說！」夏侯遠聲色俱厲，實行攻心戰。

「好，我說。」江天黑身體哆嗦了一下。「我確實有份參與圍攻年書儒的行動。不過，我是受人錢財，才參與那行動的，主兇不是我。」

夏侯遠與楚蘋蘋費了這多時日，却一無所獲，如今聽江天黑的話，知道今次將大有收穫，並查出元兇，俱不禁心頭狂喜，激動得手也有點顫了，急忙強壓心內激動，追問：「出錢請你圍攻年書儒的主兇是誰？」

這一次江天黑不再說得那樣爽快了，囁嚅着，欲言又止，似有顧慮。

「快說！」楚蘋蘋長劍往前一送，劍尖刺穿江天黑的衣服，冰凉銳利的劍尖觸刺在他的皮膚上，令他不自主的打了個冷顫，急聲道：「我說，我說！」

四道凌厲的目光盯在江天黑身上，令到他忍受到無比的威脅，舐了舐乾燥的咀唇，艱澀地說：「是……是師喔──」人如被蜂螫般，悚慄了一下，小腹上現出一小截劍尖，瞬即退縮回腹內，渾身猛一搐，臉容扭曲，雙目瞪睜，眼一翻，「啪」一聲，手上的紫檀木匣摔跌落地，上半身貼着牆壁，慢慢滑落下去，當他歪倒在牆根下時，牆上赫然發現一個劍孔。

兩人都被這驚人的變化驚得呆了呆，夏侯遠反應比較快，怒喝一聲，一頭撞向牆壁，「蓬隆」一响，竟然將牆壁撞穿了一個大洞，磚落屑揚中，人巳穿牆而出，激矢般追射向前那道正越過院牆的人影。

夏侯遠對於這個三番四次，將他與楚蘋蘋幾經辛苦才找到的綫索切斷的神秘人，恨入骨髓，直恨不得將他一劍活劈了！眼見那神秘人正越牆而去，咬牙發足狂追不捨。但，到他越過院牆，那人巳在茫茫夜色中消失了影踪。

夏侯遠仍然往前追出一段路，在附近搜索了一會，才頹然返身奔回江心堡。

入到屋內，楚蘋蘋一見夏侯頹然的神色，知道又被那人逃脫了，不由上前安慰道：「雖然江天黑被那人一劍穿牆貫腹而死，好在還有一絲綫索。咱們可以去打聽有沒有姓師的武林人。」

夏侯遠恨恨地說：「若讓我再遇上他，非活劈了他不可！」

「別說氣話了，江天黑巳死，再也查不到什麼，咱們走吧！」楚蘋蘋自夏侯遠進入屋內，一眼也沒有看歪倚在牆根，流了一大灘血，死狀可怖的江天黑一眼。她不是不敢看而是怕看了後，產生的作嘔感覺。

「折騰了一夜，妳也累了，那就走吧。」夏侯遠體貼地說。

兩人很快就離開了江心堡。

× × ×

夏侯心婷的病，不知怎的，巳漸有起色。

憂急愁苦的司空青見了，喜得心花怒放，整日奔進忙出，一會吩咐下人燉參湯，一會又叫弄蓮子燉鷄什麼的，忙得團團轉，體貼關懷之情，溢於言表。

自從夏侯心婷病了後，司空青說為了讓夏侯心婷可以清靜地養病，搬到書房去一人獨睡。

夏侯心婷也樂得清靜，好得一個人靜靜回憶往昔與年書儒在一起時的快樂甜蜜時光。

司空青雖然對夏侯心婷的病很憂急，却經常出外，不過，出外的時間不會太長，最多不會超過兩日。

夏侯心婷也沒有心情去理會他，她一向就不大理會他的行動，何況是在病中。

所以心病還須心藥醫，可能是經常回憶起與年書儒在一起的歡樂甜蜜，竟然病情由重轉輕，由輕而愈。

病愈後，她曾到夏侯家找楚蘋蘋，却得悉楚蘋蘋早巳在半月，從夏侯家偷偷溜到外面，與夏侯遠到外面闖蕩去了。

這令她很失望，她本是想來向楚蘋蘋打聽一下年書儒最近的消息的，却走了個空。

其實，她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既為自己仍不顧身份去打聽年書儒的消息而想到愧疚。

而另一方面，心裏却越來越對年書儒想念，令她不顧一切，去打聽年書儒的消息。

相見爭如不見，她曾經這樣說過，就算她打聽到年書儒的消息，那又怎樣，還不是徒增痛苦。人，就是這樣矛盾的感情動物。

× × ×

姓師的武林人物，經過夏侯遠與楚蘋蘋的多方打聽。倒是打聽到幾位，兩人一分析，都認為不可能是這幾人幹的。因為，這幾個姓師的武林人，有兩個巳死多年，有兩個却遠在幾千里外，且都是白道上的有名人物，根據他們的平素為人，根本不會殺害年書儒。兩人都感到困惑，江天黑既然說出是姓師的，那決假不了，但，到哪裏去找這樣一個姓師的人呢。

於是，楚蘋蘋來了個大胆假定，假定他們兩人都聽錯了，可能是「師」字的同音，那末，與「師」字同音的字有多少個呢？

獅，肯定不是姓；斯，有可能是，亦有可能是姓司。兩個人，圍繞着一個師字，在打着轉，苦苦思索起來。

兩個人思索了很久，仍是不得要領。

於是，兩人對凡是與師字同音的武林人物，都打聽，結果，都是令兩人失望頹喪。

就在兩人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事情又有了新的發現。

這一天，兩個人對坐房內椅上，心裏感到很煩悶，默然相對，都不想說話。

突然，楚蘋蘋緊蹙的眉頭突然舒展開，目射異彩，急聲道：「夏侯哥哥，會不會是姓司馬呢？司，師同音，咱們只是在單姓上打轉，却沒有想到複姓這上面，很可能是司空，或司馬這兩個姓，當日，可惜江天黑死得太快，只說出一個師字，或許他下面的一個字，是馬字或是空字也未可定！」

夏侯遠聽楚蘋蘋這一分析，不由興奮地一拍大腿：「有可能！蘋蘋，妳的頭腦眞精靈。」

楚蘋蘋輕笑道：「別誇讚我了，其實，我是在想起了心婷姊，連帶想起了姊夫，才觸發我想到司空或司馬這上面的。」

兩個人對於這個新發現，都感到興奮，或許，從這兩個姓上，可以追查出主兇。爲了節省時間，兩人決定分頭去追查。

× × ×

楚蘋蘋一個人急步走在鎮外一處荒地上，朝鎮上走去，她的心情很興奮，因爲，她打聽到一個姓司馬的人，很有可能是殺害年書儒的主兇。

她從一個武林人口中，打聽到距玉螺山不到五十里的雲峯山，有一個叫司馬殘鷹的劇盜，嘯聚了近百名黑道人物，在雲峯山一帶，四出作案，奸淫虜掠，無惡不作，是個兇殘惡毒的人物。

從司馬殘鷹的所作所爲，她猜想好可能年書儒曾與司馬殘鷹結下仇怨——她很清楚年書儒的爲人，是個嫉惡如仇，俠骨仁心的儒俠，可能司馬殘鷹在一次作案時，恰巧被年書儒遇上了，衝突起來，打傷了司馬殘鷹，故此司馬殘鷹含恨在心，糾衆圍殺年書儒——這是她的猜想，因爲，她聽那個武林人說：司馬殘鷹曾經在個多月前，被一個不知姓名的武林人，在一次作案時，削去了二只手指，幸虧他逃得快，不然，就會喪命在那不知姓名的武林人手下，而那個武林人正是一身儒士打扮。

以上種種，才令到她懷疑是司馬殘鷹所爲。

她現在急於趕回客棧，將這個消息告訴夏侯遠。

一個人滿懷興奮，對周遭的環境，必會不像平時那樣，那般留意，現在的楚蘋蘋，正是這樣！

正當她從一棵大樹旁走過的刹那，突地，從那棵大樹後，閃出一個全身裹在一件黑色斗篷中，一頂竹笠直壓在眉心，向下彎垂的帽沿將整張臉遮掩起來的人，由於這人出現得太突然，楚蘋蘋脚步又急，幾乎一頭撞在那人身上。

退後數步，楚蘋蘋心神畧定，才看清了從樹後閃出，阻擋了她去路的人，裝扮與那夜在客棧後院牆外，及在林內用暗器射殺丁一閃的神秘人，一模一樣。

面對這個不斷「切斷」了他們一切綫索，欲阻止他們追查下去的神秘人，楚蘋蘋心頭狂跳，若能將眼前這人擒下。則年書儒被圍殺的謎，就會昭然大白。

楚蘋蘋激動得握在劍把上的手，有點顫抖，促聲道：「又是你！」

低沉一笑，竹笠神秘人語聲暗啞地說：「想不到吧？」

「確實想不到，不過，今次，你再也逃不了！」楚蘋蘋「嗆」聲從劍鞘中將長劍抽出，斜指向竹笠斗篷人。

竹笠斗篷人不知是看不見，還見毫不懼怕，身形紋絲不動。「正相反，今天，我要擒住妳。妳才逃不了！」

楚蘋蘋睜大了一雙明眸，瞪視着竹笠斗篷人，激聲道：「大言不慚，見不了光的鼠輩！」

她是想激怒竹笠斗篷人，可惜，這人卻不上當。「隨便妳怎樣說，今天，妳也走不了。」竟然毫不動氣。

楚蘋蘋銀牙暗咬，淸叱一聲，一劍斜刺向竹笠人左肩頭，劍到中途，劍尖上揚，挑刺向竹笠人的頭上竹笠。

她實在很想揭下此人的竹笠，看看他究竟是何許人。

沉笑一聲，竹笠人身形不動，整個人卻像一片雲般，向後飄閃了足有五六尺。同時冷嘿着說：「妳以爲着了男裝，我就認不出妳是誰？楚蘋蘋！」

楚蘋蘋躍前的身形在竹笠人一口道出她的身份的刹那，倏然煞停，一雙明媚的眼睛中，閃現出驚疑與迷惘，她對眼前這個神秘人，感到高深莫測，同時認定他是她所認識的人。

竹笠斗篷人身形一退即進，進比退快，幾近一倍，就在楚蘋蘋身形煞停的刹那，那人已如一片雲般疾然飄閃到她面前，不容她有所動作，出指連點了楚蘋蘋身上三大穴。

楚蘋蘋於驟不及防下，被竹笠斗篷人所制，動彈不得。

竹笠斗篷人就站在僵立的楚蘋蘋面前，啞笑道：「楚蘋蘋，妳現在相信我的話了吧？」

楚蘋蘋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唯有怒目瞪視着竹笠斗篷人，心裏却在不斷轉着念頭。

竹笠斗篷人伸手一把將楚蘋蘋抄起，挾在脅下，對任從擺佈的楚蘋蘋道：「現在帶妳到一處地方，關起來，直到妳知道夏侯遠應承不再追查年書儒被圍攻的事。才放妳出來，啊，差點有個問題忘了問妳，年書儒是否死了？」空出的右手在楚蘋蘋身上一拍。

楚蘋蘋忍不住「呀」了一聲。「我不會回答你這個問題！」楚蘋蘋大聲回答。

「妳再大聲，也沒有人聽得見，別耍花樣了，其實，妳不說我也可以猜到，年書儒一定死了，否則，妳們不會鍥而不捨地追查下去，我問妳，無非是要證實一下。」竹笠斗篷人輕咳一聲，吐了口唾沫。

「你爲何要殺死年大哥？」楚蘋蘋悲憤地問。「原來你就是主兇！」

「我不會回答妳這個問題。」竹笠人深沉地說：「原因妳自己去想好了，至於我是否元兇，妳認爲是，那就是吧！」說完，連點了楚蘋蘋啞、暈兩穴，身形一縱，挾着楚蘋蘋，如飛而去。

× × ×

夏侯遠直到深夜才回到客棧，以爲楚蘋蘋早已回棧，在自己房內不見她，走到楚蘋蘋的客房門外，敲門喚道：「蘋蘋，我回來了，妳睡了嗎？我有話和妳說。」

房內寂然無聲。夏侯遠只好再敲一次門：「蘋蘋，妳醒醒，我有話和妳說！」聲音略爲提高了。

房內仍然沒有回應，這一來，夏侯遠心內起了疑：莫非蘋蘋出了事？此念一生，他再也顧不了，伸手猛力推門，門竟然沒有上閂，應手而開。由於用力太猛，差點衝跌在房內地上。

「蘋蘋。」夏侯遠心感不妙，仍不見回應，心內一急，兩步竄到床前，撞翻了一張椅子，朝床內瞧看，床內被舖平整，

分明蘋蘋沒有回來過。

旋風一樣衝出房外，直奔到店堂中，恰好有個小二在一張椅上打瞌睡，夏侯遠一把將小二劈胸揪起。小二被嚇得跳起老高——一半是被夏侯遠揪起的。夏侯遠也不理那小二淸醒未，氣急敗壞地喝問：「小二，和我同來住棧的姑娘，可有回來過麼？」

小二神志還未完全淸醒過來，加上被夏侯遠一嚇，含糊地說：「什麼姑娘，要找姑娘，到街尾的怡春院去找吧。」

夏侯遠被小二的話弄到啼笑皆非，又氣又惱，猛省起自己說漏了嘴，楚蘋蘋住棧時，原是以男人身份入住的，現在却問小二找女人，怎不令小二誤會呢。

「小二，你聽清了，我是找住在天字第三號的那位客人。」夏侯遠放下了小二說。

小二這時已淸醒過來，揉了揉眼，望了夏侯遠一會，才說：「客官，小的就是爲了等天字第三號房的客人，才在這裏打瞌睡的，唉，這麼晚也不回來，累小的無覺好睡。」

夏侯遠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也不理小二仍在嘀咕，猛拉開門衝出了客棧。

小二在後大聲道：「客官，不要這樣晚才回來，求求你。」

× × ×

夏侯遠一個人在鎮上到處奔跑，希望遇到楚蘋蘋，可是，連他也不知在鎮上跑了幾多趟，連楚蘋蘋的影子也看不見。

鎮上不見，跑到鎮外，在鎮外，不怕驚吵了別人，夏侯遠乾脆放聲大叫起來：

「蘋蘋——！蘋蘋——！」曠野中，只反應回他的叫喚聲。他像瘋了一樣，到處亂跑，直到他筋疲力盡，聲嘶力歇，頹然倒地爲止。

× × ×

拖着疲乏虛軟的脚步回到客棧，推開房門，最後的一絲希望也破滅了——房內沒有蘋蘋的人影，身子一歪，差點跌倒在房內地上。

像喝醉了酒般，東歪西倒，摔坐在一張椅上，臉色竟於一夜之間，憔悴得令人不忍卒睹。

雙目茫然地四處張望着，突然，目光一亮，像一個遇溺的人抓住了一根木頭般，一手抓起桌上被茶杯壓住的一張白紙，急切地展開在眼前，看了一遍。

紙上只簡單地寫着幾個字：要知楚蘋蘋下落，晌午時分到鎮東頭大樹下一晤。

晌午？現在是大淸早，有好長一段時間，坐在客棧等？哪有心情。知道了楚蘋蘋的消息，夏侯遠心裏總算定了很多，從紙條上的字句，猜測到楚蘋蘋暫時沒有生命危險，夏侯遠那顆一直是吊起的心，總算放下來了。在房內團團轉，心裏焦急得不得了，但又無可奈何，急也急不來，因爲字條上寫明晌午時份，無辦法，睡又睡不着，夏侯遠乾脆站在窗前，仰頭望着斜掛在天的日頭，心內一個勁催促，快些爬上中天吧，求求妳。

好不容易，眼睜睜望着日頭像老龜爬山坡爬上了中天，夏侯遠立時像風般，衝出了客棧，直奔鎮東頭。

× × ×

鎮東頭五六里處，果然有棵大樹，高可參天，粗約五人圍抱，枝葉茂密，確是一棵名符其實的大樹。

夏侯遠站在大樹前，心急如焚地東張西望，就是看不到半個人影。

就在他急得快要發瘋的時候，大樹背後响起一聲輕咳，夏侯遠東張西望的目光，立時注定在那棵樹幹上。

眞是千等萬望才出來，出來猶自全遮臉——夏侯遠終於看見樹後轉出一個全身裹在斗篷中，頭戴一頂直壓至眉心的帽，彎垂下的帽沿將整張臉遮掩了的人。

「又是他！」夏侯遠心裏怒吼一聲。

「怎麼，一夜不見，就急成這樣？嘖嘖，看你這樣子，差點成了個瘋子，這又何必呢？」竹笠斗篷人竹笠晃動，語含諷譏。

「好賊子，今天和你拚了！」夏侯遠像失去了理智般，拔出長劍，往竹笠人衝去。

竹笠人恍如不見——其實是有恃無恐。「夏侯遠，難道你想楚蘋蘋死？」

這句話，如焦雷般轟响在夏侯遠頭上，神情劇震，脚步窒住，持劍的手亦軟垂下來。

「你到底將蘋蘋怎樣了？」夏侯遠嘶聲叫。

「你想知道？」竹笠人故意讓夏侯遠神經緊張。

「蘋蘋到底怎樣？」夏侯遠聲嘶力歇地大叫。

「她嗎？被我抓了起來，關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的地方。」

竹笠人慢條斯理地說：「所以，我勸你不要衝動，萬一你殺死我，那麼，楚蘋蘋。你的心上人，只好活活餓死！」

「你想怎樣？」夏侯遠突然冷靜地問道。

「還是那句話，不要追查下去！」竹笠人沉聲說：「其實。你們若不是不肯放手，我也不會出到這一招，是你們迫我這樣做的，不能怪我！」

「我不追查下去。你是否殺了蘋蘋？」夏侯遠目光銳利地盯着竹笠人，彷彿想穿透竹笠，盯在那人臉上。

「不錯，只要你應承不再追查年書儒被圍殺的事，我立即放楚蘋蘋回來。」竹笠人很爽快地說：「怎樣？」

「如果我不肯放棄呢？」夏侯遠問。

「那楚蘋蘋只有死！」竹笠人森冷地說。「大概你不會狠心到讓你的心上人活活餓死吧？」

「你爲何要殺年書儒？」夏侯遠問。

「楚蘋蘋被我擒下時，也曾問過我這個問題，我還是那句話，不會回答你！」竹笠人身形如木般，沒有移動過。

「你以爲我會不會答應你，放棄追查呢？」夏侯遠突然反問竹笠人。

「如果你是聰明的，理智的人，我想你會。換了我，也會放棄追查。」竹笠人鼓其如簧之舌。「其實，年書儒又不是你的什麼人，他已死，可謂人死不能復生，就算你追查個水落石出，又如何？年書儒不會復活。現在，你若不放棄追查，就會令到楚蘋蘋無辜死亡，你想淸楚吧。」

夏侯遠果然低頭默然不語，似在考慮

這個問題。

竹笠人也不去打擾他，靜立着。

「到底如何決定？」竹笠人忍不住催問。

夏侯遠却像呆了般，仍是低着頭，沉思不語。

竹笠人不耐煩地移動了一下身體。

就在這時，低頭沉思不動的夏侯遠動了。身軀向前一傾，手中長劍隨着前傾之勢，駭震乍閃般向竹笠人的竹笠挑去。

竹笠人萬想不到夏侯遠會來上這一手，反應慢了一點，差點被夏侯遠的長劍將他的竹笠挑飛。尙幸他身手敏捷，在長劍堪堪挑在竹笠上的刹那，整個人如風車般旋轉。藉着旋轉之勢，身形硬是旋出三尺有多，恰好避開長劍。

夏侯遠見一劍無功，叱喝一聲，劍隨身進，「刷刷刷……」一連刺出七八劍，劍劍不離竹笠人左右肩井。

由於有顧慮，所以他沒有下殺手，只想制住竹笠人。

竹笠人身形飄退，沒有動手。

夏侯遠緊追不捨，長劍仍刺向竹笠人左右肩井。

竹笠人悶哼一聲，不再退避，斗篷一揚，一道劍光從斗篷中閃出，劍光左右一閃，「嗆嗆」幾响，連擋夏侯遠七八劍。

竹笠人用的也是劍。

竹笠人連擋七八劍之後，劍勢不絕，竟然一劍封開夏侯遠的長劍，分心就刺。

夏侯遠被逼得退了一步。

竹笠人沒有再進，長劍橫胸，怒叱道：「夏侯遠，難道你眞不顧楚蘋蘋的死活麼？」

夏侯遠悶聲不响，人如瘋虎般，撲向竹笠人。

竹笠人長劍一翻，接着夏侯遠，拚鬥起來。

一連串金鐵交鳴聲中，兩人身形一分，竹笠人如羅傘一樣的斗篷上，多了兩個劍洞，而夏侯遠却完定無損。不過有點氣促。

「好小子，那就讓咱們一齊死吧！」竹笠人突然衝動地大喝一聲，仗劍衝上。

但只衝出了一步，身形突然騰拔而起，劍光飛閃中，亂劍斬削大樹上的枝葉。

枝葉立時像暴雨一樣紛落，飄飛擊落向夏侯遠。

夏侯遠被紛紛墮落的斷枝殘葉落得一頭一身皆是，忙運劍揮舞，遮擋落下的斷枝殘葉。待到他從斷枝殘葉中衝出，已失去竹笠人的踪影——竹笠人乘夏侯遠只顧對付漫天飄墮下的斷枝殘葉時乘機溜了。

夏侯遠呆立在當地，足有盞茶時分了，才拖動一雙沉重的脚步，慢慢向鎮上走去。

×　×　×

夏侯纓聽親兒子回來了，急急從書房中來到大廳上。見兒子一臉憔悴，坐在一張椅上，却不見楚蘋蘋的人影，心裏打了個突，急步走近夏侯遠。

夏侯遠一見夏侯纓，忙站起身，垂手道：「爹，孩兒回來了。」

夏侯纓先不忙問兒子因何這樣快回來，詫聲道：「蘋蘋不是和你在一道嗎？」

夏侯遠低下頭，囁嚅道：「爹，蘋蘋確是與孩兒在一道，不過……不過……」

「不過什麼？蘋蘋呢？」夏侯纓從兒子的神色語氣，猜到一定發生了事。

「蘋蘋被人捉住關起來了。」夏侯遠鼓起勇氣說。

「什麼？」夏侯纓一把抓住兒子的手臂，痛得夏侯遠差點叫出聲。「到底怎麼一回事？」夏侯纓吼一聲。

夏侯遠這時却平靜地說：「爹，這事說來話長，你老人家坐下來，孩兒慢慢說給你聽。」

夏侯纓鬆開抓在兒子手臂上的手，一屁股坐在椅上。「蘋蘋若有三長兩短，你叫爲父的怎對得起她死去的爹娘。」

夏侯遠仍垂手站着，安慰道：「蘋蘋現在暫時還沒有什麼危險，爹，你大可放心。」

「那你就快說吧！」夏侯纓催促兒子道。

「爹，事情的起因，是由於年大哥遭到一班人圍殺，負傷衝出重圍，本想來找孩兒，却傷重不支，藏匿在十里橋的土地廟中，可巧那天孩兒相約蘋蘋在土地廟中相會，發現了年大哥，當時年大哥渾身是傷，奄奄一息，只說出玉螺山，報仇幾個字，就含恨死了，孩兒爲了替年大哥報仇，查出圍殺年大哥的人，於是……」

夏侯遠接着詳詳細細，將追查的經過，發生的一切，及楚蘋蘋的被擄，一一說了出來。

夏侯纓越聽，臉色越凝重，到夏侯遠說完，他仍默然不語，坐在椅上，彷彿不知兒子說完了好一會才道：「遠兒，年書儒不是早就走了的嗎？怎會遭人圍殺？」

夏侯遠道：「這個，孩兒也不清楚，可惜年大哥死得太快，來不及問清楚。」

「這一點是最關鍵的，既然不知兇手是誰，連原因也不知，從何着手。」夏侯纓說。「這件事不簡單，從你所說的推測，那個神秘人很可能是主謀人，而且是一個你與蘋蘋認識的人，不然，他有很多機會可以殺你兩人，却不殺，只是勸阻你兩人不要追查，並且，將面目遮掩，聲音改變，只有你們認識的人，才會這樣做。從他一再說不欲傷害你們這一點看來，此人很可能咱們夏侯家的朋友或親戚。」夏侯纓不愧是老江湖，分析事理，切中要害，點出主題。他這一分析，無疑將範圍縮小了很多，不用大海撈針般去找。

「哦，孩兒想起了一點，蘋蘋曾懷疑姓司馬，或司空的人幹的。」夏侯遠突然醒起。

「司馬，司空，師。唔，蘋蘋的頭腦眞靈活，大有可能。」夏侯纓說：「遠兒，你不妨在咱家所熟悉的朋友，親戚中查察一下，想想有哪個姓司馬、或司空的人，最有嫌疑，或許可以找出一點頭緒。」

夏侯遠聽了，心裏司馬，司空的念了幾遍，腦中想着與夏侯家有關係的人，有那幾個是姓司馬，司空的人，突的，腦中靈光一閃，他想到了一個人。不過，他沒有說出來。因爲事關重大，他不想貿然說出來。

「想到嗎？」夏侯纓問。

「暫時還未想到。」夏侯遠說。

看着兒子疲累憔悴的臉容，夏侯纓再

也不忍責備兒子，站起身，一手搭在兒子肩上，語氣溫和地說：「遠兒，你進去好好休息一會，這件事，爹不怪你，爹會爲你派人四出查探一下。」

夏侯遠心頭感到一陣溫熱，叫了一聲：「爹。」

夏侯纓慈愛地輕撫着兒子的肩頭。「遠兒。記着，凡是認爲應該做的事，不管如何艱難險阻，也要堅持做下去！去吧，洗個身，躺一會，現在，最緊要是首先恢復精神體力，別的暫時不要管。」

夏侯遠恭敬地應着。然後，轉身行入後堂。

夏侯纓在大廳上，來回踱步，沉思不語。

×　×　×

楚蘋蘋被竹笠神秘人帶到一座堅固的石屋中，當她的暈啞穴解開後，心裏張慌。她不是怕死，而是怕被竹笠神秘人乘她失了抵抗力，將她姦汚，那時候，眞是生不如死，叫她那有面目見人？

尙幸那竹笠神秘人指尖也沒有觸她一下，將她放在一堆稻草上。轉身關上了石屋的鐵門，走了。話也不說一句。

楚蘋蘋待那竹笠神秘人走了好一會，才試着站起身，居然手脚可以活動行走，只是渾身無力，也不知那竹笠神秘人用的什麼手法。

她只是在石屋周圍走了一圈，就放棄了逃走的念頭。因爲她知道無論她想什麼辦法，都是無法逃出這間堅牢的石屋的。

石屋只有近屋簷處開了兩個小窗，窗口用鐵枝攔着。人既不可以從那個窗洞中逃出去，也不能從窗洞往外看。窗洞實在太高——對一個失去了武功的人來說。故此，不知外面的環境如何。

她試着打坐運氣，試了幾次，眞氣無法聚凝。只好放棄這種企圖。

每天，都有人準時送飯來，飯菜不壞，顯見，竹笠神秘人不打算虐待她。

一住，就是三天。三天，對她來說，就像三年那樣長。正所謂度日如年。

每天她都盼望有奇跡出現，夏侯遠突然出現，將她解救出去。

每天都是抱了失望的心情躺在稻草堆上，久久不能闔眼。有時睜眼到天明。

×　×　×

這天，司空青偕同夫人夏侯心婷。到夏侯家拜望夏侯纓。其實，應該說是夏侯心婷來打探年書儒的消息——夏侯心婷是知道夏侯遠回來了才特地回娘家一趟的。

夫人要回娘家，司空青當然相陪。

在客廳上。夏侯心婷久久不見楚蘋蘋出來，忍不住問站在她身旁的夏侯遠：「遠弟，蘋蘋呢？怎麼不見她出來。」

司空青在一旁笑道：「蘋蘋別是出了一趟門，反倒怕羞了吧？遠弟，這一趟出門，好玩吧？」

「別提了。」夏侯遠苦笑道：「倒霉透了。蘋蘋她……」欲言又止。

夏侯心婷察覺到有點不對，急聲問：「遠弟，蘋蘋她怎麼了，你們遇到了什麼事？」

夏侯遠實在不想將年書儒的死訊說出、恐防夏侯心婷受不了這個巨大的打擊而當場傷心暈倒。那將是一種很難堪尷尬的局面。咀皮子動了幾動，就是說不出話。

「遠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難道你連姊姊也瞞住？」夏侯心婷心急地催問。

「遠弟，咱們都不是外人，你就說出來吧，看看是否幫得上忙？」司空青也催着說。

夏侯遠無奈，只好將發生的一切，詳詳細細說了一遍。他一邊說，一邊緊張地注視着夏侯心婷的神色變化，恐她突然暈倒。尙幸，直到他說完，夏侯心婷只是白着一張臉，雙手緊緊互握。微咬着下唇。沒有暈倒。

「是誰竟下這毒手。殺害了年兄，將蘋蘋捉去。遠弟。你與那神秘人多次相遇，都不能窺破那人的行藏嗎？」司空青慣然道：「蘋蘋眞的不會受到傷害？」

「姊夫，那人只是想阻止我追查下去。他將蘋蘋擄去，目的也是想用蘋蘋來脅迫我不要追查，若他傷害蘋蘋，豈不等於叫我加速追查，照我估計。蘋蘋是沒有危險的。」夏侯遠一面說，一面仍不放心地望着夏侯心婷。突然發覺夏侯心婷有點不對，眼神呆滯，身軀微顫，再一摸她的手，冰凍寒涼，不由失聲喚叫：「心婷姊。妳感得怎樣？」

司空青也發覺不對，急自座中趨近夏侯心婷。「心婷，妳沒事吧？不好，她暈了。」

夏侯心婷竟坐着不聲不响，暈了。

這一來，令到兩人驚慌失措，夏侯遠急忙奔出客廳，喚來幾名僕婦丫環，協同照顧暈倒的夏侯心婷。

忙亂好一會，將夏侯心婷安置在楚蘋蘋的閨閣床上，由服侍楚蘋蘋的丫環紅兒照顧她，夏侯遠陪着司空青，在客廳上坐下。

司空青眼見愛妻暈倒，怎坐得下，如熱鍋上的螞蟻，在廳內團團亂轉。

夏侯纓因事外出，不在家，不然，夏侯纓也會急得團團轉。

望着焦急不安的司空青，夏侯遠只好安慰道：「姊夫，心婷姊不會有事的，相信她躺一會，醒來後，就會沒事的了，她只是驚悉蘋蘋被擄，一時受驚過度，暈倒的。」

最後一句，夏侯遠是爲夏侯心婷掩飾，他知道得很清楚，夏侯心婷是由於驚悉年書儒慘死，傷心過度暈倒的。

司空青急得直搓手：「心婷她那樣子，叫我怎坐得住，唉，她病才好，體弱，這一暈倒，只怕她又要病了。」

「都是我不好，將蘋蘋被擄的事說出來，令她受驚暈倒。」夏侯遠自責地說。

「這怎能怪你，遠弟，是我和心婷迫你說出來。」司空青反而安慰夏侯遠：「遠弟，二叔他既知道了這事，他一定會幫你追查這件事的，相信蘋蘋很快會被救出，遠弟，你若需要我幫手，只管出聲。」

夏侯遠道：「姊夫，心婷姊這個樣子，我怎好叫你幫手。」

司空青道：「自家人，說什麼客氣說話。」

這時，紅兒來告，說夏侯心婷已然醒轉。

兩人急忙奔向楚蘋蘋香閨。

×　×　×

夏侯心婷病倒了，只好留在夏侯家。

司空青陪了夏侯心婷一日，見她精神好了很多，才獨自一人回家，讓夏侯心婷留在夏侯家靜養幾天。他本不願走，但家裏有很多事等着他去料理，只好離去。

經過幾天的靜養，夏侯心婷終於能够下床走動。

望着堂姊那又瘦又憔悴的臉頰，夏侯遠眞替她難過。

這一天，兩人在後院相遇，夏侯心婷支開紅兒，與夏侯遠獨自相對，默然了一會，夏侯心婷才幽幽地說：「遠弟，年大哥他葬在那裏？」

夏侯遠沒有將年書儒的棺柩暫厝在一間寺廟的事說出，故此她不知道，以爲夏侯遠將年書儒葬了。

憐惜地看了夏侯心婷一眼，夏侯遠黯然道：「年大哥的棺木還未下葬，暫厝在一間寺廟中。」

「那你帶我去拜祭一番。想不到他失意於我，跟着慘死，是我害了他，若不是我負了他，他怎會這樣快就離去，他不離去，就不會慘死！」說着說着，珠淚已流滿了她蒼白瘦削的臉頰。

「心婷姊，妳不要這樣，這不是妳的錯，只怨命運弄人，年大哥在天之靈，也不會怪妳的，殺害他的人，若存心要殺害他，遲早也會動手的，心婷姊，別哭了，妳的身體不好，病才好，等事情查明後，安葬了年大哥的棺木才去拜祭吧。」他叫夏侯心婷不要哭，他自己却已淚盈於睫。

「遠弟，你眞的查不到是誰殺害了年大哥？」夏侯心婷抽泣着問。

「已經有了綫索，相信很快查出那兇手，心婷姊，妳放心，不管如何兇險艱困，我也要爲年大哥報此血仇！」夏侯遠拭去目中淚水。「心婷姊，妳要放開懷抱，別再難爲自己了，姊夫不是對妳很好嗎？忘了年大哥吧。」

幽幽一嘆，夏侯心婷抽出絲巾拭抹臉上淚珠。「遠弟，你教我怎忘得了他，我亦試着想忘了他，可是，不能，唉，我也知道這樣對不住你姊夫，但，要我忘了年大哥，只怕我今生除死方休。」

「妳這是在折磨自己，何苦呢？」夏侯遠勸道：「心婷姊，爲了妳以後的日子，別再這樣了，忘了年大哥吧。」

「遠弟，就算是一種懲罰吧，此生，除了那段短暫的日子，你姊姊不再會有快樂！實對你說，我躺在床上的那兩天，多麽想死，想結束我這不幸的一生，到地下，再與年大哥重溫往日的舊夢。」

對於這個如此多情，執着，但又不幸的堂姊，夏侯遠爲她感到難過，不知說些什麽話來安慰她才好。

「遠弟，你必務要追查到殺害年大哥的兇手，爲年大哥報仇。」夏侯心婷目中淚光又再隱現。

夏侯遠見了，忙扶着她，說：「心婷姊，這裏風大，妳也累了，快回去躺一會吧。」

夏侯心婷茫然地抬眼望着遙遠的天邊，語聲有點迷離地說：「遠弟，年大哥那樣的好人，死後該不會下地獄吧？他一定會升上天……」

夏侯遠鼻子一酸，差點掉下淚來，强忍着，怕引起夏侯心婷傷心。「心婷姊，年大哥一定會升上天。」扶着夏侯心婷，慢慢走回屋內。

× × ×

楚蘋蘋被關了幾天，心情漸漸安定下來，既不懼，又不怕，她已想通了，閻王注定三更死，不會留人到五更；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脫，因此，她這兩天來的心情，不似初關在石屋的那幾天，心情驚懼不安，食不下咽，睡不闔眼，如今，有飯就吃，有覺就睡，處之泰然。

今天，是她被關幾天以來，第二次見到竹笠斗篷神秘人的第二次。

仍是竹笠遮臉，斗篷裹身，裝扮一點也沒有改。

語聲仍是黯然，對着坐在牆角的楚蘋蘋說：「唔，想不到妳這兩天精神臉色也好了很多。」

「你到底想怎樣？將我關到何時？」

楚蘋蘋心平氣靜地問。

「還是那句話，只要妳與夏侯遠放棄追查，立即放妳，至於關到何時，那就要看你們的決定了。」竹笠神秘人亦是慢條斯理，一點不像對一個階下囚那樣兇惡。

「除非妳殺了我，否則，休想我放棄追查。」楚蘋蘋毫不考慮地說。

「別迫我，我不想殺妳，不過，若有必要，我會殺了妳，好好考慮一下，別說得那樣決絕，過兩天，我再來看妳，希望妳到時改變主意。」竹笠神秘人說完，「啷噹」一聲關上鐵門，走了。

× × ×

連日來，夏侯遠在夜晚，都展開一連串行動。

他足足伏在這冷硬的泥地上，有兩夜了，今晚，他又躺在這令他一身骨頭發痛的冷硬地上，雙目像夜貓子的目光那樣，瞬也不瞬地透過遮擋在身前的一叢野草，注視着前二丈多遠的一幅院牆。

今夜是第三晚，前兩晚都一無所獲，害他伏在冷硬的泥地上直到破曉才離去。

今夜，不會令他失望了吧？

如他所願，也可說皇天不負苦心人，今夜，終於讓他等到了。

一條黝黑的人影，自那幅院牆內，躍出，落在地上，迅速地向左右張望了一下，然後身形向前一彈，往左側奔躍飛馳而去。

夏侯遠讓那條黝黑身影差不多在他視綫內消失，才一弓身，從地上彈射出去，遠遠地跟在那條人影後面，盡量掩蔽身形，一路跟踪下去。

沿途，他都小心留意地記住了經過的附近地形與特點。

足足跟在那人身後走了有一個時辰，轉入一個山坳奔馳了有百拾丈，赫然發現前面坳內二十丈左右，有兩間孤零零的石屋，聳立在地上。

夏侯遠見那人影在右手邊一間石屋前，擾動了一會，隨聽見「啷噹」一响，想是門被打開了，石屋內透出一絲黯淡的光綫，接又消失不見。門關上了。

夏侯遠恐被人發現，悄沒聲的掩近了十多丈，大約在兩座屋前十丈左右，伏身掩在一叢草叢中，兩眼盯着那兩間石屋。

伏在草叢中不大一會，石屋中隱約可聞，時斷時續的傳出一兩聲人語聲，由於離得太遠，雖是在靜夜中，仍然聽不清說的是什麽。有一點却可以肯定，語聲是一男一女。

足足有頓飯工夫，那先前入屋的黑影隨着開門聲，出現在門口。

由於屋內的燈光從門口透射出，映在那人影身上，故此夏侯遠能够看出這人的大概輪廓——正是那個頭戴竹笠，身裹斗篷的神秘人。

「啷噹」一响，燈光復滅，一切重歸黑暗，一陣細碎的鐵器磨擦聲之後，「卡察」一聲，隨見那個黝黑人影向他這邊奔馳而來，從他伏身的草叢旁邊奔過。

那刹那，夏侯遠從草叢縫隙中，更加看清了這個夜行人正是那個擄刧了楚蘋蘋的竹笠斗篷神秘人，雖是心頭狂喜，却不敢稍動分毫，直待那人奔馳出足有十多丈，才輕輕竄出草叢，躡踪跟在竹笠斗篷神秘人身後，一直跟着回到那幅院牆前，眼見那竹笠斗篷人湧身躍入牆內，等了一會，他也跟着躍入牆內。

大約一盞熱茶時分，夏侯遠重又在牆內躍出，身形急如流星奔馬，循着原先跟踪竹笠斗篷神秘人的路綫，馳向那個有兩間石屋的山坳。

來到山坳內，天邊已微現曙光。

捷如貍貓般，掩到左手那間石屋前，抽出長劍，插入門縫中，手上運勁，長劍劍鋒順着縫隙向下沉削，左手輕輕一推，兩扇木門應手無聲地被推開一道足容一個人進出的縫口，夏侯遠一閃身進入屋內。

屋內有一張床，床上躺着兩個年約五十多歲的男女，夏侯遠一躍近前，長劍一伸，冰寒的劍身擱貼在兩人的脖子上。

床上的男女猛然從睡夢中驚醒，張大着兩眼，看見一把寒森森發出閃光的長劍擱在自己頸脖咽喉上，嚇得張口想大叫，突然哽在喉嚨上，啞然無聲。

夏侯遠從兩人的神態上看出這兩個男女全無武功，將擱貼在兩人頸脖咽喉上的長劍移起了少少。

「大爺，饒……饒……命。」床上的男女，這時才結巴着說出哀求的語聲。

「你兩個因何會住在此，隔壁關着的是什麽人？」夏侯遠厲聲問。

「大爺，小老兒夫婦是被人請來照顧隔壁被關起來的那位姑娘的，一切的事，小老兒夫婦都不大清楚，也不關小老兒夫婦的事，求大爺明察！」兩個男女原來是夫婦，聽兩人所說，是被竹笠斗篷人僱請來照顧隔壁被關着的一位姑娘。

夏侯遠不用問，已知隔壁關着的姑娘一定是楚蘋蘋，除了她，不會是別一個。

爲了安全起見，夏侯遠對不住也要做一次，出指點了男女兩人的黑甜穴。

床上夫婦兩人，本是在睡夢中被夏侯遠驚醒，現在，又被夏侯遠送回黑甜鄉。

掩上那木門，來到右手石屋前，發現門是鐵造的，門上有一把大黃銅鎖。

沒有鎖匙，開不了門，他只好再次進入左手那間石屋，點醒了那個老漢，問那老漢要開鎖的鎖匙。

那老漢被夏侯遠再次弄醒，以爲要殺他，嚇得他一骨碌從床上滾下地，鷄啄米般磕起頭來。

夏侯遠眞是又好氣又好笑，喝一聲：「聽着，我是來問你取開右邊石屋那道鐵門的鎖匙的。」

那老漢一聽，定下神來，囁嚅道：「大爺，小老兒沒有鎖匙，鎖匙在僱請小老兒夫婦的怪人手上。」

「那你如何送飯菜給那位姑娘？」夏侯遠問。

鐵門上有個小門洞，平時在外面門上，送飯時，只要打開橫閂，就可以將飯菜從那門洞遞進去，大爺，小的說的全是眞話，不信可以起誓！」老漢又磕了個頭。

夏侯遠也不和他多說，伸手一指，仍點了他的黑甜穴，將他抱放在床上，在門口返身將木門掩上，回到那面鐵門前。

照着那老漢的話，打開鐵門上方的橫閂，一拉，果然在鐵門上現出一個半尺左右的門洞，有昏黃的燈自門洞中透射出。

「蘋蘋，蘋蘋！」將頭盡量探入門洞，夏侯遠朝石屋內呼喚。

屋內立時有了反應，「悉索」聲中，有人起身：「夏侯哥哥？」

夏侯遠一聽是楚蘋蘋的語聲，恨不得將整個腦袋從門洞內探進去，可惜門洞太小，他的腦袋太大，探不進去，只好驚喜地喚道：「蘋蘋，是我，我來救妳呀！」

屋內傳來一陣細碎急促的步聲，燈光一黯，門洞前出現了一張清麗的臉孔，不是別人，正是仍穿男裝的蘋蘋。

「蘋蘋！」夏侯遠欣喜狂激地低喚。

「夏侯哥哥！」屋內的蘋蘋也見到出現在門洞中的夏侯遠臉孔，顫聲呻吟着，情不自禁地伸手輕撫夏侯遠的臉孔。

兩個人刹那陷於刧後重逢。相思情苦的悲喜情意中！

良久，夏侯遠才猛醒起，鐵門上的鎖還未打開，蘋蘋仍未脫出樊籠，竹笠神秘人隨時會來，悚然一驚。「蘋蘋，你等等，待我設法弄開鐵門上的大銅鎖。」

楚蘋蘋不捨地放開了輕撫着夏侯遠俊臉的素手，含情脈脈地點點頭。

打量了鐵門上的大銅鎖一會，夏侯遠無計可施，唯有用最笨，也是最直捷的辦法，擧起手中長劍，運聚全身功勁，猛力向大銅鎖砍去。

「嗆」然一聲脆响，大銅鎖應劍斷成兩截，有一截掉在地上，夏侯遠吐了一口氣，急忙從鐵門栓孔上取下另一截鎖，一手拉向鐵門。

門才開，蘋蘋已如一只衝破樊籠的小鳥般，飛一樣縱撲入夏侯遠懷中。

夏侯遠亦張臂緊緊摟着楚蘋蘋，唯恐她會從他懷中再次飛走。

兩個人就這樣在石屋外，沉浸在無言但又綿綿的情意中。

也不知過了多久，直到背後响起夏侯纓的重重咳聲，兩人才霍然從溫馨甜蜜的意境中驚醒。

楚蘋蘋抬頭，夏侯遠擰首，兩人赫然發現，夏侯纓不知何時，站在離他倆丈多一棵樹下，微笑望着兩人。

楚蘋蘋羞紅着臉，掙扎着脫出夏侯遠的雙臂，嬌羞無限地輕喚了聲：「姨丈。」立時將頭低下。

夏侯遠俊臉羞紅，一時間有點手足無措，惶聲道：「爹，你怎會來此？」

夏侯纓老懷大慰地望了兩人一眼，激賞地說：「遠兒，你成熟了，長大了，爹好高興看見你不用幫手，獨力偵查出此案，至於爹是如何找到這裏，那還不是跟着你來的嗎？」

夏侯遠一聽，驚慄地說：「爹，孩兒還需歷練，幸虧是爹，若跟在孩兒來的是兇手，那就危險了。」

夏侯纓笑道：「別說了，此事眞相已大白，咱們回去。」

× × ×

夏侯心婷見楚蘋蘋無恙歸來，高興得抱住了楚蘋蘋，二話不說，拉了楚蘋蘋，向閨閣走去。

望着夏侯心婷消瘦的背影，父子兩人都神色沉重，同時沉嘆出聲。

「爹，此事眞敎孩兒不知怎辦才好，萬料不到會是他！」夏侯遠一臉痛苦地說：「但，年大哥的仇，唉……」

「遠兒，別這樣，爹不是曾經對你說過，認爲應該做的事，不管如何艱難困苦，都要做下去，你既已做了，就要做到底，至於想怎樣做，爹不會攔阻你。古有律例：殺人者死！何況他殺了這樣多人！」夏侯纓心情沉重無比：「唉，不知心婷是否抵受得起這樣大的打擊。」

「爹，我一定要將這件事情向他查問明白，他爲何要這樣做！」夏侯遠痛苦萬分地說。

「那你去請他來吧，」夏侯纓揮手。

夏侯遠臨行時，關切地說：「爹，你進去歇一會吧。」

× × ×

司空青隨着夏侯遠一步跨進書房，就感到氣氛有點不對，當他望見蘋蘋赫然在座，臉上微微一變，瞬即泰然，上前向坐在椅上的夏侯纓請安問好：「二叔，找姪婿有事？」

書房內不見夏侯心婷。

夏侯遠隨手關上了書房門。

夏侯纓威厲地注視着司空青，沉重地點點頭。

蘋蘋茫然不明所以地望着各人。

「遠兒，你說吧！」夏侯纓長嘆一聲道。

司空青扭頭望着夏侯遠，詫聲道：「遠弟，到底是何事幹，心婷呢？莫非她……」說到這，一臉惶恐之色。

「姊丈，心婷沒有事，他好好的在蘋綉閣內。」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司空青問。

「姊丈，就是年大哥被殺那件事。」夏侯遠痛苦地說。

「可是追查到元兇？」司空青急喜地問。

「不錯！」夏侯遠幾乎不想說出這句話：「那就是你！」

「我？遠弟，別開玩笑……」司空青驚急地掃了室內各人一眼。

「司空青，別再裝了，唉，我想不到你是個心胸狹窄，手段兇殘的人，我看錯了你，害了年書儒，也害了心婷。」夏侯纓沉重地長嘆一聲，目光却仍注視着司空靑。

「二叔，連你也這樣說？到底你們根據什麼懷疑是我殺害年兒呢？」司空青一臉委屈地說。

「就憑這兩件從你家中拿取到的東西。」夏侯遠轉身從一個櫃子內取出一頂竹笠，一件黑色斗篷，斗篷上有兩個劍孔，一道裂口，正是夏侯遠兩次相遇竹笠神秘人，在他那件斗篷上的傑作。

蘋蘋坐在一旁，一直沒有作聲，這時一見夏侯遠從櫃子內取出的斗篷，竹笠，也認爲是擄刦她的那個神秘人的特有裝扮：驚疑不信地望着司空青，「表姨丈，那人就是你？」隨又憤激地說：「你爲何要殺害年大哥？殺死那多人？」

司空青自一見那了斗篷及竹笠，刹時臉色大變，頹然道：「遠弟，你怎會想到是我？」

夏侯遠朝竹笠斗篷摔在地上。「自蘋蘋失踪，我回家，給爹一提，在咱夏侯家所有的戚友中細想一片，發覺只有你的嫌疑最大，司空的司字與師同音，而你是心婷姊的丈夫，你好清楚心婷姊與年大哥的一段情，於是，我就懷疑你是因妒成恨，動了殺年大哥的念頭，因此我一連幾晚伏在你家附近，終於在昨天晚上發現你從家裏後院躍出，我跟踪你到山拗內，再跟踪你回去，並在暗中窺見你脫下竹笠斗篷，看清楚確是你，才乘你離開，取走斗篷竹笠，然後回去救出蘋蘋，現在無話可說了吧？」

「司空青，唉，你眞蠢，你以爲殺了年書儒，心婷就會不想念他，全心全意愛你，那你就錯了。」夏侯纓說：「我實不該將心婷許配你。」

慘笑着，司空青激聲道：「我無錯，錯在你將心婷許配我，你明知心婷深愛年書儒！」司空青指着夏侯纓。「心婷自嫁我後，從沒有一次和我說上三句話，更沒有對我笑過，終日愁苦獨坐。我是她丈夫，我愛她，見她那樣子，知道她仍念念不忘年書儒，而對我一點情意也沒有，這怎不令我妒念如狂，我不但要得到她的人，也要得到她的心，爲了斷絕她對年書儒的思念，我只有將年書儒殺死。」

「我知我錯，不該明知心婷深愛年書儒而將她許配你。」夏侯纓頹然道：「但．你既知心婷深愛年書儒，爲何又要我將她許配你？」

「因爲我愛她，我以爲她會逐漸淡忘與年書儒的一段情，想不到她——」司空青痛苦地呻吟。

夏侯遠與蘋蘋兩人，對司空青是又憐又恨，憐他對夏侯心婷一片深情，恨他不該因妒殺害年書儒，此刻，他兩人的心情實很矛盾，不知該怎做。

突然門外有人悲呼痛叫出聲：「年大哥，我隨你去了。」

書房內四個人一聽，驚嚇得同時渾身一震。

站在門邊的夏侯遠首先拉開門衝出去，剛好來得及一手抄扶起正緩緩倒向地上的夏侯心婷。

夏侯心婷臉色蒼白得怕人，一雙秀目微閉着，一手掩在胸前，指縫掌隙有血流出，氣息微弱。

「心婷姊！」夏侯遠一見夏侯心婷的樣子，急叫一聲。

夏侯纓，司空青，楚蘋蘋亦先後衝出

書房。

大家將倒在夏侯遠手臂上的夏侯心婷圍起來。

楚蘋蘋更幫着抱扶住夏侯心婷，一臉是淚地低喚：「心婷姊，心婷姊。」語聲哽咽不成聲。

司空青一見夏侯心婷胸前指縫掌隙的血漬，人如瘋了般撲前，雙手抓着夏侯心婷雙肩，輕搖着，嘶聲道：「心婷，妳何苦如此，是我害了妳了，我不該娶妳，更不該殺害年書儒，心婷，你醒醒，你原諒我。」

夏侯纓亦老淚縱橫：「心婷，苦命的孩子，妳爲何要這樣自苦，我本以爲妳更適合司空青，才將妳許配給他，想不到，反而讓妳受苦，害了妳。」

突然，歪垂着頭的夏侯心婷徐徐張開眼睛，緩緩地，凄苦地環顧了四人一眼，目光落在夏侯纓臉上，斷續道：「二叔，心……婷……不會……怪……你老……我知……你……是……爲我好……」

「心婷——」夏侯纓老淚縱橫地緊執着夏侯心婷冰冷的素手。

臉上露出一絲凄苦的笑容，目光落在司空青臉上。

司空青淚濕衣衫地，悔恨道：「心婷，你能够原諒我嗎？」

夏侯心婷低微地說：「相……相公……是……我對不起……你，……我……你不……不需要……要我……原……原諒我不……該……嫁……你……嫁你之後，仍……對……年……大哥……年……大哥……念……念……不忘……但……你不該……不……不該……殺……害他……我害……了他……」

目光移落在滿是淚水的夏侯遠、楚蘋蘋臉上：「遠……遠弟……蘋……蘋蘋……望你兩……兩人不……不要……像……像我一樣……我要……要隨……年……年大哥……去……去了……」

頭一歪，眼一闔，溘然長逝。

「心婷——」司空青撲抱住夏侯心婷的屍身上，緊緊不放。

「心婷姊，心婷姊——」夏侯遠與楚蘋蘋悲哭痛叫。

夏侯纓彷彿一下子蒼老了很多，拱着背，口中喃喃說着話。執着夏侯心婷的素手，仍緊緊不放。

突然，緊抱着心婷屍體的司空青，仰天悲嘶一聲，猛的從心婷的胸上，拔出那把插在心婷心房的匕首，反手插入了自己的心胸。

這一突變實在太快，快到令夏侯遠與楚蘋蘋兩人皆搶救不及，眼見鮮血湧洩，司空青身軀一陣搖晃：「心婷，我也隨妳去了！」

語聲戛然而止，抱着夏侯心婷的屍體，傾跌向地。

幸得夏侯遠與楚蘋蘋及時搶上一步，將業已咽氣的司空青抱扶住。

× × ×

多情自古空餘恨，情之一字，又有幾人勘破？眞是情生魔刦，在刦難逃。

年書儒，夏侯心婷，司空青，就是爲情的犧牲者。

（全文完）

練功秘訣之二十四

頭功

靈空子

頭功亦硬功之一，可分頂門前額後腦三部。雖用外力堅練其骨肉，然亦須運身內之力與氣，充滿腦房，互相爲用，始克有成。否則徒恃外力，則雖能成功，亦下乘法耳。初練之時，以軟帛束首，使圍繞至數十匝，外面更以軟鐵片周匝一二層，然後將頭向石壁上頂撞之，每日行若干度。練時須提氣充腦，初時不必猛力頂撞，蓋骨未堅而腦易傷也。即所以纏帛於首，亦以此故。待練習稍久，逐漸加重，而頂撞之次數，亦隨之加多。勤習一年之後，則將所束之帛，減少一二層，然後再如法練習之。逾若干日，更去帛一二層。愈進步而帛之層數愈減少，以至完全除去，而以首與石直接頂撞。初時亦頗苦楚，行之日久，逐漸不覺時則頭與石已同其堅硬，而功成矣。若用拳法中之頭肘式以撞人，當之者無不立斃。功之最深者，頭堅於石，觸石石立碎，觸鐵板亦能洞之，法無敵矣。但亦祇須精心勤習，多練年久，亦不難臻此絕境也。

頭功

俠情鬥智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黑幕英雄（一）

拳打惡走狗　脚踢小東洋

（一）一個醉老人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晴，中午密雲。

到了黃昏，大雨傾盆而下。

× × ×

一輛簇新的轎車，穿過一座陰沉、濃葉蔽天的樹林，再爬過道路崎嶇的石頭山，最後停在山背一間小農場門外。

車子剛停下，狗吠聲已響個不停。

這裏不但有狗吠聲、鷄鳴聲、豬叫聲，還有馬嘶聲。

只不過現在最响亮，最吵耳的還是雨點聲。

這場雨眞大。

路面儘是泥濘，原來簇新光亮的車子，現在已變成了泥漬如漿。

車門開啓，一雙磨得光滑的名貴皮鞋一下子就踩進地面的泥漿裏。

但這雙皮鞋的主人不在乎。

就算他有半截身子掉進泥漿裏，他都不在乎。

他並不是到百樂門夜總會裏跳舞，也不是來赴盛宴華筵，或是佳人密約。

他現在要見的一個人，無論自己穿甚麼衣服，無論衣服變成甚麼樣子，都不重要。

甚至穿不穿衣服都不重要。

區區一雙皮鞋弄髒了，又算得上甚麼呢？

（二）

這輛車只有兩個人。

司機是個大塊頭，今年剛好四十歲。

他十四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城市裏混。

混了二十多年，他總算混出了名堂。

在黑道上，在這城市裏，已幾乎沒有誰不知道大力保鏢彭森這個人的名字。

他不但是個駕駛技術極出色的汽車司機，更是一個拳頭重，斧頭快的保鏢。

彭森在三十歲的時候，便跟隨着黑社會裏的一個大亨，開始了他人生中嶄新的另一頁。

這一頁掀開之後，他的生活過得比以前豐裕得多。

然而，他和他老闆的仇家也同樣越來越多。

到了十年後的今天，彭森仍然能駕駛汽車，仍然能揮拳舞斧。

但他的老闆却已躺在一副黑色的棺木裏。

× × ×

彭森的老闆也姓彭。

提起彭四爺，可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這城市裏有資格和他平起平坐的人，恐怕還數不出幾個。

彭四爺是個黑社會大亨，也是個神槍手。

但在本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七點十八分的時候，他却死在自己那柄手槍之下。

他並不是自殺，而是給人盜去這柄手槍，然後在他背後連轟三响倒臥身亡的。

兇手是呂無錫，他是彭四爺向來最寵信的愛將。

現在，呂無錫也死了，他是給唐船一刀割斷咽喉而死的。

這是一場驚人的風暴。

但在他們的圈子裏，這種風暴發生的時候雖然撼人心絃，但却往往很快就會平息下來。

彭四爺倒下去，還有呂無錫。

可惜呂無錫既是兇手，而且更在刺殺得手之後，遇上唐船。

唐船在十幾個身經百戰的好手面前，勇擒呂無錫。

結果呂無錫吃了一刀，在同年同月同日，和彭四爺一起走進了枉死城。

自從那一天開始，唐船在社會上的地位就有了很大的改變。

彭四爺的產業，彭四爺的合法生意和不合法的生意，還有彭四爺麾下各種類型的手下，都已落在唐船掌握之中。

彭四爺開始名聲大噪的時候，他已將五十歲。

但唐船接管他一切基業的時候，却只有三十二歲。

他掌管着這龐大的事業，到今天爲止恰好是三個月。

（三）

雨水從氈帽邊緣四週不斷滴落，唐船的頭髮恐怕已經濕透。

他身上原本很筆挺的西裝，現在必可榨出半桶雨水。

他在農場的門外敲了好幾次門，等候了足足五分鐘。

應門的却是兩條站起來和人差不多高大黃犬。

狠犬只會吠，不會開門。

所以，唐船只有站在門外，耐心的等候。

五分鐘過後，又是五分鐘。

他居然就這樣子站了差不多半小時。

彭森忽然從車裏走出來，對唐船道：「帮主，俺實在瞧得不順眼，他分明是在擺架子，待俺把這門拆掉……」

「你回去。」唐船皺眉，輕輕的揮了揮手。

彭森嘆息一聲，終於回到車子裏。

當他坐在車裏的時候，小農場那道已經有點霉破的木門終於打開。

開門的不是狗，狗不會開門。

開門的是個人，一個已喝得醉薰薰，連滂沱大雨都無法驅除身上酒臭的白髮老人。

老人的手裏拏着一瓶酒。

劣酒。

× × ×

酒劣，人的脾氣更劣。

老人只是盯了唐船一眼，就已罵道：「我操你娘！」

他的第一句說話，便已把城裏權勢薰天的黑社會大亨罵得狗血淋頭。

唐船外貌英俊斯文，和彭四爺那種大老粗的外表是完全相反的。

但他們對付敵人的手段，却是同樣的徹底，同樣的殘酷。

這幾乎已是成為黑社會大亨的先決條件。

彭四爺是神槍手，槍法如神。

唐船亦然。

曾經有一次，彭四爺跟他比槍法。

他們比賽，看誰能擊中百尺外的十枚瓶子。

這種瓶子很細小，比三歲小孩的拳頭還要細一點。

結果，彭四爺擊中了八枚，而唐船却只擊中七枚。

彭四爺贏了，贏得好險。

當時，只有兩個人知道，這一次比賽，彭四爺應該是敗方。

以唐船的槍法，最少可以擊中九枚瓶子，甚至是全部擊中，亦非奇事。

知道這秘密的人只有兩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他自己，而另一個就是彭森。

彭四爺却不知道，還以為唐船的槍法遜己一籌。

他若知道唐船是故意讓給自己贏的，那麼就必定會對唐船這個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但他不知道，直到給人行刺的時候還不知道。

（四）

唐船雖然是個神槍手，但他從來都不喜歡把手槍帶在身上。

那時候，手槍還不是很普遍的武器。

在黑社會中，只有極少數的人才擁有槍。

唐船槍法如神，但却總是嫌帶槍在身，太累贅，而且也沒有絕對的必要。

所以，他的槍一直都留在辦公室那張寬闊的桌子裏。

唐船以前也有辦公室。

但現在他的辦公室，最少比以前那一間寬敞十倍以上。

以前，別人叫他小唐，現在却稱呼他唐帮主，或者是唐老闆。

彭四爺一手創立的帮會，叫青安帮。

現在，唐船已是青安帮的第二任帮主了。

最對青安帮帮主無禮的人，向來並不多。

從前沒有人敢對彭四爺無禮。

現在也沒有人敢對唐船無禮。

但就在這個大雨滂沱的黃昏裏，這位唐帮主給一個白髮老人罵得狗血淋頭！

「滾出去！無論你是誰都給我滾出去，我不想見任何人，除了李白！」

「李白？李白是甚麼人？」唐船有點奇怪。

他當然知道古時有個詩仙叫李白，但他却沒有想到詩仙李白，只是以為現在也有一個姓李名白的人。

白髮老人看着他，冷笑道：「李白字太白，詩仙也！亦酒仙也！除了青運再世，誰還配跟我一起喝酒？」

唐船一愕。

他總算弄清楚，原來他已醉得一塌糊塗。

他苦笑了一下，道：「我不是李白，也不是來找你老人家喝酒的。」

白髮老人喝了一口酒，道：「不管你

是誰，滾出去，否則十萬天兵天將殺過來，保證你體無完膚，血肉模糊的死在泥沼上！」

唐船吸了口氣，道：「我是來找小利的，我叫唐船……」

白髮老人忽然把瓶子用力一摔。

「波」的一聲，瓶子四分五裂，狗吠之聲更是吵耳。

「這裏沒有甚麼大利小利，也不管你是糖船還是鹽船，就算你是賊船的頭子，都要馬上滾蛋！」

唐船眉頭一皺，忽然從衣袋裏掏出一叠鈔票。

他把鈔票塞在白髮老人的手中，然後沉聲說道：「我要找利青霖，我是唐船，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死黨！」

老人似乎沒有聽見唐船在說甚麼。

他只是兩眼發直的看着那叠鈔票，連手都顫抖起來。

錢的力量，眞是法力無邊。

老人原本一直站在門口中央，不讓唐船進去的。

但當他接過鈔票的時候，他的身子就側過一旁，讓開了一條路。

唐船的左腳向前跨出了一步。

就在他跨出這一步的時候，這老人突然大叫：「三筒！六萬！咬！」

× × ×

三筒和六萬並不是麻將牌。

麻將牌不會咬人，但狗會。

那兩隻惡犬的名字就是三筒、六萬。

惡犬已應聲撲出，老人却已把手中那叠鈔票撕成碎片，口中不斷發出冷笑。

直到這一刻間，唐船才知道自己剛才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錢，並不是絕對萬能的！

第一號殺手

(一)

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話，唐船在很細小的時候就已聽過，而且一直深信不疑。

但這一次，他的錢却無法把這個頑固的老人收買。

也許酒鬼比眞的鬼還更難對付，而且世間上並不是每個人都見錢開眼的。

這兩條狗撲過來的時候，唐船唯一能做的事只有閃避。

狗要咬他，他却不想反咬一口。

他閃得很快，但却未免狼狽一點。

老人大笑。

他似乎醉得很厲害。

就在他笑得最起勁的時候，兩道寒光突然從那輛汽車之內射出。

幾乎是在同一刹那間，狗吠聲停止了，老人的笑聲也忽然中斷。

兩把鋼刀，已分別插在三筒和六萬的咽喉上。

這兩刀插得好深，幾乎是沒柄而入。

唐船不再那麼狼狽了。

無論是誰擺脫了這兩條惡犬的糾纏，都一定會鬆一口氣。但他臉上却沒有「鬆一口氣」的神態。

相反地，他臉上出現了怒容，倏地喝道：「彭森，你太過份了。」

彭森在車子裏，垂下了臉。

老人忽然冷冷一笑：「好厲害的飛刀絕技，可惜只發出了兩把，爲甚麼不連我也一起幹掉？」

唐船吸了口氣，繼而嘆道：「你別怪他，他是個呆子。」

「呆子？」老人啐了一口怒道：「他這手飛刀絕藝，世間上恐怕還找不出十位，這種呆子的身價也未免是太值錢了。」

唐船立刻道：「他沒有甚麼身價的，他是彭森，是一個有血有肉也有靈魂的人，而不是一件可以用金錢來衡量價值的商品。」

老人盯着他，冷冷道：「你是反對我用金錢來侮辱你的手下？但剛才你那些臭錢又怎樣？」

唐船道：「昔才晚輩有眼不識泰山，還望前輩原諒。」

老人冷冷一笑：「你以爲我是誰？」

「前輩。」

「甚麼前輩？吃飯前輩？混蛋前輩？還是他奶奶個熊的前輩？」

「都不是，」唐船的聲音充滿恭敬之意，「你是個武林前輩。」

「武林前輩？」老人忽然大笑，「你看我像個懂武功的人？」

唐船道：「你一定是小利的師父。」

老人道：「你從那幾點看出我是小利的師父？」

唐船道：「沒有幾點，只有一點。」

老人道：「是那一點？」

唐船道：「因爲你不要錢。」

(二)

人，有很多種。

但無論你把人類分成幾多種，其中有一種人是特別與衆不同的。

這種人就是不要錢的人。

× × ×

世間上最可怕的，是不要命的人。

世間上最有骨氣的，是不要錢的人。

性命和金錢，都同樣是人類所最珍惜的，但有時候爲了某種緣故，性命可以不要，金錢更可以視如糞土。

老人的臉上露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表情，道：「是誰告訴你我不要錢？」

「小利，當然是小利，」唐船嘆了口氣，道：「早在很多年以前，我就聽他說過，他的師父是個淡泊名利的人。」

老人咳嗽兩聲，忽然嘆道：「你對我的說話完了沒有？」

唐船點頭。「完了。」

老人道：「那很好，話已說完，屁已放盡，你可以滾了。」

他的說話還是那麼粗，他的語氣還是那麼不客氣，雖然那兩條惡犬已經倒臥在血泊中，但他仍然再下逐客令。

但唐船的回答却很堅決。

「不！我不走！今天若找不到小利，就算你把我撕開一片一片，我還是要賴在這裏。」

× × ×

狗血很快已被雨水冲洗得乾乾淨淨。

老人忽然走到那輛汽車前，敲打着車子的窗。

「你叫彭森？」

車裏的彭森點頭。

老人沉聲道：「你殺了我的三筒、六萬！」

車裏的彭森又點頭。

老人冷冷道：「血債血償，你說該怎麼辦？」

彭森把車門打開，淡淡道：「你說該怎辦便怎辦。」

老人目光如刀。「你不後悔？」

彭森道：「不後悔。」

老人道：「我已說過，血債血償。」

彭森道：「所以我必定要流血，才能爲你這兩條愛犬洗雪寃仇？」

老人道：「不錯。」

彭森道：「你的狗流了很多血。」

老人道：「你若也流這麼多血，恐怕身上已再沒有血。」

彭森道：「但我身上的不是狗血，而是人血。」

老人道：「人血比狗血寶貴？」

彭森道：「在人類的眼裏看來，這道理當然是絕對可以肯定的。」

老人道：「但在狗的眼裏看來，恐怕就不一樣。」

彭森淡淡道：「當然不一樣，在牠們的眼中看來，狗血一定比人血寶貴。」

老人道：「所以你若只流很少的血，譬如割破指頭之類的行動，那麼三筒和六萬一定會很不滿意。」

彭森道：「這個自然。」

老人道：「所以，你一定要流大量的血，即使不比牠們身上流出來的多，也絕不能比牠們所流出來的少。」

彭森點頭：「有理。」

老人冷冷道：「那麼你現在可以流血了，我自然會替牠們主持公道。」

彭森默然。

他從腰間掏出一把刀，而且毫不考慮的就把左手尾指割下。

老人臉色一變，口裏却還是冷冷的說：「你流的血太少。」

彭森道：「和那兩條狗相比的確是太少，但我現在並不是爲你的狗而流血。」

老人乾笑着：「難道你還有甚麼目的麼？」

彭森用右手把斷指遞給老人。

老人居然也接着。

彭森從車裏走出來，用一種很嚴肅的聲音說：「這不是甚麼血債血償，用人血來賠償狗血，那是荒天下之大謬的事，我沒瘋，你也沒有眞的醉，咱們犯不着來這一套，否則天下英雄好漢的牙齒，都會給笑掉下來。」

老人把手中的斷指輕輕一揚，道：「那麼這算是甚麼意思？」

彭森道：「你不要錢，所以金錢已不能作爲給你的見面禮。」

老人皺眉：「難道這隻手指就算是見面禮？」

彭森點頭。

「是的。」

老人道：「這手指有甚麼用？能不能吃？」

彭森道：「只要你喜歡，當然可以吃掉它。」

老人瞧着他，似是呆了半响。

他忽然張開嘴巴，眞的把這根尾指吃掉！

彭森臉上沒有半點表情，就像是老人吃掉的只不過是一隻胡椒。

老人吃掉這隻手指後，忽然拇指一豎，大聲道：「你不愧是條好漢，我連袁大總統都不服，就是服了你！」

彭森冷冷道：「我不在乎你是否服了我，只是要讓你知道一件事：我可以弄斷自己的手指，也可以弄斷你的脖子。」

老人一怔。

「你太不客氣了，說話也太不留餘地步。」

「這才痛快，我一向是個喜歡快人快語的粗漢子。」

老人又是一怔，半响後忽然大笑道：「好一個粗漢子，我雖然已一大把年紀，却還希望一直活到一百八十歲。」

「這不難，但今天無論如何，別再阻止唐帮主會見利先生。」

老人沉默下來。

這時候，雨勢略歛，一個黑衫人持着一把雨傘，無聲無息的出現。

他的臉孔略嫌瘦削，皮膚也似蒼白一點。

但無論如何，他都算得上是一個很英俊，很好看的男人。

他姓利，他就是利青霖。

(三)

這裏距離城市雖然不遠，却也不算太近。

這裏沒有電燈，也沒有自來水。

雖然如此，在小農場裏的一間石屋子內，仍然光如白晝。

利青霖燃點了超過六十枝蠟燭，還有六盞油燈。

這裏已很光亮。

但唐船的臉色却很深沉，他的心境看來也是一樣。

× × ×

屋裏沒有茶，也沒有水，只有酒。

酒不好。

比起唐船現在每天晚上喝的醇酒，這酒根本就不像酒。

它像醋，第八流的劣醋。

但唐船喝，一杯又一杯的，不停的喝着。

利青霖瞧着他，一雙清澈的眼睛，目不轉睛的瞧着他。

直到唐船喝光了兩瓶酒，利青霖才問：「你找我有甚麼事？」

唐船的眼球已滿佈血絲。

他忽然一手揑着小利的左肩，一字一字的說：「你還記不記得小瓶兒？」

利青霖沉着臉，沒有回答。

唐船霍然從椅子上站起，接道：「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埋怨，埋怨我不該把小瓶兒從鄉下裏帶出來。」

利青霖忽然冷笑：「你找我就是說這些廢話？」

唐船却笑了，但笑聲裏却帶着一種說不出蒼涼之意。

「我是來告訴你另一件事的。」

「你說罷，我已在聽。」利青霖的聲音還是那麼冷淡。

「好，我說，你聽清楚一點，」唐船吸了口氣，半响才說：「小瓶兒死了！」

利青霖的臉色驟然變了。

他突然一聲怒喝：「胡說！」

唐船才聽見那個「胡」字，下顎已重重的挨了一拳，蹌蹌踉踉的跌倒在地上。

利青霖連聲音都已發抖，也不知道是因爲驚惶，還是因爲憤怒：「你爲麼要咒她？她怎會死？她怎會死？」

唐船深深的吸了口氣，很久很久才說出了一句話：「是鄔刀子幹的。」

「鄔刀子？誰是鄔刀子？」利青霖又撲前，把唐船整個人揪起。

唐船沒有掙扎，也沒有反抗，甚至完全不在乎利青霖要怎樣對付自己。

他只是用一種充滿仇恨的聲音說：「鄔刀子原名鄔木郎，是田懷邦旗下的第一號殺手！」

南方快刀手

（一）

四月二十八日，晨霧到了九點才漸漸消散！田五爺坐在寬敞而華麗的辦公室內，嘴裏咬着一口雪茄，神情嚴肅地聆聽着一個手下的報告。

「昨晚十時三十分左右，蕭青、梁跛子、傅堂帶着十二個兄弟，在飛環路上找到了麥狗子。」

「他們把麥狗子怎樣？」

「殺掉。」

「很好，這小子一直都跟着那姓唐的，遲早該有這種下場。」

「到了淩晨一點十五分，蕭青和方獨眼殺入逢涼小院。」

「是不是彭森的姘婦露露居住的地方啊？」

「正是。」

「在淩晨一點十五分這種時候，她一定已睡着覺？」

「不錯。」

「他們把她怎樣？」

「先姦後殺。」

「幹得很好，」田五爺緩緩地從椅子上站起，忽然問，「是誰姦了她？」

「蕭青。」

「方獨眼呢？」

「他不好色，他只喜歡吃。」

田五爺點點頭，沒有再問甚麼。

他這個手下接着又說：「今天早上，天元館的洪師傅看見了一個吃麵的顧客，據他說，這人好像是金大將。」

「金大將！」田五爺冷笑，「三年前老子沒有轟掉他的腦袋，已算他走運，想不到三年後他居然敢回來跟老好作對！」

他的手下却不以爲然：「照屬下看來，他未必是來跟咱們過不去的。」

田五爺「哦」的一聲：「木郎，你的看法怎樣？」

手下沉思半晌：「五爺雖然跟他有點過節，但他最憎恨的人，却絕不是您老人家。」

田五爺目光一亮：「你是說，他這次回來，是要找唐船算帳？」

手下點點頭：「不錯，因爲直到現在，他還是以爲唐船殺了他的未婚妻。」

田五爺點了點頭。

「我們雖然用手段贏了他不少錢，但和這件事比較下來，還是微不足道的。」

這手下緩緩道：「所以，我們不妨利用利用他。」

田五爺吮着雪茄，很久才道：「照你的看法，這人有利用的價值？」

這手下說：「金大將在這裏也有點勢力，倘能充份利用他們去一撼唐船，勝固可喜，敗了也對我們沒有甚麼關係。」

田五爺乾笑着：「這倒划算！」他忽然遞了一口雪茄給這個手下，又說：「木郎，這件事由你負責，無論用甚麼方法，咱們都必須幹掉那姓唐的小子！」

這手下接過雪茄，臉上的神情一片漠然。

——他原名鄔木郎，又叫鄔刀子，是田懷邦旗下的第一號殺手！

（二）

十一點三十八分，陽光滿天。在市南紅棉路的一座小旅館裏，除了陣陣霉氣之外，還帶着一種很刺鼻的藥油氣味。

身上老是帶着這種藥油氣味的人，是個滿面病容的中年漢子。

他身上除了藥油氣味之外，恐怕已沒有甚麼地方足以令人加以注意。

這座小旅館霉氣陣陣，這中年漢子看來却是霉氣十足。

據說，他已欠下整個月的房錢，若不是旅館的老闆慈悲爲懷，他早已給伙計們撵了出去。他是個流落異鄉的人，再弄下去，恐怕還會客死異鄉，餓死在街頭上。

這人叫秦强，可惜身子看來一些也不强壯，倒像隻餓壞了的老猴子。

他在這天十一點三十八分的時候，離開了小旅館的門口。

他看見門外停泊了一輛汽車。

他也不以爲異，繞過車子，向對面的一間小飯舖走去。

汽車裏忽然探出了一張焦黃的臉孔，叫道：「秦强！秦强！」

秦强楞住。

在這輛汽車裏，居然會有人叫喚他的名字，這實在令他感到很意外。

他停下了脚步。

汽車裏走出了一個和他年紀相若的男人。

雖然這人的一副長相令人不敢恭維，但他衣履鮮明，和秦强的寒酸相，形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

「你是……」秦强揉了揉眼睛，半晌才失聲道：「原來是傅堂主！」

那人「唉」的一聲，連連搖頭不迭：「俺叫傅堂，却不是甚麼傅堂主，你可別弄錯了。」

秦强一笑：「還不是一句話嘛。」

傅堂打開了車門說：「來，咱們先去弄點吃的，俺找你有點事情商量商量。」

秦强猶疑了片刻。

傅堂立刻催促他：「還站在這裏呆甚麼？車子裏又沒有吃人的老虎。」

秦强訕訕一笑，上了車才道：「車子裏雖然沒有老虎，但這輛車子本來就是吃人的老虎嘛。」

傅堂一怔，繼而笑道：「咱們現在都在老虎肚子裏，還不是坐得挺舒服嗎？」

「舒服！舒服極了。」秦强一笑。

車上有司機，汽車很快就駛到城南近郊的一間飯店門外，然後停下。

這是博羣飯店，時間是十一點四十五分。

（三）

博羣飯店是氣派高尚，環境幽雅的地方！這裏每天開始營業的時間，是正午十二點。

現在距離十二點還有十五分鐘。

但傅堂却帶着秦强，大模大樣的走進飯店內。

一個還沒有穿好衣服的侍應立刻阻攔着他們：「對不起，這裏現在還未開始營業。」

傅堂沉下了臉。

「你叫甚麼名字？」

這侍應一呆，半晌才說：「對不起，請兩位出去。」

傅堂的眼睛立刻瞇成了一條綫：「你敢叫俺滾出去？」

這侍應的臉有點青了，但却仍然說道：「只是請兩位出去，因爲這裏還沒有開門……」

他只是說到這裏，下顎已重重的挨了一拳。

這侍應又驚又怒：「你……你竟敢打人！」

傅堂冷笑，又一拳打在他的鼻樑上。

但秦强却立刻伸手，代侍應接下了這一拳。

這時候，侍應領班匆匆迎了出來。

「吳樹，甚麼事？」

侍應吳樹苦着臉，指着傅堂大聲說：「他揍人！」

侍應領班瞧了吳樹一眼，喝道：「兇巴巴的，想吃人？」

吳樹忙道：「想吃人的不是我，是他啊。」

侍應領班上前，吳樹以爲他要爲自己出氣，也揍這斷一頓。

侍應領班突然一個耳光摑過去。

但這個耳光却並不是摑在傅堂的臉上，而是把吳樹打得眼前金星直冒。

侍應領班陪笑。

他是向傅堂陪笑，人也接着彎腰、鞠躬。

「傅先生，很抱歉，他有眼無珠，他該揍！他該揍！」

吳樹全身發抖，冷汗開始不斷的流下來。

侍應領班向他喝道：「還呆在這裏幹嗎？還不向傅先生賠罪？」

吳樹已看出頭勢不對，知道自己得罪了一個惹不得的人物，只好强忍着氣，對傅堂道：「是小的不對！是小的該死！」

傅堂冷哼一聲，問侍應領班：「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坐下來？」

侍應領班忙道：「哪裏的說話？請坐！請坐！」

秦强站在一旁，臉上毫無表情。

（四）

還不到十二點，傅堂和秦强便已嚐到了精美的菜餚。

不但菜餚精美，陳年的法國白蘭地更是一絕。

本來，現在秦强是應該在小飯舖裏，吃着白菜湯麵的。他怎樣也想不到，今天的口福竟然這麼好。

當然，他心裏明白，這一頓絕不是白吃的。

他耐着性子，等待着傅堂說出心裏的話。

× × ×

「强兄，自從十年前一別，你還是那麼瀟洒。」

「瀟洒？」秦强苦笑道：「這不是瀟洒，而是蕭條，混來混去，還不是一條光棍？」

傅堂嚼完一根鷄腿，才慢慢的說道：「其實，論到本領，你是在小弟之上的，只是際遇欠佳，才落得如此潦倒。」

說到這裏，咳嗽兩聲，道：「潦倒二字，也許是小弟說得過份一點……」

「不，你說的並不過份，」秦强嘆了口氣，「這十年來，什麼苦都吃過，就是沒有吃過今天這麼好的酒菜。」

說到最後一句，不由舉杯痛飲。

傅堂瞧着他，說：「回想十年前，咱們在南方混了好幾年，來來去去，還是不紅不黑，想不到十年後，咱們哥兒居然會在這裏相見。」

秦强默然。

傅堂忽然挨近他，悄悄的說：「實在的說一句，這地方雖然遍地黃金，但處處都是危險的陷阱，偶一不慎，可能會給別人連皮帶骨吞進肚子裏。」

秦强同意這一點。

但他說：「可是我已來了。」

「不錯，你既已來了，就不能空着手離去。」

「可是有甚麼事情，要我去幹？」

傅堂點點頭，微笑道：「對你來說，這件事並不難辦，而且事成後，可以獲得一千塊。」

「一千塊？」秦强的眼睛發出了光。

「不錯，是一千塊。」

「你說，要我去幹的是甚麼事？」

「殺人。」

「殺誰？」

「鄔木郎！」傅堂把聲音壓得更低。

秦强長長的吐了口氣。

傅堂又說：「怎麼？你不敢動他？」

「不，我幹，但你須先付五百塊。」

「行。」傅堂毫不猶疑，立刻就給了他一叠鈔票。

秦强接過了鈔票，緩緩的道：「鄔木郎是田五爺旗下第一名殺手，你爲甚麼要幹掉他？」

傅堂冷笑道：「若不是這混帳的東西，小弟在組織裏，最少是第二號人物。」

秦强吃了一驚：「原來你也是田懷邦的人？」

傅堂冷冷道：「不錯，這是窩裏反，你若替我幹掉鄔木郎，將來還有不少好處的。」

秦强點頭：「你對我好，這是不必懷疑的。」

傅堂一笑：「咱們終究是好兄弟，你我若聯手合作，又豈懼區區鄔木郎？」

秦强又替自己斟滿了一杯，而且一口氣就把它喝光。

他忽然問傅堂：「你有沒有刀子？」

傅堂一怔。

秦强道：「你現在若給我一把刀子，我保證在一小時之內，就能把那姓鄔的小子幹掉。」

傅堂道：「你知道他現在的下落？」

秦强道：「不知道，但狗腿老張一定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他找到。」

傅堂淡淡一笑：「想不到，你連狗腿老張都巳聯絡上，看來你對這城市巳不算陌生。」

說着，他從桌底遞給了秦强一把八寸長的尖刀子。

「這把刀雖然短小一些，但它巳奪取過好幾個人的性命。」

秦强把刀接過，輕撫刀鋒。

「喲！」

不知如何，他竟然把自己的指頭劃破了，鮮血涔涔而下。

傅堂一呆：「怎麽了？」

他把一條雪白絲巾遞給秦强：「先抹掉血……」

秦强立刻用絲巾把刀鋒上的血抹掉。

傅堂「唉」的一聲：「不是抹刀上的血，是抹指頭上的血！」

秦强却說：「還是用來抹你的頸子適合些。」

傅堂還沒有弄清楚這句話的意思，這把八寸長的刀忽然巳完全沒入他的咽喉。

鐵霸王勇挫竹太郎

（一）

吃了這一刀的傅堂，他的人猶如在夢中。他至死也不相信，秦强竟會在這個時候出手擊殺自己。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個黑衫人，正緩緩的向自己走過來。

這人赫然竟是鄔木郎。

秦强乾笑着，對傅堂道：「很對不起，如果在三天之前你就來找我，我也許會助你一臂之力，但現在，我却巳是鄔刀子的伙伴了。」

鄔木郎拍了拍秦强的肩膊：「你幹得不錯，這一刀乾淨俐落，準確而兇狠，不愧是南方第一號快刀手。」

傅堂驚怒交集，翻起了桌子，巍巍顫顫的站了起來。

但他還沒有站直身子，人巳像元寶般仆倒下去。

這時候，是下午十二點十八分。

不到半分鐘，傅堂就像是一條死狗般給兩個漢子拖了出去。

自此之後，這城市裏再也沒有傅堂這一號人物，很多人甚至以為他巳飛黃騰達，回鄉去也。

（二）

五月二日上午，陰霾密佈，天欲大雨而未雨。

八點零八分，朋朋館忽然來稀客。

朋朋館是一間很古老的飲食館，老闆孫老九，在這裏一躭就是大半輩子。

這三十餘年以來，他從未離開過這個都市，甚至很少離開過這間店子。

他是幹飲食業的，店堂裏各式各樣的人物，他都見過不少。

但他從來都沒有見過日本浪人。

到了今天上午八點零八分，他總算是大開眼界。

兩個穿着寬袖花袍的日本浪人，在一個矮子的帶領下，來到了朋朋館。

孫老九不喜歡日本人。

他更不喜歡這個矮子。

他絕對沒有忘記，朋朋館的方師傅，就是給這個無惡不作的矮漢害得家破人亡的。

方師傅是個好人。

他幾乎沒有任何不艮的嗜好和習慣，無論對任何人都是和和氣氣的，別人若有事求他，只要他能力所及，决不推搪。

孫老九尤其欣賞他泡製的蟹黃湯飽。

方師傅這個人樣樣都不錯，連他的女兒也很不錯。

但這寶貝女兒却錯在長得太標緻，樣子太甜，太迷人。

有個闊少爺看上了她。

闊少爺看上了方師傅的女兒，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爲這個少爺本來就是個玩世不恭，視女人爲玩物的花花公子。

方師傅當然不肯讓自己的女兒，給這個花花公子糟蹋。

但在半個月後，他的女兒却給擄刦了，動手刦人的是練大通。

練大通就是這個矮子。

他把方師傅的女兒擄去，然後把她雙手奉送給闊少爺。

可憐這一頭羔羊，就此送入虎口。

方師傅終於查出這件事，立刻和一個姓吳的表弟去找練大通算帳。

但他們還沒有找到練大通，兩表兄弟就巳在街頭遇伏，身中十數刀慘死。

方師傅死後，他的女兒也隨即自縊身亡。

這件慘案，孫老九知道得很清楚，也很想替方師傅父女伸雪寃仇。

但他也知道，無論自己怎樣努力，即使是拚了一條老命，也勢難動得了練大通和那闊少爺分毫。

這畢竟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人吃人的事，在這都市裏可說是司空見慣的事。

孫老九一直都忍隱不發，也暗自怨恨無能爲力，爲方家父女和那姓吳的表弟伸雪寃仇。

但他發誓，只要有機會，他還是要爲這三個死去的寃魂吐一口烏氣！

（三）

練大通不懂日語，但那兩個日本浪人却懂漢語。

他們說的漢語很生硬，而且往往用的字彙都很古怪。

孫老九瞧着這三個人，恨不得有枚巨炮，立刻把他們炸成粉碎。

其中一個日本浪人忽然瞧着孫老九，喝道：「你來！」

孫老九一楞，忍着氣走過去。

這日本浪人瞪着眼睛：「你爲甚麽老是看着我？」

孫老九心中怦然一跳，道：「我沒有看着你呀……」

「混帳！」這日本浪人罵人的說話倒是說得很純熟，「我操你娘，你當我是瞎子？」

「叭！」

一記耳光，重重的摑在孫老九的臉上。孫老九氣得臉都青了，頰上的五條指痕却是血紅。

練大通冷冷的一笑，對孫老九說：「你要當心一點，在池竹太郎和坂秀夫兩位

大爺面前必須伺候慇勤，否則，嘿嘿……」

說着，居然又是一脚踢在孫老九的左膝上。

「噗！」的一聲，孫老九被踢得跪了下來。

池竹太郎、坂秀夫同時大笑。

練大通更是得意洋洋，舉起左腿，又是一脚踩了下去。但他這一脚沒有踩着孫老九，却踩在另一個人的手掌上。

這一隻手掌很粗壯，很寬闊，看來就像是一柄蒲扇。

練大通一涼，心知有點不妙，正待把脚縮回，但這一隻闊大的手掌巳揑住了他的足踝。

練大通一急之下，嘴裏用粗話罵人，右手巳扣起鳳眼拳，就向這人的臉上撞去。但這人却比他最少高出尺許。他這一拳伸到盡頭，還是沾不着人家分毫。

「勒！」一陣清脆的裂骨聲响，練大通的足踝巳被揑碎。

這一陣奇痛，可說是痛徹心肺，練大通登時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孫老九驚魂未定，但看見練大通給人懲治，心中又有一陣痛快之感。

他看見了一個身材宛如巨熊般的大漢。忍不住問：「尊駕是誰？」

大漢咧咀一笑：「金大將。」

「金大將？」孫老九吃了一驚：「你就是鐵霸王金大將？」

金大將點點頭，練大通却巳給嚇出一身冷汗。

其中一個日本浪人突然冷喝：「放下練先生。」

金大將居然很聽話，放下了練大通。

但練大通巳疼的滿頭大汗，連站也站不起來。

金大將冷冷的瞧着這個日本浪人：「你就是池竹太郎？」

「唔！」池竹太郎以鼻音答金大將。

金大將冷冷一笑：「聽說你的空手道，能碎磚裂石，無論是誰都挨不起你一拳一掌。」

「唔！」池竹太郎又是如此的回答，一派盛氣凌人的樣子。

但金大將却毫不把他放在眼內，冷冷的說：「但據我看來，你的武功連替我抹靴都不配。」

「甚麽？」池竹太郎的眼睛瞪得比六月天的荔枝還大。他只是說了兩個字，人巳有如瘋虎般向金大將撲過去。

金大將站在那裏，雙腿紋風不動，但右肘却突然彎起，腰一側，最後擊出的却是左掌。他的招式極其怪異，簡直令人連想都想不出來。

池竹太郎不錯是個高手。他是空手道高段，出手的招式和力道都極具殺傷力。

但他還未打着金大將，左脅下巳吃了一掌。

池竹太郎臉色驟變，殺機更濃。

「嗨！」一聲巨喝，又再拳脚兼施，狂攻金大將。

他的動作極快，快而兇悍。

但金大將的動作更快，他也是拳脚兼施向池竹太郎反擊。

只聽得「巴」的一聲，池竹太郎的人突然向後飛了出去，就像是一隻給人扔進溝渠裏的公鷄。

他倒在牆下。

他的臉滿是鮮血，鼻子歪在一旁，臉龐的形狀巳變得醜陋而古怪。

坂秀夫目睹同伴受創，一張焦黃的臉孔却是木無表情。

他的年紀比池竹太郎爲大，氣度也沉着得多。

金大將的目光轉移到他的臉上。

「聽說你是池竹太郎的師兄。」

「你知道的不少。」

「知道兩位的人，也不只我一個。」

「你一直都在跟着我們？」

「你不高興？」

坂秀夫淡漠的說道：「無論是誰給野狗跟着，都會覺得很討厭，何况是一頭會咬人的狗？」

金大將冷笑：「以兩位的武功，居然會給狗咬傷，那倒是令人意外得很。」

坂秀夫的眼睛瞇成一綫：「閣下的嘴很刁。」

金大將却道：「你的漢語說得滿不錯嘛。」

坂秀夫默然一會，半响才道：「我母親是天津人。」

「噢，原來如此。」金大將點點頭，冷笑着道：「難怪你能在這裏找到一個大老闆作爲後台，而這位大老闆恰巧也是個天津人。」

坂秀夫悠然道：「不但如此，他恰巧也是我的舅父。」

金大將乾笑：「你有一個權勢薰天的舅父，倒是羡煞旁人。」

坂秀夫忽然走到池竹太郎身邊，把他拉起。

「你沒事罷？」

池竹太郎咬牙迸出了四個字：「還死不了。」

坂秀夫沉聲道：「死不了固然最好，就算是就此死掉，也不能埋怨任何人，只怪自己學藝不精好了。」

池竹太郎氣得渾身發抖，却巳無言反駁。

坂秀夫把他扶到牆角，找了一張椅子給他坐下。

他對池竹太郎說：「金先生是個高手，你敗在他的手下不算恥辱。」

池竹太郎臉上血肉模糊，眼睛裏却射出一種怨毒的光芒，狠狠的盯着金大將。

金大將却連看都懶得看他，也坐了下來，找了一瓶酒在自斟自飲。

坂秀夫忽然脫下了身上的花袍，拱手對金大將說：「金先生，請！」

「鏗！」

他動的不是拳脚，而是一把四尺五寸左右的東洋刀。

× × ×

刀鋒薄而略彎，散發着令人心悸的寒芒。

金大將的目光也宛如刀鋒。

他的手裏也巳亮出了一柄短斧。

斧雖短小，但却似比刀鋒還更鋒利。

針鋒巳相對，矢箭巳在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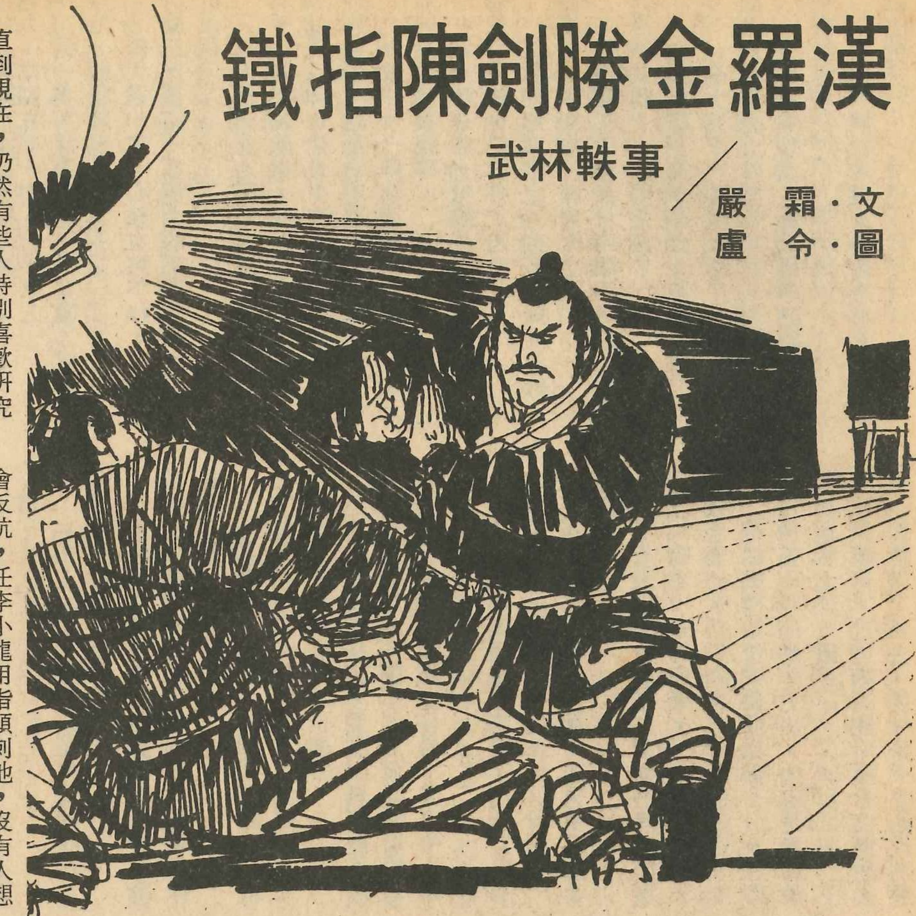
孫老九和練大通兩人縮在一旁，兩人的臉都巳變成雪白之色。

（未完）

鐵指陳劍勝金羅漢

武林軼事

文·嚴霜
圖·盧令



直到現在，仍然有些人特別喜歡研究「點穴」，認爲它是中國功夫當中最有威力的一種，李小龍曾經在紐約唐人街施展點穴這種功夫擊敗了一個洋警官牽着走的大狠狗，美國人獲悉此事，大吃一驚，因爲他不過用右手的食指點向狼狗兩眼之間的眉心穴刺下去，當時狠狗的主人沒有做聲，那隻狗受過訓練，任何人接近牠，不會反抗，任李小龍用指頭刺牠，沒有人想到，李小龍僅憑一指就使那隻大狠狗受擊之後渾身發抖，轉瞬喪生，鼻孔流出血來，顯見對方的手指有如鐵枝一般堅硬，打中牠大腦基層跟鼻孔上端相連的一處，那是許多條血管密集的地方，亦即中國功夫說的「眉心穴」，一旦受擊，血管爆裂，直接傷害大腦，神仙也難施救，不管人，狗或牛，該處受擊，同樣會得發生致命的傷害。西班牙鬥牛勇士必須把長劍向牛頭兩眼之間的地方刺下，刺歪了一點，那隻牛不是立刻喪生，向他飛躍出擊，他就完了，因爲他那時已經拋開了誘惑蠻牛的紅布，只憑短劍出擊。由此可以反映出西班牙鬥牛專家在幾百年前已經知道眉心穴是很重要的一個穴道，受擊的程度有深淺之分，如果打擊它的力度太過厲害，不但是流血身亡，甚至腦漿也會從爆裂的頭骨溢出，沒有人能够一拳打爆牛頭的顱骨，用一隻手指刺傷了大狠狗的眉心穴，却是有可能做得到的，苦練多年，便會很輕易的做出這種表演，並非僅限李小龍一個。

上述的話反映出點穴，首先要認識清楚穴道，其次就要苦練鐵指功，缺一不可，練習鐵指功有許多種招式，不管用何種招式苦練，起碼要花掉三五年的功夫，然後有所成就，倘非如此，只是懂得如何點穴，指頭沒有勁，仍是白費氣力。

雖然中國功夫有許多門派可以一招打贏，至於點穴，却非如此，首先要那個人的指頭粗壯，再其次要苦練多年，堅如鐵石，然後看準對方的穴道刺去，否則，拳脚不管如何精湛，仍然無法用一指殺傷對方的，特別是高手過招，更不容易，舊日廣東十虎，一共有十個武林高手，全部很有名氣，如果以體型粗壯來說，第一名的猛虎就是蘇黑虎，他不但體健如虎，十隻手指好像香蕉那麼粗，故此，說到點穴方面，他就練得最精，有一次，他跟隨幾個殷商參加當地滿清的將軍宴會，其中有一個滿清的高手武功極精，叫做滿榮，此人能够向對方攔腰一抱，把對方的一雙手以及整個胸部抱緊，突然發力一箍，兩手有如籐箍似的箍緊，受擊之人就會胸骨爆裂，口吐鮮血，隨即喪生，死後看看，他的心肺一齊爆裂，這一招喚做袖裏藏花，暗指他的一雙手突然施展出來，無人知曉，原因是滿清的官服全是馬蹄袖，袖口特別闊，遮住一雙手，因此它就稱做袖裏藏花，當時蘇黑虎雖然在赴宴當中發覺並無異狀，各人飲酒歡談，也沒有人挑戰，多喝兩杯，心裏高興，但仍有所戒備，他拱手告退之後，剛剛離開大堂，由花園的小徑走出，身邊還有兩三個鄉紳，他仍然暗中運勁，低垂兩手，似乎疏於戒備，實際上兩手却是堅如鐵柱的，故此，滿榮從後邊發脚標前，突然使勁一箍，不過把蘇黑虎抱住，無法將蘇黑虎的胸骨壓爆，反而蘇黑虎突然整個身體一縮，使對方的箍勁化解，跟住轉身，只用一隻指頭向對方胸腹之間劍突穴戳去，滿榮就慘叫一聲，倒地發抖，他的朋友看見，趕快上前施救，蘇黑虎好像若無其事似的轉身走開，因爲滿榮沒有死，也沒有人追究此事，如果蘇黑虎並非用指頭戳他，而是一拳打出，劍突穴這塊軟骨打爆，他就喪命，蘇黑虎不想結怨，故此沒有施展最毒的一招黑虎偷心，儘管如此，能够用一隻手指戳向一名武官胸前兩塊胸骨之間的劍突穴，使對方受傷，也不容易，這件事情反映出蘇黑虎確是練過鐵指功。

廣東十虎排名最後的一個叫做鐵指陳，他原名陳勇，教拳爲生，他當然是指頭特別結實，然後有鐵指陳之稱，至於他排

名第十，並非說他的武功是廣東十虎最劣的一個，只是因爲他生長的年代不同，距離現代最近，亦即是廣東十虎當年年紀最輕的一個，故此排名第十。

鐵指陳平時教拳之後，在後園休息，最喜歡把食指向磚牆揀一塊磚刺過去，就在磚上緩緩的旋轉，把指頭看做螺絲釘，一直鑽到那塊紅磚露出一個深洞爲止，起碼鑽兩寸深，後來他愈鑽愈快，幾乎是用手指刺入紅磚之內，就有一個洞露出，這樣雄厚的指力，十分驚人，附近的拳師想向他挑戰，趁他不在家，潛入後園看看，看到了幾百紅磚，過半是有深洞的，大吃一驚，不敢再萌此想，故此，鐵指陳在黃沙設館授徒，沒有敢捋虎鬚。

事有湊巧，黃沙距離不遠就是花地，那邊盛產楊桃，有許多人由黃沙搭小艇到花地去，欣賞花市，兼且買些著名的楊桃回來吃，花地有一座細廟，叫做金花廟，廟裏所拜祭的並非如來佛祖，而是金花夫人，據說，拜過金花夫人，就可以挽回失去了的情郎或丈夫，回到她的身邊來，此外，沒有子女的中年婦人，活到四十歲，拜過金花夫人，也可以中年得子，當然有很多婦孺前往叩拜了，事後這兩種婦人爲了答謝神恩，多數把鍍金的橫匾送往廟中，懸掛在高處，故此，金花夫人的進香客，非常擠擁，住在廟裏的幾十個僧人，以及廟祝都養得肥肥胖胖，不過，廟產增加了，同時廟裏的一切都粉飾過，看來十分悅目，因此就引起匪帮垂涎。

花地有一名大盜姓金，此人非常粗壯，拳大如斗，頭顱更大，兩耳甚長，本來是一副羅漢相，不知如何他却變成劇盜，綽號金羅漢，有一天，這傢伙竟然闖入金花夫人廟中，索取財物，寺僧稍爲怠慢，他就伸手向對方臉上抓去，這一招叫做罩面虎爪，僅憑大拇指與中指兩隻伸開之力，分別在對方左右兩邊額角壓下，輕輕一壓，對方就痛到尖聲喊叫，跟着倒下來，事後起碼醫治十多天然後恢復，各人都知道金羅漢是不好惹的，如果觸犯他，幾隻指頭稍爲發力，受擊之人就會腦裂身亡，從來沒有人敢制止他，廟祝更加不敢，方丈以及其他寺僧，也只得忍氣吞聲，每月奉上白銀二百兩，日子拖長了，他們都覺得肉痛，很想找人把金羅漢剷除，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湊巧那個廟祝酒仙李，本來姓李，因爲他爛飲，故稱酒仙，他以爲也習過武，跟鐵指陳相識，有時他到黃沙那邊找鐵指陳夜飲，偶然談及此事，鐵指陳怒容滿面，說：「金羅漢是何方神聖呢？我倒要會一會他。」

一來鐵指陳打遍黃沙，從無敵手，二來金羅漢與鐵指陳相鬥，未必佔上風，再者，兩虎相爭，不管誰勝誰負，都不會牽涉到酒仙李的，故此，酒仙李聽了此言，非常高興，當晚離去，翌日就向方丈禀告，暗中邀請鐵指陳到花地一遊，在禪房裏面商量如何定計剷除金羅漢。

鐵指陳雖然沒有看見金羅漢，但從酒仙李以及方丈九寰和尚口中獲悉，知道金羅漢身型高大，指掌也比較普通人粗壯，並且身懷戒刀，外面是和尚打扮，隨時舞動雙刀，雖然自己精於武功，明打明的搏鬥，未必有把握取勝，索性施展妙計，希望一招打贏，主意打定了，他就改穿道袍打扮，留在金花廟裏，一住三天，因爲廟祝談及，預料金羅漢三天之內必然到來討取銀兩，故此，鐵指陳索性在廟內恭候。

廟祝酒仙李果然沒有說錯，三天之後的上午，廟門打開了不久，還沒有女客進香，金羅漢已經搖搖擺擺的走進來，大喝一聲：「快些叫九寰和尚出來。」

看他這副模樣，鐵指陳一眼就知道他必然是金羅漢，穿了道袍走出來拱手相迎，說道：「金羅漢，時間尚早，方丈還沒有覺醒，他叫我代爲招呼，請你留步，他覺醒了自然出來交銀，二百兩銀，分文不少。」

金羅漢怒目而視，向他瞪了一眼：「鐵指陳，你穿上了和尚袍，我也認得你，你究竟是何時出家的呢？」

鐵指陳笑嘻嘻的說：「我是昨天出家的。」

金羅漢怒容滿面，說：「鐵指陳，你休得花言巧語！如果你昨天出家，怎會立刻得方丈重用呢？分明是露臉擋駕，快些滾開，否則，休怪我手下無情！」

鐵指陳站在大殿當中，距離他僅有五六尺，大聲說：「金羅漢，聽說你的虎爪厲害，無人能够抵擋，我雖然是出了家，仍想看看虎爪的威風，請即指教。」

這番話分明向他挑戰，金羅漢怎能容忍呢？大喝一聲，飛身過去，右手提出一個罩面虎爪，就向對方的臉上罩下。

這一招有許多變化，如果鐵指陳用手擋格，他左手就拔出戒刀來，一刀由腹部割去，相信鐵指陳無法躲閃，憑着「上邊虎爪下邊刀」，金羅漢已經殺過許多名好漢，故此他覺得自己佔盡上風，怎料鐵指陳看見對方右手一揚，便有一個黑影迎臉罩下，並不躲避，只是向後仰去，盡量擺脫黑影的威脅，對方收不住手，罩面虎爪已經發出，鐵指陳的身型向後，他的虎爪由高處壓下，鐵指陳仰後到某一個角度就無法支持，整個倒下來，因此影响到金羅漢的身體也跟着倒下，金羅漢以爲自己的罩面虎爪跟對方額角距離不過一尺，即使兩人跌下，仍然可以抓住對方的額角使勁一揑，便即打贏，看來鐵指陳難逃一死，怎料兩人先後倒地之際，鐵指陳先落地，亦即佔了上風，突然飛起一脚，那一脚剛剛踢中對方下體，這一招叫做倒踢撩陰脚，乃是廣東十虎全部苦練過的絕招之一，金羅漢猝不及防，眼見罩面虎爪撲到對方額角，相差僅有兩寸，喜出望外，怎料在這一瞬，忽然覺得渾身痛楚，慘叫一聲，整個人飛開十多尺後跌下來，氣若游絲，口角流血，眼見是死的多過活的了，鐵指陳一躍而起，走近看看，臉露笑容，對酒仙李說：「他無法救治了，還是通知方丈收屍吧，恕我就此告辭。」

他講完就轉身走開，飄然而去，後來酒仙李把五百兩銀送給他，鐵指陳並不接納，轉贈公立醫院，救濟病人。

如果鐵指陳沒有這一條妙計，未必是金羅漢的敵手，事後他對門人說知，嘆息不已，認爲功力相當的高手過招，生死之間，相差一綫，打贏的始終是要靠一點運氣。

（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隱形魔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易敏和細娃經哲斯前往托托山的路上，被一個怪異民族隱形老人囚禁在石牢中，並身中劇毒，隱形老人提出要易敏傳授漢文漢語，以及其師門武學給他兩個兒女蓋齊齊姐弟倆，不然的話就不給解毒藥物，易敏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答應老人的要求，留下教導蓋齊齊姐弟倆，一日，一白髮老婦來到要細娃回去見王子，細娃因道行尚淺，敵不過老婦攝心之術，只得離開易敏隨老婦而去……老人見易敏爲人耿直，遂立即將解毒丸給易敏服下，並協議在兩年後給以易敏恢復自由……

不打不相識

易敏一怔道：「難道妳爹不禁止我出去？」

蓋齊齊道：「爹幾時說過禁止你出去了？走，咱們現在就去。」

易敏興奮的道：「好的。」

他們經過靜悄悄的大廳，走出一個寬廣的前院，才是兩扇用堅石做成的大門。

大門是洞開着的，但兩旁却立着四名懷抱番刀的大漢。

這四人頭上纏着紅布，臉上畫着一條條鮮明的紅色，使原是醜怪的面頰，更顯得獰惡無比。

他們沒有阻止易敏及蓋齊齊，只是不言不動，目光直視，連瞧都沒有瞧他們一眼！

出門之後，易敏長長一吁道：「外面的空氣眞好，要是曉得妳爹不禁止，我早該出來逛逛的。」

蓋齊齊道：「沒有人管你，今後你就天天出來逛吧，不過咱們族裏禁忌很多，有一個地方是去不得的。」

漢蒙同結義

易敏道：「那裏去不得？」

蓋齊齊道：「待以後我再告訴你。」

易敏道：「好吧。」

他們此時並肩而行，蓋齊齊在指指點點的告訴他此地的景物。

這是一塊小盆地，有森林，有田野，但却是一片荒涼的景象。

有些地方種着高粱，只是那些高粱全都種在野草之間，這麼隨便播種，收穫自然不會太多。

沿途他們見到一些在田野工作的婦女，這些女人的頭部也是纏着紅布，只是臉上所畫的顏色不同，男人全是紅色，她們是各種顏色都有。

易敏有些不解的道：「你們族人的衣著與一般蒙族不同，也沒是瞧到一個蒙古包，莫非你們不是蒙族？」

蓋齊齊答道：「你說對了，咱們是赤狄。」

易敏啊了一聲道：「赤狄？我聽說有個北狄，赤狄倒是很少聽到。」

蓋齊齊道：「聽爹說北狄是咱們的統稱，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都是北狄的種族。」

易敏道：「原來如此，你們人數不會太多吧，蒙人怎會容你們在這裏生存？」

蓋齊齊道：「蒙人原想趕走咱們的，結果他們吃了幾次敗仗，以後就不再撵咱們了！」

易敏隨道：「是因爲你們會隱形之術麼？」

蓋齊齊道：「是的。」

易敏道：「齊齊，妳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怎麼會隱去形跡的？」

蓋齊齊道：「這個……」

易敏微微一笑道：「不必爲難，齊齊，我只是隨口問問，不能說，我不會怪你的。」

蓋齊齊道：「原諒我，先生，這是咱們的最高機密，咱們在神前發過誓，除非……除非……」

易敏道：「除非怎樣？齊齊。」

蓋齊齊道：「這個……咳，叫我怎麼說呢？」

易敏道：「那妳就不要說了，咱們回去吧。」

蓋齊齊道：「你不玩了？」

易敏道：「午後還有功課要做，改天再來玩吧。」

午後的功課並不重要，是易敏不想再玩，因爲他的心情感到有些不快。

他傳授蓋齊齊姊弟的文學武功，每一樣都是竭盡心力，不管怎樣，他們之間，應該有一份友誼存在。

但蓋齊齊卻不肯說出隱形的秘密，甚至連「除非」怎樣也不願說它出來！

人類是有感情的，難道塞外夷狄竟是如此的不堪教化？

由於心情不快，午後的功課也因而草草之事，天還沒有全黑，他就提早爬上床舖了！

開始他幾乎無法入睡，經過一陣輾轉反側，他終於進入夢鄉了。

他自幼習武，警覺性比一般常人爲高，雖然他睡得很熟，但些微的異動，他仍能及時察覺。

此時他感覺胸前有些異狀，本能的一把抓了過去。

「啊，先生，你抓疼我了。」

是一股嬌嬌的，細細的聲音，雖然那嬌音是如此的細小，他仍能斷定來人是蓋齊齊。

而且他抓着的是一隻小手，溫馨嫩軟，柔若無骨！

他鬆開手坐了起來，房裏沒有點燈，但就窗子射進來的朦朧月色，仍可分辨來人的形象。

她的確是蓋齊齊。

「齊齊，妳來做甚麼？」

「我……我……」

「妳不該來的，齊齊，快些回去睡覺吧。」

「人家有話要跟你說嘛。」

「有話明天再說，回去吧。」

「不，我要現在跟你說。」

「現在不行……」

「爲甚麼？」

「咱們雖是師生，但年齡差不多，讓妳爹看到會發生誤會的。」

「你放心，我爹不會管的。」

「這……好吧，有甚麼話妳快說。」

「你不是想知道咱們怎樣隱形的，是麼？」

「妳願意告訴我？」

這是一個足以令人興奮的消息，易敏忘情之餘，竟然一把抓着蓋齊齊的手腕。

他沒有用力，只是輕輕的握着，但他忽然警覺，這是失禮的行動，因而又迅速的鬆開了手。

蓋齊齊沒有移動，只是向他瞥了一眼，臉上映上一抹紅暈，道：「我可以告訴你，除非……」

易敏道：「又是除非，究竟除非怎樣呢？」

蓋齊齊道：「除非……你答允我一個條件。」

易敏道：「甚麼條件？妳說。」

蓋齊齊道：「我曾經在神前立過誓，對本門的這項秘密，不得告訴外人。」

易敏道：「咱們是師生，不能算做外人。」

蓋齊齊道：「不，師生還是外人，而且咱們的年齡相差不多，你不配做我的老師。」

易敏估不到這位赤狄姑娘壓根兒就沒有把他當做老師，心頭雖是氣惱，却也無可奈何！

他忍住怒火，道：「那妳說，要怎樣妳才能告訴我？」

蓋齊齊道：「我說過，除非你答允我一個條件。」

易敏道：「究竟是甚麼條件？」

蓋齊齊螓首一垂道：「你娶我……」

易敏一呆道：「不行。」

蓋齊齊見他說得斬釘截鐵，不由面色一變道：「瞧不起我？」

易敏道：「不要誤會，齊齊，就算咱們不是師生，但是我已經有了妻子。」

蓋齊齊撇撇嘴道：「你說是細娃？」

易敏道：「不錯。」

蓋齊齊道：「不錯？哼，你只怕大錯而特錯了，細娃是巫師，按大漠規矩，巫師是不能嫁給異族的，再說她是王子的人，決不可能做你的妻子。」

易敏道：「可是……可是……」

蓋齊齊道：「我說的是實話，除非你是我的丈夫，我不能告訴你這項秘密。」

易敏沉吟半晌道：「妳爹肯答允？」

蓋齊齊道：「肯，我爹希望你帶着咱們姊弟前往中原，他怎會不肯。」

易敏道：「我是一個窮人，跟着我妳會吃苦的。」

蓋齊齊道：「這個你放心，爹早已替咱們姊弟準備了很多財寶，咱們一生一世也吃它不盡。」

易敏道：「妳爹是巫師麼？」

蓋齊齊道：「是的，但我爹只傳了我跟弟弟怎樣破解巫術，咱們姊弟都不是巫師。」

易敏道：「好，我答允妳。」

蓋齊齊伸手一把拉起易敏道：「走，我帶你去一個地方瞧瞧。」

易敏知道她帶他去的地方必然十分神

秘，他原想問問又忍住了，反正到了就會明白，何必多此一問。

他們經過幾重屋宇，來到一個隱秘的洞口，這個洞口是在一處牆壁之下，要開動機關洞口才會現出。

裏面是一條向下延伸的梯形甬道，兩壁嵌着一些發光的綠色寶石，陰森森的顯得十分恐怖。

下降約莫二十丈才踏上實地，易敏向前面投目一瞥，禁不住心頭一震。

這是一個五丈見方的石室，上首供着一個栩栩如生的高大神像。

神像是人頭虎身，造形獰惡無比。

神像的前面擺着一個香案，上面放着許多祭祀的用品，及一件連頭帶脚，上下相連的衣衫！

石室的兩壁掛着不少動物的頭顱，還有一些人頭，男女都有，恐怖之狀，不禁令人毛髮悚然。

神案前吊看一盞油燈，發着淡藍色的火焰，使這間石室的氣氛，更增加一份神秘之感。

一走進石室，蓋齊齊的神情就顯得嚴肅無比，她拉着易敏在神像前跪下，然後虔敬的拜了起來。

在這般時辰，無論易敏信不信邪，也只得跟着蓋齊齊跪拜！

拜罷之後，蓋齊齊拿起神案上的那件套頭衣衫，揭開神案下的一方石塊，現出一個比碗口大一點的圓洞。

她將衣衫由洞口塞入，在裏面用手擺動。

忽然她啊了一聲，急忙將手臂齊肩全部伸入洞口，用手一陣亂抓，然後吁出一口大氣。

敢情她一時疏忽，衣衫竟然脫出手去，總算又被她抓了回來。

她立起身來，將衣衫遞給易敏道：「快穿穿看。」

她叫易敏試穿那件套頭衣衫，易敏却瞪着她面露恐怖之色道：「齊齊，妳的手臂……」

蓋齊齊不明易敏何以會這等神情，莫非她的手臂出了甚麼問題？

於是她低頭向自己的右臂一瞧……

「啊，我的手臂……天啦，我的手臂那裏去了？」

她的手臂不見了，自肩頭以下全部消失。

她是一個小姑獨處的姑娘，雖然易敏已經答允娶她，如果她忽然變成獨臂，是不是會影响她的親事就很難說了。

愛美是女人的天性，所謂女爲悅己者容，但如果她是一個獨臂姑娘，身體上有着重大的殘缺，她如何美得起來？

事實就是這麼殘酷，蓋齊齊的一條粉臂，竟然自肩頭全部消失。

易敏是一個純艮敦厚的少年，他握着蓋齊齊的左臂，以誠摯的語氣安慰道：「不要難過，齊齊，少一條手臂無損於妳的美麗，只要我喜歡妳，身點缺失算不了甚麼。」

蓋齊齊睜大着一雙美目道：「是眞的？你不嫌棄我？」

易敏道：「我可以對神發誓……」

蓋齊齊急忙阻止道：「不，易敏，我相信你。」

她偎進他懷裏，臉上淚水還沒有乾，却已現出了迷人的笑容。

無論易敏如何純艮敦厚，在「有美入懷」之際，他必然會環臂來一個熱烈的擁抱，否則他就有點不近人情了。

誰知這一抱竟使他神色一呆，然後大叫起來。

「齊齊，齊齊，妳的右臂還在，妳摸摸……」

蓋齊齊用左手一摸，沒有錯，她的右臂果然並未消失，她先是一喜，後來又幽幽一嘆道：「這有甚麼用，別人看我還不是只有一條獨臂。」

易敏擁着她微微一笑道：「齊齊，妳是我的妻子，關別人甚麼事？」

「不錯，只要易敏喜歡妳，別人妳管他作甚麼？」

接話的是蓋蘇，這赤狄的酋長不知何時悄悄的來到石室。

蓋齊齊趕快離開易敏的懷抱，羞得低下頭道：「爹，怎麼辦？我的右臂看不見了。」

蓋蘇一嘆道：「都怪爹不好，沒有將隱形水對妳說個明白，不過妳要替易敏做隱形衣應該先跟爹講，否則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

蓋齊齊道：「爹，我錯了，但……」

蓋蘇道：「齊齊，這是神的意旨，爹也沒有法子，只要易敏不嫌妳，看不見又有甚麼關係。」

易敏道：「我不會嫌妳的，齊齊，就算妳當眞只有一條臂膀，我還是會喜歡妳的。」

蓋蘇哈哈一笑道：「聽到了麼，齊齊，易敏是一個好人，他不會辜負妳的，不過，易敏，老夫將女兒交給你，但有一點要求。」

易敏道：「請老伯吩咐。」

蓋蘇道：「老夫不禁止你有別的女人，但你要一生一世的都愛護她。」

易敏道：「只要她不違犯婦道，易敏答允。」

蓋蘇一怔道：「甚麼叫婦道？」

易敏道：「女子出嫁之後稱爲婦人，婦人要遵守婦道，譬如相夫教子，三從四德等，通稱爲婦道，簡單的說，也就是一個婦人通常應該遵守的道理。」

蓋蘇道：「我不懂這些，以後你慢慢教她吧，現在你在神前立誓，說你要終身愛護齊齊。」

易敏立即跪於神前，道：「只要蓋齊齊能够遵守婦道，弟子願意終身愛護她，如若違背誓言，願意接受神的處罰。」

蓋蘇長長一吁道：「齊齊，易敏會終身愛護妳的，但他不是一個平常人，所以妳必須做一個好妻子，否則不只是爹帮不了妳，神也不會管妳。」

蓋齊齊道：「爹放心，女兒會做一個好妻子的。」

蓋蘇道：「好，爹就在神前宣佈你們的婚事，爹不想驚動族人，你們兩個先拜神，再拜爹，從現在開始，你們就是夫婦了。」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結婚儀式，但隆重之處却超越一般常人。

儀式完成之後，蓋蘇道：「你們對於隱形水必然都有一份好奇之心，不過今天是你們成婚之日，以後再告訴你們吧。」

語音一落，轉身緩步而去。

他們目送蓋蘇走遠，蓋齊齊再度偎到易敏的懷裏道：「易敏，穿上來試試。」

易敏道：「穿甚麼？」

蓋齊齊道：「隱形衣嘛。」

其實易敏沒有看到，却已摸觸到了，蓋齊齊用那隻隱形右手，將一件衣衫塞到他的手裏。

易敏道：「就是適才放在神案上的那件衣衫？」

蓋齊齊道：「不錯，穿上它就沒有人能够看得到你了。」

易敏道：「不要在這裏試，咱們回到房裏再說。」

蓋齊齊道：「好吧。」

由地下石室出來，蓋齊齊挽着易敏走向一個陌生的地方，易敏有點詫異的道：「齊齊，妳將我帶到那裏去？」

蓋齊齊輕輕一笑道：「咱們今晚是新婚，可是你那個房間却不像新房。」

易敏「啊」了一聲道：「是去妳的房間？」

蓋齊齊點頭笑笑，果然將他帶到一個陳設豪華的香閨。

滿室綺羅，珠環翠繞，陳設的豪華與美麗，不啻王侯之家。

易敏訝道：「齊齊，這些東西……」

蓋齊齊道：「瞧不起咱們赤狄？我跟你說過，我娘是漢人，這些都是爹千方百計替我娘買來的。」

易敏道：「妳爹必定很愛妳娘了？」

蓋齊齊道：「那還用說，否則我爹爲甚麼不再另娶？嗳，你適才說甚麼？妳爹妳娘？」

易敏微微一笑道：「對不起，齊齊，以後說咱們的爹娘，這該可以了吧？」

蓋齊齊道：「這還差不多，夜色已深了，咱們睡吧。」

蓋齊齊與細娃的習慣一樣，睡覺不喜歡穿着衣服，當羅襦解除之後，易敏不由衷心的稱讚道：「齊齊，妳好美。」

蓋齊齊揚眉一笑道：「比細娃呢？」

易敏道：「細娃是一塊雕琢精緻的石頭，但不能跟碧玉相比。」

蓋齊齊嫣然一笑道：「好比喻，好油嘴。」

易敏不再解釋，忽然伸手一撈，他們就進入另一境界之中去了。

× × ×

一年又匆匆，它過去了，好像沒有留下半點痕跡。其實並不盡然，在易敏來說，他領略了溫柔鄉中的無限甜蜜，也訓練好了一個千依百順的美麗妻子。

他也沒有忘記他的父親，不過他却不必到托托山去了。

因爲蓋蘇認爲他不必冒這個險，也不需要千里跋涉，蓋蘇正有事要赴托托山，可以順便去找他的父親。

他找到了，不幸的只是幾塊枯骨。

易敏是一個孝子，當然是悲傷愈恒。

經過滴血試驗，證明的確是生父的遺骸，他不想再在大漠待下去了，因而向蓋蘇提出了他的意見。

「爹，先父的遺骸需要歸葬祖塋，小婿想回中原去。」

「好，帶着齊齊姊弟一起去吧，替喜拉置一點產業，討房妻子，你們不必再來大漠了，爹能抽得開身會去看你們的。」

「爹，咱們一起去中原……」

「不，這一族需要有人領導，在沒有找到適當的繼承人選之前，爹不能丟下他們不管。」

這支赤狄是一個落後的民族，男女老幼加起來不足兩千，要不是有蓋蘇這麼一個突出的領導者，他們只怕早已被蒙族所吞噬了。

現在他們的生活有了改善，因爲易敏教給他們一些耕耘種植的方法。

只不過這些人並不感謝易敏，因爲他們具有排外的民族性，而且十分嗜殺。

易敏是赤狄人的女婿，愛屋及烏，在臨別的前夕，他不能不說幾句忠錚之言。

「爹，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不要顧慮，你說。」

「據小婿觀察，赤狄族人排外，嗜殺，固執而不求改進，所以才日趨沒落。」

「你說的對，我會慢慢地教他們改進的。」

「還有一點，那隱形水的秘密……」

「哦，事情是這樣的，咱們於二十年前還來此地之時並沒有這幢房屋，爲了安置齊齊的娘，使她過得舒服一點，才按照她的意思，建造這幢房子。」

「娘必然是一個智慧極高的女人，否則這幢房屋决不會具有這般規模。」

「你說的對，她賜給我的太多，我却沒有好好的養活她，唉……」

「爹，是我不好，不該提你老人家的傷心往事的。」

「沒有什麼，哦，是這樣的，咱們在建造房屋之際，發現了一個地下山洞，我將它改作神壇，用作巫神祭拜之處，那時神案之下是一個較大的洞口，我一不留神將頭巾掉了進出。」

「爹就發現了隱形水？」

「是的，當時我瞧不到洞裏的頭巾，就用一根樹枝去撈，結果頭巾沒有撈到，拿出來的樹枝却只剩下半截。」

「後來，爹發現了那半截樹枝並沒有少？」

「不錯，它是隱了形。」

「原來是這樣的，爹，此事有沒有別人知道？」

「沒有，我製了幾件隱形衣，有時給兩名親信部屬穿着，我告訴他們是巫衣，用完了還要收回。」

「爹作的對，小婿是担心如果有人用隱形衣爲非作歹，豈不十分可怕！」

「你顧慮的是，咱們的隱形衣共有六件，除了你們帶去三件，還有三件由我親自保管，我想不會出事的。」

「爹，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你老人家還得多加一份小心。」

「這……好吧，我除了嚴密保住三件隱形衣，並將神案下的隱形水予以破壞，這樣總可以放心了吧。」

「爹能够這麼做，自然再好不過，哦，爹，咱們能不能裝一小瓶隱形水，讓小婿帶回中原請人研究？」

「不行，我用羊肚裝過，結果甚麼都沒有。」

「那它不一定是水了？」

「也可以這麼說，其實就算能夠裝一小瓶也沒有用，人們根本看不見它，如何能夠研究？」

「這……唉，天地之間當眞是無奇不有，但任它是何等稀奇古怪之事，只怕也沒有隱形水這般神秘。」

「大漠原本就是神秘的，難道巫術就能理解？好啦，你們歇着吧，我叫人準備一下，明早天一亮你們就走。」

× × ×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但別離總是使人傷感的，蓋齊齊姊弟跟隨易敏離開土拾廟已經大半天了，他們的面頰之上還是一片離愁。

這天風和日麗，是難得一見的好天色，易敏爲了轉移他們的情緒，時常找些話跟他們交談。

「喜拉……」

「甚麼事？姊夫。」

「你有沒有到過陰山？」

「我跟姊姊從來沒有離開過土拾廟，那裏會到過陰山？」

「中原你們自然更沒有到過了，那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地方……」

他講一些中原河山的典故，以及風土人情，這雙姊弟果然被他引起了興趣。

當晚他們在一座樹林之旁住宿，此時夕陽剛剛含山，離天黑還有一段時辰，易敏爲了小心謹愼，所以提早一點安歇。

他們除了每人一匹坐騎，還有兩匹馬馱着衣物，乾糧及食水，就算一直走到歸綏，飲食也不會發生問題。

撑好帳篷之後，再昇起一堆營火，然後吃他們的晚餐，這一天總算平靜的渡了過去。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再度出發，五天之後，他們終於瞧到了一個沙窩（蒙民住處）。

蓋喜拉忽然啊了一聲道：「姊夫，你瞧，他們在做甚麼？」

原來前面十丈之外，是一片平坦的廣場，場上圍着一羣蒙族武士，正在那兒跳着叫着。

廣場的中央，豎着一根高約三丈的木桿，桿上伸出一枝橫木，上面吊着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

在女人的下方，昇有一堆烈火，火苗雖然燒不到那個女人，但在熱力薰炙之下，她必然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蓋齊齊只是瞧了一眼就叫了起來，道：「易敏，這是生烤活人。」

易敏道：「蒙族有這麼一樁刑罰？」

蓋齊齊道：「沒聽說過，也許是那個人想出來的。」

那個人是這羣武士中的頭兒，此人身材中等，長像却頗爲突出，因爲他只有一隻眼，臉上還佈滿了縱橫的刀疤。

這是一個面貌醜惡的男人，勿怪他的心腸會這麼兇殘了。

易敏忽然勒住韁繩道：「太殘酷了，你們在這裏等着，我要救那個女人。」

蓋齊齊道：「好，咱們幫你。」

易敏道：「不必，你們自己當心一點就是。」

他摘下一柄短刀，雙腿一夾馬腹，逕向廣場之上衝去。

變生意外，蒙族武士大吃一驚，當馬匹衝進廣場之時，首當其衝者全都紛紛走避。

距離木桿還有數尺，易敏甩蹬飄身，衝霄而起，左臂抓着那個女人，右手短刀急揮，割斷了吊着的繩索，同時身形一盪，不偏不倚的瀉落馬背之上。

他這幾下動作乾淨俐落，一氣呵成，待蒙族武士要對付他時，他已經衝出廣場，回到蓋齊齊姊弟停身之處了。

獨眼大漢悖然大怒道：「小死囚，居然敢管太爺的閒事，給我圍着他。」

這般蒙族武士約莫百人左右，此時一陣呼嘯，將易敏等三人圍得水洩不通。

蓋齊齊姊弟從來沒有跟人打鬥過，他們雖然並不害怕，却有手足無措的感覺。

易敏安慰他們道：「不要慌亂，這般人人數雖多，只要施展我教給你們的武功，不難將他們打發，待會如果必須動武，出手不可太重，只要給他們一點警誡就行了。」

他將救來的女人交給蓋齊齊，身形一轉，衝着氣呼呼的獨眼大漢道：「對不起，在下並無惡意。」

獨眼大漢向他打量一陣道：「你是漢人？」

易敏道：「是的，在下易敏，正要返回中原，湊巧遇到這件事，想向兄台討個人情。」

獨眼大漢指着被他救下的那名女人道：「你知道她是誰？」

易敏道：「不知道。」

獨眼大漢道：「她是我的女人，但却不守婦道，換了你，你應該怎樣？」

易敏啊了一聲道：「這麼說在下是多管閒事了，不過上天有好生之德，兄台不要她就算了，何必一定要用酷刑！」

獨眼大漢獨目暴睜，哈哈一陣大笑道：「你當眞要管？」

易敏答道：「在下只是向兄台討個人情。」

獨眼大漢道：「那好啦，咱們就交換吧。」

易敏一怔道：「交換？怎樣交換？」

獨眼大漢道：「小子，虧得你在闖江湖，連交換你都不懂？」

也許易敏眞的不懂，蓋齊齊却懂了，她那美如嬌花的粉頰，忽然映上一片煞光，道：「你找死！」

這「你找死」三個簡單的音符，像是從寒冰地獄之中迸出來的，不只是獨眼大漢連打兩個寒顫，連易敏都感到心頭一震。易敏跟他的這位小妻子相處兩年多了，但兩年多來從未瞧到她發過怒火，現在她發怒了，他却想不到她發怒之時是這般可怕！

只是易敏不想將事情擴大，因而淡淡一笑道：「不要理他，我會處理的。」

易敏的意思，是想勸說獨眼大漢不要動輒殺人，他願意交還那名女人。

本來嘛，淸官難斷家務事，他最好是不管爲妙。

按說，易敏適才露的那一手，以及蓋齊齊吐出的三個扣人心弦的音符，獨眼大漢應該心裏有數，別看對方只是三個孩子，這三個孩子他却招惹不起。

只是獨眼大漢是王子魯魯巴博身邊的紅人，也是一個殘忍無比的兇人，在塞外他身經百戰，驃悍的像一頭野獸，比他武功高强的對手，往往會折在他的手裏。

像這麼一個兇人，他絕對不會退縮，而且他十分好色。

蓋齊齊是清新的，當得是風華絕代，雖是看來少了一隻右手，但他還是衷心喜愛。

於是他哈哈一笑道：「你們漢人有一句話，叫甚麼……哦，潑水不收，這個女人我不要了，咱們換一換，你的女人少了一隻手，讓你賺點便宜。」

他語音甫落，忽然金光耀眼，一股凌厲的勁風，向他的六陽魁首襲來。

無論他如何驃悍，此等情形他却前所未經，在心頭一懍之際，掌中的大刀也同時揮了出去。

向他襲擊的自然是蓋齊齊了，她含怒出手，金色彎刀已經貫注了全力。

易敏吃了一驚，急大聲叱喝道：「齊齊，不可……」

也許他叫得慢了一點，只見鮮血迸射，一柄大刀，一隻斷掌同時掉了下來。

這一下當眞糟得很，獨眼龍無獨有偶，連手也只剩下一隻了。

此人眞個驃悍，他雖然疼得冷汗直流，竟沒有哼出一聲，撕下衣衫包着斷腕，叱令他的手下帮他殺人。

恰在此時，遠處塵頭大起，蹄聲像雷一般的傳來，有人對獨眼大漢道：「是王子駕到，此間的事待稟明王子再說。」

獨眼大漢道：「好吧，但不許他們逃掉。」

蒙族武士仍採包圍之勢，暫時倒不會發動攻擊。

被易敏所救的女人，經蓋喜拉喂了她兩碗冷水，此時精神大爲好轉，這位女人雖是有些憔悴，但骨肉均勻，長得倒還淸秀。

她向遠處投下一瞥，忽然悄聲道：「趁王子還沒有到，你們快逃。」

易敏搖搖頭道：「咱們逃了妳怎麼辦呢？」

那女人道：「我不怕死，你們不必管我。」

易敏道：「咱們已經管了，就不能半途而廢，聽說魯魯巴博王子是塞外第一勇士，我正想會會他。」

易敏如此決定，那女人自然無可奈何，而且來騎十分快捷，就這幾句話的躭擱，大隊人馬已經湧到。

爲首的是一位濃眉大眼，長像威猛的彪形大漢，他穿着一身黃色勁裝，披着一件金色風氅，盼顧之間，流露出一股懾人的威儀。

他身後跟着四名長相獰惡的壯漢，及四名貌美如花的女人，由這等排場猜想，黃衣大漢必然就是王子。

而且此人身後跟隨的四名女郎之中，有一個正是細娃，除了魯魯巴博王子，細娃決不會當別人的隨從。

他果然是魯魯巴博，譽滿蒙疆的第一勇士。

當獨眼大漢報告他失去右手的經過之後，魯魯巴博神色一動，他躍下坐騎，帶着八名男女隨從，向易敏等立身之處走來，他身後的騎隊陸續趕到，使廣場四週變成一片人海。

到達易敏身前八尺之處，他停下來向細娃道：「他就是易敏？」

細娃道：「是的，王子。」

魯魯巴博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易大勇士原來只是一個孩子，眞叫人有點失望。」

他稱易敏爲大勇士，是有點輕視之意，不過此人中氣充足，聲如宏鐘，內力必然十分深厚。

面對如此一個强敵，易敏依然神色不動，只是暗凝功力，靜待下一步的發展。

魯魯巴博目光一凝，注定易敏道：「折辱烏龍，打敗烏虎的是你？」

易敏道：「在下爲了自衞，實在情非得已。」

魯魯巴博道：「剁掉莫山基的手腕也是自衞？」

原來獨眼大漢名叫莫山基，在塞外也是响噹噹的人物。

易敏道：「莫山基用火烤那位姑娘，在下雖是救下她，但却對莫山基以好言相勸，誰知他竟出言侮辱在下的妻子……」

魯魯巴博道：「說來說去都是你有理，好，過去的不算，咱們過幾招玩玩。」

易敏道：「王子是千金之體，在下怎敢。」

魯魯巴博道：「不要客氣，我不會怪你的。」

易敏毅然道：「好吧，但不知怎樣比法？」

魯魯巴博道：「咱們比鬥三場，第一場摔角，第二場拳脚，第三場兵刃，你看如何？」

易敏道：「可以，不過在下還有一點要求。」

魯魯巴博道：「甚麼要求？你說。」

易敏道：「如果在下倖能不敗，希望讓咱們平安離開，並請放了那位女人。」

魯魯巴博道：「好，一言爲定。」

此時蒙族武士已經讓出場地，但四週却人山人海，都來觀看這一罕見的比鬥。

他們下場之後，雙方都在遊走，但易敏心中明白，魯魯巴博功力極深，他實在沒有必勝的把握。

當雙方遊走第五圈之時，一股極大的暗勁忽然衝了過來，易敏來不及施展少林絕藝，身形已然凌空摔了出去。

好快的身手，好厲害的擒拿，塞外第一勇士盛名果非虛致。

不過易敏五歲就在少林習藝，一身功力在年輕一代之中不作第二人想，魯魯巴博如何摔得倒他？

果然，他在空中彈腿挺腰，身形上升三尺，然後一個旋轉，輕飄飄的落在地面，姿態的美妙，使觀戰的武士都忍不住叫起好來。

魯魯巴博也不禁豎起大拇指道：「中原武學果然不凡，咱們再來過。」

上一次當學一次乖，這回易敏不敢再大意了，他們再度遊走三圈之後，魯魯巴

博又以極快的速度抓了過來。

但見人影一閃，一具龐大的軀體摔了出去。

是魯魯巴博，他上當了，擒拿術比不過沾衣十八跌，他自然難免一摔。

不過這位塞外第一勇士，果然不是等閒人物，他並沒有像一般人摔個狗吃屎，只是連連倒退，一直倒退七八步才將身形穩住。

「好功夫，摔角算你佔了上風，咱們比比拳脚。」

經過兩次領教，魯魯巴博知道摔角討不了好去，論拳脚，在塞外他沒有敵手，所以才想在第二場取勝。

易敏雙拳一抱道：「王子請。」

他們雙方拉開架式，易敏已瞧出魯魯巴博習的是西藏黃敎武功大手印，它是一種極端雄渾的掌勢。

易敏以少林十八羅漢掌應敵，兩人一交上手，只見兔起鶻落，勁風四溢，打得難解難分。

轉眼超過百招，他們都已現出汗水，不過易敏仍然好整以暇，魯魯巴博却已煩燥起來了。

此時易敏故意露出空門，將胸膛賣給對方，魯魯巴博一見大喜，怎肯放過千載一時的良機。

他踏步進身，大手印以八成眞力劈向易敏的右肩，總算這位王子的心腸不錯，沒有劈向易敏的胸膛。

其實他根本劈不到易敏，這一念之仁，倒保住了他第一勇士的令譽。

在他想來這快如雷電的一擊，易敏必然閃避不開，當掌勢擊出之，他已經露出勝利的笑意。

但這股笑意像是遇到極度的寒冷，只不過刹那之間，它就凍結起來了。

因爲他那志在必得的一掌竟然走空，掌力帶起的了勁風，逕向丈外瞧閙熱的奔去。

瞧熱鬧的遭到池魚之殃，有三人被擊得滾倒下去。

這是一項意外，這項意外却使魯魯巴博心頭一震。

他縱橫大漠五六年，會過不少高明的人物，要是說一掌擊出，連對方的人影都瞧不到了，這還是第一次遇見這種怪事。

不過塞外第一勇士，見識畢竟不凡，他立即想到易敏必然以快速的身法轉到他身後去了。

他沒有猜錯，可惜他應變的行動還是慢了一點。

結果是腰際一麻，全身勁道盡失，他的穴道被制，這一場他又拈到一個敗字。

只是被制的現象十分暫短，人影一晃，易敏已經在他的身前出現。

「王子好掌力，在下如果逃得慢一點，只怕就要躺在這裏了。」

「這……哈哈……」

「王子人大量大，何必跟在下一般見識，咱們不比了，你看可好？」

「咱們可以不比，不過你要答允我一項要求。」

「請王子吩咐。」

「咱們不打不相識，你可願意認我這個大哥？」

，「大哥……」

「兄弟……」

這是一個意料不到的發展，它立即在廣場之上掀起一片歡欣的狂潮。

魯魯巴博與易敏緊緊抓着雙手，在歡聲雷動之中向一個巨大的蒙古包走去。

包裹張燈結彩，已經擺好了一桌豐盛的酒席，這是爲了歡宴王子而設的。

魯魯巴博將易敏帶到席上，說道：「兄弟，咱們今天要好好的喝幾杯，大家快坐下來。」

參與這一桌的，除了王子，應該還有莫山基，桑格、列根等三位酋長，莫山基因爲斷了一隻右手，魯魯巴博准他回去休養。

現在少了一個酋長，多了易敏及蓋齊齊姊弟，情況顯得更爲熱烈。

酒宴剛剛開始，細娃就帶進來十名蒙裝少女，她們全都穿着鮮艷的服飾，在筵前載歌載舞起來。

王公貴族飲宴之時以歌舞佐興，原是一件十分平常之事，也許易敏當眞是一個土包子吧，他竟然目注神專，被那些歌舞的少女所吸引。

魯魯巴博舉起酒碗道：「兄弟，來，咱們再乾一杯，愚兄有件事要告訴你。」

易敏道：「大哥，小弟不善飲酒，已經有點不勝酒力了。」

魯魯巴博道：「就這一碗，兄弟，以後你隨便就是。」

易敏道：「好吧。」

待他喝下了這最後的一碗，魯魯巴博才咳了一聲道：「兄弟，我知道你喜歡細娃，不過她有巫師的身份，愚兄沒有權力將她送給你，這些歌舞者都還不錯，你隨意挑幾個吧。」

易敏道：「小弟有一個妻子已經十分滿足，大哥的美意小弟心領了。」

魯魯巴博道：「兄弟，你是跟大哥客氣？」

易敏道：「小弟決不是客氣，只因歌舞者之中，有一個很像阿蘭姑娘，所以小弟多看了兩眼。」

魯魯巴博道：「原來如此，不錯，她正是沙德的妹妹阿蘭。」

易敏一怔道：「果然是她，但……」

魯魯巴博道：「沙德父子反抗父王命令，暗中圖謀不軌，已經被愚兄敉平了，沙德父子戰死，阿蘭被徵爲奴，愚兄正是剿平叛亂回來的。」

這又是一件人間悲劇，但事關蒙族的內部之爭，易敏自然不便說甚麼。

魯魯巴博豪放的哈哈一笑道：「兄弟，中原宋太祖曾經說過一句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愚兄對陰山用兵，是一件無可奈何之事。」

易敏道：「大哥說的是，只是阿蘭太可憐了。」

魯魯巴博道：「你要是可憐她只有一個辦法，向愚兄要她去。」

易敏道：「這個……」

他遲疑着，目光却瞧向蓋齊齊，因爲他不願在他們夫婦之間造成誤會。

蓋齊齊明白他的心意，因而微微一笑道：「不要顧慮，易敏，男子漢嘛，多幾個妻妾算得了甚麼？」

魯魯巴博雙掌一擊道：「好，細娃，將阿蘭帶出去，收拾一個住處將她安置下來。」

細娃道：「遵命。」

此時酒筵已散，桑格、列根告退辭出，魯魯巴博忽然面色一整道：「兄弟，愚兄有一點意見，不知道你願是不願？」

易敏道：「大哥請說。」

魯魯巴博道：「中原的官場愚兄雖是不太明白，據已往的傳說，如果要想飛黃騰達，必須要有得力的奧援，不知道對是不對？」

易敏道：「大哥說的也許對，不過小弟並非官場中人，所以不敢妄加臆測。」

魯魯巴博微微一笑道：「人生一世，草長一春，除了名利，人生就無所追求了，兄弟，留下來，咱們富貴與共，愚兄一定叫你能够發揮長才。」

易敏雙拳一抱道：「多謝大哥，小弟無意追求名利，也不求甚麼聞達，只望能够安安份份的過日子就够了。」

魯魯巴博道：「兄弟志行高潔，愚兄不敢勉强，不過咱們兄弟相逢不易，多盤桓一些日子可以麼？」

易敏道：「小弟帶着先父遺骸，急欲歸葬祖塋，方命之處請大哥多多諒解。」

魯魯巴博道：「這樣吧，兄弟，咱們盡三日之歡，你看怎樣？」

易敏道：「小弟再要拒絕是不通人情，看來只好遵命了。」

魯魯巴博道：「多謝你，兄弟，現在時間已晚，咱們明天再作長談。」

易敏知道魯魯巴博還有事務要處理，立即與蓋齊齊姊弟告辭，由衞隊長陀支將他們送到住處，然後自行離去。

這也是一個較大的蒙古包，裏面用布幔隔成四個單位，一間起居室三間臥房。

易敏剛剛進門，一對嬌娃忽然迎着他拜了下去，齊聲道：「小婢阿蘭風奴叩見主人。」

易敏愕然道：「不敢當，兩位姑娘快起來。」

阿蘭是他向魯魯巴博要來的，自然在意料之中，至於風奴就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風奴就是他由火焰中救出的那個女人，他並沒有要她，因而詫異的詢問道：「風奴姑娘，妳有事？」

風奴道：「小婢沒有事，因爲主人救了我，我自然是主人的奴婢了。」

易敏道：「不，在下救姑娘只是出於義憤，並沒有蓄婢的意思，阿蘭姑娘也是一樣，兩位可以走了。」

阿蘭幽幽一嘆道：「塞外已經沒有咱們兩個的容身之處，咱們也不願留在這塊傷心之地，主人如若堅持不肯收留，除了一死，咱們就別無選擇了。」

易敏沉吟半晌道：「這樣吧，我帶兩位去中原，然後替妳們選擇一個適合的人家，不過咱們並不是主子奴婢，希望妳們不要再用這等稱呼。」

風奴道：「這個不行，咱們之間只有兩種關係，一種是夫妾，一種是主婢，咱們自然希望爬高一步，主人不要咱們作婢，只有收咱們爲妾了。」

易敏連連搖手道：「不，不，在下無意收妾，風奴姑娘千萬不要這麼說。」

風奴一嘆道：「那咱們只能爲婢了，主人主母請到裏面歇息吧。」

易敏無可奈何，只得權充她們的主人，好在他存心帶她們到達中原之後，就找適合的把她們嫁出去。

翌晨細娃來訪，她是奉魯魯巴博之命來請易敏的。

「公子！王子有請。」

「好的，哦，細娃，莫山基的傷勢怎樣了？」

「已經不碍事了。」

「細娃！我有一套左手刀法想傳給莫山基，不知道他願不願學？」

「眞的麼？公子。」

「當然是眞的了，爲了表達咱們夫婦的歉意，也使王子不會失去一員勇將，他如果願意，叫他晚上到這裏來找我。」

「好，我會跟他說，請吧，公子。」

易敏在行前邀約蓋齊齊姊弟同行，他們以不慣於應酬不願意去，他只得獨自跟細娃前往。

× × ×

熱情豪放，精明練達，這是魯魯巴博王子的性格，他十分賞識易敏的敦厚，以及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因而他十分喜愛他這位結義的兄弟。

他似乎在珍惜他與易敏相聚的每一分時間，一見面就說個沒完。

他爲易敏解說大漠的一切，也詢問中原他所想知道的，雖然易敏知道的並不多，他們仍然談得頗爲投機。

在夜色深沉之際，易敏才能抽身返回他的住處，莫山基已經在門外等候幾個時辰了。

易敏雙拳一抱道：「對不起，莫兄，讓你久等了，王子一再堅留，使我抽身不開。」

莫山基道：「公子說那裏話，等等算得了甚麼？公子只怕累了吧，在下明天再來好麼？」

易敏道：「不，在下留在這兒的時間不多，莫兄如果不累，咱們就開始吧。」

莫山基道：「好的，在下不累，請公子賜敎。」

易敏道：「好，在下這套左手刀法，是佛門降魔絕藝，名叫降魔十三斬，是專供右手不便的同門學習的，在下因爲它威力絕倫，所以在同門練習時偷學而來，它共有十三招，每一招有四個變式，咱們以三天爲限，莫兄能够學多少是多少。」

當晚他傳了三招，已經花去兩個時辰，莫山基並非上智之人，無論他如何苦學，這三招十二個變式，在兩個時辰之內，絕對不可能得其神髓。

易敏不能再拖下去了，因爲明天還要跟魯魯巴博週旋。

「回去好好的練習，明天再見。」

第二天他只傳了兩招，八個變式，因爲他改正頭三招花去不少時間。

第三天又傳了兩招，在分別時他囑咐莫山基道：「莫兄不要小看這七招刀法，只要你細心揣摸，得其神髓，武林中能够接下這七招刀法的爲數不多，今後咱們如果有緣再見，在下當將餘下的六招傳給莫兄。」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著

魔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傍晚時份，沈勝衣走到一條巷子口前，發現巷子裏面突然火光通明，他覺得有些詫異，便信步進去，竟遇見方直，這時，他們才明白那團火光是由一道木造的牆壁燃燒起來的。他們認爲這一定是小老人放的火，目的在誘沈勝衣上當而暗殺之。穿過巷子盡頭，原來怡紅院就在附近，而該處躺有一具屍體，幾個公差正忙着在那裏辦案。他們不想與公差碰頭，便悄然繞道而去。繼後，他們各走各路，分頭去追查一個不法的組織。沈勝衣向張千戶的莊院走去，到了莊前，早有人在那裏恭迎，同入莊內大堂，張千戶、楚烈、柳清風、秦獨鶴已在等候，於是，賓主寒暄過後，沈勝衣便將是晚遭遇向衆人陳述……

羣雌粥粥飛　寡慾自不亂

張千戶歎息道：「大槪是那種地方去得太多，所以好些朋友都以爲我特好此道，有什麼好去處，新玩意，都不會忘記給我通知一聲。」

楚烈道：「那是　個好去處？」

張千戶點頭。「而且有很多別出心裁，在別的地方絕沒有的玩意。」

一頓他補充道：「也許我孤陋寡聞，但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見過，甚至聽過第二個那樣的地方。」

柳清風揷口道：「若是你也孤陋寡聞，我更就不知道怎樣說了。」

「你？」張千戶搖頭。「你當然例外啦。」

秦獨鶴冷冷接道：「你也許還比不上方直，却應該算得上是大半個君子。」

柳清風淡然一笑。

楚烈揮手道：「別打岔！」

張千戶沉吟着道：「那地方應該已不算是個秘密的地方，但是到現在，仍然能夠保持那種神秘的色彩，比人的感覺，乃然是那麼神秘，這是最難能可貴之處。」

楚烈懷疑的望着張千戶。

張千戶看了他一眼，道：「我雖然已很久沒有去，但我的很多朋友乃然樂此不倦。」

楚烈笑笑問道：「你眞的已經很久沒有去？」

張千戶輕捋鬍子。「這大槪因爲我已經發覺自己已經是一個老人。」

楚烈大笑了起來。

張千戶淡然接道：「雖然我像你一樣，一向不服老，可惜在別人的眼中，我却已實在够老了。」

楚烈乃在笑，却已沒有那麼响亮。

張千戶目光轉向沈勝衣面上。「那地方到底怎樣神秘，實在很難說得清楚。」

「老前輩的意思是……」

「大家不妨實地去體驗一下。」張千戶一面說目光一面從三個兄弟的面上轉過，突然亦大笑起來。

楚烈一聲悶哼。「這不知有什麼可笑的？」

張千戶道：「我們四人結拜以來，大槪還沒有試過連袂去妓院尋樂。」

楚烈道：「我們結拜的時候，年紀都已經不少！」

「現在更不是尋樂的年紀了。」

秦獨鶴冷冷的揷口道：「幸好我們這一次並不是去尋樂？」

「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張千戶笑接。「在進去那個地方之前，我們也就得變成去尋樂的樣子。」

一頓，張千戶目光一轉。「我們四人之中，最少有兩個還沒有這種經驗。」

柳清風淡笑應道：「所以這其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最底限度，以後別人問起我，妓院是個怎樣的地方，我也不致於啞

口無言。」

這等如自承他就是那兩人之一。

張千戶有些詫異的說道：「你毫不在乎。」

柳淸風緩緩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楚烈笑接道：「聽你這樣說，你倒是有意弄假成眞的了。」

柳淸風只是笑笑。

秦獨鶴冷冷的看了他們一眼。「說不定江湖中人還會交相傳誦這件趣事。」

楚烈的笑容反而更盛，方待說什麼，沈勝衣已揷口問：「老前輩定在那個地方見過一面這樣的牆壁？」

張千戶搖頭。「不是一面。」

沈勝衣道：「那是很多面……」

「記憶中，應該在百面之外，但到底是多少面却又不淸楚。」張千戶一頓。「因爲我當時並沒有留意到眞假這問題。」

沈勝衣沉吟着道：「老前輩的意思是，那個地方見到的都是這樣的牆壁。」

張千戶道：「不錯。」沉吟了一下才接道：「那些牆壁合成了一座迷陣。我只能這樣形容，因爲我的確有這種感覺，但事實如何有待證明。」

沈勝衣沉吟不語。

張千戶接道：「我是無意中發現，那些牆壁很奇怪，敲了敲，才知道竟是假的，當時我已經奇怪，怎會有那樣的假牆壁，到底是出自何人之手。」

沈勝衣道：「老前輩有沒有因此而向那個地方的人探聽？」



張千戶點點頭，道：「可惜他們也不淸楚。」

「那個地方的主人也是？」

「沒有人知道那個地方的主人是那一個，我雖然很想跟他見一面，一直都不能如願。」張千戶沉吟着道：「有朋友說，他其實就是嘉興一個富有人家的公子，但以我所知，那位公子並沒有這種魄力。」

「可是，爲什麼別人會懷疑是他？」

「那是因爲他平日最愛玩樂，而且花樣特別多，有他在的地方，立卽就會熱鬧起來。」張千戶一頓接道：「最令人懷疑的，却是去那個地方的人，都是先被他說動，再由他引了去。」

沈勝衣道：「這他縱然不是那個地方的主人，與那個地方，只怕多少也有些關係。」

張千戶道：「我最初也是這樣懷疑，但結果發覺他所以這樣熱心，只是出於一種虛榮感。」

「他是要讓別人知道，他找到了那一個好去處？」

「就是這樣。」張千戶想想。「若是我的消息沒有錯誤，他應該是第一個知道有那個地方的人。」

「他難道沒有向別人透露過是怎樣發現那個地方？」

「這在他顯然是一個秘密。」張千戶笑了笑。「他本來有兩個所謂生死之交，但他們一樣套不出這個秘密來。」

沈勝衣奇怪的望着張千戶。「看來老前輩對於那個地方早已留上心。」

「我也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

秦獨鶴冷笑揷口。「否則你也不會這樣子精細。」

張千戶接道：「能够弄出一個那樣的地方的人，絕無疑問是一個奇才，這種人我通常都特別感興趣，可惜我花了那麼多心機，始終打聽不出來。」

沈勝衣道：「那位公子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綫索。」

「應該是的。」張千戶道。「但根據他過去的行事作風似乎並不是一個那麼守得住秘密的人，所以我大膽肯定一句，他知道的其實並不多。」

沈勝衣接道：「但還是知道一些。」

「嗯——」張千戶又想了想。「我先後有意無意跟他聚過幾次，從他的口中探聽到的就只有一樣東西比較値得留意。」

「什麼東西？」

「一雙手——」張千戶緩緩伸出了自己的一雙手。「那一次，他顯然是有些醉意，忽然伸出一雙手，呆看了一會，之後



問了我一句話。」

沈勝衣凝望着張千戶。

「以你看一般人所求的是什麼？」

「老前輩怎樣回答？」

「應該是兩件事，」張千戶輕吁了一口氣。「一是長生不老，還有就是點鐵成金。」

沈勝衣完全同意。「他認爲怎樣？」

張千戶目光又落在那雙手之上。「他只是希望，有一雙魔手。」

「魔手？」沈勝衣甚感詫異。



「我正要問他什麼意思，他突然又淸醒過來，什麼也不再說了。張千戶喃喃地道：「當時我實在有些懷疑，是不是他曾經見過了一雙魔手。」

「歐陽臥提及一柄魔刀，這柄魔刀與那雙魔手之間，會不會有些關係？」沈勝衣目光陡亮。「看來我們得找那位公子談談了。」

張千戶接道：「他複姓司馬，雙名長吉。」

「住的地方離開這裏遠不遠？」

「很快你就會知道的了。」

沈勝衣一怔。「我們現在就是去找這個人。」

「必須他引路，我們才能夠進入那個地方。」

「去那個地方，莫非先要經過什麼安排？」

張千戶點頭。「不怎樣複雜，却是很有效。」忽然一聲歎氣。「我現在只是担心，他是否仍然存在。」

沈勝衣知道張千戶說話的意思，對方不難已想到他們會因爲那幅假牆壁聯想到那個地方，先一步截斷這條綫索。

張千戶接道：「這是說，那個地方與這件事的確有關係。」

沈勝衣淡然一笑。「可是這一來，等如提供我們另一條綫索，對方若是聰明，一定不肯這樣做。」

張千戶看看沈勝衣，笑笑道：「可惜你不是一個生意人，否則你的成就應該絕不會在我之下。」



沈勝衣反問：「司馬長吉是一個怎樣的人？」

「很年輕，一般年輕人的毛病他都好像有一些，但肯定不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所以他的朋友還不少。」

沈勝衣沒有懷疑張千戶的話，事實證明，張千戶也沒有說謊。他們看見司馬長吉，是半炷香之後的事。

× × ×

司馬長吉的年紀看來好像與沈勝衣差不多，衣飾却遠比沈勝衣華麗。

「這位公子混身上下最少値得一萬兩銀子，」張千戶說這句話的時候一臉笑容，這聽來也好像是笑話，却沒有人懷疑他這句話。

就是司馬長吉腰間那柄鑲滿了明珠寶石的劍，一看便已經知道價値不菲。

楚烈心直口快，隨卽道：「單就是司馬公子腰間那柄劍，就是賣上三千兩銀子，大概也不成問題。」

司馬長吉却回答：「這柄劍我是以四千五百兩銀子買來的。」

買進是四千五百兩銀子，賣出當然不止這個價錢。

楚烈接一句：「我却是看不出這樣的一柄劍有什麼好處。」

司馬長吉回答得更妙。「我也看不出，但無論如何，這柄劍可以保値。」

秦獨鶴一旁隨卽道：「我也想買一柄這樣的劍，不知公子可否借來見識一下，好得有所依據？」

司馬長吉毫不猶疑的將劍解下，交到秦獨鶴手中。

× × ×

劍外表裝飾得雖然很華麗，却肯定不是一柄好劍，劍鋒看來雖然很光亮，但又怎瞞得過秦獨鶴這等高手。

他們也看出那柄劍甚至連鋒口也沒有開。

司馬長吉看來也不像一個高手。

秦獨鶴漫不經心的打量了那柄劍一遍，回鞘還給司馬長吉。

「如何？」司馬長吉接問。

「不錯，」秦獨鶴淡應，「價錢也很合理。」

「閣下若是喜歡，在下可以出讓。」

秦獨鶴歎息。「可惜我一不懂劍，二不合身份，若是我年輕一些，即使沒有公子這般瀟洒，也一定會考慮一下。」

司馬長吉笑笑。

秦獨鶴接道：「公子又何以忍心割愛呢？」

司馬長吉道：「我買這柄劍，目的本就是希望藉此賺些兒銀子。」

張千戶卽時道：「司馬公子別無所愛，只錢一樣。」

司馬長吉笑接道：「張大爺能不能告訴我另一樣比錢更可愛的東西。」

張千戶一捋鬍子。「不是不能，只是沒有信心說服你。」

司馬長吉乾笑了兩聲。「時間已不早，幾位將這麼寶貴的時間浪費於在下身上，不覺得可惜？」

張千戶打了一個哈哈。「大家的確說話多了一些，但都是初次作客，自是難免有些好奇了。」

司馬長吉接問：「至於規矩，張大爺大概亦已經與貴友說清楚。」

張千戶點頭，探懷取出了五張銀票交到司馬長吉手上，司馬長吉的臉上立時笑容更盛。

他看也不看，欠身道：「五位請隨在下進內堂。」

到現在爲止他都顯得很瀟洒，可是這一欠身，立時就像是變了一個人。

這也許就是那些銀票的影响。

他隨即舉步，三步一轉身恭恭敬敬的將五人引向內堂。

張千戶顯然眞的已有經驗，若無其事的跟在司馬長吉身後，秦獨鶴又是那副冷冰冰的神態。

柳淸風亦表現得很從容的跟着他們，沈勝衣的反應，跟柳淸風看來並沒有什麼分別。



楚烈是表情最多的一個，盯着司馬長吉的背影，一時皺眉，一時搖頭，只差一點沒有哼聲出來，忽然加快兩步，追近沈勝衣。「你對於錢的興趣怎樣？」

沈勝衣笑笑。「不太大，但也非完全不感興趣。」

楚烈道：「你是老實人，所以會這樣回答。」

沈勝衣接道：「老前輩大概也不會不同意，有錢總比沒有錢好。」

楚烈點點頭。「但無論如何，我也不會爲了錢卑躬屈膝。」

張千戶倏的回頭。「那只是因爲，你還沒有認眞嘗試過沒有錢的痛苦。」

楚烈說話雖然不怎樣大聲，但張千戶聽到，司馬長吉也沒有聽不到的道理，可是他却完全聽不到也似的，連頭也不回，只是往前行。

楚烈接說道：「你的話也許不錯，但只是也許而已。」

張千戶「哦」的一聲，楚烈又說道：「我本來很相信你的話，可惜你方才說了一句話，令我開始有些懷疑。」

不待張千戶回答，他又道：「這個人其實討厭得很。」

張千戶淡然一笑，司馬長吉還是一些反應也沒有，就好像那些說話，他雖然聽入耳，並不認爲與自己有什麼關係。

楚烈也覺沒趣，話到此爲止，快步跟了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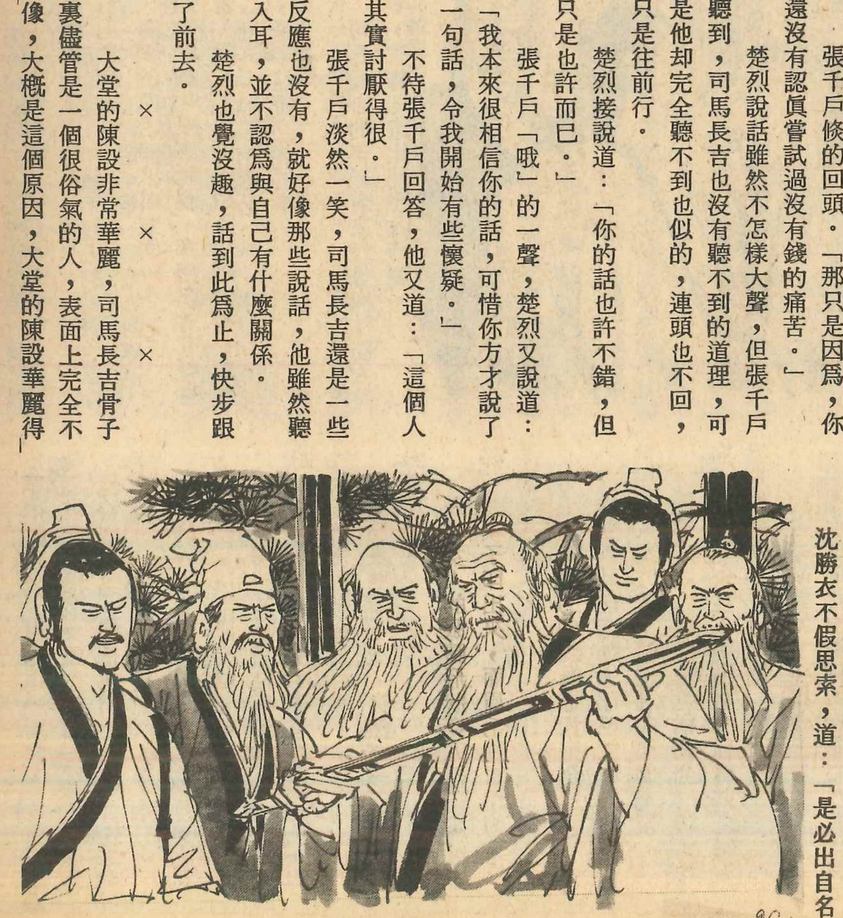
× × ×

大堂的陳設非常華麗，司馬長吉骨子裏儘管是一個很俗氣的人，表面上完全不像，大概是這個原因，大堂的陳設華麗得來，也一些都不俗氣。

內堂也一樣，不同的只是燈火沒有那麼明亮，而金猊香吐縷繞，使得整個環境看起來，有些神秘。

對門是一面木刻屏風，紫檀木，上刻着九天仙女，飄無在雲霞之中。

刻工非常精細，栩栩如生，沈勝衣第一眼即被這面屏風吸引。



張千戶沒有回頭，腦後却彷彿長着眼睛，忽然道：「沈兄看這幅木刻如何？」

沈勝衣不假思索，道：「是必出自名

家之手，最難得的是，每一個仙女都美麗非常，而容貌衣飾各異，就是那些雲彩，也無不見心思。」

張千戶接問：「這樣的一幅木刻，以你看該値多少？」

沈勝衣搖頭。「看不出。」

張千戶一笑。「我也看不出。」

柳淸風忽然道：「你那兒似乎就是缺了這樣的一塊屏風。」

張千戶笑道：「所以我實在很想將這幅屏風買下來，可惜我雖然願意出錢，司馬公子却不肯出價。」

司馬長吉淡然接道：「因爲這幅屏風雖然放在這兒，却不是我所有。」

張千戶道：「他甚至不知道這幅木刻是出自何人之手。」

沈勝衣道：「是麼？」

司馬長吉道：「否則我早已向他訂購千幅，好像這樣的屏風，是絕不愁沒有主顧的。」

語音一落，他雙掌一拍，那面屏風立即從中分開，現出了屏風後面的一個月洞門。

門後垂着珠簾，也不知多少重，燈光照耀下目迷七色，看來更加神秘。

月洞門上刻着四個字，看來就像是四組奇怪的花紋，沈勝衣目光終於在那四個字之上，輕嗯了一聲。

司馬長吉目光應聲一轉，張千戶即時道：「公子文武雙全，當然知道這是什麼文字？」

沈勝衣道：「言重。」

楚烈一旁突然接道：「這只是四團花紋。」

張千戶笑了笑。「像是像，但事實是文字。」

秦獨鶴道：「這看來是梵文。」

沈勝衣點頭。「若是晚輩沒有看錯，這該是『極樂之門』四字。」

「正是。」司馬長吉一笑。「佩服，佩服。」

沈勝衣目光轉落在珠簾上。「這暗門之後，就是極樂的所在？」

「還有一段路。」司馬長吉一揮手，那些簾珠一重重的左右分開，司馬長吉第一個走了進去。

珠簾的左右赫然都立着一個女人，身上一襲輕紗，肌膚隱現，那張臉亦用輕紗籠着，但從外露的眼睛與輪廓看來，顯然都很漂亮，身材甚窈窕。

九重珠簾，左右就是十八個美女，沈勝衣每一個都不放過，目光灼灼，就像是一個賊。



他本是希望能夠從這些美女的裝束看出她們的來歷，可是這一看之下，他却發覺這些美女的裝束雖然暴露一些，並沒有其他特別之處，倒是他們的神態，有些不尋常。

她們的眼睛都非常美麗，眼瞳却有如冰石也似，彷彿已凝結，一眨也都不眨。

那眼神絕無疑問充滿誘惑，但這種誘惑，却是一些變化也沒有，但一眼令人心動，多看幾眼却令人心寒。

沈勝衣再看下去，突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那些女人的眼睛形狀竟完全一樣，彷彿一個模子印出來，而眉毛長短粗細亦彷彿並無不同。

——她們的相貌難道竟完全相同？

沈勝衣此念方動，已經從珠簾走過，那些美人同時有十個左右向他們走來。

她們走動的姿勢也竟似完全一樣，沈勝衣越看越奇怪，不由有一種衝前去將她們的面紗拉下來的衝動。

可是他到底沒有這樣做。

那十個美女兩兩侍候着他們五人繼續走前去。

珠簾之後是一條甬道，兩旁牆壁沈勝衣絕不陌生，那與他在那條巷子看到的並無不同。

一盞盞琉璃燈從上方垂下，燈光柔和，那些美女披着的薄紗，燈光下有如烟霧也似，胴體隱現，看來更誘惑，更迷人。

張千戶雙手很自然的擁着身旁那兩個美女，秦獨鶴看來仍然是那麼冷酷，殭屍也似走在兩個美女中，那兩個美女也沒有

理會他，只是往前行。

柳清風與張千戶一樣洒脫，雙手擱在兩個美女的肩頭上，楚烈跟在他後面，一臉的笑容，也不知在笑什麼。

沈勝衣的目光已轉往兩旁牆壁。

那些牆壁看來與眞的並無分別，而是眞是假，沈勝衣也不敢肯定，他肯定的只是這之前若沒有見過那幅假牆壁，絕不會有現在這種眞假的感覺。

他看着目光忽然轉落在右面那個美女的面上。「姑娘高姓？」

「司馬。」那個美女的話聲也非常動聽。

沈勝衣再問：「芳名。」

「仙仙。」美女眼睛直視，連看也不看沈勝衣一眼。

沈勝衣轉問左面那一個。「這位姑娘呢？」

那個美女以悅耳的聲音回答他：「仙仙。」

沈勝衣一怔，追問：「高姓。」

「司馬——」她同樣的看也不看沈勝衣。

沈勝衣又是一怔，前行的張千戶即時道：「她們雖然有十個人，却只有一個姓名——司馬仙仙。」

沈勝衣奇怪，秦獨鶴他們也無不詫異，張千戶接道：「她們的視力也俱都不大好，表面看來雖然很高傲，却非她們的本意。」

沈勝衣嘟喃道：「難怪。」

說話間，他們已轉了一個彎，兩旁仍然是那種牆壁，沈勝衣心念再動，故意放慢了脚步，伸手一指往牆壁掠去。





觸指冰冷而堅硬，是眞的牆壁。

在他右面那個美女的脚步忽然亦一慢，正好欺入沈勝衣臂彎中！

沈勝衣心頭一凛，右手順其自然將那個司馬仙仙擁入懷中，左面那個同時挨近來，沈勝衣左臂輕舒，亦將之摟住。

這片刻之間，他心念已幾轉，那兩個司馬仙仙到底有意抑或無意，他却是看不透，也想不透。

這若是有意，那兩個司馬仙仙的聽覺的敏銳，絕不是常人能及。

瞎子的聽覺據說遠比常人敏銳，那兩個司馬仙仙是不是視力不很好，聽覺就敏銳起來。

沈勝衣左擁右抱已沒有手再去試兩旁牆壁的眞假，那兩個司馬仙仙，也沒有離開他的懷抱。

溫香軟玉抱滿懷，沈勝衣却全無綺念，反而更提高驚覺。

這之前，他從來沒有給兩個女人這樣接近，最要命的是，這兩個女人打什麼主意他竟然完全瞧不出來。

這也是從沒有的事情，也沒有比這樣更危險的了。

沈勝衣本來可以一試她們會不會武功，只是，他却又不認爲這樣做有何好處。

張千戶說得沒有錯，這實在是一個既神秘又刺激的地方。

沈勝衣現在已感到很刺激的了。

× × ×

甬道每隔三四丈就低降一級，也每隔三四丈就一轉，沈勝衣一面走一面默數。

四十九轉四十九級之後，眼前是一條彷彿無盡，既沒有轉折，也沒有低降，平直之極的甬道。

楚烈一再都沒有再作聲，這時候實在忍不住了，問道：「還要走多遠？」

司馬長吉應聲：「沒多遠了。」

楚烈嘟喃道：「這樣不停的轉彎，轉得人頭都昏了，還有何樂趣？」

張千戶笑道：「那是你不懂享受。」

楚烈道：「享受什麼？」

「溫香軟玉抱滿懷，這不是享受又是什麼？」

楚烈不禁爲之語塞，張千戶接問：「身材好像她們這麼動人的女孩子，你遇上過多少？」

楚烈回答不出來，也是到現在才仔細留意一下身旁兩個女孩子。

輕紗下豐姿綽約，骨肉是那麼均勻，胸膛是那麼高挺，纖腰一束，更就是楚楚有緻，還有那兩條腿又是那麼渾圓挺秀。



楚烈生平接觸的女人實在沒有幾個，但見過的所謂美人倒眞還不少，他忽然發覺，那些美人面貌儘管如何的美麗，身材好像都不大均勻。

那到底是衣衫的影响還是事實如此，他雖然不能肯定，却不能不承認，比起身旁這兩個女人看來實在有些不如。

張千戶笑接道：「你活到這般年紀，却還是這般不懂情趣，我也替你可惜。」

楚烈悶哼一聲。

張千戶終於回過頭來，目光一閃，狡黠的笑道：「銀子是給足了，其他的總不成還要我指點你。」

楚烈左右看一眼，突然雙臂一伸，狠狠的將那兩個女人摟入懷中。

張千戶目光轉落在秦獨鶴面上。「還有你，怎樣了？」

秦獨鶴冷冷的道：「我喜歡的，不是這一類型的女人。」

張千戶「哦」一聲，偏過頭去，沒有再理會。

說話間，數人已走出了好幾丈。

× × ×

甬道在轉折之處低降，無疑是很易爲人疏忽，每一級雖然一尺不到，計算下來，這條甬道已經在地面四十尺之下。

沈勝衣却是計算不到這條甬道現在的方向，甬道的轉折雖然複雜，但令他迷失方向的却還是那兩個司馬仙仙。

她們實在親熱了一些，沈勝衣也到底是一個正常的男人，何況在這種誘惑之外，他還要提高警覺，隨時準備應付突來的襲擊。

若是沒有這一重威脅，那兩個女人的誘惑即使再大，沈勝衣也應該可以弄清楚這條甬道的方向。

——這條甬道到底要通往什麼地方？

沈勝衣也一樣看不透。

甬道一路走來琉璃燈高懸，但再前，却是一片黑暗，也不知還有多遠。

他動念未已，前行的司馬長吉突然停下脚步，張千戶即時道：「這扇門之後，便是我們享樂的地方。」

楚烈應聲問道：「是什麼門？在那兒啊？」

張千戶笑接道：「不就在司馬公子面前？」

楚烈凝神望去，看見的只是一條無盡的甬道，沈勝衣的目光亦投向那一片黑暗之中，突然像似有所悟，亮起來。

楚烈方待再問，答案已出現在他眼前，在司馬長吉面前那條甬道竟一旁移開。

那看似陷入黑暗，沒有盡頭的一截甬道，竟然只是一幅畫。



楚烈不由得一怔，秦獨鶴柳清風亦顯得有些意外，沈勝衣脫口一聲道：「好一幅畫，簡直巧奪天工，不知是出自何人之手？」

司馬長吉笑笑道：「這個問題我已經回答過了。」

沈勝衣會意道：「這幅牆壁與那面屏風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司馬長吉道：「聽說就是了。」

「連你也不能够肯定？」

司馬長吉回顧沈勝衣道：「公子到現在似乎還未知道我是什麼人。」

「閣下不是這兒的主人？」

「珠簾外那幢莊院不錯是我的，但進了這條甬道，我只是一個下人。」

沈勝衣搖頭。「恕我聽不懂。」

司馬長吉道：「張大爺應該懂的，公子在出去後，不妨向張大爺打聽一下。」

張千戶道：「我其實也不怎樣懂。」

司馬長吉道：「張大爺貴人事忙，難怪沒放在心上。」

張千戶道：「我只記得你說過，這些地方有些本來也是你的，但你已經高價賣給了另一個人，而你亦樂意替那個人招徠，侍候那些到來尋求刺激的達官貴人。」

司馬長吉笑笑道：「沒有好處就不很樂意的了，而受人錢財，當然亦必須聽候差遣。」

張千戶道：「以我看，你這種下人不怕做。」

語聲未已，壁畫已經開盡，眼前又是一道道珠簾，司馬長吉偏身讓開，一聲：

「請，五位——」

珠簾旋即一道道掀開，張千戶擁着兩個女孩子，當先走進去。

司馬長吉沒有跟進來。

珠簾掀開又落下，那幅壁畫在沈勝衣後面帶着輕微的「軋軋」聲移回，沈勝衣有意無意回頭看一眼，只見珠簾串串，燈光下閃耀，此外什麼也看不見。

在這片珠簾後是一個寬敞精緻的廳子，宮燈高懸，光如白晝，却又一些也不覺得刺眼。

那十個都叫司馬仙仙的女孩子旋即侍候五人坐下，她們的話並不多，每一句却都實用。

她們的視力也許眞的很不好，但對於這地方必然非常熟悉，穿梭往來雖緩慢而輕盈，也沒有相撞在一起。

奉過茶後，她們捧來了一個錦盒子，裏面放着一張張木刻。

那些木刻沒有一張相同，刻的都是男女諸般嬉樂形態，無不栩栩如生，就是面上表情亦活靈活現，張千戶隨手拈了一張，一面道：「這木刻上的玩竟你們若是都不滿意，又或者心裏另有打算，無妨說出來，只要你們說得出，這裏的主人都絕不會令你們失望。」

沒有人作聲，好像全都被那些木刻吸引，難於取捨。

木刻上還有文字介紹，野史所載，歷代帝王的好些別出心裁的玩意都竟然包括在內。

楚烈看着看着，忽然問：「這些玩意這兒眞的全都有？」

張千戶笑笑道：「連我的話你也不相信？」

楚烈盯着張千戶道：「你是老主顧的了？」

張千戶道：「我只是在開始的時候，被那位司馬公子邀來好好參觀過一遍。」

楚烈搖搖頭，目光又落於那些木刻之上，張千戶轉問：「沈公子意下如何？」

沈勝衣應聲道：「眼花繚亂，難以取捨。」

張千戶悠然拿起了一塊木刻。「今夜我却是只想看看。」

「看看？」沈勝衣將那塊木刻接過一看，立時明白。

所以他最後決定也是看看，其他三人當然亦齊表贊同。

張千戶不由失笑，那些司馬仙仙聽見他們每一個都是這樣決定，眼瞳中亦好像有了笑意，却沒有一個笑出來。

到來這地方的人，若是只願意看看，若非臉皮還薄，通常都是已只能看看，極少是因爲有看看這種怪癖。

他們五人中，有四個都是已年逾花甲的老翁。

沈勝衣雖然年輕，臉皮看來似乎還很薄，那些司馬仙仙到底是怎樣猜想，當然也就只有她們自己才明白。

× × ×

木刻上刻着三個人。

一個看來很高大的女人被吊起來，一個男人正拿鞭子抽在她身上。

那個女人也許並不高大，看來高大，只是因爲那個男人的高度，才來到她的腰間。

好像那樣矮小的男人實在不多，以他那種高度看來就只能拿鞭子去抽人。

這種秘戲也許有些滑稽，但不能否認，能够帶給某些人官能强烈的享受。

木刻上另一個男人看來就是在享受着，而且躍躍欲試。

他的身材比那個拿鞭子的，高不了多少。

木刻活靈活現，不難分辨得出，那個拿鞭子的小矮人還是一個老人。

第一眼看見，沈勝衣不久之前與方直相遇在巷口，佯裝白痴，險些令他命喪在「無音神杵」之下的那個小老人。

——好像那樣的小老人難道還有第二個？

這所以他們決定看看。

× × ×

夾壁中雖不是暗黑得不見五指，也並不怎樣光亮，光綫是從一面牆壁上的圓洞







透進來。

那些圓洞大小不一，小的只有拇指大小，大的亦不過徑尺，勉强可以容人平身穿過去。

從那些圓洞透過來的亮光，都是血紅色，夾壁中氣氛的詭異，實在難以言喻。

在那些圓洞之前，放着一排椅几，十個司馬仙仙就伴着沈勝衣五人坐在那些椅子上。

圓洞外望，是一個小廳子，地上鋪着厚厚的毛氈子，三面浮彫，塑的是男歡女愛諸般形態，那些圓洞就在其中，有的是一輪圓月，有的是人的兩瞳。

小廳子的另一面是一道道珠簾。

一盞奇大的琉璃燈高懸在廳子上，血紅色的琉璃，燈光也因此變得血紅。

燈下氈上，仰臥着一個少女，輕紗一襲，胴體隱現。

她的胴體與她的相貌一樣迷人，一頭秀髮一條條黑蛇般披散，那身子亦蛇一樣扭動，一雙手時而抓在氈子上，時而揉向自己的胴體，幾次好像要將外披那襲輕紗撕下來。

她的眼瞇成一綫，櫻唇半開，不時發出一聲聲呻吟。

那種呻吟聲充滿了挑逗，令人心蕩神旌。

沈勝衣是一個很正常的男人，何況左右還有兩個活色生香的女人緊偎着，他的警戒却沒有放鬆，也沒有忘記，要來看的並不是那個少女。

呻吟聲斷續，那個少女神態看來更苦悶。

幸好在這時候，一個男人出現了，一見這個男人，沈勝衣的目光一緊。

那竟然眞的是那個小老人，只不過已換了一件華麗的錦衣，一頭白髮亦用一個金箍束起來，手裏拿的也不是竹哨子，而是一條精緻的長鞭子。

那條長鞭子也不知是什麼編成，金光閃耀，盤繞在小老人的手上。

他一個綉球也似，從珠簾下滾進來，一些也不像是一個白痴，神態却是滑稽之極。

那條長鞭子只怕眞還不輕，小老人走到那個少女之前，那樣子就像是剛爬過幾座大山。

少女看見他，如獲至寶，那份喜悅實在難以言喻。

小老人却只是背負雙手，繞着那個少女打轉。

少女的嬌軀扭動着跟着旋轉，輕紗半斂，風情萬種。

小老人仍然只是打轉。

少女那種飢渴的動作更强烈，表情由喜悅逐漸變作哀懇，伸出一手，櫻唇微張，無聲的顫動好像就在重複着那兩個字。

——！給我！

小老人的嘴唇翕動，也不知是在咒罵還是在什麼，腳步一頓，終於動鞭。

「忽哨」的一聲，那條長鞭子抖開，金蛇般折騰在半空，突然落下！

「拍」的一下輕响，那個少女一聲哀呼，挺起身子來，她雖然在哀呼，面上却是充滿了歡樂。

小老人的鞭子旋即纏住了少女的腰肢，一抖，那個少女翻了一個身，姿態美妙動人。

而輕紗飛揚，肌膚隱露，更就令人眼花繚亂。

沈勝衣的眼珠子却連一轉也不一轉，思潮反而一刻也沒有停下。

——這地方到底是何人所有？小老人到底是什麼人？他們與那些事到底又有什麼關係？

沈勝衣想不透，也不知道自己現在應該怎樣做？

張千戶的目光忽然向他望來。「沈公子，如何？」

這表面是問眼前那玩意，其實是問沈勝衣眼前的小老人是否那一個。

「不錯——！」沈勝衣的回答也是兩可。

張千戶冉問：「看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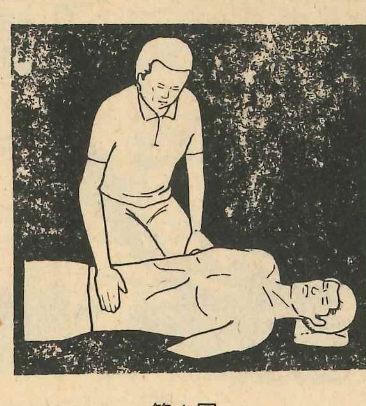
沈勝衣無言頷首。

（未完）

指壓自療法

腹部的指壓法

蔡浪越大夫・文



第1圖

（第一操作）

受方仰臥，伸直腿，雙手輕放胸部上，指壓者跪坐在受方右側，左手放在自己左膝，用左手掌按下列順序觸診（如第1、2、3圖）。

(1)胃部、(2)小腸、(3)膀胱、(4)盲腸、(5)肝臟、(6)脾臟、(7)下行結腸、(8)S狀部、(9)直腸。

（第二操作）

指壓者豎起左膝，盡量靠近受方，雙手母指成八字型，慢慢地心窩兒的劍狀突起下1點位到肚臍的3位加壓（如第2圖的1、2、3點位）。

接着從肚臍下到恥骨邊（膀胱部）的3點（如第3圖的4、5、6點位）、鼠徑部上、盲腸部下的下腹部1點（如第3圖的7點位），盲腸上、肚臍側（上行結腸部）的1點（如第3圖的8點位）各壓一次；右季肋部下的1點（如第3圖10點位上的三圈）加壓三次。

嗣後，再在心窩兒（第3圖的1點位，因重複的關係算12點位。）重複地壓一次，接着在左季肋部下的1點壓三次（如第3圖的左邊三圈，算是13、14、15 點位），從脾臟下到側腹（下行結腸）的三點壓一次。然後在下腹部的1點（第3圖的5點位右邊）和膀胱部1點（第3圖的6點位右上）加壓。

如此地由中向左轉右繞一圈共20點上來回要加壓三次。

注：要配合受方的呼吸加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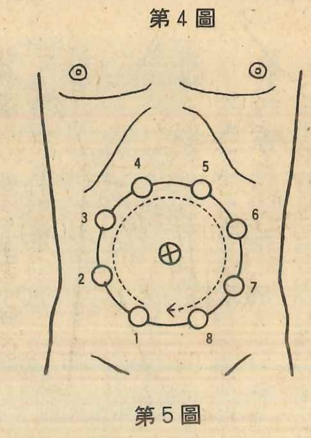
第2圖

第3圖

（第三操作）

和第二操作同一姿勢，同一手指的位置在肚臍周圍（小腸部）8點上各壓三次（如第5圖）。

第4圖



第5圖

（第四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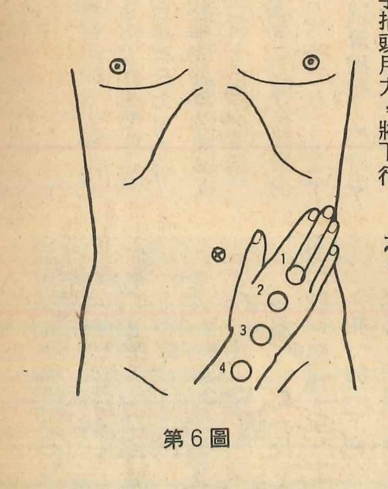
指壓者跪立在受方右側，將左手輕放在受方胸部或自己的膝蓋上，用右手掌在下行結腸部的4點各壓三次（如第6圖）。

注意：壓法是如擠壓。

（第五操作）

指壓者跪坐，併齊雙手按在受方腹部中心的肚臍上。首先，雙手指頭用力，將下行結腸推到自己身邊來，旋即用手掌將上行結腸推回去（如波浪湧上退回似地）。如此波狀掌壓交替來回五次（如第7、8圖）。

注意：用指頭（四指第二關節）推來，而用手掌腕部推回去的壓法要依吸引壓法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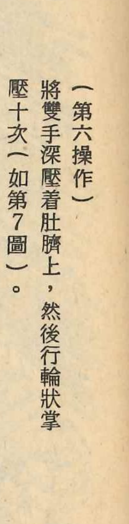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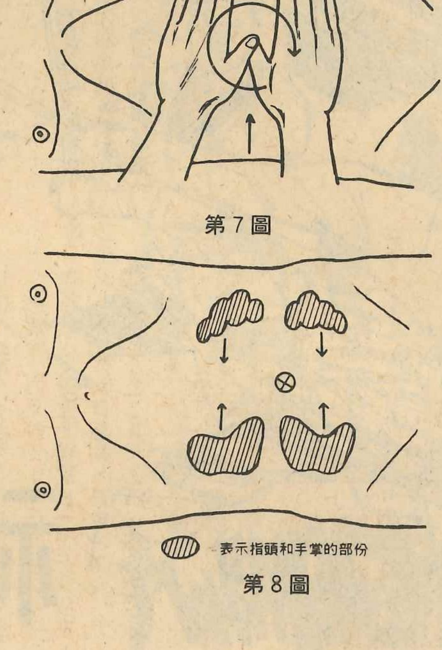
第6圖

（第六操作）

將雙手深深壓着肚臍上，然後行輪狀掌壓十次（如第7圖）。

注意：這時候也行吸引壓法。





第7圖

第8圖

（第七操作）

指壓者跪立，雙手放在腹部、兩肘用力，如第9圖行微動掌壓。

第9圖

（第八操作）

指壓者豎起左膝，雙掌按在腸骨前上棘，從右手在腸骨上交替掌壓十次（如第10圖）。

第10圖

（第九操作）

將雙手指頭從腹部兩邊伸入背部（肚臍的背方），彎曲雙手指按在第3腰椎部位，在腰椎上雙手用力地往上捏推三次。

注意：不是手指尖直接按椎骨的棘突起部分，而是用手指頭腹部按在第三腰椎兩旁捏推的。這時指尖要翹起。





第11圖

（第十操作）

用雙手掌在左右腹側兩邊往上擠擦，而後於肚臍處會合雙掌，如此施壓三次（如第11圖）。

第12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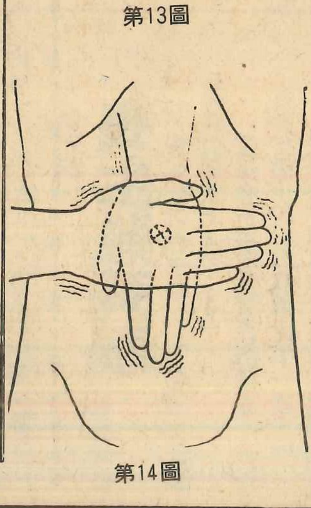
（第十一操作）

接着在腹部正中線，從胸骨下部到膀胱部用左手下撫。嗣後，用右手同樣地下撫。這樣交替十次（如第12圖）。

（第十二操作）

在肚臍上面，右手下左手上地重疊成十字型（如第13圖），做手掌顫動十秒左右，接着喊一聲「好！」地結束。

第13圖



第14圖

全身指壓的順序

上述的基本操作已一個個地實地熟練後，就按左記順序做正式的全身指壓。

1、左側臥。
2、右側臥。
3、左後體部（左背）
4、右後體部（右背）
5、背部總操作
6、左下肢
7、左上肢
8、右下肢
9、右上肢
10、頭部
11、胸部
12、腹部

神州無敵

神州奇俠故事之六

溫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神州結義」盟主之爭，設下擂台，由諸葛先生主持賽事。少林托砵頭陀首戰武當卓勁秋，托砵頭陀不敵，當場慘死。卓勁秋旗開得勝，繼後一連戰勝七名挑戰者，到第九場，客凌雲躍上擂台，苦戰之下，終於打傷卓勁秋。詎料諸葛先生宣佈客凌雲獲勝之際，卓勁秋竟突然違規劍刺客凌雲，一劍斃命，正在沾沾自喜獲得勝利時，南宮無傷卻登台挑戰，結果被南宮無傷殺死。接着，冉豆子挑戰南宮無傷，不幾個回合，即慘死在南宮無傷的銹刀下。諸葛先生向衆宣佈，若無人挑戰，南宮無傷即爲盟主。話猶未了，有人高呼等一等……

殺弟爲求成　喪生難弭惡

皇甫高橋

這說「等一等」的人，就站在一柱火炬之下。

火光熊熊，但此人背火而立，黑幢幢的巨影，叫人無端生有一種恐怖感，只有火光中不明確的輪廓，却看不清臉目。

——難道又是一個：沒有臉目的人？

但這人却比南宮無傷穩重閑雅多了。

他一步一步的走上台去。蕭秋水靜觀那人的背影，心中却很奇異的生出一種的幻覺來，彷彿他跟此人很熟悉，他見過此人！

這種很熟稔的感覺很快便得到答案：

因爲南宮無傷眼中發出盛厲的綠芒．問：「你是誰？」

那人的聲調却非常富於感情但又善於壓抑腔調，答：「皇甫高橋！」

× × ×

——皇甫公子？

連蕭秋水心中也不禁一震；他想到了十日前大雁塔中的血案。

「皇甫公子到了！」

「皇甫公子才是實至名歸！」

「皇甫公子爲我們大家一戰！」

也許只有蕭秋水、皇甫高橋等，才能獲大夥兒的支持。

衆人見皇甫高橋出現了，歡呼不已，大多數的人對皇甫高橋只聞其名，未見其人，故此莫不求一睹。而蕭秋水心中，就算再豁達也不免有些黯然。

皇甫公子很孚衆望。

他心裏如閃電般忽憶及一事。大雁塔內的叠不叠、潘桂、黎九、齊昨非、蒲江沙、刁金保、刁怡保等，在長安城中鞠躬盡瘁，爲皇甫公子宣傳，皇甫中違軍師叠老頭兒都出動了，皇甫高橋眞的不知？

他這個想法一閃而逝，因爲他發現一雙怨毒的眼睛正在歹狠地盯住他，正是在終南山下血案中惟一生還的齊昨非！

蕭秋水這時不知怎地忽然念及在「太白樓」齊昨非等人出現時，也是這一句：「等一等。」

× × ×

南宮無傷仍然橫刀當胸，神色森冷：「皇甫高橋你果然來了。」

皇甫高橋走上了擂台，頎長、清瘦的軀體依然背向擂台，沉靜笑道：「我當然來了。」

南宮無傷道：「你終於來了。」

皇甫高橋道：「我如此來了。」

南宮無傷忽然打了一個岔道：「可惜你原來並不是皇甫一系的人。」

卓勁秋對付武功深沉如海的南宮無傷時，也因看不出對方的破漏，故意用話相激；現在南宮無傷面對如山般淵博的皇甫高橋時，也是故意用語言去擊潰對方——只要對方因激怒或氣沮，稍爲鬆懈，則可以一舉搏殺。

誰都知道戰鬥已近尾聲：武林中再也出不起比南宮無傷、皇甫高橋等更高的好手。

所以南宮無傷對皇甫高橋的一戰，很是重要。

與整個武林命脈攸關的一役。

大家都屏息以待。

× × ×

皇甫高橋冷靜如鐵石。

南宮無傷瞄了瞄，仍橫着刀說：「你硬要擠入皇甫一系裏，只是爲了要在白道上有個名份可以立足，如此你才可以具備爭取過『神州結義』盟主的資格……可惜偏偏遇着我。」

皇甫高橋沒有承認，也沒否認。

南宮無傷臉上儘是痴狂之色，但眼神鋒利，綠光暴呈：「你一定在奇怪我是怎麼知道的……我當然知道，我還曉知你是朱大天王派來扼制武林的傀儡！」

此語一出，實是轟動，一時竊語紛紛。南宮無傷陰惻惻地笑道：「我還知道你利用武林同道，並運用朱大天王遣給你的高手，故意縱容，佯裝不知，來替你們行事、吹大氣、好作俠名之宣揚……是也不是？」

皇甫高橋身軀雖不十分高大，但背後看來，却深沉不透，宛若一座大山一般。

南宮無傷目中已有一絲畏色，但很快又被野獸一般綠色厲芒所掩蓋：「……你還故意命人殺害自己的部下，讓蕭秋水的名聲大受打擊，——是也不是？」

皇甫高橋忽然說話了。

「翔實。」

「我跟蕭秋水本來就很相似。我扮他去殺人，敢情連他自己都以爲係他自己殺的。」

「不過我也清楚你因何知道這些……因爲你，就是權力帮豢養的走狗！」此語一出，羣情更爲轟動，皇甫高橋又道：「而且蕭秋水等現在沒來，就是你們南宮世家半路截殺了！」

南宮無傷臉色盡白，澀聲道：「你……你……你怎知道這些？」

皇甫高橋冷笑道：「我不知道的事，還少得很。」

南宮無傷冷哼道：「而今我們倆，都不是什麼英雄好漢，誰活得下去，誰便是盟主。」

台下一陣騷動。

「欺世盜名的東西，咱們才不選你們呢！」

「什麼盟主嘛，哼，都是殘害忠良的東西！」

「滾下來，便沾污了擂台聖地！」

但是誰也不敢上台挑戰。皇甫高橋淡淡地道：「天王的意思，本就有盟主可做．則撈一個牽制武林的名位；如果不能，則鬧個天翻地覆，讓天下不成局面……」

南宮無傷也哈哈笑道：「而今我們，兩人最後對峙，都不是什麼白道中人，倒成了朱大天王和權力帮的對壘，哈哈哈……實在可笑啊可笑！」

皇甫高橋仍靜靜地道：「不過……可笑歸可笑，朱大天王還是權力帮，總要分個勝負。」

笑容漸自南宮無傷臉上斂去：「何止勝敗……應分個生死。」

說完了這句話後，兩人都沒有再說話了。

連台下的人們，也如死寂。

一種無聲無息的殺氣，倏而掩蓋了全場。

× × ×

只有火苗在「撲、撲、撲、撲」地躍動着。

兩人身影不住跳躍着，猶如毒蛇的長舌，早已攫擊了數十次。

然而兩人其實都沒有動。

在這武林正道所設的擂台上，竟然是兩大黑道邪派高手的決鬥之地。

皇甫高橋始終背向擂台。

臉向擂台的南宮無傷的臉色在火光映照下，倏忽不定。

這氣氛一直膠着似的。

然後南宮無傷緩緩抽出銹刀。

又發出那種刺耳的刀磨聲。

就在這時，皇甫高橋手腕一掣，竟翻出一柄刀。

是一柄刀鞘鑲有七顆鑽石的魚鱗紫金刀。

刀長一尺九吋，比銹刀還短。

就在這時，南宮無傷的刀已全抽出來，一刀當頭砍下！

× × ×

皇甫高橋未及抽刀，舉手一架。

但是南宮無傷的刀，居然是削鐵如泥的寶刀。

一刀兩段。

兩段的乃是皇甫高橋手中的魚鱗紫金刀。

刀斷刀，人卻無傷，皇甫高橋搶位，倒踩九宮，兩人交錯而過。

這時變得皇甫高橋臉向羣衆，南宮無傷背向大家。

兩人交錯的身形，以及凌厲的刀風，使得火炬輕晃。

衆人可見皇甫高橋的臉容陰晴不定，動晃不已。

但是蕭秋水卻差點高叫了出來——他給這突如其來的錯愕，簡直整個人震住了、懾住了、呆住了、傻住了！

他張口欲呼，但卻成了千呼萬喚的無聲！

這時兩人又動了。

南宮無傷挾着一刀斬斷皇甫高橋兵器的餘威，全力撲出！

就在這時，皇甫高橋雙掌交錯。

巨飇狂捲，所有的火炬，同時幾爲之滅。

南宮無傷只覺眼前一黑，頓失敵人所在。

代而換之的是一種可怖的恐懼感。

就在這刹那間，一劍如同匹鍊破空，「篤」地刺入他的心房，「哧」地連着血水，自尾樑骨凸露出來。

這時羣人只覺一窒，隨而火光又一盛，再回復正常，皇甫高橋已自南宮無傷體內，拔出了長劍，迅敏地收回袖中。

皇甫高橋冷冷地向南宮無傷捂胸的悲言說：「我用的本就是劍，不是刀。」

南宮無傷想說話，無奈一張口，却噴出一口血箭。

血箭驟噴，連皇甫高橋也不及退後，濺得血跡斑斑。

南宮無傷却轟然倒卌氣絕。

這時台下却發出一聲不知是驚駭、還是喜悅、或是苦楚、抑是興奮的呼喚：「哥哥！」

× × ×

呼叫的人是蕭秋水。

他這猛呼一聲，就連梁斗等人也嚇了一跳。

他叫的人是蕭易人。別的人也許還能認不出，看不清、但他一眼就看得出、認得清，是蕭易人，沒錯，就是蕭易人！

台上的「皇甫公子」就是蕭易人！

× × ×

蕭易人藉掌風一激之力，擾亂南宮無傷視綫，再一劍搏殺之，以爲無人識破，正在躊躇之時，忽聆一女音清脆但有一種說不出的冷傲如雪的哼道：「『一心劍』！是朱大天王的殺手鐧！」

蕭秋水那大叫一聲，就在此時響起。

蕭易人聽得一震，不由自主地，「舒」地拔劍而出。

劍作龍吟，久吟不沓。

這時全塲都靜下來。直至劍吟音絕，衆人才開始議論紛紛：「蕭秋水來了！」

「他才是衆望所歸……」

「可是台上是他的哥哥呀！」

「蕭易人不是浣花劍派的台柱嗎！怎會……」

「哈！哪！蕭家的人改姓皇甫，爲的是什麼……這可怪了！」

蕭秋水乍然發覺台上的人是他尋找巳久的親兄長，眞是驚駭無抑，再乍聽那冷傲如雪的聲音，又以爲是唐方，在這人事縱錯迷離的刹那，他只有感到唐方才是他眞正的依戀，不禁血脈賁張，張口欲呼。

——千呼萬喚啊……

——唐方！

然而他張眼望去，不是唐方！

是一個風華絕代的女人，姿色中隱透一種水蓮般的楚美。……可是不管是誰，只要不是唐方，那……（蕭秋水好似一下子掉到冰窖裏，而視覺中只有黑衣的親哥哥——蕭易人，仗劍於台上，冷冷地盯視着他。）

這時的武林，可以說是十分紊亂，是非紛擾不靖，蕭秋水本有清譽，早在大雁塔血案的傳言中，巳誣衊成一個「爲爭盟主而不擇手段的沽名釣譽之輩」。這刹那間，只有幾個人明白。蕭易人本身是一個，因爲事情是他一手攪出來的。蕭秋水只來得及頓悟，難怪大雁塔中叠不叠等都指他爲殺人兇手，蕭易人跟他是兄弟，本都很相似，何況兩人都傳自蕭夫人之易容術。蕭易人故意利用他們自願替他宣傳，以致聲名大鵲，但事成之後即假冒他人，殺人滅口，以致一石二鳥、一箭雙鵰——這倒是擂台下齊昨非所意識到的。

可是一般羣衆，還不明白所以，只見這浣花劍派兩兄弟對壘之局巳形成，以爲又有好戲開鑼，大是奮亢，鼓噪莫巳。

——在這種激烈煽動、慫恿塲面裏，人，還能不能仔細思考、冷靜處理呢？

——兄弟鬩牆，能不能避免呢？

——流血，能不能減少呢？

× × ×

蕭秋水第二次喊：「哥哥！」

在台上的蕭易人淡淡一頷首，算是招呼，即問：「你想怎樣？」

蕭秋水一愕，重覆了一句：「我想怎樣？」

蕭易人生性多疑，以爲蕭秋水有意諷弄，冷笑道：「老三你敢與我過招麼？」

蕭秋水惶然道：「小弟不敢。」

羣衆嘩然。蕭易人得意地道：「既然不敢，就給我站到一邊去。」

這時羣衆又有人呼嚷起來：「別怕他呀！」「上啊！」「哥哥又怎樣，誰強誰稱王！」「別管他，他不跟他老子姓，就不是你哥哥！」

這時一羣人（約莫一、二百人）排開衆人，魚貫步至蕭秋水身前，紛紛抱拳與蕭秋水招呼，便靜靜站在他身後。

這些人原來並不是誰，肥碩和藹的便是「好人不長命」胡福、黑不溜丟的便是「鐵釘」李黑、高挑白皙的挽髻女子便是「雜鶴」施月、吊兒郎當的長髮懶漢便是「舞王」吳財，還有一人，呵呵行來，光頭大肚，正是大杜和尙，還帶了個女子走來，那女子正是蕭雪魚。

如此近二百人站在蕭秋水身後，神色堅毅，他們在此苦待蕭秋水至，巳非一日，衆人向蕭秋水抱拳見禮，也出自至誠，這些人都是滿腔熱血，只賣給識貨的人，其中一名清秀女子越身而出，清朗而英颯地道：「小妹伊小深，原是唐潔之唐大哥義妹，而今帶領唐大哥一千兄弟，來跟蕭大哥，有任何差遣，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有半個不字，即人頭落地，陰曹地府裏，也沒臉目見唐大哥。」

蕭秋水聽得心頭一熱。他還記得這女子，便是峨嵋山上，饒瘦極所暗殺的「銀戟溫侯」唐潔之的義妹。蕭秋水見如此多對武林寄了滿懷熱望，殷切地望向自己的同道，宛如以前自己「錦江四兄弟」闖蕩江湖的時候……

——哎，錦江四兄弟，唐柔死了（後來還死了唐朋、唐猛、唐大，傷了唐方），玉函也歿了（而他哥哥鄧玉平居然是內奸！），連左丘也背叛了（還連帶羅海牛，殺了龍川殺仔），只剩下了自己孑身一人。

蕭易人從上面俯瞰下來，看見那麼多人湧向蕭秋水，以爲他故顯身世，砸自己的場，當下怒極，但不動聲色，鐵青着臉，呼嘯了一聲：「天塌下來了，阿美。」

這句話本來是一個暗號。暗號一發，「皇甫公子」的人即刻搶登擂台，全力護駕。

可是他發出那句話，却如石沉大海。

其中只激起有些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時不知集合好、還是不集合好，其中有些人，臉上有不豫之色，更有些人，却有不忿之色。

只聽一個極端蒼老、虛弱的聲音嘶力地問：「皇甫公子——你！你有沒有殺自己的弟兄——？」

問他的人是一個鬍鬚灰白的老頭子，坐在竹撬子上，但背躬如駝，才沒說幾句話，就嗆咳不巳，很是辛苦，蕭秋水認得他，這人便是大雁塔血案中大難不死的叠老頭兒：「……你當時幪面在我背後打了一掌……還殺了黎九、潘桂他們，却聲言你是蕭秋水……但是後來……」他用顫抖的手指指向蕭秋水，聲音十分激動：「他倒是進來，以本身內力保住了我的元氣……那分明不是他幹的！而那幪面人的聲音，却跟你——要不是南宮無傷說起，我當眞還分辨不出來……」

齊昨非厲聲問：「我們爲你鞠躬盡瘁，死而後巳，你……你爲何要這樣殺戮我們？」

蕭易人也不否認，只冷冷地道：「沒有爲什麼。在武林中，不用點奸計，何以成名？俗語有道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不幸我現在被權力幫的狗腿子識穿，要是我巳成了事，那還輪得着你們來揭穿……」

齊昨非嗄聲顫問：「……那……那你昔日在金陵酒家向我們藉酒醉大吐苦水，說你心有大志，唯名不足，故無法成大事……都是……都是有意暗示我們爲你宣傳，利用我們爲你打好名聲了……？」

蕭易人淡淡地道：「是你們自己要去做，我可沒有強迫你們這樣做。」

叠老頭兒氣得印堂發黑，慘笑道：「沒料我叠不叠，不長眼睛識人……臨老騙了如許多赤胆忠肝之士，爲這樣一個喪心病狂的傢伙效勞，我……」忽然向天長笑，笑聲一竭，一掌向自己天靈蓋拍擊下去，腦袋迸濺，溘然身亡。

蕭易人却連眼睛也不多霎一下：「大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無名怎可以在江湖上混？要成名，當然要耍手段，這點都看不透，早就該死了，活到現在，眞虛長了一輩子！」

三兄弟

忽聽一個聲音沉實中帶有激動，問道：「你究竟是蕭家的人，還是皇甫家的人呢？」

蕭秋水乍聞這個穩實的聲音，大喜望過，果眞蕭開雁，背插雙劍，穩若泰山地站在人羣之中，瞪住台上的人，一字一句地問。台上的蕭易人又是一震。却聽台下那矍鑠老人嘿嘿笑道：「他幹嗎要作蕭家的人？他在蕭家，名不成，利不就，而且還給權力帮殺得全軍覆滅，成不了大事，投到我們這兒來，我教他武藝，給他錢財，讓他仁義滿天下，奪得武林盟主寶座，要不然，做個長江七十二水道、黃河三十六分舵、大江南北的山大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何樂而不爲哉！你說……當蕭家的人，比得上當皇甫公子好過麼？」

地眼大師禁不住霍然而起，喝問：「你……究竟是誰？」

那精悍老人一笑不答。那老乞丐却驟然跳起來，像想到什麼似的，直跳了起來，足有一丈高，不住地大叫，他的大叫引起全塲的驚震！

「他是長江七十二水道、黃河三十六分舵的總瓢把子！別放走他！他就是朱舜水！」

× × ×

這時一塲皆驚。紛紛起而圍之。那黑衣老人神色自若，淡淡笑道：「不錯，老夫就是朱舜水。」

他擺擺手，安然而坐，笑道：「我不走，別緊張，武林盟主若沒有結果，我根本就不想走；」朱舜水淩厲的眼神一掃，欲欺身而上的數名高手不住魂散魄飛，全身發軟，雙腿進不得半步。朱舜水又笑說：「皇甫公子——或者是蕭易人，不管是誰都好，總之是我朱舜水的弟子，今日你們沒人勝得了他，武林中便無足以領導武林的人物，所以天下正統，應歸於我朱舜水的，就算你們不封他爲盟主，我朱舜水也自封爲王，輪不到你們說話。」

「胡說八道！」那老乞丐跺着脚直嚷道：「混蛋加十級！」

「裘老帮主；」朱舜水悠閒地笑道：「你省省氣罷。如你老親自上台，我朱舜水倒要領教領教。」

羣豪又是爲之一愕。「裘老帮主」！

——莫非這看來毫不起眼的「老乞丐」，就是昔日跟少林天正、武當太禪三人鼎足而立的「神行無敵」裘無意！

——連丐帮的帮主也來了！今晚的當陽，是可能風雲色變！

× × ×

衆人因朱舜水的出現而被吸引過去時，蕭開雁依然沉靜地問話（蕭秋水却見到他的二哥雙肩不停地起伏着……他眞的能心平氣和嗎？）！

「爹媽方才過世……待你深恩如此！而你竟爲了這一點虛名，不惜跟三弟搶鋒，而認賊作父，連姓氏也不要了？」

蕭易人冷笑道：「大丈夫能行非常事，方才爲非常人。……何況，我也是爲了有靠山好對付權力帮。」

「很好；」蕭開雁不甘地望向他大哥（蕭秋水發覺這素來冷靜的二哥，眼圈紅了）：「我還聽說爹娘是死在朱大天王手下的，你不報父母深恩，是不是反而要忘恩負義，以供天下人唾棄恥笑！」

蕭易人的臉龐猶如數十條虫在蠕動着，在火光的映照下，出奇的獰猙：「隨你怎麼說。你看我武功，是不是一日千里？人望高處，水往低流……待紮好了根基，再圖恢復家聲未遲？」

「大哥，大節不可有失；」蕭開雁的聲音轉而激昂（蕭秋水瞥見他二哥兩行淚巳掛至厚實的臉頰）：「否則，我只好代爹娘處理你了。」

「哈哈哈……」蕭易人大笑不巳，吐出來的勁氣震得火把晃忽不定，他似遇到生平最可笑的事兒一般，笑得上氣不接下

氣，喘息道：「……你這是大義滅親罷？是替天行道罷？」他又笑了一輪，笑得讓人感覺到他的神經繃緊得不成形，而令人毛骨悚然起來：「那你好好行道吧，莫反讓我給滅了親……」

蕭開雁沒有再說話。

他只是緩緩地解開雙劍，以白布反紮前額（川人紀念諸葛亮，故以白巾繫額念之，每有莊嚴祀祭，更縛此以示一往無前），向蕭秋水處望了深深一眼，即大步向擂台走去。

「二哥！」蕭秋水厲呼。

但蕭開雁一旦開步，即不再反顧。

「二哥！」蕭秋水排開衆人，搶上前去，只見蕭開雁兩行清淚，已簌落至下頷，而他雙眸裏仍有淚光，直望着擂台上，不理蕭秋水底呼喚。

「二哥——！」蕭秋水摧心裂肺地呼叫。這時一陣狂風吹來，火炬閃滅得如飛禽一般，幌搖不已，原來是晨風，而黎明快要到了。

×　×　×

蕭開雁交叉着胸前的黑墨劍身，大步踏上擂台。

蕭易人望着蕭開雁厚實的胸膛，笑道：「老二，你愈來愈結實了——」

（他心中想到的卻是蒼山之敗……他大好前途，都毀在那裂火與蛇舌下。部下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降的降，而他要蒙受屈辱，讓天下人都知道他蕭易人是敗軍言勇，反不如他那不學無術，遊手好閑的三弟蕭秋水！——爲此他要吐氣揚眉，以雪前恥，而投入朱大天王麾下，有何不可？這看來誠實的傢伙，竟以家裏的身份，來阻止他？……爹媽都已經過世了，自己是老大，憑什麼他們要來管！）

他越想越氣，表面卻不惱不火，鐵石般沉冷。

這時蕭開雁已踏到擂台上來了。蕭易人望着這素來敬服自己底弟弟，濃眉大目，禁不住咆哮一般地道：「你眞的帮老三，不帮我——？」

蕭開雁沉聲道：「我是浣花蕭家的人，我帮的是浣花劍派一百三十餘年來的浩氣長存。」

蕭易人冷笑：「我也是浣花劍派的人啊。」

「不是。」蕭開雁緩緩地搖首：「不是。」

「你是——皇甫高橋——朱大天王的人。」

蕭易人額上滲出了冷汗，怒極反笑：「你是我的對手？」

蕭開雁沒有答話。他交叉的雙劍，一後擧過頂，劍尖橫直，遙瞄蕭易人，前劍卻作「青眼」，遙指蕭易人眉心穴。

蕭易人也沒再說話，長劍斜指三尺之遙地上，左手輕搭於右臂，陷於沉思狀。

×　×　×

那雍華絕色女子凝睇場中陣勢，道：「蕭易人『二天一心劍法』，已有七成火候，可是蕭開雁秉性耿直，自幼練雙劍，要破『二天一心』，只要洞察機微，並不太難，可惜……」

朱舜水豪笑道：「可惜蕭開雁的資質，仍是有問題，他使的黛墨雙劍，若是夠聰明，早已改換一白一黑雙劍，兼走陰陽，如此好得多了。」

大水老人瞠目向那女子問：「妳又是誰？」

那女子笑而不答，凝注台上，朱舜水大笑震得後排羣豪紛紛坐立不穩，連連退跌：「世間上還有敢批評老夫劍術的女子，除趙師容外還有誰？」此語一出，全場盡驚。

×　×　×

這時擂台上已發動了。

蕭開雁的姿態是攻的姿勢，所以他先發動。

蕭易人的劍勢是後發制人。

他在蕭開雁出招前刹那間的刹那間出了手。

一刹那是彈指間的六十刹那。

一刹那間的一刹那，不知有多快，但蕭易人把握住了。

而且也把握住蕭開雁的攻擊點。

所以他能截去來招，並封殺對方。

因此也等於握住生死。

故此蕭開雁死了。

蕭開雁沒有馬上死。蕭開雁重傷時並沒有呼痛，但大叫了一聲：「——老三，浣花劍派不能有叛徒……」

然而蕭易人第二劍已殺到。蕭開雁的臉裂成兩爿，隨着濺血，還有一聲迸裂而中斷的慘呼：

——也不能有叛徒！

聲斷。人亡。

×　×　×

奇怪的是蕭秋水所想到的，卻不是蕭開雁的死，而是別的事。

他想起的是峨嵋山上，蕭開雁跟他敍述的故事。

那是武林中姜大和姜二的故事。

故事很簡單。姜大和姜二本是好兄弟，後來兩兄弟都成了大名後，互相猜忌，以致相互攻擊，最後被權力幫所滅。但權力幫也爲此七個創辦人中，死了三個，如果這對兄弟不互耗銳氣，可想而知。

最後，蕭開雁結論道：「每個人有每個人做事的一套方法；」

「只要你信任他，便由他做去。」他殷實黝黑的方臉堅毅無比：「我告訴你這個故事，倒不是指我們兩個，而是大哥和你的性格，磨擦較多，從辦十年會一事，便可看出；」蕭開雁還說：「他在點蒼之敗，引爲畢生之憾，現處於失意期間，此刻不應再刺激他。」

「我瞭解；」當時明白了蕭開雁底深意而深深感動着的蕭秋水答：「我如見着大哥，儘可能會讓他。二哥不用担心。」

「那我就放心了。」那時蕭開雁如此欣慰地答。

……

而今蕭開雁當先挑釁蕭易人。然後爲蕭易人所殺。剩下自己了……

——該如何抉擇呢？就在他宛若掉進泥淖般的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思中時，忽聽一聲女音尖呼：「你——對得起爹娘！」

蕭易人

悽呼的人是蕭雪魚，她悲酸的臉頰已掛滿了淚光，而且已如箭矢一般掠上了擂台，向蕭易人撲來。

「找死！」

蕭易人如此斷喝。

蕭秋水迷惚中，大驚，撲起。

劍光閃，如匹鍊破空。

蕭雪魚哀呼，淒然倒下。

大肚和尚厲吼，叫：「雪魚——」不顧一切，揮掌劈向蕭易人；這時蕭秋水已挾住倒地中的姊姊。

蕭雪魚慘白的玉頰，只說了一句話，就已失去知覺了。

「浣花蕭家，就靠你了。」

蕭秋水虎目儘淚，猛抬頭，大肚和尚身上已掛了多處傷口，血珠子迸濺。

「住手！」

蕭秋水發出一聲舖天捲地的巨喝。

×　×　×

果眞住了手。

蕭易人明明想控制自己不聽他這個「不成材」的弟弟之意念，但手下不知怎的，竟不受控制般止住了！

——也罷，先且住手，聽他要說些什麼。

蕭易人禁不住如此替自己解釋，像不如此作個分辯就無法對自己的恐懼感作個交代一般。

蕭秋水攬住大肚和尚淌血的身子，只問了一聲：「你可記得……廣西五龍亭之役？」

「記得。」大肚和尚忍痛，卻爽然笑道。

……在七星湖之役，連廣西五虎都誤會了蕭秋水，權力帮屈寒山等佔盡上風，蕭秋水簡直是孤立無援之際，但，大肚和尚卻不顧一切後果，堅持要站在蕭秋水那邊，併肩作戰。……蕭秋水跟大肚和尚相識十數年，大小百餘戰，但大肚和尚始終沒有背叛過他。尤其七星湖五龍亭中一役，在衆人皆沮之時仗義相救，不顧生死，蕭秋水夢寐未敢忘。

「你挺得住罷？」

「挺得住。」

「好。」

「挺住看着你把這禽獸不如的東西除掉。」

「好。」

「大丈夫這當兒，不是婦人之仁的時候了。」

「好。」

×　×　×

蕭秋水，返身，面向，蕭易人。

×　×　×

蕭易人，冷笑，劍指，蕭秋水。

×　×　×

「我很後悔；」蕭秋水說：「後悔我爲什麼要等到姊姊和二哥倒下才出手。」

「一樣；」蕭易人道：「什麼時候出手都一樣。」

×　×　×

台下。

朱舜水道：「蕭易人畢竟長蕭秋水十年，十年辛苦不尋常，蕭易人的十年米飯，不會是白吃的。」

趙師容道：「可是武功不等於吃飯，一點都不等於。紀已博藝，無堅不鑽。如果多活幾年就能無敵，那天下第一高手就是隻烏龜。」

×　×　×

徹骨的寒冷。

東方自魚肚白之後，初昇起了一片殷紅。

晨曦的血紅，隨着暖風的吹拂，一切穆靜得好像青塚孤墳。

蕭易人忽然劃出一劍。

火焰「虎」地幾滅。

這是示威的一劍，在氣勢凌絕時，蕭易人和身撲上，展出他的「天狼殺法」！

就在這時，蕭秋水猛揮劍。

也在同時，旭陽在闃寂中，忽然一躍，在清靜的地平綫上，露出金芒來！

那金虹般的一抹——旭陽映在劍上，帶過一道弧形，照射在蕭易人眼簾中！

——看不到！

此驚非同小可，右手一痛，拇食二指已被斬斷，長劍應手而落。

蕭秋水沒有再追擊。他凝視着雲鋒的變化。憶及唐方的柔髮。或無所思。

蕭易人驚恐地睜大了眼，撫傷、退後，蕭秋水拄劍於地，仍然沒有追擊，卻驀然下跪，垂泣道：「哥哥，我求你，回到浣花來罷……」

他話未說完，蕭易人也「噗」地跪下來，汗下如雨，瘂聲道：「我錯了……」

蕭秋水自幼未得他大哥和顏悅色過，一見這等情形，忙跪前攙扶，只聞蕭易人泣道：「我錯了……」

蕭秋水一時如何安慰是好。蕭易人悲聲飲泣道：「……我錯在沒有在你武功差的時候就殺了你！」

蕭秋水一愕。蕭易人一伸手，一拳打在蕭秋水鼻樑上。蕭秋水鼻血長流，淚眼模糊，抓劍要攻，但手中長劍已被蕭易人劈手奪了過來。蕭易人獰笑道：「饒你是精似鬼，還是要栽在我底……」

蕭秋水聽聲辨影，反手一掌，「砰」地擊中蕭易人胸前。蕭易人「嘩」地吐了一口血，卻因金絲甲護胸（在「江山如畫」中，蕭秋水在雲南即以此浣花三寶之一，避過「佛口神魔」梁消暑之毒針），祛去大部份掌力，揚手一劍「二天一心」，「刷」地斬中蕭秋水！

蕭秋水慘嚎，危難中忽然抄出懷中一物，不顧一切，直刺出去！

此時蕭秋水因鼻樑劇痛，腰脊受劍斬之傷，武功已大大折扣，這一下突刺，理應不能命中，惟此時旭日普照，光耀大地，照得蕭秋水手中那物燦然一亮。

蕭易人的眼也爲之一眩，失聲叫：「——天下英雄令！」

心裏怔得一怔，而右手受傷，左手使劍不便，緩得一緩，那令旂的尖鋒，已刺入他的心口！

蕭易人是何許人也！他在未識朱大天王之前，已經是領袖羣倫的青年俊傑，機智過人，應變神速，被刺中的刹那，所有的神經一齊刺痛，他就利用劇痛的刹那，全力一吸氣，倒翻了出去——

黑衣飛飄，他倒翻出擂台——

（只要能安然落地，再圖報復。）

但就在這上下之間，人在空中之際，忽然一道人影，迅若流星，刀光一閃，由肩胛至腹膛，自背後斫落，蕭易人狂嚎，

劍向後反刺，「噗」地把背後的人刺個透明窟窿，兩人一齊，呻吟滾落下地去。

蕭易人辛苦掙扎，向後看去：

——原來是……是齊昨非！

齊昨非的九環大刀，仍嵌在他身軀內，他可以感覺到那刀刃是何其酷冷，何其無情。

齊昨非喘息着，用得雪大仇的狠毒眼睛盯着他，大口大口地吸着氣，窄臉、皺眉，歪曲着臉肌，辛苦地道：「……你暗殺這麼多……兄弟，……我……暗殺……你……」說到這裏，目光逐漸散亂，萎然倒斃。

蕭易人却還沒有死。

他的感覺就如把一柄燒灼的刀子浸在燒酒裏一般。從前他年少的時候，還不懂得什麼叫欺詐的時候，曾經因爲响往古城一種叫做「燒刀子」底酒，豪氣霓生，殺了大奸大惡的人之後，也曾和一班意氣飛揚的年少酩酊一番，不醉不散。「燒刀子」當然不是這樣釀製的。可是現在他却有醉醺醺的感覺。可是很痛苦，那燒灼的刀子，就炙在他體內。……

齊昨非的九環大刀，幾乎把他的身子切了一半，可是還留在他體內……唉，實在不該那末大意的！

他朦朧模糊的視綫中，看見一切似乎都慢了，歪曲了；他的三弟奔下台來，驚愕、傷悲，扶住他，但不及眞正碰觸他，他知道他自己傷得太重，已氣息奄奄，不堪一觸了！

……他看着他弟弟那張眉斜飛入鬢、凜烈的眼，還有一張多情的嘴，以及唇上漸形成濃烈得意如眉的鬍髭……他這個「長不大的三弟」，也跟他一般，留有小髭了，而且比他還有力清揚……他忽然覺得很傷心，他，捱了這許多年，籌劃了這許多日子，因爲際遇不好，他就要死了，一切都要過去了。一切都變成是他這個弟弟的了。他很不甘心……人物綜錯，衣鬢恍惚。他想起青年時，跟弟弟下榻，六人在房裏縱論江湖事，立志要做大事，興奮得一夜未眠……遠處有鷄啼聲了麼，暖風好寒，是催促他上路了罷？……

他不禁說：「好寂寞啊……」

晨霞艷麗絢爛，漫天塗抹，晨鳥翱翔，青山猶沈沈，然而蕭易人，却，死了。

× × ×

蕭秋水將淚眼望天。他這個自小最崇拜的哥哥，臨死前，說了一句和章殘金死時一模一樣的話：「好寂寞……」

這世間走到極峯，悟到最微，話到最後，難道都只剩下了寂寞……？

× × ×

蕭秋水不知道。

因爲他還沒有活到最後。

他的鼻水流着，鼻骨被打傷，小腰被斬傷，在以後他亡命的歲月中，他的鼻子易打噴嚏，有過敏症，一直都沒有好過，腰脊也容易酸痛，一方面是傷未能完全痊可，一方面也可能是紀念他底哥哥罷……他未來的生命裏，還充滿了無數次跌倒，無數次至親友朋的出賣，但他都能忍辱咬牙負重苦拚，終於都重新站起來……

歲月滄桑。蕭秋水的鼻子，腰背，還是不好。

× × ×

蕭易人死了。沒有人再上擂台了！

諸葛先生用沙嘎的聲音，喊了十次，還是沒有人上台挑戰。

——蕭秋水是實至名歸。事實上，誰也沒有打敗蕭秋水的自信，而且，台下的趙師容與朱舜水那兩關，誰也過不去，這「盟主」之位，試問又有誰敢當？

於是諸葛先生宣佈：「蕭秋水爲『神州結義』中『長江大會』之武林盟主，可以號令武林，誓死劾勞，共抗金賊，鋤強扶弱，共赴國難……」接下來是交奉大印玉璽和令旂錦幟，還有的是宣誓爲盟。蕭秋水一生中，也不知見過多少人誓約，儘管說的轟天動地，但是背義棄約時，眞是連眼睛都不多霎一下。他只是像台上的戲子，戲演到那裏，他就盡力去演好他而已。倒是宣佈後的歡聲雷動，幾千人一齊發出來，可堪驚天動地，尤其李黑、胡福、施月、林公子、鐵星月等含淚歡呼，雀躍再三，情義深摯，蕭秋水內心中也激起了千堆雪。他曾經是這世上只剩下唐方了，但是到了壯年，他連唐方也失去時，眞是寂寞如雪，冷冽、而在春陽下連形跡也未曾留下。而這一下子，歡聲雷動下，他着實有一陣生死無憾的昂奮。可是一句冷冷的話，打斷了他的熱血！

× × ×

「蕭秋水，盟主你自當你的，天下英雄令却給我交出來。」

× × ×

「誰說的？」擂台下的鐵星月吼道。

「我說的。」說話的人是朱舜水。

（未完待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斬情女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大同，周千里這儒、丐雙俠爲了追查和剷除黑劍門這一羣冷血殺手的隱密來歷，巧計把聽禪院的萬壽山請出山，同時又得到鐵劍堡林老堡主的支持，派他兒子林成方來相助，充當萬壽山的鏢伙計……這日，萬壽山接到一票生意，那是一個青衫大漢託的鏢，只是一隻舊木箱子用鐵綫綑綁着，要送到開封府，萬壽山看出這趟鏢有古怪，決定自己上路護送，一路上平安無事，到了開封府，萬壽山心中有些不大服氣，覺得這回又被人耍了，決定先向飯莊打尖，誰知正吃喝間，幾名大漢奔來……

誤押人頭鏢　險作階下囚

突然間，幾個大漢快步奔入店中。

四個人，一律黑色的長褲短褂，腰中束着白色的絲綢帶子。

只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公門中的便裝捕快。當先一個人，三十四五歲的年紀。一對環目，精光閃閃，打量着萬壽山等四個人，然後，把目光轉到那座木箱之上。

四個人，開始圍攏過來，把萬壽山等一桌給圍住。

輕輕吁一口氣，章明緩緩站起了身子，道：「咱們是徐州寶通鏢局子的，四位是……」

當先一人，冷冷接道：「在下是開封府的班頭，有人把四位告了……」

未待萬壽山開口，章明已一抱拳，接道：「請問班頭貴姓？」

當下三人嗯了一聲道：「在下蘇桐，閣下怎麼稱呼？」

章明道：「兄弟章明，那位是敝局萬總鏢頭，這兩位麼，都是局子裏的伙計。」

林成方扮成了一個鏢局的伙計模樣，章明雖然知他身份不同，但也不太瞭解底細。

蘇桐輕輕咳了一聲，道：「四位都是在江湖上跑跑的人，那就用不着兄弟多說了，跟我到衙門走一趟吧！」

章明道：「蘇班頭辦的是公事，咱們雖然是保鏢的，可也是安份良民。不過，話不說不明，燈不點不亮，在下想請問一聲，甚麼人告了我們，又告了我們甚麼罪？」

蘇桐大概被萬壽山那股不怒而威的氣勢鎮住，語聲突然間變的緩和起來，笑一笑，道：「告訴諸位，是一位婦人……」

萬壽山聽得呆了一呆，接道：「是一位婦人……」

蘇桐道：「是！一位中年的婦人，還戴着孝。」

萬壽山心中一動，道：「還戴着孝？」

蘇桐道：「他丈夫死去不久，孝服還未滿三七。」

萬壽山道：「還未滿三七？……」

章明低聲道：「蘇班頭，他可是本地的人氏？」

蘇桐道：「這個麼，兄弟就不太清楚了，我們只奉命拏人，沒有多問，詳細內情，諸位到了衙門裏，就可以明白了。」

章明苦笑一聲，道：「蘇班頭，咱們老遠由徐州跑來了此地，一路上風平浪靜，想不到鏢保到地頭上，會惹出了麻煩。」

蘇桐笑一笑，道：「章兄，這件事，咱們也沒有法子帮忙，只有勞動四位，走一趟開封府了。」

章明回顧了萬壽山一眼，道：「總鏢頭，咱們要怎麼辦呢？」

萬壽山道：「開封府是有王法的地方，咱們沒有犯法，總不能任人帶走。」

蘇桐臉色一變，道：「萬總鏢頭，話可不是這麼說，沒人告你們，咱們吃飽了撐着啦，跑來自找麻煩，我們這是公事，情不得已，總鏢頭如若不肯賞臉，咱們只好用強了。」

萬壽山冷冷說道：「就憑四位，也想用強麼？」

蘇桐道：「難道你敢拒捕？」

萬壽山道：「閣下如是不講理，咱們也只好動粗。」

蘇桐高聲叫道：「反了，反了，開封府是什麼所在，豈能容得你們無法無天，告訴你，謀殺形同謀反，那是滿門抄斬，株連親族的大罪。」

作捕快的，都有着一番恫嚇之詞，自然，這都是經過研究之後的用詞。

除非是對方早已準備好了，有爲而來，一般而言，這恫嚇之言，眞還有很大的力量。

不論鏢局、門派，但都不能和大隊官兵抗拒。

章明知道利害，急急的拱手一禮，道：「蘇班頭，咱們是安善良民，保鏢餬口，可也是經官府核准的生意。」

蘇桐道：「這個我知道，如是沒有人告你們，我們也找不上門來，怎麼？諸位想想看，你們是拒捕，還是跟我到衙門走一趟？」

章明低聲對萬壽山道：「總鏢頭，事已至此，這位蘇班頭，只怕也作不了主意，我瞧，咱們還是衙門裏走一趟，反正，咱們沒有做犯法的事，眞金不怕火，到時間，總會有一個水落石出。」

萬壽山歎了口氣，道：「好吧！走就走一趟。」

蘇桐一揮手，隨行三人，嘩啦啦抖出鎖人的鐵鍊子。

萬壽山道：「怎麼？還要鎖人？」

蘇桐道：「這是例行公事，萬總鏢頭，請包涵一些。」

連同林成方，四個人都被上了鎖，帶入了開封府衙。

知府大人沒有升堂，四個人，被送入了簽押房中。

一個手執竹筆文案師爺，高踞案首，兩側也排列着八個掛刀的衙役。

蘇桐屈一膝，抱拳說道：「稟上，寶通鏢局一干人犯，首從四人，一齊帶到。」

這位文案師爺，大約有五十左右年紀，抬頭打量了萬壽山等四人一眼道：「萬壽山。」

萬壽山跪在青磚鋪地的簽押堂上，心中那份窩囊，簡直是不用提了，人到了矮簷下，不能不低頭，只好硬着頭皮應道：「小民在。」

文案師爺皺皺眉頭，道：「萬壽山，看你一表人材，不似刁惡之徒，怎的會作出這等事來！」

萬壽山回答道：「小民保鏢爲生，奉公守法……。」

文案師爺一拍驚堂木，冷冷接道：「滿口胡言。」

萬壽山呆了一呆，道：「大人，小民犯了何罪？」

文案師爺道：「抬上來。」

兩個衙役，抬上了一個木箱，鐵索加封，正是錢如翼託保的那隻木箱。

指指那座木箱，文案師爺，緩緩說道：「這可是你們鏢局子保來的木箱？」

萬壽山心中已明白毛病出在了木箱上，但鐵證如山，自難否認，只好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小民受託保來開封之物。」

文案師爺回顧了蘇桐一眼，道：「蘇班頭，你們開過木箱。」

蘇桐道：「回周師爺的話，這木箱上加有封條，小的未敢妄啓。」

周師爺道：「好！萬壽山，你仔細的瞧瞧，這是不是你們所保的那隻木箱？」

萬壽山瞧了一陣，道：「不錯。」

周師爺道：「你這木箱中放的什麼？」

萬壽山道：「小民不知，如意齋錢東主託小民把木箱運來開封府，交給一個新寡不久的婦人……。」

周師爺接道：「好玄虛的說詞，照你們鏢行的規矩，貨物必須當面點清，這一點，我知道。」

萬壽山道：「回大人的話，這木箱上的封條，紙色已黃，鐵索生銹，年月甚久，那位錢東主再三的央求，說是啓封不便，小民就答應了他……。」

周師爺冷笑一聲，接道：「萬壽山，滿口胡說八道，這木箱如是人頭屍體，你也不瞧瞧麼？」

萬壽山道：「這個！這個……。」

周師爺又一拍驚堂木，道：「蘇班頭，打開木箱！」

蘇桐應了一聲，打開木箱。

萬壽山、林成方等，也急於瞧瞧這木箱中究竟放的是什麼，都轉頭看去。

只見木箱中，錦緞綢綾，似是放着極爲名貴之物。

取出了四面錦緞，又有個精緻的木箱。

箱上加鎖。

蘇桐道：「稟師爺，大箱中一個小木箱，箱上加鎖。」

周師爺道：「打開它。」

蘇桐應聲擊落銅鎖，打開箱蓋。

只見金光耀目，木箱上一個木盤上，放滿了黃金。

周師爺皺眉道：「蘇桐，點點看，有多少黃金。」

蘇桐道：「是十兩的錠子，共有二十錠，合計黃金二百兩。」

周師爺道：「取開箱上木盤，箱盤上既置黃金，想來，箱中定是珠寶了。」

蘇桐依言取下木盤。

一股怪異的味道，直衝入鼻。

凝目望去，只見木箱中滿置白色的石灰，中間放着一顆人頭。

人頭似是早已經過藥水泡過，面目五官，都還能保持着原樣不變。

周師爺臉色大變，一掌拍在木案上，道：「這是什麼人的頭？」

萬壽山乍見箱中人頭時，也着實吃了一驚，但他立刻瞭解到，這是別人預謀陷害時，心情反而平靜了下來，當下應道：「回大人話，小人已稟明在先，箱中之物，受如意齋錢東主所託，運來開封，轉交一位王夫人，箱中放置何物，小民確然不知。」

周師爺笑一笑，道：「老夫掌理刑案，已歷二十年，遇上過不少潑婦刁民，你保鏢爲業，豈有不知行規之理，大箱中只藏小箱，四週圍以錦緞衣物，設計不爲不週，本案如是稍有馬虎之心，就被你輕易逃過了，如今罪證明確，竟還圖作狡辯。」

萬壽山人已完全冷靜了下來，緩緩說道：「大人，這人頭何來，小民又爲何要殺他？屍體何在，兇刀何處？小民保鏢爲業，殺人裝箱，又親自押送來此？小民既非瘋子，怎會做出此等事情。」

周師爺嗯了一聲，道：「好！好一張利口，本案如非久主堂事，見識廣博，眞還要被你問住了……。」

語聲一頓，接道：「人頭何來？正是本案追究之事，你爲了殺了他，運頭進入開封府，這其間必有隱情，三木無情，官法如爐，正堂開審之日，不怕你不從實招供，屍體、兇刀，亦可追出下落。」

萬壽山道：「你準備要嚴刑逼供，屈打成招？」

周師爺道：「鐵證如山，人頭未腐，你還有什麼寃屈可言，來人哪，一號大枷，收入死牢，嚴加看管。」

萬壽山霍然站起身子，似是要動手反抗，但章明却急急說道：「總座，不忍一時之氣，必將造成大憾大恨，眞金不怕火，咱們有很多的道理，還望總座忍耐一二？」

輕輕吁一口氣，萬壽山又跪了下去。

就這樣，萬壽山、章明、林成方，和一個鏢局伙計，被加上百斤大枷，關入了死牢之中。那是青石砌成的牢房，厚過二尺，堅硬如鐵，專以對付江洋大盜用的牢房。

萬壽山獨囚一室，林成方、章明，和那趟子手，合囚於一房之中。

牢房不太大，但囚了三個人，還有轉動的餘地。

林成方和章明，扛着百斤大鐵枷還不覺得怎樣，但那個趟子手，雖正值年富力壯，但時間稍久一些，就覺着承受不了。

他斜靠在牆上，借牆壁之力，分担了一些鐵枷的重量。林成方站起身子，行到門前，伸手摸摸那鷄蛋粗細的柵門，笑道：「這是精鐵所造……。」

章明接道：「沒有逃走的可能，這是專門用來囚禁江湖人的死牢，進牢時，在下已經留心瞧了一下，除了這道鐵柵門外，離開牢獄，還要經過兩組鐵柵，兩道守衛的獄卒。」

林成方道：「章師父，你多見識廣，閱歷豐富，目下咱們應該如何？」

章明道：「看樣子，他們是有意的安排，不過，鐵箱子中搜出了一顆人頭，和二百両黃金，實在叫人有口難辯。」

林成方說道：「章師父，如若這是人安排好的陷阱，咱們無罪開釋的機會，就全無可能了。」

章明道：「是！」

林成方苦笑一下道：「咱們是守法的平民，而且，本身無罪，但這等情勢，却叫人想守法，也有些守不下去了。」

章明怔了一怔道：「林兄，就算咱們不想守法，又能如何？這等鐵門石壁，決非咱們力量能够破去。」

林成方吁一口氣，道：「章師父，如若咱們可以走，總有法子可想，問題是，在下不願把事情弄得太複雜，咱們本是捉賊的，現在，反被押了起來。」

章明道：「發展至此，似乎是再無懷疑，咱們是中了圈套，不過，在下還有一點想不明白。」

林成方道：「那一點想不明白？」

章明道：「開封府是大衙門，難道這些人竟然和開封府也有勾結。」

林成方道：「其實，用不着和開封府有什麼勾結，只要和捕快套套交情，就可以把事情辦妥當了。」

章明道：「對！只要能使那位蘇班頭相信這件事，事情就成了。」

林成方道：「那位周師爺，是否也被買通了，還很難說，目下的情形是，咱們一切都被蒙在鼓裏，外面發生些什麼事，咱們完全不知道。連應變的主意，也無法想了。」

章明沉吟了一陣，道：「找一個獄卒來問問如何？」

林成方道：「他會說麼？」

章明道：「試試看吧！這是大牢禁地，只怕此中獄卒，也是見過大場面的人了。」

連忙提高了聲音，叫道：「那一位兄台當值？」

一個掛着腰刀，黑衫黑褲的彪形大漢，緩步行過來，直到柵門前面，冷冷說道：「朋友，這地方是囚居要犯的死牢，不是客棧，飯店，你這般大呼小叫的，誠心給我過不去麼？」

章明道：「兄台貴姓啊？」

黑衣大漢道：「嘿，你可是十里河地保，管的寬啊！我姓什麼？也是你問的麼？」

章明輕輕咳了一聲，道：「兄弟，人都有個急難，這一次，咱們是受人陷害……。」

黑衣大漢一皺眉頭，接道：「這不是說理的地方，你有理，到公堂上對知府大人說去，咱們這地方，只管囚人，你就是天王老子，進了這座牢房，也要守這裏的規矩。」

章明輕輕咳了一聲，右手伸出鐵柵，送出來一錠銀子，道：「兄台，我們落難於此，還望兄台能賜照顧，這點小意思，聊表敬意，大家都是場面上人，兄台只管放心，咱們多受一分好處，必有一分報答。」

黑衣大漢目光一轉，看章明手中，握的一錠銀子，大約有十両左右。

他也知道，這些人，都是鏢局中的鏢師，雖然身負百斤大枷，仍然能從袋中取出銀子，並非奇事。

黑眼珠見不得白銀子，黑衫人沉吟了一陣，仍然伸出手去，取過了銀子。

章明輕輕吁一口氣，道：「兄台，咱們這檔子麻煩，是遭人陷害，我想，府台大人只要一問堂，很可能就會無罪開釋。」

黑衣人笑一笑，道：「但願諸位有這麼一份好運氣。」

章明輕輕吁一口氣，道：「兄台，咱們有一位伙計，底子差一點，這百斤大枷，不勝負荷，能不能換一個小一號的枷，……」

黑衣人搖搖頭，接道：「這個，在下就不能作主了，你要他靠在牆壁上，減輕一些負擔吧。」

章明歎息一聲，道：「既是如此，在下也不敢勉強兄台，不過……」

黑衣人輕輕咳了一聲，接道：「章鏢頭，蘇班頭特別交代過，對你們四位，要留心一些，所以，咱們能帮忙的地方不多……」

章明接道：「兄台，章某是江湖上走動的人，決不會叫你兄台爲難……」

黑衣人哦了一聲，道：「這就好說了，章鏢頭有什麼事，盡管請說好了，如果在下不能帮忙的，我就據實奉告。」

章明又從袖中摸出一片金葉子，隔着鐵柵遞了出去，道：「兄台，這個也請收下。」

這片金葉子，足足有二両多重，看那獄卒眉目間泛現笑意，伸手取過，藏入懷中，道：「這就不好意思了。」

章明道：「不成敬意，章某人有一天能離開這裏時，還要好好謝謝你兄台。」

黑衣人輕輕咳了一聲，道：「在下吳四，章鏢頭，有什麼要兄弟效勞之處只管吩咐。」

有錢能使鬼推磨，這位獄卒的口氣，突然有了很大的轉變。

章明輕輕吁一口氣，道：「吳兄，請打聽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告了我們，周師爺對此案的態度如何？是不是要打點一下！」

吳四沉吟了一陣，道：「兄弟聽蘇班頭說過，好像告諸位的是一位王夫人。」

章明道：「吳兄，可知道她是怎麼樣一個人麼？」

吳四道：「王夫人兄弟沒有見過，是怎麼樣一個人，也不清楚，不過，這件事，倒是透着一股邪氣。」

章明道：「說的是啊，吳兄，咱們保這趟鏢，也就是要交給那位王夫人的，想不到收鏢的主人，却告了咱們一狀。」

吳四一笑，道：「聽說你們保來開封的木箱中，有一顆人頭，唉！人命關天，這也難怪周師爺把諸位收押。」

章明道：「咱們終日打雁，這一次，却叫雁兒啄了眼睛，栽在了婦人之手，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這一次要全仗你吳兄了。」

吳四道：「言重，言重。在下只不過是一個獄卒，職卑權小，只怕帮不上大忙。」

章明道：「吳兄，別的也不敢麻煩，只望吳兄把事情打聽一下，那位王夫人，是怎麼一位人物，告我們又是個什麼罪名，咱們就感激不盡了。」

吳四道：「行，周師爺公事房裏一位書童，是兄弟一位本家的姪子，我去替你們摸摸看，能夠盤出多少底細，兄弟是不敢保證。」

章明道：「謝啦，謝啦，出了開封府的大牢，咱們兄弟得好好的喝一盅。」

吳四一笑，轉身而去。

目睹吳四去遠，林成方才輕輕吁一口氣道：「章兄，咱們眞的就這樣挺着，等府台大人過堂麼？」

章明苦笑一下道：「林兄，除此之外，難道咱們還能越獄不成。」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章師父，這座死牢雖然堅固，但在下相信，它也不易困住咱們，問題是，咱們該不該越獄出去，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後果？」

章明道：「在下這雙老眼，還不算太過香花，我相信林少兄是位非常人物，咱們那位新任的萬總鏢頭，雖然名不見江湖，但也是一位大有來歷的人……」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林兄，如是能够不越獄，還是不逃的好。」

林成方道：「這件事很嚴重麼？」

章明道：「嚴重得很，俗語說得好，富不和官鬥，咱們如若一逃獄，那就成了一個亡命天涯的局面……」

林成方接道：「就憑公門中這幾個捕快，未必就能對咱們構成威脅。」

章明道：「對！他們武功，未必能强過咱們，咱們可以拒抗十個捕快的追捕，但咱們無法抗拒千軍萬馬的大隊官兵，繪影緝捕，告示各府各縣，天下雖大，可難有立足之地了，今生一世，都可能是個逃亡天涯的生活。」

林成方道：「這樣嚴重麼？」

章明道：「是！而且是還要連累到家人受罪。」

林成方道：「想不到，事情會變得如此的嚴重。」

章明道：「所以，能不逃，最好別逃。」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無論如何，咱們不能任人宰割，但逃獄的事，放在最後。」

章明道：「兩天之內，我想那個吳四定會有消息傳來。」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咱們只好等兩天了，只是萬總鏢頭，一人獨囚一室，只怕他無人商量，忍不下這口氣。」

章明低聲道：「林兄，萬總座任了快兩年的總鏢頭，但在下却未見識過他的武功，除了幾個隨他同來鏢局的從人之外，咱們對總座知道的太少。」

林成方笑一笑，道：「章師父想知道些什麼呢？」

章明回答道：「在下只想對總座多瞭解一些。」

林成方道：「我能告訴章師父的是，他一身成就很高明，高明到這座專以囚禁江洋大盜的牢房，絕對囚困不住他。」

章明道：「林兄，這個咱們得通知他一聲，千萬不可輕易越獄。」

林成方道：「不知道他是否想到過此事，但他至少，目下還沒有這個打算。」

這時，那位鏢伙計突然開口說道：「章師父，咱們總不能住在這裏，小的武功不濟，單是這百斤大枷，就可能要我的命。」

章明歎口氣，道：「年輕人，不知利害，咱們不能常住於此，但越獄是最壞的辦法。再說，這種大牢的防守，必極嚴密，就算出了這鐵柵，也未必就逃得出去。」

鏢伙計不敢再接口，移動一下身子，換一個倚側而坐的姿勢。

也許是章明的銀子，發生了效力，吃的食物，還不算太壞，只是這種吃拉睡，同在一室的味道，叫人很難忍受。

直等到第二天，將近黃昏時分，吳四才緩緩行了過來，道：「章師父，你交代的事，吳某人給你打聽了一下。」

章明道：「怎麼個結果？」

吳四道：「看來案情很嚴重，周師爺也和府台大人研商過諸位的案情，可能這三五天，府台大人會親審一堂。」

章明道：「這個，這個……」

吳四接道：「章師父，兄弟聽到的，只有這些了，府台大人這一堂問出什麼結果，那就不是兄弟所知道了。」

林成方忽然接口道：「吳兄，這麼說來，咱們至少還得關上個三五天了？」

吳四笑一笑，說道：「這個朋友說的好輕鬆啊！就算各位運氣好，落個無罪開釋，進了這座大牢的人，至少也得坐上一月兩月才能出去。」

林成方苦笑一下，道：「好長的時間。」

吳四道：「兄弟說的是最短的了，如果說長麼，有人一坐十幾年！」

章明低聲道：「吳兄，咱們走慣了江湖的人，老實說，不習慣這種日子，不知道有沒有別的法子……」

吳四接道：「甚麼法子？我不能放你們，你們也逃不了，只有府台大人開釋了。」

章明道：「吳兄，譬如說，你吳兄給咱們打點一下……」

吳四說道：「打點，你們犯的甚麼罪，大概心中明白，要打點，那得多少銀子。」

林成方道：「化多點銀子不要緊，重要的是，怎麼樣才能使我們快些出去。」

吳四道：「這個不容易，你就算把銀子化成水，流入開封府來，也不是很快能結案的事，須知人命關天……」

章明接道：「吳兄，這麼說來，你是一點忙也不能帮了。」

吳四接道：「在下已說過，我只是個獄卒，力難從心。」

章明只好笑一笑道：「說的也是，不過，咱們還是很感激你。」

吳四道：「兄弟有了新消息時，再來奉告諸位。」

說完話，轉身而去。

林成方凝神傾聽片刻，聽着吳四的脚步聲遠去，才輕輕吁一口氣道：「章師父，看來，咱們想守法也守不成了，這座大牢中，不知寃屈過多少人……」

突然住口不言。

章明道：「林兄，咱們眞要越獄……」

林成方急急說道：「有人來了。」

章明立刻住口傾聽，果然聽到了一陣步履之聲。

一個人到了鐵柵前面。

那是一個黑衣人，身上穿着和獄卒一樣的衣服。

但也有不同之處，那就是他臉上也蒙着一塊黑紗。

他站在鐵柵前面，站了良久，才冷冷說道：「這裏的防守很嚴，你們完全沒有逃走的機會？」

這聲音很陌生，不是蘇桐，也不是吳四。

林成方只望了望那黑衣人，沒有開口。

章明却低聲說道：「朋友是——」

黑衣人道：「我不是開封府中人，別問我什麼，也別想用什麼心機，只要回答我的問話，我的時間不多。」

語聲一頓，接道：「我們至少有十種法子殺死你們，眼下就有一種。」

忽然由袖中取出一個圓形鐵筒，長不過八寸，比大指略粗一些。

章明看得出，那是江湖餵毒的暗器之一，叫梅花針筒，不禁一呆。

只聽黑衣大漢冷冷的接道：「這不是一般梅花針筒，機簧特强，針淬奇毒，見血封喉的奇毒，天山寒鐵冶製毒針，可以洞穿氣功，一丈之內可以穿破橫練工夫的鐵布衫，一發五枚，諸位如是不信，咱們立刻可以試試。」

章明呆了一呆，道：「這個，不用試了，在下認得出來。」

黑衣人道：「知道就好。」緩緩把針筒收回袖中，接道：「國有國法，行有行規，貴局中很多事叫咱們懷疑，所以，略施小計，給諸位一個教訓。」

章明呆了一呆，道：「你說的甚麼，在下有些不大明白。」

原來，萬壽山代替黑劍門招攬殺人生意一事，極為機密，寶通鏢局中人，知道的不多。

黑衣人生出了驚覺，立時改口道：「貴局既然接下這趟鏢，就該全心全意送往開封，為什麼疑神疑鬼？」

章明也是老江湖，這一番掩遮之詞，自然騙他不過，但他已感覺到話中古怪，也不多問，轉過話題，道：「閣下要咱們作些什麼？」

黑衣人道：「找一個能作主的人，和我談談。」

章明說道：「咱們鏢局的總鏢頭，也在這裏。」

黑衣人道：「好，我找他說話去。」

轉身行去。

章明凝神傾聽，聽到了那黑衣人的聲音，似是和總鏢頭談得很圓滿。

感覺中，那黑衣人已離去之後，章明才輕吁一口氣，道：「林兄，這人好像對咱們鏢局有很多誤會。」

林成方道：「不錯，好像有很多的誤會，但萬總鏢頭，想已給了他很滿意的答覆。」

章明已知林成方雖是新入鏢局的人，但却是一個身懷絕技的高人，至少，武功比自己高出很多。

放低了聲音，道：「林兄，你耳目聰敏，可聽到了那人和咱們總鏢頭談些什麼？」

林成方道：「林兄，這個兄弟也未聽到，我正在想一件事！」

章明道：「想甚麼？」

林成方道：「那黑衣人，不是獄卒，如何進得了這座防守森嚴的大牢？」

章明道：「是啊！他如何進入這座防守森嚴的大牢？」

林成方道：「對江湖道上的事，在下知道的太少，這要章兄費心了。」

章明沉思了一陣，突然叫道：「是了，他改扮一個獄卒，換班時混了進來。」

林成方道：「這個雖有可能，但這大牢中，不會是一人當值，別人就瞧不出來麼？」

章明笑道：「林兄，江湖上有一種易容術，可以作得維妙維肖。」

其實，林成方早已明白，是黑劍門中的人，全是殺人的兇手。

但經此一變，林成方心中原有一股傲氣，頓然消失了不少，這黑劍門雖然是一個極難對付的組合，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他們能在自己被關入大牢的第二天，就混入了大牢中，而且也確能在一舉手間，殺死自己和萬壽山這等好手。

他這一份能耐，當眞是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看起來，這世上，確然沒有他們不能殺的人。

他們的神通，令人顫慄，是一個可怕可畏的敵手。

他閉上了雙目，開始思索，黑劍門這個組合，如不能早日消除，讓他再成長下去，有一天會取代國法權威。

心念轉動之間，那黑衣人，突然又出現在鐵柵前面。

章明似是已被那黑衣人透出的殺氣所奪，不自覺的，說話聲音也婉轉起來，道：「朋友，見過我們的總鏢頭了？」

黑衣人冷冷笑道：「見過了。」

章明說道：「朋友和我們的總鏢頭談得如何？」

黑衣人道：「一個人要守份，應該知道好多，就知道好多，最好別再多問。」

章明哦了一聲，果然不敢多言。

那黑衣人雖然戴着面紗，但却有一股無形的冷厲透露出來，只要多看他一陣，或是和他多對立一刻時間，自然就會有一種被征服的感受。

他全身似是散發出了冷厲的殺氣，奪人心魄。

只聽他冷冷的接道：「一個人，要記取教訓，可是諸位的運氣不錯，很快就會離開了這座大牢。」

林成方內心中，對被囚於大牢之事，一直是極感痛苦，忍不住接道：「咱們幾時可以出去？」

黑衣人道：「運氣好的話，明天就可以出去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這地方，味道不太好，如是能够出去，那就愈快愈好。」

黑衣人冷笑兩聲，未再理會林成方，轉身而去。

直待黑衣人去遠之後，章明才低聲說道：「林少兄，你看那黑衣人和常人，有什麼不同之處？」

林成方說道：「這個麼？在下倒是瞧不出來？」

章明道：「我能感覺得到。」

林成方道：「請說給在下聽聽，他有些什麼不同之處？」

章明道：「也許是在下的江湖跑的太久了，閱歷豐富了一些，感受也敏銳了一些。」

林成方道：「怎麼說？」

章明道：「那黑衣人，全身都帶着一股殺氣。」

林成方笑一笑，道：「這一個，在下倒不覺得。」

章明道：「林少兄，一點也感受不到？」

林成方道：「我看他和常人並無不同。」

章明皺皺眉頭，未再多言。

第二天，中午時分，吳四和另一個獄卒突然打開了鐵柵，也取下三人身上的大枷。

章明笑一笑道：「兄台，要過堂麼？」

吳四道：「邪氣，你們神通可眞是不小，我吳四在這裏，幹了十幾年的獄卒，還沒有見過你們這樣的犯人，進入大牢之中，不過三五日就出了牢，這可是絕無僅有的事！」

章明道：「閣下可是覺得很意外？」

吳四道：「很意外，在下這十幾年來，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

章明道：「吳兄，世上有很多事，總要發生第一次，所以，你吳兄不用放在心上。」

吳四道：「我不會放在心上，我只是覺得有些奇怪罷了。」

章明笑一笑，低聲道：「吳兄，有錢能使鬼推磨，銀子化成水，流到北京城，沒有打不贏的官司。」

吳四哦了一聲，未再多言，帶着四人行出大牢。

班頭蘇桐，早已在門外等候，拱拱手道：「萬總鏢頭，誤會，誤會，一場很大的誤會，四位受到了什麼委屈麼？」

萬壽山威儀依然，冷冷的望了蘇桐一眼，沒有回答。

章明却接了口道：「不太好過，好在是時間不長，三兩天嘛，就算是熬也能熬過去。」

蘇桐輕輕咳了一聲道：「兄弟作事，魯莽了一些，不過，我是開封府的捕快班頭，有人報了案，總不能不聞不問。」

章明一面走，一面低聲說道：「蘇班頭，章某人還是不太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我們糊糊塗塗被關了進來，又糊糊塗塗被放了出去？可眞像是吃一頓家常便飯一樣？」

蘇桐笑一笑道：「兄弟已經說過了，這完全是一次誤會，好在諸位關進去，沒有幾天，這實也算不得什麼。」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蘇班頭，你說得好輕鬆啊！」

談話之間，人已經到側門口處。

蘇桐一拱手道：「出獄的手續，兄弟已代四位辦好，四位請吧！恕我不送了。」

萬壽山一直沒有說一句話，大步地向外行去。

看到了總鏢頭的冷厲神色，章明也不敢多言。

四個人，找了一處客棧，洗個澡，換過一身衣服，叫了一桌酒菜吃喝起來。

酒席間，萬壽山仍是一語未發。

飯後各自回房，林成方才跟到了萬壽山的房中，低聲道：「萬前輩，怎麼回事？」

萬壽山苦笑一下，道：「好厲害的黑劍門，咱們完全被玩於掌股之上。」

林成方哦了一聲，道：「那位蘇班頭有問題？」

萬壽山說道：「有問題，咱們也沒有法子，他是開封府堂的班頭，咱們也不能夠去殺了他。」

林成方笑一笑，道：「黑劍門如是容易對付，也不至於勞動萬院主出山了。」

萬壽山道：「好大的手筆，奇妙的佈局，叫咱們有口難言。」

林成方低聲道：「萬兄，我還是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萬壽山苦笑一下，道：「你記得那木箱中一顆人頭吧！」

林成方道：「好像經過了藥物處置，栩栩如生。」

萬壽山問道：「你知道，那是個什麼人的頭？」

林成方道：「不知道。」

萬壽山低聲道：「就是咱們受託之後，又轉請他們刺殺的人，想不到，他們出手如此之快，又這般輕易得手。」

林成方楞住了，半晌之後，才緩緩說道：「那是三英堡堡主的人頭？」

萬壽山點點頭，道：「是！三英堡大堡主千里獨行戴起的頭。」

林成方道：「千里獨行戴起如被殺，應該是震動江湖的大事，怎麼江湖上沒有一點傳言呢？」

萬壽山道：「我也這麼問過他？」

林成方道：「他如何解說？」

萬壽山道：「他說，三英堡封鎖了這個消息，而且還替戴大堡主，安排了一個替身。」

林成方道：「哦！」

萬壽山道：「暫時把千里獨行被殺一事，封鎖起來，不使它傳於江湖之上，對三英堡固然是一件大事，對整個江湖，也是一樁很重要的事情……」

林成方接道：「是！至少，可以使江湖上暫時免除這一份震驚。」

萬壽山道：「現在，咱們要設法把這顆人頭，送交給僱主手中了。」

林成方道：「僱主是何許人？萬兄心中早有底子了。」

萬壽山道：「很慚愧，咱們居中迎接兩面的人人事事，但却一樣也沒有辦好，既沒摸出僱主的底子，也沒有找出兇手的身份，但咱們擔的風險，却是比誰都大。」

林成方道：「院主的意思是，咱們這一次栽了。」

萬壽山道：「栽啦，而且，栽得很慘。」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奇怪的是，人頭已被開封中的文案和班頭發現，這等人命關天的事，他怎樣開脫了咱們，就這樣不聞不問的了事。」

萬壽山道：「木箱發還，原物不動，這要多大的神通，才能辦到。」

林成方道：「開封府是大地方，也敢如此輕蔑王法，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把人頭送到那位僱主的手中。」

林成方道：「你和他約好了限期麼？」

萬壽山道：「是！殺人的兇手，如同夜暗中的幽靈，他們無所不在，但你找他們時，却又是觸摸不見，僱請咱們的人，更是如見首不見尾的神龍……」

話到此處，突然停口，目光炯炯逼注在林成方的臉上，接道：「我記得，我還沒有說出那人頭是甚麼人時，你已經知道了他是三英堡中的堡主，莫非你認識他？」

林成方道：「家父和他們認識，在下却未見過三英堡中的三位堡主，只聞其名罷了。」

萬壽山道：「那你怎會麼一口就說了出來呢。」

林成方笑一笑，道：「院主很細心！」

萬壽山道：「初度交手，已然領教了黑劍門的厲害，我不是對你動疑，只是覺得我們這一次被人耍得太厲害，我不能再大意了。」

林成方道：「我確未見過三英堡三位堡主，自然不是認識他們，不過，你和那黑衣人交談之時，我一直運功傾聽，也許是我的功力不

夠，或是距離太遠，只聽到了三英堡一句話，所以，說到那是咱們轉請黑劍門刺殺的人時，我就忽然想到了三英堡，隨口就說了出來。」

萬壽山道：「原來如此。」

林成方道：「咱們動身北上時，我已留下了暗記，告訴了周、江兩位，希望他們暗中跟踪追查，但不知他們是否已暗中追來。」

萬壽山道：「嗯！臭叫化子，把我由清靜的聽蟬院中拖出來，幹了這個總鏢頭，和人短兵相觸，他自己却躲起來看熱鬧。」

林成方笑一笑，道：「萬院主不能錯怪江老，他爲了這件事已奔波了三四年，聽說還受過兩次狙殺，幸得逃脫，他三訪寒舍，求見家父，硬把家父由關期中給請出來，一夜長談，才得家父之允，把我給派出來，在下雖是林門長子，但我性喜幽靜，從未在江湖走動過，倒是我二弟三妹，性喜遊動，常在江湖上跑，當年在下本不肯進入江湖是非，但受不住他苦勸苦說，責以大義，動以情理，終於把我給說動了，家父雖然告訴我不少江湖中事，但數日所得，究竟有限，在江湖走了近年，在下倒也發覺了黑劍門這個組合的厲害，如不能早日阻止他們的氣焰，讓他們再鬧下去，事情只怕很難收拾了。」

萬壽山點點頭，道：「老叫化苦心替我安排了這個總鏢頭的位置，也費了不少心血，和黑劍門搭上了綫，更是用心良苦。」

突然住口不言，以目示意林成方。

林成方微微頷首，突然改口，道：「咱們不知連絡之法，又如何把人頭送給僱主呢！」

萬壽山道：「這一點，那位朋友也沒有說清楚，看來只好由咱們自己想法子了。」

林成方道：「那位僱主，也眞的太不够意思，既然和咱們作了生意，就應該告訴咱們連絡的法子才對。」

突然，一個轉身，疾如閃電而出。

片刻之後，返回室中。

萬壽山道：「瞧到了麼？」

林成方點點頭，道：「只瞧到一個背影，閃出了院中。」

萬壽山道：「爲什麼不追上他。」

林成方道：「寶通鏢局子不是大鏢局，我不能太露鋒芒，引起他的懷疑。」

萬壽山道：「說的也是，老叫化適才曾囑咐我，除非是性命攸關，只能用出五成武功和人動手。」

林成方低聲道：「江老也這樣告訴我，不能施用林家的獨門劍法，免得被人瞧出我的出身。」

萬壽山道：「林兄，我們這樣摸索，要到幾時才能找出頭緒呢？」

林成方道：「快啦！第一次最難，這一次，咱們又忍住了沒有越獄，想一想收獲很大，寶、買雙方，可能都在監視咱們。」

萬壽山道：「看樣子還得忍耐下去，但咱們也不能全無行動，過猶不及，均啓人疑，看樣子，咱們得作到恰到好處。」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院主，咱們既然出山了，就要作點成績出來，這一點萬老的意下如何？」

萬壽山道：「賴在聽蟬院，一住四十年，但老叫化和周鐵筆把我拖出來了，總不能叫他們太失望，再說，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開封之行，坐了三日大牢，倒使我枯井起波，飛揚起一股豪壯之氣，黑劍門，和那位故作神秘的僱主，都不簡單，都非常人……」

林成方笑接道：「所以，萬老兄想鬥鬥他們。」

萬壽山道：「目下處境，鬥智爲主，咱們也只好窩囊一些了。」

林成方點點頭道：「萬兄有此俠心，實是江湖之幸……」話題一轉，說道：「章明鏢頭，這人如何？」

萬壽山道：「寶通鏢局的老鏢頭了，經驗豐富，閱歷很多，江湖很老，但手下却不怎麼高明，只怕在少兄手下，走不過三招，是屬於那種外面光的人物。」

林成方道：「他知道咱們的來歷麼？」

萬壽山道：「不知道，就算他心中有些懷疑，但却不知詳情。」

林成方道：「咱們接受買兇委託的事，他是否知道？」

萬壽山道：「不知道。」

林成方道：「他的才智如何？」

萬壽山笑道：「如是我沒有看錯，他是那心中有五分，口裏有七分的人。」

林成方道：「對！咱們正需要這麼一個人，處處露點小才能，給人一個不足重視的印象，何況，他江湖老，嘴皮滑，眼高手低，大可利用，萬兄鬆鬆口，給他點肩胛，其他的，却由在下從中挑動了。」

萬壽山笑道：「周鐵筆說你是公子哥兒，不善江湖機變，顯然是周鐵筆看走眼了。」

林成方道：「年把的歷練，多少也該有點長進，倒要萬兄誇獎了。」

萬壽山道：「我是由衷之言，章明半瓶幌盪，由他多作點主，定會把事情處置的不高不低，那倒正合咱們寶通鏢局這小局的身份。」

林成方道：「萬兄說的是，在下覺得，黑劍門不肯和咱們正式接觸，心中還有些懷疑，擺幾個恰如其份的樣子給他看看，我想，可能會消他們的疑心。」

萬壽山道：「那就讓章明多出點主意，咱們從中默查機竅。」

林成方笑一笑，站起身子，退了出去。

晚餐時刻，萬壽山一直皺着兩條眉頭，直到一頓飯吃完，才歎了口氣，低聲說道：「木箱中有顆人頭，咱們該不該給收鏢的人呢？」

林成方望望章明，道：「這個，在下也沒有主意，拚命打架的事，在下可以走在前面，出計弄巧，在下就沒有這份經驗了。」

萬壽山生具一種威嚴之貌，章明心中有些害怕，本是不敢多言，林成方那一眼，顯示了兩個人都沒有了主見，不禁心中暗笑道：看來他們的江湖都很嫩，遇上一點事故，就亂了方寸。這位相貌威嚴的總鏢頭，也只是架子驚人罷了。

心中轉念，勇氣突增，輕輕咳了一聲，說道：「總座，在下有一點意見，不知是當不當說？」

萬壽山道：「章鏢頭有何高見，只管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章明道：「屬下的意思是，咱們不但把鏢銀送到，而且，還要見見那位收鏢的人。」

萬壽山道：「章鏢頭，咱們江湖人，不拘俗禮，屬下之稱，以後免了……」

話聲一頓，接道：「至於去見那位收鏢人，可有什麼重要之處？」

章明心中很高興，暗道：「這座總鏢頭外貌威嚴，但生性倒是很和靄可親。」

膽子一壯，聲音也大了不少，道：「咱們被押入大牢，事豈無因，最可能告咱們的，就是那位收鏢的人，咱們去瞧瞧，至少也可以看出一點門道。」

林成方道：「章兄高見。」

章明道：「不知總座的看法如何？」

萬壽山道：「好！好！咱們去看看他。」

章明立刻下令隨行一位趟子手，馬上護車送鏢。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反震斃一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林肖七雄，這七雄的姓、分別為齊、楚、燕、韓、趙、魏、秦。恰與歷史上的戰國七雄的國名完全符合。好事之徒慫恿一些好名的江湖人物爭霸，以造成「五霸」與「七雄」齊名天下之局。於是由中州女傑蕭克英發起，訂定時、地召開一次「霸天大會」，互相較技，以前五名優勝者併稱為「霸天」。蕭克英的友好柳延昭、孟贊、焦艮已提前到來，準備支持蕭克英爭霸。當蕭克英設筵欵客之際，忽報戚九淵到訪，蕭克英不得不離席出迎。不久，却怒容滿面而回，在柳延昭等人詢問下，蕭克英乃將晤見來客之情形說出……

柳延昭失笑道：「就衝這四個字兒，便知不單其人可鄙，其行更必可誅，癩蛤蟆還想吃得到天鵝肉麼？……」

語音略頓，目注蕭克英又道：「蕭大妹說戚九淵此來，除了赴會，另有兩件事兒……」

蕭克英不等柳延昭再往下問，便眉騰怒氣，接口說道：「另一件事便是戚九淵要我把『百丈坪金剛寨』，歸入北六省綠林道內，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我臣服，聽他管轄節制！」

柳延昭本在淺啜，聽完話後，却停盃不飲，望空出神！

蕭克英道：「柳大哥，你在想些甚麼呀？」

柳延昭俊目之中，微閃精芒，向蕭克英正色問道：「蕭大妹，我沒會過『九爪鷹王』戚九淵，你可知道此人究竟有多高藝業？」

蕭克英道：「我也不大深悉此人，但照常情推斷，北六省綠林道的總瓢把子，只是黑道之尊，手底下當然頗過得去，但也不至於强到甚麼驚世駭俗地步？」

柳延昭頷首道：「我的推斷，與蕭大妹相同，故而奇怪這『九爪鷹王』戚九淵，是憑藉北六省的綠林總魁頭銜？敢於上門欺人，對蕭大妹面提威脅也就等於要奪取『金剛寨』，這片基業？」

蕭克英「哦」了一聲道：「原來柳大哥是為此思索，但你全猜錯了，戚九淵一非憑藉藝業，二非憑藉銜頭，他是憑藉他的身後靠山！」

柳延昭頗感意外道：「他本人已是北六省的綠林盜魁，身後竟還有靠山麼？」

蕭克英冷笑道：「戚九淵不是不知道我蕭克英天生傲骨，是絕不肯低頭忍氣之人，他若是另無靠山，又怎敢如此狂妄跋扈？」

焦艮旁問道：「蕭大妹知不知道那戚九淵的身後靠山是誰？」

蕭克英道：「戚九淵雖未明言，但我已猜得出來，多半是『尊天會』……」

柳延昭一怔，問道：「這是個甚麼組織？我怎麼從沒聽說過『尊天會』是由何人……」

他的話猶未了，蕭克英便接口笑道：「柳大哥的俠蹤，多在江南一帶，以致未聞得新近北地之事。」

柳延昭道：「蕭大妹這樣說法，莫非所謂『尊天會』是新近崛起？」

蕭克英道：「這神秘組織，尚未到對外公開階段，只知是位武功高絕之人，欲為舉世黑白兩道的總盟主，遂自號『黑白天尊』，秘密組織『尊天會』，着實業已嘯聚了不少奇才異能之士，實力强於當世武林的任何門派！……」

孟贊聽至此處，詫然問道：「『尊天會』既有如此實力，何不明目張胆的開宗立派？」

蕭克英道：「據說那位『黑白天尊』顧忌四位久已不見俠蹤的武林奇士，要等確實訪查這四位奇士，是隱？是仙？並蓄夠應付實力，才萬無一失地開宗稱霸！」

焦艮聽得頗覺有趣，含笑問道：「蕭大妹，你知不知道被『黑白天尊』視為大忌的四位奇士是誰？」

蕭克英搖頭道：「我是聽我一位加入『尊天會』的要好朋友所說，但他却不知道那四位奇人姓名，只知是三男一女，被『黑白天尊』稱為『一仙三絕』！」

孟贊向柳延昭笑道：「大哥學究天人，可知所謂『一仙三絕』究竟是誰麼？」

柳延昭笑道：「這與學識無關，若論起江湖耳目的靈通方面，我因喜愛黃山匡廬，天台雁蕩之勝，遊蹤多在江南，眞可謂所聞者少，那裏會知道『一仙三絕』是何許人物？……」

說至此處，目注蕭克英，劍眉一軒，含笑問道：「蕭大妹，據你所謂，那『黑白天尊』既創立『尊天會』，欲為當世武林的黑白兩道總盟主，則他對於這次羣雄共爭的『五大霸天』榮銜，必不肯輕輕放過！」

蕭克英嬌笑道：「大哥完全猜對，『黑白天尊』已派他心愛弟子帶領三名好手，與『九爪鷹王』戚九淵回來，似乎想將『五大霸天』一起收為他們『尊天會』的光耀門面之物。」

柳延昭「哦」了一聲，從嘴角間浮起一絲哂笑道：「這『黑白天尊』的雄心着實不小，他那心愛弟子是個甚麼樣的山精海怪脚色？」

蕭克英笑道：「柳大哥這次完全猜錯，『黑白天尊』的心愛弟子，不是甚麼山精海怪模樣，而是一位風神絕世的年少白衣書生。」

柳延昭道：「他率來三名高手中，有甚麼樣的紅粧俊傑？」

蕭克英搖頭道：「沒有，所來五人，全是男的，沒有一名婦女。」

柳延昭飲了一小口酒兒，看着蕭克英，含笑說道：「如此說來，『尊天會』對蕭大妹青眼獨垂，居然不想爭奪你的『妙姹霸天』。」

蕭克英也被柳延昭提醒，覺得有點奇怪，方自眉尖雙蹙，欲得尋思，柳延昭又目閃神光笑道：「我明白了『尊天會』可能以為蕭大妹會答應『九爪鷹王』戚九淵，為他獨子戚如山求婚之事，而把你當作自己人了！」

蕭克英臉一紅，怒聲道：「狂妄之輩，太以可惡，我拚着與北六省整個綠林道結怨，甚至使『金剛寨』瓦解冰消，明日也要在大會之上，當着舉世羣豪，把他們教訓一頓！」

柳延昭平素十分謙遜安和，如今可能是有了幾分酒意，竟豪情勃發地，狂笑說道：「想令『金剛寨』瓦解冰消，談何容易？不是柳延昭誇句大話，蕭大妹的秘釀美酒，雖名『金剛倒』，我却能力掃羣邪，保你『金剛不倒』！」

話方至此！臉色忽變！

柳延昭變色之故，是瞥見從窗間飛進的一片白光！

這片白光，毫無破空聲息，又僅寸許來寬，兩三寸長的小小一片，却仍未逃過柳延昭的覺察能力。

他正舉箸想挾一片蠔油鮑脯，如今便手兒微抬，把飛來白光，用牙箸挾住。

蕭克英見狀，大吃一驚！

因為這間賓館，是在一排房屋盡頭，窗外空地，毫無人影，雖有幾竿翠竹，傍崖搖曳，却遠在六丈外。

柳延昭用牙箸挾住之物，軟搭搭，輕飄飄地，分明是方綢布，發出人若藏在竹內崖上，怎能打出這遠？功力豈不到了驚世駭俗地步？

她站起身形，正待出室察看，柳延昭已含笑叫道：「蕭大妹不必追了，來人若肯和我們見面，又何必飛書？」

蕭克英驚道：「飛書？這方白綾，似是臨時所撕衣襟，上面還有字麼？」

柳延昭笑道：「飛書之人，定然又是巾幗英雄，因為她用的是描眉黛筆！」

說話中，展開白綾，果是臨時所撕衣角，上面寫着：

「久慕風采，本擬于明日會中，一親文武，奈忽有急事，致稽此緣，鷹王陰損，玉人技高，鐵杵藏凶，蜂尾劇毒，盼君愼之，秦文玉。」

柳延昭看完上所書字跡，雙眉一軒，含笑說道：「原來是她，難怪竟有如此高明的內家功力！」

蕭克英道：「柳大哥，是誰？」

柳延昭遞過手中那角白綾衣襟，面含微笑答道：「秦文玉，就是可能來與蕭大妹互爭『妙姹霸天』的『巾幗之雄』！」

蕭克英接過白綾，把綾上字跡，仔細看完，嬌笑說道：「柳大哥，秦文玉對你蠻不錯呢，又是『久慕風采』，又是『盼君愼之』，看來這位『巾幗之雄』，業已起了『窈窕君子，淑女好逑』之意……」

柳延昭笑道：「蕭大妹不要拿我開胃，我要向你請教，綾上所書的『鷹王』二字，自然是指『九爪鷹王』戚九淵，但『玉人』却是誰呢？」

蕭克英眉頭微蹙地，略一思索，苦笑搖頭說道：「這『玉人』二字，極為陌生，不知是名？是號？似乎從未聽得江湖人物談過，但『巾幗之雄』秦文玉，偏又指出『玉人技高』……」

柳延昭道：「蕭大妹既然不知，無須苦想，你對於『鐵杵藏凶，蜂尾劇毒』二語，可有甚麼意見？」

蕭克英應聲道：「蜂尾之意不明，但那『花花太歲』戚如山的慣用兵刃，却是一枝降魔鐵杵。」

這時，孟贊焦艮二人，均已看過那角白綾，焦艮突向蕭克英問道：「蕭大妹，你方才是不是說那『黑白天尊』的心愛弟子，是位風神絕世的年少書生麼？」

蕭克英點頭道：「正是，焦三哥突然問此則甚？」

焦艮笑道：「我認為『鷹王』『鐵杵』，既指戚九淵戚如山父子，則『玉人』『蜂尾』，可能也是他同來人物，那年少白衣書生，既然風神絕世，豈不可稱『玉人』？……」

蕭克英聽至此處，「呀」了一聲，向焦艮投送過相當嫵媚的讚許眼神，點頭接

口說道：「對，焦三哥，你說得對……」

柳延昭也自笑道：「三弟渾金璞玉，內蘊絕頂聰明，大概猜得八九不離十了，『黑白天尊』既派他心愛弟子，主持爭奪『五大霸天』之事，當然其技極高，看來秦文玉飛書之言，乃是實情善意，我們在明日大會之上，不單對那白衣書生，不許輕敵，也要切記『鐵杵藏凶，蜂尾劇毒』二語。」

語至此處，側顧蕭克英笑道：「蕭大妹，夜色已深，你是明日大會主人，定極辛勞，早點去歇息吧，一切事兒，均等明日臨場，方易定奪，好在我和孟二弟、焦三弟，定盡全力帮你，不讓那『妙姹霸天』四字落到別人身上！」

蕭克英站起身形，嫣然笑道：「由於這次大會，得見久違渴念的柳大哥，又結識了孟二哥，焦三哥，委實於願已足，對於『妙姹霸天』得失，小妹倒毫不縈懷，無須着力爭奪……」

語音微頓，目光一掃，又道：「這賓館是臨時改建，難免簡陋，不宜欵待佳客，柳大哥等請隨我來，去換個寬敞雅緻地方……」

柳延昭連搖雙手笑道：「不必，不必，一宿之間，何須過份講究，蕭大妹請歇息吧，莫要再勞神了……」

蕭克英也知對於這等江湖奇俠，無須太過客氣，遂嬌笑說道：「既然如此，三位大哥晚安，小妹暫且告別，那『金剛倒』的後勁極强，我命廚下作一鍋頗具靈效的上等醒酒湯來！」

話完，帶着小英、小玉二女，便向柳延昭等告別。

不久過後，廚下果然送了一鍋醒酒湯來，柳延昭親手盛了一碗，遞向孟贊，含笑說道：「二弟，你酒量雖豪，但在自己人面前，不必逞强，這醒酒湯，清香撲鼻，想必風味絕佳，喝一碗吧！」

孟贊不便違拗，接過碗來，剛剛喝了一口，便失聲驚讚道：「蕭大妹眞會享福，不單有釀酒名師，廚下更有易牙高手，這醒酒湯，作得比任何蛇湯、魚湯，都要鮮美，是我從未吃過的無上雋品！」

話完，湯盡，又自行添了一碗。

焦艮被孟贊說得饞涎大動，急忙也自取杓盛湯，但賓館門外，突又起了「剝奪」之聲。

柳延昭注目門外，問道：「那位？請進。」

房門「呀」然推進，走進了一位身裁矮胖臃腫，毫不起眼，四十來歲的短衣漢子，但兩道目光，却神氣十足地，盯在柳延昭身上，抱拳陪笑問道：「這位相公可是被江南武林人物，尊為『乾坤聖手四海遊龍』的柳大俠麼？」

柳延昭素性謙和，絕不因神貌猥猥，輕視對方，站起身形來，抱拳還禮地，點頭答道：「在下正是柳延昭，江湖微名，不敢當尊駕如此盛讚，但柳延昭眼拙，似覺與尊駕素昧生平，不知……」

那短衣漢子接口笑道：「在下尉遲巧，確實尚無緣結識柳大俠，但家兄尉遲叔寶，昔日在窮途潦倒，傷病交集之際，曾受柳大俠活命深恩……」

柳延昭聽至此處，「哦」了一聲，恍然說道：「原來尉遲兄就是名震大江南北的『妙手』……」

柳延昭似乎語有疑難，倏然截口——但尉遲巧却毫不在意地，點頭笑道：「柳大俠說得對，我是極不成材的鷄鳴狗盜之徒，江湖中被我偷過之人，不計其數，遂送了『妙手空空』四字！」

孟贊一聽面前來的，竟是當代江湖中第一神偷，遂急忙一抱拳，含笑叫道：「尉遲兄，你是當世中第一神偷，小弟孟贊想拜托一事……」

他話猶未了，尉遲巧便自面含微笑地，接口問道：「孟二俠是否想查你與焦三俠，在途中失竊之事？」

孟贊怪笑一聲，詫然說道：「尉遲兄怎知此事？莫非你們……你們這一行中，組織嚴密……」

尉遲巧不等孟贊再往下問，便即接口笑道：「不是我們這一行中，有甚嚴密組織，而是這樁荒唐事兒，就是我尉遲巧親手所為……」

焦艮「哇」的一聲怪叫，剛瞪起兩隻大眼，尉遲巧便從懷中取出一個布包，雙手捧上，笑嘻嘻的說道：「焦三俠不必動怒，你與孟二俠所失金珠，全數在此，分文未少，尉遲巧完璧歸趙！」

柳延昭笑道：「尉遲兄為何既施胠篋之技於前，又自動送還於後……」

尉遲巧赧然道：「見財手癢，是穿窬胠篋之徒通病，但在下既知孟焦二位，是柳大俠柳恩公的金蘭至好，又怎敢不惶悚已極地，立即歸還原物呢？」

孟贊奇道：「尉遲兄，你是怎樣知道我們與柳大哥的關係？」

尉遲巧正待答話，柳延昭已微微一笑，接口說道：「孟二弟有所不知，尉遲兄挾一身妙技，大概想在赴會羣雄間，大大作票生意，他在蕭大妹未到之前，便已隱身屋上，潛伏了不少工夫的了！」

尉遲巧聽得滿面佩服神色，目注柳延昭含笑問道：「柳大俠原來早知人在屋頂，但你怎的未曾出手，對我這等客氣？」

柳延昭笑道：「來意不明，怎可操切，何況尉遲兄於聽得蕭克英大妹向她愛婢小英小玉，說出我的名號時，曾不自覺的，身形一震，這動作代表了非友即仇，與我必有深厚關係，猝然出手，傷了仇人，還有可說，萬一誤傷了好朋友，後悔便來不及了！」

尉遲巧見自己在屋頂上一點極些微的不自覺動作，都逃不過柳延昭的極聰耳力，明確判斷，不由對這位「乾坤聖手四海游龍」，越發佩服得五體投地！

孟贊笑道：「尉遲兄雖未逃過我柳大哥的明察，却使我孟贊、焦艮，以及大會主人『妙姹金剛』蕭大妹等，一齊毫無所覺，可見得輕功極俊……」

尉遲巧苦笑道：「幹這偷兒一行，非在小巧之技上，下些苦功不可，尉遲巧平素對輕身功力，頗有自信，今夜方知仍極淺薄，不然，也不會才到屋上，便被柳大俠有所發覺……」

話方至此，孟贊突然把面色一沉，向尉遲巧板着臉兒說道：「尉遲兄，你雖看在柳大哥對你兄長有恩份上，把所失金珠，還了我們，但却害得我和小小子焦艮，

喉中無酒，腹內無食，餓得頭昏眼花，幾乎四肢無力，爬不上懸崖，死在『排雲壁』下！」

尉遲巧想不到在自己主動送還金珠，雙方已把話叫開之下，孟贊仍會舊事重提，加以責詢，不由為之呆住？

柳延昭本想為之緩頰，但轉念一想，自己這兩位盟弟，均是大智若拙，聰明絕頂之人，孟贊可能是有甚別的打算，才故意對尉遲巧發話責詢。

有了這種想法，柳延昭遂不加干涉，只是含笑旁觀。

孟贊見了尉遲巧的滿面慚窘神色，方換了笑容說道：「尉遲兄你把我大小子孟贊和小小子焦艮，害得如此悽慘，究竟是認打？還是認罰？」

尉遲巧見孟贊收起鐵板面孔，現出笑容，心中方自略寬，一抱雙拳，苦笑說道：「認罪，認罰，在下只會一些小巧之技，鷄肋委實難當尊拳，認不起打！」

孟贊笑道：「認罰好辦，罰則共有兩樣，第一樣便是罰尉遲兄乾上一杯『金剛倒』！」

說完，便用自己面前那隻中號酒杯，替尉遲巧斟上滿滿一杯「金剛倒」美酒。

尉遲巧大笑道：「我對這『金剛倒』美酒，垂涎已久，只可惜『妙姹金剛』蕭大寨主，不捨得用以欵待一般賓客，孟二俠竟以此作罰，尉遲巧眞恨不得你罰我三杯才好！」

語音了處，舉起杯兒，一傾而盡，但却被「金剛倒」的香烈酒勁，嗆得咳嗽一聲。

孟贊笑道：「尉遲兄不必嘴饞，只要你認完第二點罰則，我負責向『妙姹金剛』蕭大妹，再討十斤『金剛倒』來，與你放懷一醉！」

尉遲巧大喜道：「孟二俠快說，第二點你是打算怎樣罰我？」

孟贊伸手向房上一指，含笑說道：「我要請尉遲兄再上房樑，重為馮婦……」

尉遲巧耳根一熱，目注孟贊問道：「孟二俠的目的是誰？你要我為你去偷甚麼東西？」

孟贊尚未答言，焦艮已在一旁怪笑說道：「尉遲兄，大小子不是要你去偷東西，大概是要你去探聽一些消息？……」

尉遲巧目注孟贊問道：「孟二俠有甚麼需知機密，要我為你探聽？」

孟贊側顧焦艮道：「小小子，你既賣弄聰明，猜我心思，便由你說，但倘若說得不對，我便請尉遲兄再把你錢包偷走，餓你幾日。」

焦艮笑吟吟地說道：「鷹王、玉人、鐵杵、蜂尾……」

這八個字兒，自得驪珠，猜對了孟贊心思，但却使尉遲巧莫名其妙，如墜雲山霧沼！

柳延昭笑道：「尉遲兄，事情是這樣的……」

當下遂把「九爪鷹王」戚九淵為子求婚，並與「尊天會」勾結，偕「黑白天尊」的愛徒與會，企圖囊括「五大霸天」榮號，進而統一黑白兩道，稱尊武林，以及「巾幗之雄」秦文玉飛襟傳書，衣襟上寫有「……鷹王陰損，玉人技高，鐵杵藏凶，蜂尾劇毒……」等語之事，向尉遲巧說了一遍。

孟贊靜等柳延昭說完，又向尉遲巧笑道：「常言道：『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柳大哥功參造化，學究天人，對甚麼『玉人技高』，毫不足畏，但鷹王如何損陰？鐵杵怎樣藏凶？以及那劇毒蜂尾，究竟是甚麼東西？若能早知奧妙，洞悉敵情，定有不少好處！」

尉遲巧恍然笑道：「孟二俠是要我到『九爪鷹王』戚九淵等所居的賓館房上，去作竊聽工作？」

孟贊點頭笑道：「尉遲兄小巧之技，蓋世無儔，這樁工作，自然非你不能勝任！假如尉遲兄惠然肯任，則剛才那杯『金剛倒』，便非罰酒，而是孟贊虔意相敬的了！」

尉遲巧雙眉一軒，「哈哈」笑道：「孟二俠何必繞了這大圈子說話，柳大俠既對家兄有天高地厚之恩，又是尉遲巧素所欽佩景仰，渴欲一親謦欬的俠義領袖，只要有他一句話，尉遲巧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三位且低斟淺酌，請等待我的好消息吧！……」

語音才落，身形已騰，恍疑一縷輕烟，飛出賓館，動作果靈妙已極！

孟贊道：「大哥，你認為『妙手空空』尉遲巧，此去有收穫麼？」

話完，未聞柳延昭答話，偏頭看去，不覺一驚！

因為柳延昭劍眉深鎖，滿面都是憂慮神色！

孟贊驚道：「大哥怎的面帶憂容？莫非你認為尉遲巧此去有險？」

柳延昭「嗯」了一聲，點了點頭，皺眉說道：「有險無險，尚自難論，但我總覺得二弟作錯了一件事兒！」

孟贊惑然道：「我作錯了甚麼事兒？大哥請儘管指點……」

柳延昭嘆道：「世上事往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二弟儘管尚懵然無知，焦三弟大概已心頭雪亮的了……」

孟贊聞言，心中有點不信地，側顧焦艮，發話問道：「小小子，我有甚事兒，作得不對？……」

焦艮咧開大嘴，向柳延昭笑了一笑，緩緩答道：「大哥，你是不是認為大小子不該讓『妙手空空』尉遲巧兒，乾了那杯『金剛倒』酒兒？」

柳延昭對於焦艮，確極喜愛，聞言連連點頭，含笑說道：「三弟猜得一點不錯，果然是渾金璞玉，絕頂聰明！」

孟贊聞言之下，苦笑說道：「我眞是當局者迷，弄不懂敬他一杯酒兒，算是甚麼錯誤？」

焦艮笑嘻嘻地說道：「武功之道，若遇低於自己之人，稍有疏虞，或可彌補，若遇强於自己者，尤其是絕世高手一流，委實出不得半點差錯！『巾幗之雄』秦文玉既特意飛襟示警，說明『玉人技高』，則那『黑白天尊』的心愛徒兒白衣書生的一身功力，縱或比不上柳大哥，也不致相距過遠！……」

孟贊笑道：「小小子居然還會推理，我承認你說得不錯！」

焦艮又道：「適才，尉遲巧兒人在屋

上，只為聽到柳大哥之名，心中略興驚喜，遂被柳大哥有所察覺，此去『九爪鷹王』戚九淵等所住賓館，不露痕跡便罷，萬一功虧一簣，事敗垂成，定是那杯『金剛倒』之罪……」

孟贊搖頭道：「這倒不見得吧，區區一杯酒兒，何至於……」

柳延昭一旁笑道：「二弟忘了，尉遲巧兄被你逼得乾了那杯『金剛倒』時，曾嗆得咳嗽麼？……」

焦艮道：「由此可見，尉遲巧兄的酒量不豪，而『金剛倒』却性又過烈，在你說來，或許獨飲十斤，尚不過癮，但在他說來，却只消略有酒意，足下稍重，便可能糊裏糊塗，敗露行迹，甚至於遭人毒手進入枉死城內！」

孟贊聽得一頭冷汗地，「哎呀」一聲，惶然說道：「眞有道理，千萬不要由我這無心之舉，害了尉遲兄，我去為他打個接應！」

他剛剛神色惶急地，站起身形，柳延昭便搖手笑道：「二弟不要過份着急，我所作判斷，雖有可能，並非絕對，好在尉遲兄有個『神偷』身份，足資掩護，不至於暴露眞正目的，故而由他單獨暗探，最多有險無凶，弄得灰頭土臉而已，你若一加接應，反而會弄巧成拙，把事兒越鬧越大！」

孟贊雙眉愁皺，嘆了一口氣兒，苦笑說道：「如今我後悔不該出這主意，萬一遲兄，有甚重大差錯，豈不叫我無法弭恨，終生難安！」

柳延昭伸過手兒，一面替孟贊斟酒，一面含笑慰道：「二弟寬心，剛才我曾特別注意尉遲兄的氣色，發現他晦紋不顯，印堂不暗，日內無甚巨災大禍，否則，便早加阻攔，不會讓他去了！……」

話雖如此，但孟贊終不放心，那等愛酒如命之人，拿着一杯「金剛倒」，竟自喝不下去！

一更……

二更……

三更……

夜已三更，未見尉遲巧轉回報訊，但寂寞賓館中，也未聞得有甚事變喧嘩？

柳延昭雖說曾注意尉遲巧面無晦色，仍不免有點為他担心，但又無法探聽，只好向孟贊，焦艮笑道：「二弟，三弟不必焦急，我們且靜坐調息，好在天光亮後，五霸爭雄大會，便將開始，那時尉遲巧兄的吉凶禍福，也就知曉的了！」

孟贊道：「倘若尉遲巧兄有任何不測，小弟誓盡全力，必報此仇，否則，他被我隨口一語，斷送性命，便令孟贊終身難安……」

焦艮笑道：「大小子，你不要盡說喪氣話兒，尉遲兄與對方並無前仇，蹤跡縱被發現，最多受些調侃奚落，那有傷他性命之理？何況『黑白天尊』志在創設『尊天會』，稱霸武林，正須招兵買馬，用人甚殷，或許會看上妙手神偷的胠篋絕技，給尉遲兄弄個『空空堂主』名位，過過癮呢！」

柳延昭「咦」了一聲，目注焦艮，點頭說道：「三弟樸實寡言，但每一發話，都還頗合妙理，二弟適才把『金剛倒』烈酒，着實飲了不少！且運氣調功，周行百穴，把酒意驅散驅散！因為今日大會之上，你與三弟的一身『金剛混元神功』，和『孟不離焦』，『焦不離孟』奇招，必將大放異采，名震天下，也應該略作準備充本固元才好！」

孟贊，焦艮也知明日會上羣豪畢集，好戲連場，遂不敢再為尉遲巧之事憂心，雙雙盤膝靜坐，一心向上，一意朝元，暫時把那位「妙手空空」置諸度外。

柳延昭本人也毫不大意地，神與天會，用起內家妙訣！

×　×　×

天色才明，一聲聲的悠揚鐘韻，驚醒了夢中羣雄。

享用過「妙姹金剛」蕭克英準備待客的豐富早點之後，大會便告開始。

會場，是設在廣大而平坦的演武場中，上百座位的兩旁，擺設了兵器架，十八般軟硬兵器，以及各種奇形怪狀的外門兵刄，幾乎應有盡有，供羣豪隨興取用。

柳延昭等三人的座位，經過安排，是在主座左邊，以便蕭克英遇上傷腦筋的場面之際，好與她這位敬若神明的柳大哥，有所討教，互定大計。

除了這特殊安排外，其餘羣雄，都是先到先坐。

柳延昭目光如電，不住注視羣雄，並向肩右的「妙姹金剛」蕭克英，悄然問道：「蕭大妹，誰是『黑白天尊』的心愛弟子？我怎麼未發現羣雄中，有甚麼特殊扎眼人物？……」

蕭克英道：「他們一行共有五人，此刻尚未進場……」

話方至此，目光一亮道：「他們來了，怎麼突然又多了一個？」

這時，又有六人從賓館方面，走進演武場，是一個鷹瞵虎目的雄健老者，一個白衣如雪的瀟洒秀美書生，一個身高將近七尺的魁梧壯漢，和兩個面貌酷似的黑衣老叟，一個約莫四十來歲的黃衣中年漢！

由於「九爪鷹王」戚九淵，是北六省綠林道的總瓢把子，故而，他一現身，便有不少綠林人物，在座位上起身抱拳，顯得極具聲勢！

那鷹瞵虎目老者，便是戚九淵，他向對他施禮的綠林羣豪，略一含笑揮手，便隨意在空位之上落座。

但落座時，他却謙恭有禮的，含笑伸手，先讓白衣書生。

白衣書生搖了搖頭，戚九淵才微帶惶恐神色首先坐了下去。

由這點小動作看來，他們表面上雖由戚九淵為首，實際上大概是由那白衣書生，指揮全局。

這六人現身以後，柳延昭與孟贊焦艮，不禁發怔。

因為他們初聽蕭克英說對方多出一人時，均認為定是「妙手空空尉遲巧」與戚九淵等，套上關係，參與了對方陣營，以刺探更多機密！

柳延昭心中正在暗罵這老偷兒為何不設法送個信兒，致使自己弟兄，為他躭了半夜心事……

但等六人出現，始見其中並無尉遲巧在內，柳延昭不禁驚詫欲絕，弄不懂尉遲

巧為何突然失蹤？究竟有何吉凶禍福？

孟贊已沉不住氣地，低低向柳延昭叫了一聲「大哥」！

柳延昭搖了搖頭，神色凝重地，悄悄發話說道：「事情確實有點怪異，但二弟暫勿衝動，亂了大局，一切都等我設法弄清尉遲兄的吉凶下落再說。」

孟贊目閃神光，正待再言，却因蕭克英已在主位起立，向羣豪交待大會主人的場面話，遂不便擾亂地，又復蹔了回去。

蕭克英所說，無非是些招待不週的客氣話，並請羣雄儘量施展絕學，爭奪「五大霸天」榮號，以期「五霸七雄」，並耀江湖，為當代武林，添點光彩！

她話完之後，才一坐落，便有一條雄赳赳的漢子，閃身而出，到了演武場中。

他雙拳一抱，當胸環揖，報了姓名，是河北滄州通天堡的堡主「金沙手」韓豐，想與赴會羣豪中，精於掌力之人，共同爭奪「鐵掌霸天」榮號。

這位「金沙手」韓豐，在掌力上的修為，果甚深厚，經他這一挑戰，先後有三名武林豪傑下場，兩較掌力，一較掌法，均敗在韓豐的「金沙手」，和「羅公八一式」的威猛掌招之下。

孟贊登時雙眉微皺，向柳延昭耳邊，低聲發話問道：「大哥，這『金沙手』韓豐，不過是個中上級的貨色，若由他得了『鐵掌霸天』之名，當代武林中，未免太也……」

柳延昭以一聲低笑，截斷了孟贊話頭，揚眉說道：「二弟忘了蕭大妹所說，『尊天會』想囊括『五大霸天』榮號的雄心大志麼？戚九淵等，尚未出手，好戲在後面呢……」

話方至此，「金沙手」韓豐因連勝三陣，未免有點趾高氣揚，加上久未見人下場，遂軒眉狂笑道：「怎的無有別位武林同道賜教？難道這『鐵掌霸天』榮號，便由我韓豐……」

一聲森厲冷笑，截斷了「金沙手」韓豐的洋洋自得之詞。

焦艮笑道：「大哥說得不錯，『尊天會』的朋友，沉不住氣，要出手了……」

果然，白衣書生微一頷首示意之下，兩名黑衣老叟之一，從座中站起身形，緩步走到場中，向「金沙手」韓豐異常輕蔑地，看了一眼，冷然問道：「韓朋友想當威震江湖的『五大霸天』之一？……」

韓豐因覺來人氣勢懾人，出語冷峭，不禁皺眉道：「韓某以武會友，切磋掌上所學，萬一承江湖朋友相讓，能獲一份榮銜，也是相當高興之事！」

黑衣老叟冷冷一笑，向韓豐豎起了右手食指。

韓豐不解其意，以一種莫名其妙的神情，詫聲問道：「朋友這豎起一指之意，是……」

黑衣老叟道：「這是代表一掌，或是一招，你若能接得住我一掌，或是躲得過我一招，多半便可稱心如願，獲得『鐵掌霸天』榮號！」

話兒並不十分難聽，但骨子裏的含意，却太驕太傲！

韓豐心中有氣，目閃神光，向黑衣老叟問道：「朋友怎樣稱謂？」

黑衣老叟道：「冷公武，早年曾闖蕩關東，中原的武林人物，可能對我不大熟悉？」

韓豐心內一驚，暗吸了一口冷氣，目注對方問道：「冷朋友是『長白雙煞』之一？」

冷公武點頭道：「韓朋友居然對關東人物，並不陌生，我哥哥冷公文是『長白劍煞』，我是『長白掌煞』！」

韓豐知道「長白雙煞」是關東綠林道的出類拔萃凶人，不禁有點心中忐忑，頭皮發炸……

但當着羣雄之面，那有耀武揚威半天，被人家一報字號便嚇了回去之理，只得硬着頭皮，抱拳笑道：「冷朋友是對掌法掌力，均極有造詣的先進人物，肯加指點，韓豐十分榮幸！」

冷公武道：「韓朋友是想接我一掌，或是一招……」

他一再賣狂，未免也激起韓豐的心頭傲火，雙眉一挑，朗聲答道：「韓某浸淫『金沙手』，暨『羅公八一式』三十餘年，縱再駑鈍，也未必一掌便敗，我先接冷朋友十掌，然後再奉陪百合！」

冷公武冷冷道：「你提足內勁，接我一記『玄陰掌』，只要能馬步不退，身形不晃，冷某立回遼東長白，再練絕藝！」

這話兒委實狂得惱人，韓豐怒在心頭，却一語不發地，靜氣凝神，抱元守一！

冷公武並不急迫，靜等韓豐站穩架式後，方一掌當胸，緩緩推出！

孟贊眼力極强，在冷公武舉掌時，發現他掌心部位，暨十指指尖，都微呈黑色，遂「咦」了一聲道：「這不是『玄陰掌』，韓豐恐怕要糟……」

話猶未了，韓豐右掌揮處，已以苦練卅年的「金沙掌」力和冷公武硬接一記！

「蓬」的一聲，並不十分清脆，但韓豐却全身一震，「騰騰騰」地，連退三步，然後便半語不發地，倒了下去！

冷公武哂然一笑，目光電掃全場，大邁邁地說道：「韓朋友內五行功力太差，遇上强過他的人，一掌便將臟腑震碎，身遭慘死，還有那位具有眞才實學的掌法名家，不吝賜教？」

孟贊在座中，向柳延昭略一抱拳，低聲說道：「柳大哥，這『長白掌煞』冷公武，太以陰險狠毒，手下太黑，必然一身血腥，小弟請命一戰，誅除此賊！」

柳延昭尚未答言，大會主人「妙姹金剛」蕭克英，已聽見孟贊之語，立對柳延昭笑道：「冷公武這廝，目無餘子，竟不點到為止，隨意殺人，柳大哥且讓孟二哥一展絕學，挫挫『九爪鷹王』戚九淵同來諸人的銳氣也好！」

柳延昭點了點頭，目注孟贊，悄加囑咐說道：「二哥既已看出對方掌力來歷，下場無妨，但出手輕重之間，不妨稍作斟酌，且看冷公武是否凶心不泯，自召禍福便了！」

這時，冷公武因「金沙手」韓豐一掌畢命之事，業已鎮住羣雄，久久無人應聲，遂更志得意滿，狂笑說道：「倘若無人願下場賜教，則冷公武便將忝顏自居『五大霸天』之一的『鐵掌霸天』了……」

一語方畢，霹靂當空，有人宛若春雷

震耳地，朗聲喝道：「冷公武休狂，有人會你！」

發話的，是小小子焦艮，站起身形，步入場中的，却是大小子孟贊！

冷公武從話聲中，覺出對方眞氣太足，有點皺眉，但目光注處，就不禁面帶苦笑！因為他看見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自己的，竟是個身高不滿五尺的形若侏儒之人！

孟贊到了場中，兩道目光，森如冷電地，盯在冷公武臉上問道：「冷朋友，你剛才將『金沙手』韓豐，一掌擊斃，委實太以驚人，那是甚麼樣的武林絕學？」

冷公武道：「『長白山』冰天雪地，終年白頭，老夫佔據地利，利用天時，煉的是能凍人骨髓的『玄陰掌』力！」

孟贊冷笑道：「『玄陰掌』只是掌心微青，尊駕為何掌心部位暨十指指尖，均一齊發黑？……」

冷公武心中暗驚對方眼力銳利；但面上却若無其事，略為打量孟贊兩眼，淡淡一笑問道：「尊駕竟看得這樣清楚麼？你認為這是什麼掌力？」

孟贊道：「掌心暨五指指尖一齊略略發黑，是武林中曾懸為禁例，不許妄煉過份陰損狠辣的『五毒手』！」

「五毒手」三字一出，全場武林豪雄，均驚得一片肅靜。

那「黑白天尊」的愛徒白衣書生，向身旁的「九爪鷹王」戚九淵，壓低語聲，悄然發話問道：「戚總堂主，這形若侏儒之人，是何來歷，怎會有這高見識，把冷二堂主的秘煉奇功，一口叫破？」

戚九淵搖搖頭，說道：「四少會主，屬下從未見過，也從未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高見識，把冷二堂主的秘煉奇功，一口叫破？」

這位北六省的綠林魁首，不單對白衣書生，尊稱「少會主」，自居屬下，連神情語氣，也均十分恭謹。

這時，演武場發出一陣聲如裂石的震天狂笑！

狂笑是「長白掌煞」冷公武在聽完孟贊話後，仰天所發！

孟贊不悅道：「你笑些甚麼？我難道判斷錯誤，說得不對？」

冷公武狂笑一收，傲氣十足地，軒眉朗聲說道：「老夫是笑天下雖然有人認得出失傳已久的『五毒手』，却恐怕沒有人能禁得住我這掌力一擊？」

孟贊道：「冷朋友知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冷公武接口道：「老夫不單知道山外有山外，天外有天……也知道人上有人，但山雖然易見，天外已極難睹，至於人上人則更是！……」

孟贊道：「不難，不難，常言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冷公武又是一陣狂笑，斜睨了孟贊一眼，自臉上流露輕蔑神色，嘴角微披說道：「尊駕自以為就是能禁得起老夫『五毒手』掌力的『人上人』麼？我看尊駕身高不滿五尺，猥猥瑣瑣，宛若侏儒，說是個『人下人』，到還名副其實……」

柳延昭在座上聽得喟然一嘆，側顧蕭克英道：「蕭大妹，常言道：『人之將死，必先狂悖』，又道是『善惡有報，刦數難逃』，孟二弟縱對冷公武下甚絕情辣手，也是對方自取奇禍了！」

蕭克英雙眉微蹙，面帶憂容，目注場中，低聲說道：「『五毒手』除了掌力威厲之外，還有劇毒陰風，透人臟腑，孟二哥……」

焦艮一旁笑道：「蕭大妹不必担心，大小子人矮功高，他的『金剛混元氣』，煉得比我還要強上半籌……」

焦艮話方至此，孟贊已說出了震驚全場之語！

他雖聽得冷公武狂傲無禮之言，却毫不動怒，只是淡淡笑道：「冷朋友說得對，孟贊身高不足五尺，是個『人下之人』，但『人下人』對付起『奴下奴』來，却容易得很，大概用不了第二掌！」

冷公武怒吼道：「侏儒匹夫，你說甚麼？」

孟贊笑道：「我說你空自煉了江湖中懸為禁學的『五毒手』，却禁不起我一掌，孟贊也學你剛才一樣，發句狂言，你若逃得出我一掌之下，孟贊便在舉世英豪面前，掌震天靈，當場自絕！」

這幾句話兒，說得着實驚人！

冷公武想不到這看來毫不起眼，不單有極高明的眼力見識，竟還說出如此比自己更狂更傲之語。

那地位高出「九爪鷹王」戚九淵之上的白衣書生，突在座上發話說道：「冷二堂主，本會威名為重，對敵之間，不許躁急大意！」

冷公武原本雙眉已挑，兩眼已瞪，聞言之下，竟立將激動心氣，壓制平息下來，對孟贊細看幾眼，緩緩說道：「孟朋友，請準備，冷公武若敗在你一掌之下，我也當場自絕！」

四座羣雄見到他們雙方都叫上了勁，知道這一掌之鬥，必然石破天驚，精彩無比！

孟贊存心氣激這凶狠狂傲的「長白掌煞」，哂然笑道：「冷朋友請隨時施展你那自以為了不起的『五毒手』吧，對付你這等第三流的人物，和不入流的功夫，我用不着作甚準備！」

冷公武剛剛壓制下去的胸頭惡氣，又被孟贊激怒得狂升而起……

但他久經大敵，又經白衣書生提醒，知曉對方既出狂語，定有實學！

故而，他雖然激怒，却並不莽撞，要把滿腔怒氣，發揮在功力之上！

冷公武緩緩舉起右掌……

先是掌心微黑，後是指尖發烏，最後連隻手掌，都皮肉突然下陷，乾硬得成了一隻鳥爪模樣！

蕭克英看得一驚，面帶憂容地，向柳延昭悄然說道：「柳大哥，這『長白掌煞』的『五毒手』功力，已練到十一成左右火候，孟二哥要一掌挫敵，辦得到麼？」

柳延昭深恐洩漏機密，索性嘴皮微動，用第三人無法與聞的「蟻語傳聲」功力，向蕭克英耳邊說道：「若是孟二弟先行攻擊，一掌之限，決難挫敵，但冷公武想不到對方所練，竟是絕傳罕見，最具護身作用，暨迴元反震的佛門神功『金剛混元氣』，打得越重，反應越鉅，等到上了大當，等到『五毒手』勁力反震，毒氣攻心

之下，想逃出孟二弟的一掌回擊，自然是難上難了！」

密語之間，「長白掌煞」冷公武的「五毒手」的勁力已發！

他見自己業已擺出一副懾人架式，提足功力，孟贊却仍毫不在意，只是笑嘻嘻地，昂頭天外，不禁氣往上撞，厲嘯一聲，五指如鉤，當胸拍去。

孟贊仍佯如未見，不閃不架，把他那矮矮身軀，卓立得穩如山岳！

白衣書生看得「咦」了一聲，口中喃喃自語說道：「對方怎的如此沉穩，這等驕敵，對冷二堂主的『五毒手』，毫無所懼？難道……」

自語至此，「蓬」的一聲，孟贊胸前竟實胚胚地，挨了一記「五毒重手」！

適才身軀雄偉，精於掌力的「金沙手」韓豐，在「五毒手」下，一掌硬接，尚且連退三步，倒地斃命，如今孟贊身若侏儒，又是胸前受掌，豈不連人都震得要凌空飛了出去。

理雖如此，事却不然，「五毒手」如中敗革，雖發「蓬」然巨響，孟贊却連不丁不八的足下馬步，都未晃上一下！

有晃動的，那是發掌打人的「長白掌煞」冷公武。

冷公武一掌擊中敵人，自己反而全身一震，足下連晃，臉上也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奇異神色！

孟贊右掌拂處，一招才發，冷公武已如斷綫風箏，狂飛而出！

一條人影，橫空飄至！

常言道：「上陣親兄弟，打虎父子兵」，來人自然是對「長白掌煞」冷公武最關心的「長白劍煞」冷公文。

他在半空中接住冷公武的被震飛身軀，但入手便知兄弟已飛魂絕命，無法挽救了！

冷公文雙目之中，仇火頓噴，抱着冷公武的屍身，剛待撲向孟贊，那白衣書生突然叫道：「冷大堂主不要衝動，先回本座，讓我看看冷二堂主還有救沒有？」

冷公文不敢反抗，一面轉身走回，一面悲聲答道：「啓稟少會主，我兄弟臟腑已碎，大概是返魂無術的了！」

就在此時，孟贊突然朗聲發話道：「有人要奪『金剛霸天』榮號，彼此一鬥膂力，指定『黃衣羅剎』羅三娘，與『花花太歲』戚如山作為對手，先請羅三娘下場賜教！」

「黃衣羅剎」羅三娘此時已認出這掌一震「長白掌煞」，威鎭羣雄的形若侏儒之人，正是自己在「好漢坡」前，飛鷄洒酒的侮辱對象，遂手持她那根九九八十一斤的純鋼鳳頭鋼拐，走到場中，冷然說道：「孟朋友雖然掌力驚人，但老身已上了年紀，向來對敵，只用兵刃，懶得磨拳擦掌……」

孟贊笑道：「『金剛霸天』雖然重在鬥力，但技巧表現，也有莫大關係，孟贊正想會會羅三娘威震『桐柏山』的九九八十一斤純鋼鳳拐！」

羅三娘目光閃動，向孟贊全身上下略一打量道：「孟朋友用的是甚麼兵刃？」

孟贊道：「我自己就是兵刃！」

這句話兒，把「黃衣羅剎」羅三娘聽得一怔，詫聲問道：「『金剛霸天』既重鬥技鬥力，禪朋友却向我打的甚麼機？」

孟贊臉兒一轉，向柳延昭身邊的焦艮高聲大叫道：「小小子，你在『好漢坡』前，曾被這羅三娘用半隻燒鷄，一些殘酒，氣得哭了起來，如今該你下場，漏漏臉了！」

焦艮雖渾厚憨直，但對柳延昭倒發自內心的十分尊敬，聞得孟贊這樣一叫，不敢擅自出場，先向柳延昭笑道：「大哥，我……」

柳延昭笑道：「三弟去吧，用用你那招『焦不離孟』，替蕭大妹先退一名勁敵，出出『好漢坡』前的那口惡氣，也讓我開開眼界！」

有了柳延昭這幾句吩咐，焦艮才對蕭克英笑了一笑，起身下場。

他一站起身形，七尺來高的軀幹，眞恍疑半截鐵塔！

「黃衣羅剎」羅三娘自恃掌中重達八十一斤的鳳頭鋼拐，威力驚人，仍未把焦艮放在心上，冷嘈洒然說道：「在『好漢坡』前，我以為你們只是餓得發昏，饞得發慌的乞食之流，誰知你們居然還是來爭『霸天』身份的武林人物？……」

焦艮雖內蘊絕頂聰明，但人極憨厚，不慣用甚刻薄言詞，笑嘻嘻地，對羅三娘把手一拱，說道：「老婆婆，爭霸天是要比力氣，鬥功夫，不是耍嘴皮子，我們動傢伙吧！」

「黃衣羅剎」羅三娘右手鋼拐微頓，發出「叮」的一聲脆響，冷然說道：「我的傢伙在此，你的傢伙呢？你是用獨脚銅劉？還是降魔巨杵？」

不單羅三娘如此問，除了柳延昭、蕭克英以外的滿座羣雄，也如此想，認為像焦艮這等威猛巨人，用的必是重型兵刃！

焦艮嘻嘻笑道：「老婆婆，你錯猜了一點點，我的兵刃，不是『降魔巨杵』，而是『降魔童子』，也就是我的『降魔二哥』！」

「降魔童子」已屬罕聞，又稱「降魔二哥」，更令舉座皆怔！

焦艮目注孟贊，憨然笑道：「大小子，你掌震『長白掌煞』業已十分風光，人前漏臉，如今該略為委屈，受受罪了，請由『大小子』變成我的『降魔二哥』！」

孟贊聞言，便一伸雙手，在頭上合十，然後眞氣微提，雙腿合併的，身形凌空飛起！

焦艮一伸他宛如芭蕉扇般的巨靈之掌，抓住孟贊的足踝，像朝天一炷香似地，把孟贊舉在手內。

孟贊雙手在頭頂上合十，雙足緊硬，全身堅硬，論形象，絕似一具外門兵刃「獨脚銅劉」，但却只是血肉之軀不是銅澆鐵鑄！

焦艮目注「黃衣羅剎」羅三娘，笑嘻嘻的說道：「老婆婆，請用你的鳳頭鋼拐，會會我的『降魔二哥』，大小子生得矮，骨頭又輕，只有八十斤不到，但他如今身上帶了一些銀子，大概便和你八十一斤的鋼拐重量，差不多了！」

孟贊先前所說，「我就是兵刃」之語，被羅三娘視為禪機。

如今目睹之下，才知並非空幻禪機，



而是一點不錯的眼前眞實之事！

包括柳延昭在內，誰也沒有見過這等奇人奇事，故而整個演武場，立告鴉雀無聲，一齊靜看這場罕見武林韻事！

羅三娘心中雖覺驚奇，但暗忖自己的精鋼鳳拐，威力足能劈石開山，何況拐中還藏有劇烈毒汁，可以從鳳嘴之中，隨時噴出傷敵，到看對方血肉之軀，是如何抵擋？

看焦艮這等模樣之人，分明是像一力降十會，且先叫他嚐嚐自己的千鈞力，把他手中的所謂「降魔二哥」砸個骨斷筋折也好！」

心念動處，冷然叫道：「傻小子，你站好了，我也不用我威震江湖的『鳳落歧山』拐法，只給你一記俗而又俗的『五丁開山』，大概便足夠打發！」

語音才了，眞力業已凝足，掄圓了鳳頭鋼拐，帶着呼然勁響，便向焦艮當頭猛砸而下！

羅三娘在當世武林中，成名已久，「黃衣羅刹」四字，列爲一流高手，照說對付焦艮這等年輕後輩，不應先行出手。

但羅三娘經驗老到，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何況對方以人體作爲兵刃，事情太怪，自己不必過矜身份，且先搶佔先機，掂掂對方究竟有多大份量再說。

故而，她不單搶先出手，並毫不輕敵地，在這招「五丁開山」之上，凝足了十一成左右眞力。

焦艮呵呵一笑，把舉作「朝天一炷香」姿態的孟贇身軀橫轉，一式「架海金樑」，飛迎而上！

在場羣雄，半數以上均驚得「啊」了一聲，認爲孟贇在九九八十一斤的鳳頭鋼拐，攔腰猛砸之下，絕對難以禁受，定將身遭慘死！

連蕭克英都看得大吃一驚，秀眉緊蹙地，失聲說道：「哎呀，焦三哥怎麼硬幹，孟二哥吃得消麼？」

柳延昭目中微閃智慧光芒，點了點頭，揚眉笑道：「我懂得他們這種奇招的妙處何在了？『黃衣羅刹』羅三娘難免要大上惡當，吃定苦頭！」

這時，羅三娘見焦艮居然敢以血肉之軀，對付純鋼鳳拐，來個硬接硬打，遂雙眉挑處，盡發保留餘勁，使鳳頭鋼拐落勢更速的，全力擊下！

孟贇本是雙手在頂合十，被焦艮舉以橫迎，但在鳳頭鋼拐即將及身的刹那之間，却腰肢一彎，身形折轉！

不單身形折轉，雙手也突然一分，把當頭疾落的鳳頭鋼拐，緊緊接住！

就這一接，已使全力下擊的「黃衣羅刹」羅三娘，右手虎口，硬被震裂，而告涔涔出血！

孟贇接住對方的「純鋼鳳拐」後，以左手攢住拐頭，右掌猛舉，電疾般落向鋼拐中腰……

「噹啷」一聲，脆響起處，那根粗逾鴨卵，重達九九八十一斤的純鋼鳳頭拐，竟被孟贇生生擊得斷成兩段。

前半截拐頭，是在孟贇手中，後半截拐尾，則在原主人「黃衣羅刹」羅三娘的手內！

但羅三娘的左手虎口，因早被震裂，如今再受震擊，疼得把手連甩，連那後半截拐尾，也把持不住，任它跌落在地。

鋼拐一斷，孟贇方發現其中還藏有毒汁！

他遂洒去毒汁，向「黃衣羅刹」羅三娘，揚眉叫道：「羅三娘，這是不是有點像你在『好漢坡』前洒酒？……」

然後又擲去手中斷拐，冷然笑道：「這也有點像是『排雲壁』上的半隻飛擲燒鷄……」

羅三娘把張老臉，脹得血紅，目注孟贇，焦艮二人，流露出驚震，憤怒交迸的恨毒神色！

雙方勝負既分，焦艮把手一鬆，孟贇身形落地，繼續冷笑道：「羅三娘，你請回吧，我知道少時你就要與我『妙姹金剛』蕭克英大妹，爭奪『妙姹』榮銜，趕快敷敷手傷，歇息歇息。」

這位「黃衣羅刹」，當着天下羣豪，一招受挫，縱然臉皮再厚，也不好意思繼續留在此處，遂哼了一聲，恨恨說道：「孟贇，焦艮聽着，只要我羅艷秋屍不化水，骨不成灰，便誓報今日這被你們當衆戲弄之辱。」

話完，連向大會主人蕭克英也不再招呼，便頓足飄身而去。

蕭克英向柳延昭低聲說道：「柳大哥，孟二哥在掌力上的造詣，委實太以驚人，竟能把那粗那重的純鋼鳳拐，震得斷成兩截。」

柳延昭笑道：「孟二弟與焦三弟資質極好，本身修爲，已頗深厚，這一聯手，自更驚人，但孟二弟若被人在平地，單獨施展，却未必震得斷那粗鋼拐？」

蕭克英聽出柳延昭話外有話，細一體味，恍然說道：「我明白了，焦三哥表面雖抓起孟二哥，當作兵刃，其實却隔體傳功，把他所煉的『金剛混元氣』，與孟二哥合而爲一，便宜運用。」

柳延昭點頭道：「這是極聰明的辦法，也是最唬人的絕招，眞虧他們的師傅想得出來，由此可見，那位邋遢禪師，必有莫大來歷！」

他話方至此，孟贇又目光遙注「九爪鷹王」戚九淵等所坐之處，朗聲說道：「『黃衣羅刹』羅三娘一招斷拐，已告敗陣，如今請北六省綠林總魁戚寨主的令公子『花花太歲』戚如山，下場一會。」

孟贇心思既快，口舌又刁，他認爲「黃衣羅刹」羅三娘敗得太快太慘，可能使「花花太歲」戚如山，驚心怵胆，悸於出陣，遂先叫出他父親戚九淵的北六省綠林總魁招牌，令戚如山無法推托！

果然，他語音才落，戚如山虎吼一聲，便欲撲出。

但「九爪鷹王」戚九淵着實老辣，一伸手拉住愛子，向那白衣書生正色說道：「少會主，冷二堂主一招殞身，本會銳氣已挫，根據對方的神奇表現，戚如山出而應敵，必然又是自取其辱……」

白衣書生聞言，目光爛如冷電地，向戚九淵看了一眼，揚眉問道：「戚總堂主，你認爲戚堂主不是這孟贇焦艮兩個怪人之敵，莫非你想親自出手，爲本會爭取榮譽？」

（未完）